



聂姆佐娃选集

中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

聂姆佐娃选集

中短篇小说选

吴 琦 杨乐云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八三年·北京

B. Němcová
VYBRANÉ SPISY I. II.
Rediguje Felix Vodička

据Státní nakladatelství krásné literatury, hudby a umění, Praha, 1957年捷克文原书译出。

封面设计：苏 彦 斌

中短篇小说选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天津新华印刷二厂印刷
字数268,000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印张12 插页3
1983年4月北京第1版 1983年4月天津第1次印刷
印数00,001—25,600

书号10019·3443 定价1.25元

目　次



作 者 像

卡　尔　拉

一

这是一个春光明媚的早晨。一队士兵正从列斯尼·姆尼霍夫①向捷克边境开来。队伍后面跟着一辆辆辎重车。一位军官和他的夫人坐在头一辆车上。

有一个妇女背着小女孩跟在这辆车旁大步走着。这女人个子瘦高，尽管乍看时她那对黑眼睛和长长的黑睫毛使她显得有些忧郁的样子，但她的面孔长得清秀端庄而又和蔼可亲。她身上穿着多玛日利采地区农村妇女的服装：下身是一条红边黑色百褶裙，上身穿了一件宽领长袖衬衣，一件紧身马甲，外面再套上一件绣花紧身外套，腰间系着天蓝色的围裙；头上的红头巾在颈后打了个结，脚上穿着长筒红袜和带木后跟的布鞋，鞋口上还打着个蝴蝶结。

上山的道路陡峭，两旁是一眼望不到边的黑色森林，主要是针叶林。那女人显得有些心绪不宁，带着焦急的神情向前张望，就象脚上长了翅膀似的，不时飞快地向前走着。

“嗳，玛尔基塔，您都要累垮了，快把孩子放到车上来吧，”坐在车上的军官夫人嚷道。

①德国巴伐利亚州毗邻捷克边境一城市，德文名为瓦尔德明肯。

“没关系,夫人,’那女人回答说‘这丫头象羽毛一样轻,我背在背上根本就感觉不到她的重量。”

军官夫人没有再劝她，而玛尔基塔却把背兜朝上拉拉，又精神抖擞地跟着队伍大步走着，大兵们虽然在爬山，但他们还是快步如飞。

他们爬上山顶时，树林变得疏朗开来；他们突然走出了林海，眼前展现出捷克故乡旖旎的风光。

树林东边是一块林中空地，树木早被砍伐光，只孤孤零零地剩下几棵杉树和枞树在那里。空地下面从山上到山下是一片绿油油的田野，田野中央有一座村子，农舍零落错置地分布在各处，农舍四周都是果园。

那个背着小女孩的妇女头一个跑到林中空地上。“感谢上帝,我们终于到家了!’她边嚷着边跪倒在地上。

“我们到家啦!”“亲爱的捷克啊!”“苦日子总算熬到头啦!”欢呼声从四面八方传来。大兵们把军帽抛向空中，欢笑着，跳跃着，还有许多士兵沉醉在故乡的旖旎风光之中，默默地呆站着。每个人都按着自己的性格用不同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欢乐心情。

“这儿的风景多美啊！”那军官陪着他的夫人走到空地时惊叫着。

“报告——这个这个——上尉长官，”一个年老的士兵边说边捋着上唇两撇长长的八字胡子，“风景太美了，真叫人百看不厌哪。人要离开故乡时，那可真是恋恋不舍呢。三十年前我就尝过这种滋味。那时候，我要不是因为害臊，真要放声大哭起来，当然我还是包了一把故乡的土带在身边。当时有一个年轻的新兵死在路上，我们把他安葬在—— 这个这个——雷茨了。”

“那可是个离不开娘怀抱的宝贝儿呀！”军官微笑着说。

“报告，上尉长官，他可是个勇敢的小伙子呀。但我们那儿的人都舍不得离开家乡，特别是到—— 这个这个——外国去，那更是难上加难。人一离开家乡就会日夜思念它，心里总是没着没落的不知怎么好，他会害上思乡病的。”

“去你的思乡病吧，”那位军官哈哈大笑起来。

“报告—— 这个这个—— 上尉长官，不管医生怎么叫这种病，反正它就是思乡病，”那个士兵边说边用手指卷着八字胡子。他平时总爱捋八字胡，而他这次显然是被那位军官的话激怒了才用手指卷八字胡的。

当士兵们都跑到那块林中空地时，在地里干活的老乡们都丢下手里的活儿，抬头向山上张望。在阶沿和空场上玩耍的儿童都飞快跑去告诉妈妈，说山上树林里出现了一群人。不一会儿，村里大娘们都抱着孩子从家里跑出来，她们那双终日操劳惯的手是不肯歇一会儿的。老奶奶们也跟着大娘们跑出来，她们的胳肢窝里都夹着纺锤和纱锭。年迈的老大爷和年轻的小伙子都从他们正在干活的地方——打谷场和果园里跑了出来。

“他们是我们的士兵，是从奥地利[1] 回来的！”一个农民拂起披在额上长长的黑发，用手罩在眼睛上搭起凉棚向山上看了一会儿说。

“上山去看看吧，”大家异口同声地说。

他们朝山上走去。其中有一个人对自己的老婆喊道：“孩子他妈，带上面包、盐和牛奶，他们兴许饿啦！”那位脚上穿着木后跟布鞋的大娘便转身回家，向院子里大声喊着：“杜尔拉 驭采！”

[1] 原文为日耳曼，为明确起见，故改译为奥地利

两个女儿象小鹿似的从花园里奔出来后，她便跟她们走进那所用圆木砌成的小木房子里去。其他的大娘听见那个大叔的吩咐，也都转身回家去取食物。

老乡们迈着小步、不慌不忙地爬上山，生怕被人家看出他们是跑来看稀奇的。农妇们跟在他们后面也慢吞吞地爬着山。

“长官,你们是回家去吗？”当老乡们爬上山顶并跟士兵们打过招呼之后，其中一个问道。

“回家去,老乡,我们都是回家去的。”士兵们异口同声地叫嚷着。

“喏,这就好哇。世上到处都好,但还是家乡最好,”那个农民说完就沉默不语了。

“你们这个村子叫什么名字呀？”那位军官问道。

“叫霍多夫村,长官大人,”站得最近的一个老大爷笑嘻嘻地回答说，同时很客气地脱了脱自己那顶带有皮遮阳的便帽。

“山下那个有城堡的地方叫什么名字？”

“那是特尔汉诺夫村，长官大人。再远点的是胡耶兹德村，更远的地方叫多玛日利采，”那位老大爷边说边用烟袋指点着，“多玛日利采右边，您看见那个山岗上有座教堂的地方，叫圣瓦夫任采山，可我们却管它叫欢乐山。欢乐山下是若姆特森林，森林背后就是斯特拉日村，再过去是萨尔卡山，山后便是帕热日尼采村,就这样山连山、村连村地一直延伸到遥远的地方。”

“我和这位玛尔基塔大娘都是斯特拉日村的人，”那个胡子大兵边插嘴边用手捋着八字胡。

“喏,那太好啦,”老大爷点点头说。

但另一个农民却马上追问道：“你是哪家的呀？”

“我是巴尔塔家的,”那个胡子大兵回答说，但他马上昂起头

来,转身对军官说道:‘‘报告—— 这个这个—— 上尉长官,在很古的时候,我们的祖先霍德人,也就是被大家诨叫做‘狗头军’①的人曾拥有很大的权力。他们有自己的旗帜，自己的首领，大家都是自由人。我们的村子当时曾经是主要的哨岗，因此直到如今还叫做斯特拉日②。”

“是呀,是这样的,’老大爷叹了一口气赞同地说。

“多玛日利采附近山岗上那个已经倒塌的古堡叫什么呢？”那位军官又问道。

“那叫里森贝尔特堡；人们传说，在那个倒塌了的古堡底下埋藏着一个宝库，但这只是一种谣传罢了，如果这是真的的话，为什么贵族老爷不把它挖走呢？里森贝尔特堡下面是库蒂镇，我们就是上那儿找衙门办公事的。那儿有两座大山，从克迪涅一直绵延到巴伐利亚③边界，它们的名字叫维索卡山和多布拉山。据说，多布拉山上每年都有一天生长出金黄色的龙须草，但因为谁也不知道是在哪一天，所以谁也找不到这种草。”

“那只是传说呀。我从前在赫卢博卡给人家当过长工，我天天都在多布拉山上放牛，可从来也没有见过什么金黄色的龙须草,’胡子大兵插嘴说。

“大概只在夜里才长出来吧,’玛尔基塔说,‘就象羊齿草只在仲夏节的午夜才开花一样。据说，如果有哪个圣洁的姑娘这时在它的枝叶下铺上块白头巾，那么落在白头巾上的花朵就会是赤金的。”

① 霍德人的旗上绣有狗头，故被人诨称为“狗头军”。古时他们在家乡组织起来，捍卫捷克边境的安全。

② 斯特拉日是‘哨岗’一字的译音。

③ 德国南部一州名，同捷克与奥地利接壤。

“难道没有一个姑娘去试试吗？”那位军官笑嘻嘻地说。

“哎呀，尊敬的教父，除非哪个姑娘想金子连命也不要了，不然谁敢半夜上山去呀。夜可是属于夜神的呀！”玛尔基塔回答说。

“是这样哪，”老大爷赞同地说。

“那其他的山又叫什么名字呢？”那位军官继续问老大爷。

“我已经说过多布拉山、维索卡山，喏，后面就是赫维耶兹丁内茨山、银山。在银山下有个银矿，据说从前有个时候人们在那里开采过银矿。那两座直插云霄的山叫做圣母玛利亚乳峰山。”

“那是奥塞尔山①和阿尔博雷茨山②呀。”那位军官插嘴说。

“是呀，你们是这样叫的，我们的叫法可不同哪，”那位霍德人老大爷点点头，同时用那只握着烟袋的手指着左边继续说：“长官大人，您看那片平原上有一座孤零零的黑山，山上还有个古堡呢。那就是普日姆达山。据说，从前有一位捷克公爵因反对任何外族的统治而被囚禁在那里。愿上帝赐给他永恒的荣誉。但是，这一切都白搭，他一个人怎么反对得了呀！假若您眼睛好的话，直朝前看去，可以看到布尔诺③。我们脚下的这座山叫切尔霍夫山，这片林子叫黑森林。”

在老大爷和军官谈话时，村里大娘们和姑娘们从家里拿来了黑面包、牛奶、黄油、蜂蜜和大饼。

“请尝尝上帝恩赐的礼物④吧，”大娘们一边请着，一边把吃的东西摆在一棵枞树下的草地上。她们用普通陶瓷盘子盛食物

① 捷文为奥斯特里山，位于舒马瓦境内。

② 捷文为雅沃雷茨山，位于捷克边境上。

③ 捷克南部一大城市。

④ 指面包。按宗教观念，粮食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礼物。

敬给军官和他的夫人，还递给他们两把骨头雕制的调匙和两瓶牛奶。大兵们就用大汤瓢从盛满牛奶的桶里取奶喝。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大娘们看见他们在狼吞虎咽地吃东西，心里有着说不出来的高兴。

村里大娘们都围着玛尔基塔坐在草地上，而姑娘们又都跑下山去，似乎回家去了。可是，如果有人仔细看一看山下的果园，就可看见那些头戴白花冠和用红缎带扎着长辫子的小姑娘的身影忽隐忽现地在那片葱绿的果林中闪动。

“大娘,我大概见过你吧？”有一位大娘定睛地看了看玛尔基塔问道。“五年前，有一天有几个大兵把一个精疲力尽的女人从山上抬到我家里休息，那女人就是你吧？那时军队开往奥地利去,你的丈夫也在队伍上,对吗？”

“那就是我呀。愿上帝报答你们的照顾。可你现在完全变了模样啦，大娘，我都不敢认你了。你有病吗？”玛尔基塔问道。

“我遭邪风吹了，从那以后就得了风湿病，身子也消瘦了。我还得去找那个乡里的老婆婆看看，她能治这种病。求上帝保佑我快些好起来。哪个是你的男人呢？”

“我的男人已经死了，可怜的人死在奥地利啦！”玛尔基塔悲伤地回答说。

“喏,别难过啦。这女孩子是你的吗？”

“是呀。”

“你上哪儿去呢？”

“回斯特拉日村去,那里是我的家,大家都认识我,我也认识他们,我住在那里会感到心里踏实。”

“这样才好哇,”那位大娘赞同地说。

士兵们跟村里的老乡们闲谈了一阵并吃完他们送来的食物

以后，军官就下令队伍继续前进。士兵们向老乡们挥手致谢，喊道“：上帝保佑你们身体健康！”老乡们也喊道“：上帝保佑你们一路平安！”

队伍唱着歌走下山，向克伦茨开去。他们在多玛日利采休息了一天。玛尔基塔在那儿跟孩子的教父和教母以及士兵们告别。告别时，她放声大哭起来，士兵们的眼眶里也都噙着泪花。她跟他们一起在国外差不多生活了五年啦！军官夫人把两块铸有十字架的银元塞到她的手里，让她给小女儿添点衣服，同时把一张写着他们的姓名和地址的纸条递给了她。“把这张纸条收好，玛尔基塔，您既然不愿跟我们一块儿去，那您将来至少也要上布拉格来看看我们，带着卡尔拉一块儿来，”那位和蔼可亲的军官夫人补充说。

“如果您或者卡尔拉有什么要求,只管来找我吧,”军官吩咐说，因为他很喜欢为人正派的玛尔基塔，要是玛尔基塔同意的话，他真想把她那个长着满头鬈发的小女孩收做自己的女儿。

“我不跟你告别了。请问候家里人，告诉他们：我会尽快回家的，”那个年纪大的胡子兵对正在啜泣着的玛尔基塔说，同时习惯性地用手捋着胡子。

那天镇上正赶集；玛尔基塔很快地找到一位农民大爷，搭他的大车回村去了。

二

斯特拉日村村长的老婆正在给长工们准备午饭。她那圆胖而和蔼的脸庞上不时掠过一阵阵乌云，嘴里还嘟嘟囔囔地骂着：“都快三点钟啦，他还没有回来。他真是见鬼去了！要是他在镇

上听了人家的话，钻进小酒馆里去喝酒，那可真要把我气死了！他身上带着许多钱哪！”

正当村长老婆为丈夫担心害怕的时候，一串响亮的马鞭声象猎枪射击似地响彻了全村。她的脸庞顿时象 雨过天晴似地开朗了，她非常熟悉这样的响鞭声，全村除了村长外没有谁能把马鞭挥得这般响。她立即奔向灶台为丈夫准备午饭。马在院子里嘶叫了，过了一会儿村长米洛达就走进屋里来，背后还跟着一个背着小女孩的妇女。

“老伴,你看我把谁从镇上带回来啦!”村长抢在老伴开口数落他之前嚷道。

村长大娘把来客端详了一会儿，然后满面笑容向她伸出双手,嚷道“我的天哪,是玛尔基塔呀!你是从哪里冒出来的呀?”

“我跟队伍一块儿来到多玛日利采。坐大爷的车回家的，”玛尔基塔边说边握着村长大娘的手。

“嗳,这女孩儿是你的吗?”

“是呀。”

“上帝保佑你的孩子，长得就象樱桃一样美呀！喏，请过来，在桌旁坐下吧。我去给长工们开午饭，马上就回来，”村长大娘说完就飞快地转身走出去了。

“大娘的模样一点儿也没有变老，”玛尔基塔边说边扶着女儿站在桌旁。

“赞美上帝呀，她干起活儿来总是快得象阵风，”村长回答说，同时把白外套和宽边帽子挂在床边的钉子上。

村长大娘的确是个手脚麻利的女人。没过一会儿她就在桌上摆好了午饭，有新鲜黄油、牛奶和涂上几种香料的大饼。“现在请吃饭吧。家常便饭。祝你胃口好。玛尔基塔，你自己切面

包吧，喂孩子吃呀。”村长大娘边请边把一个已经切开的大圆面包摆在她面前，第一片切开的面包还留在面包上。“喂孩子喝点牛奶吧，是中午刚挤的，新鲜得象杏仁一样。这是那头名叫斯特拉茨卡的奶牛的奶，玛尔基塔，就是你从前喂过的那头小牛犊。谢天谢地，它已经长成了一头漂亮的奶牛啦。”

“斯特拉茨卡是头等的牲口呀，可是那头叫丽兹卡的奶牛脾气真坏，老捣乱，它不止一次把我手里的奶桶都踢翻了，”玛尔基塔说。

“你去奥地利以后，就没有人能对付得了它，”村长说，“我只好把它卖掉了。就是因为它的脾气坏，我还少卖了几块钱呢。”

“喏，好大娘，请你谈谈在奥地利是怎么过的，你的丈夫德拉洪怎样啦？他也一块儿回来了吗？”村长大娘开口询问着。

“他不会回来了，他已经与世长辞啦，”村长回答说。

“他已经死啦？”心地善良的村长大娘惊吓得击了一下手掌，泪如雨下。“喏，别悲伤啦。他出了什么事啦？他可是个强壮的汉子呀。”

“害了思乡病啦，”玛尔基塔回答说。

“哎呀，要是有人害上这种病，又不能马上回家去，那可就没救了，”村长大娘肯定地说。

“就是这样哪。因他服役还没有满期，队伍上不肯放他。他们甚至不相信他得了这种病；据他们说，思乡病是一种假想出来的病，根本就不存在，大兵不应该有婆婆妈妈的软心肠，他必须坚持到底。可是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当一个人心里日夜思念家乡，就是一条硬汉子也挺不住呀。”玛尔基塔叹了一口气，放下汤匙，因为她嘴里塞满了食物。过了一会儿，她继续说道“如果不是巴尔塔大爷极力劝阻，德拉洪一定会逃回家乡来。巴尔塔

跟他解释当逃兵会落得个什么样的下场，并且真心诚意地安慰他。就是这位巴尔塔大爷给我捎来的信，叫我到奥地利去跟丈夫团聚。大娘哪，那封信你是看过的。要是当时我的孩子没有生病，我会马上收拾上路的；为了照顾孩子我又耽搁了下来。你是知道的，当上帝把那孩子召去以后，我马上就上奥地利去了。”

“你到了他身边以后，他是不是好一点呢？”村长大娘问道。

“起初，在我告诉他旅途情况的时候，在我低声唱家乡小调的时候，他显得很高兴，可是过了没多久，他又陷入了愁肠百结的心境。他甚至对我们死去的孩子也不感到悲伤。他说：‘孩子长大以后也要当兵呀,还不如死了的好。’一年以后,我们又生了这个女孩子。他感到非常高兴，精神也显得焕发起来。可是他突然又得了痨病，人越来越衰弱，再也不能服兵役了，没有过多久他就死了。他当时提出的唯一请求就是再回到家乡去看一眼。可怜的人也没有达到目的，就永远被埋葬在外国了。当兵是多么的不幸哪！愿上帝保佑每个做妈妈和做妻子的女人……”玛尔基塔抽泣着说。

“别伤心啦,玛尔基塔,到处都是上帝的土地呀,”米洛达村长安慰她说。“做妻子的和做妈妈的所遭受的痛苦最深。可是这又有什么办法呢？皇上总归是我们的皇上呀，而效忠皇上又是我们老百姓的义务。”

“德拉洪去世有多久了？”村长大娘问。

“到复活节正好一年,”玛尔基塔回答说。

“喏,你为什么不早点回家呢？”

“巴尔塔大爷劝我别自己一个人带孩子回家乡去，说队伍秋天将开拔回捷克，叫我等一等。到了秋天，他又说队伍将在明年春天开拔。我好不容易等到了春天。今年我在长官夫人家里当

女佣人。她想带我上布拉格，可我情愿回到你们这里来。我希望你们收留我们娘儿俩，我会象从前那样为你们干活。如果上帝保佑我留下这个女儿，你们也给点活儿让她干干。”玛尔基塔补充说。

“玛尔基塔，你别为这事操心啦。人只要肯干活，他总归会找到活儿、找到面包的，”村长大娘说。

“我们这样来安排吧，”村长米洛达考虑了一会儿说，“在我们这座木房旁边还有一所空房子。你就带着女儿住在那所房子里吧。你们就在我家里吃饭。我再给你种点儿麻，到冬天活儿不太忙的季节，你也可以为自己纺点儿线。孩子他妈送给你两只鹅喂着，你也好为女儿做床鹅绒被。你还干你从前干过的活儿。喏，这样安排你满意吗？”

“好大爷呀，愿上帝百倍地报偿你，”玛尔基塔眼里噙着泪花说，并把手伸给米洛达大爷表示说定到他家里帮工。

于是村长就出去干活儿了，而玛尔基塔也马上帮着村长大娘收拾桌子。

“你叫什么名字呀？”村长大娘问小女孩。

“卡尔拉，”小女孩抬起她那对长着黑睫毛的灰色眼睛回答说。

“哎呀，玛尔基塔，你怎么给她起了这么个怪名字？我这一辈子也没有听见过这样的名字！”村长大娘惊讶地问道。

“我可没法子呀。你知道根据我们的习惯是由教父给孩子起名字的。他们问我给孩子起什么名字，我请教父给她起个名字。谁也没有想到给她起了卡罗琳娜① 这个名字。”

①卡罗琳娜是正式教名，卡尔拉是爱称。

“是不是日历上也有这样的名字①呢？”村长大娘问道。

“大概有吧，神甫也没有反对起这个名字呀。”

村长大娘听了这话摇摇头，递给小女孩一块饼，用手抚摸着她的头，痛苦地说：“可怜的孩子呀，他们在那里给你起了这样一个好名字！”

“你的佩特呢？”玛尔基塔为了改换话题故意问道。

“在麦达科夫村上学啦。你要是看见他现在长得那么高会吃惊的；再过年把工夫，他就可以独立操犁当犁把式啦。”

“打那以后你们就没有再添孩子啦？”

“哎呀，我的好大娘，你是知道这码子事的，”村长大娘微笑着说。“我以前有过一个女孩子，但上帝把她召去了，后来又送来了一个。她已有一岁了；非常活泼可爱。”

“她在哪儿呢？”

“牧鹅人把她带到地里去了。她可喜欢在草地上滚呢。”

“你的女儿叫什么名字呢？”玛尔基塔问道。

“叫菡娜。”

“菡娜这个名字好听。你有个女儿，我真为你高兴；姑娘会使全家欢乐，就象玫瑰使花圃生辉一样。她会跟卡尔拉成为好朋友的。我请求你让我来照管你的女儿；你知道我这人就是喜欢孩子，”玛尔基塔请求着。

“太好啦，”村长大娘回答说，“我一忙起来就不知道把孩子带到地里还是放在家里好。你呀，玛尔基塔，你就帮我管理家务吧，我把年纪大些的女佣人汉奇派到地里去干活。”

这个决定非常合玛尔基塔的心意，别的安排她再也不需要

①捷克古历上每天都写有供儿童洗礼命名的名字。

了。她离开了四年，又重新回到这个家，这个家除掉添了个女儿菡娜，卖掉爱踢人的丽兹卡，斯特拉茨卡和果园里的小树长大了以外，什么也没有改变，她在这个家里所担任的工作也没有改变。

玛尔基塔·德拉洪略娃从奥地利归来和巴尔托维茨·阿丹将要回家的消息象微风在平静的湖面上吹起一层涟漪，迅速地在全村传开，扰乱了村民那平静而又单调的生活。

村里的大爷、大娘、老奶奶和姑娘、小伙子和孩子们，一句话，男女老少全都跑到村长家来看望玛尔基塔和她那个名字很怪、满头鬈发的小女儿。玛尔基塔必须对每个来访者不断地重复着：她在奥地利是怎样生活的，帕维尔家的佩特和佩特家的帕维尔① 又过得如何。有的人想知道奥地利人是怎样做饭的，有的人想打听奥地利人怎样纺织、还有人询问那里收成怎样，有没有基督教徒。玛尔基塔尽其所知回答了他们的问题，回答不了的问题便请他们去问巴尔塔大爷。第二天，每个孩子都知道了玛尔基塔这四年是怎么生活过来的，而她也知道了村里谁家添了孩子，谁家娶了媳妇或嫁了闺女，谁家的老人已经过世了。

三

巴尔塔小的时候没有学过什么手艺。还在他给人家放牛的时候，就会用菩提树木头雕刻调匙、汤勺、盐碟子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他还用李树做穿纱竿和纺锤，并用锡片在上面嵌镶成好看的花纹。他在当兵时期也没有丢掉这行手艺，并且在当兵

①不是具体人名，是张三李四的意思。

的十四年里美美地挣到一大笔钱，都省吃俭用地积攒了起来。他回家后又从他哥哥那里得到一幢漂亮的房子和一笔养老金，所以日子过得挺美满。刚回家时，他感到最苦恼的事是村子里买不到烟叶。

“巴尔塔,你知道该怎么办吗 ?”有一次,村长听到他的抱怨时说，“你自己来开个烟草铺子好啦。你又有房子又有钱，还是个退役军人，也有权提出这个要求，你还用担心什么呢？你要是能开个小烟草铺子，我们也跟着沾光，再也不用进城去买烟叶啦。”

巴尔塔听从了村长的劝告。小学老师替他写了开烟草铺子的申请书，没过多久就批准了。他得到准许以后，就进城买了一块招牌，上面画着一个嘴上留着八字胡子的土耳其人，手里拿着一根长烟袋，这是城里烟草铺子通用的招牌。

当他把那块招牌带回家并挂在窗户上面时，全村人都跑来看稀罕儿。“安托娜！阿丹！快来看呀！招牌上画的那个人还在抽烟呢！”于是男孩子们就一窝蜂拥到巴尔塔窗前来看热闹。

巴尔塔的那间小房间收拾得象玻璃一样干净，家具摆设得井井有条，谁也不许动他的东西。他已习惯于亲自动手收拾一切，他的嫂子虽然很愿意为他收拾屋子，但他也不让她插手。他的东西必须摆得端端正正，有条不紊。清早，当他打扫完房间，掸掉每件东西上的灰尘以后，就先去浇窗台上那盆肉豆蔻花，喂那只他教会唱歌的金翅雀，然后再把磅秤、刻刀和木块摆放在桌子上，点燃烟斗，从窗户里看一眼招牌上画的那个土耳其人，看看他的长袍是否被泥水溅脏了或者眼睛是否被挖掉了，最后才放心地捋捋八字胡子，坐下来工作。除掉礼拜天他上教堂做弥撒外，每天早晨都是这样开始工作的。

他手头上的活儿多得干也干不完。调匙、擀面杖、穿纱竿都是人们生活必需品，而巴尔塔又会把这些东西雕刻得既美观又实用，所以销路一直很好。在他干活的时候，经常有许多观众围着他看；打他那儿路过的人都向他问声好，即使不买烟叶，也要问问“巴尔塔,你在做什么呀？”大娘们没事的时候也经常带孩子来他这儿玩，跟他也谈得来，他竟然知道怎样煮咖啡；而咖啡这东西，除了玛尔基塔外，村里妇女们连见都没有见过呢。他还很喜欢孩子，甚至连只小鸡也不肯伤害，有些小淘气常常故意向他喊道“这个这个—— 巴尔塔大爷,来包烟叶！”但他只是一笑置之,不予追究。

他最喜欢玛尔基塔大娘和他的教女卡尔拉。玛尔基塔最会迎合他，投他所好，所以巴尔塔常常跟她谈起她也认识的自己的老战友，他们一起谈着德拉洪，一同回忆着过去的往事。他让卡尔拉坐在自己的膝上摇晃着，讲童话给她听，每个礼拜天还从教堂给她带回来苹果和面包圈。只有一点使他感到不高兴，那就是玛尔基塔不肯让女儿单独留在他身边玩一会儿。

“大娘哪,你把女儿老放在荷包里,这个习惯可不好哇,”当大娘把女儿从他身边领走时，他抱怨说。

“你要知道呀，大爷，我是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她的。从小我就不让她离开我身边，我们一离开就会互相想念的。女儿是属于妈妈的呀,”玛尔基塔说。

“可惜她是个女孩儿,这可真是件蠢事呀。”

“你怎么啦，大爷，难道你希望我有个男孩子？要是那样我才不高兴呢。等我费尽心血把他拉扯大了，他们就拉他去当兵，然后他还得死在异乡。”

“也不是每个当兵的都会死呀,我不是——这个这个—— 也

没有死嘛。”

“你呀，什么事都不在乎，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忍受得了呀。”

“大娘,你是这样想的吗?巴尔塔心里很不高兴,用手指捻着八字胡子。

“我就是这样想的呀，我哪能还有别的想法呢？如果亡夫德拉洪也象你这样心胸开朗，他今天也会坐在这儿的，”玛尔基塔说，她常常喜欢逗巴尔塔，但又不愿惹他生气。

“我也是这样说呀,”巴尔塔马上和解地说,“如果她是个男孩子的话，我会象教她念祈祷文那样教她练操。”

“你别再谈你那个操练了吧，我连听都不愿听到它。我有了个女儿真该感谢上帝呀！”他们往往就这样结束在这件事情上的争吵。

每天傍晚巴尔塔都要上村长家里去坐坐，而每个礼拜天刚到下午他就提前来到村长家了。夏天他们坐在屋外的树荫下，冬天就坐在屋里聊天。晚上他们还一块儿上小酒馆里稍微喝上几杯酒，有时候也打打牌。

闲聊中，巴尔塔心爱的话题是谈军队上的事情和操练。有一位老大爷是他的论敌，每个礼拜天他都重述着他那同样的反对理由。他总是这样打开话匣子的：“操练顶个屁用，那次法国战争①也打到我们这儿。我们每个男人都得去当兵。他们只给我们发了步枪，没有发军服，就教我们操练。那位教我们操练的军官是奥地利人。我们大家都听不懂他的话，所以他根本就没法教我们。他拿我们毫无办法，烦恼极了，一个劲儿地埋怨说，

①法国战争指一八一二年法国皇帝拿破仑率大兵侵犯俄国，后被俄国击溃。

这些戴红帽 子的人都是些笨驴，根本什么都学不会。喏，后来打仗了。我们亲爱的小伙子们双手紧握枪筒，用枪托打敌人，就象我们庄稼人打麦那样。你真该亲眼看看，他们是怎样狠揍敌人的呀！后来敌人被我们揍怕了，只要一看见红帽子，拔腿就跑！那位亲爱的军官看见我们这样打仗，无限感慨地说：‘ 象你们这样揍敌人,我还真没见过呢。’ 我们回答说:‘ 是呀,是呀,长官,我们是用我们的方法来揍敌人的。’’，老乡们虽然上百次地听到这番谈话，但他们还是百听不厌，而且在听的时候还不停地骄傲地点着头。然而巴尔塔一点儿也不让步，仍然坚持军队必须进行正式操练的观点。巴尔塔走到大娘们中间时，她们就开他的玩笑，叫他快点结婚，并且劝他娶某某姑娘，但他总是这样回答说：“ 我家里什么东西都全了,干嘛还要去找娘儿们呢 ?”

但是，有一次米洛达村长跟他谈起玛尔基塔，却打动了他的心。“ 我真想娶她呀。她早就知道我是喜欢她的，她是个好女人哪。我也非常喜欢她的女儿，’巴尔塔边说，边用手摸着胡子，一直摸到下巴了。

“ 喏，你等着吧，我来做个媒人，保证她不会忸忸怩怩的。不管怎么说，你总算是个堂堂正正的男子汉呀，而且你的光景也不坏嘛。”

“ 我也是这样想的，’巴尔塔说着，骄傲地挺起胸膛来。

米洛达村长答应第二天就给他带来好消息。第二天巴尔塔比平时起床更早，在打扫房间的时候常常呆呆地站住，用自己的脏手忘情地捋着八字胡，他那对乌黑的眼睛由于内心的欢乐而放射出光芒来。谁知道他的脑瓜里在想着什么呢？那天他也忘记看那土耳其人的长袍了，还把应该雕在穿纱竿上的红心错雕在擀面杖上。

那天直到下午米洛达村长才匆匆赶来，没有转弯抹角就把真话向他全盘托出了，他说：“好兄弟呀，那块乌云是不会下雨啦。玛尔基塔不愿嫁给你，也不愿嫁给任何人。有时候你简直不知怎样才能摸透这女人的心思。”

“我早就料到会这样的，’巴尔塔抱怨着，三次用手指卷起八字胡子。“米洛达，你是懂得的，可别把这事张扬出去呀！’过了一会儿他又请求说。

“我懂得。你就放心吧，这事就算过去了，’米洛达村长安慰他说。

不管米洛达村长怎么安慰，可是巴尔塔还是整整两天都用手指不停地卷着他的八字胡；直到第三天他照镜子一看，发现他那两撇八字胡已经翘上天啦，这才向下捋他的八字胡。他又整整捋了一天八字胡，到晚上才跑到村长家里去。当时玛尔基塔正在阶沿上喂家禽。她大大方方地欢迎他，握着他的手说：“让我们还象以前那样做朋友吧！”

“喏，我们还是好朋友呀，’巴尔塔回答说，握了握她的手，就走进屋里去了。打那以后，他们谁也不再谈起这事了，有一段时间甚至连老婆婆也不再开巴尔塔什么时候办喜事的玩笑了。她们每个人都知道他的回答准是这样的：“等到太阳打西边出山，我才办呢。”

四

就象村边树林里的枞树每年都长出新的嫩枝一样，卡尔拉和菡娜这两个小姑娘也一年一年地长大了。她们俩成了忠实的好友，村里人都说她们俩象一对孪生姐妹，因为两人的穿戴也完

全一样。都穿着镶有同样颜色花边的红裙子，腰间系着同样的绣花围裙和同样的腰带，额发上扎着同样的白色缎带，而且两人的缎带上都镶有蓝色、红色和黑色的小玻璃珠子。她们俩的头发都扎成一根长辫子，头顶上和辫梢上都用红缎带各扎了个蝴蝶结。当她们跟玛尔基塔上教堂或到别人家串门时总是这样打扮的,但‘ 平时 ’她们俩都赤着脚走路,下身都穿着一条深色的小裙子,上身穿着一件长袖衬衣,领口用‘ 钮扣 ’扣得紧紧的 头发上通常总是扎着缎带。

卡尔拉已经放牧了两年鹅，这活儿给她带来了巨大的欢乐。每天天刚麻麻亮，她们俩吃完早饭后，卡尔拉就为自己和菡娜拿几块面包放在荷包里，手里拿着根棍子，牵着菡娜的手，跑去放鹅出舍。打开鹅舍，鹅群嘎嘎地叫着飞到院子里，但只要卡尔拉一唤鹅“! 嘎 嘎 !’鹅都跑拢到一起,摇摇摆摆地跟着她走向牧场，小姑娘不喜欢鹅一只跟着一只走成一条线。当所有牧鹅的男孩和女孩都在牧场聚齐时，那里可真成了欢乐的海洋。他们唱着歌,扮太阳,扮水鬼,扮可怜的大兵,扮瞎婆婆,玩着各种各样的游戏。或者大家坐成一圈，听最大的男孩或女孩讲故事。巴尔塔来地里看看时，也常跟他们一起玩，通常由他教他们操练，男孩子们都玩得十分高兴。卡尔拉也常常跟着男孩子们一起练操，而巴尔塔就让自己最喜爱的小姑娘当队长。可是，当玛尔基塔听到这件事时，狠狠地骂了巴尔塔和卡尔拉一顿。“ 你都快要变成野姑娘啦,死丫头 !’玛尔基塔责骂着女儿。

“ 你教男孩子们练操去吧,可别再招惹我的女儿了 !’她对巴尔塔说。巴尔塔用手捻着八字胡，垂头丧气地走了。可是，当他又来到牧场、男孩子们要求他教操时，他又非让卡尔拉参加不可，因为卡尔拉是他最心爱的英雄，为人最机灵，操练一教就会。

巴尔塔不仅教她操练，还教她雕穿纱竿和做擀面杖，使她在牧场上更好地消磨时光。冬天，卡尔拉和其他男孩子们到那个有教堂和学校的麦达柯夫村去上学。这个村子跟斯特拉日村隔着两座小山岗。冬天里经常刮大风，下大雪，而且浓雾迷茫，连路也看不见，可是卡尔拉很熟悉这条路，就是闭着眼睛也能走到那里。

当卡尔拉第三年冬天去上学时，村长大娘从冬集上给菡娜买了一块小字母板，上面白底黑字地写着所有的字母，小板顶端还画着一只菡娜非常喜欢的大公鸡。她还得到一只上面缀着彩色小绒球的草篮子。妈妈把字母板和草篮交给女儿说：“你该上学了，希望你能学会认字。”当菡娜听到她要跟卡尔拉一块儿去上学，都高兴得跳了起来。

卡尔拉跟她说学校如何如何好，说当老师走出教室时，男孩子们就爬到长椅上跳着玩，还说路上就更好玩了，男孩子们跑到树林里折树枝，女孩子们就骑着树枝奔下山去。“可是，当佩特把我推倒在雪里，我便来了个嘴啃雪。我呢，我就把他推了个仰面朝天，头上碰起个大包来，”卡尔拉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的叙述，而菡娜眼睛也不眨、气也不喘地在倾听着这些学生的英雄事迹。

佩特那年冬天已经不上学了，村长大娘就托卡尔拉照顾菡娜，而卡尔拉总是平安无事地把她带回家来。只有一次出了点儿岔子，菡娜掉进路过的一条小水溪里，脚脖子稍微崴了一下。卡尔拉站在岸上够不着落在水中的菡娜，就抓住她的后背把她拽上了岸，并且一直把她背回家来。玛尔基塔怕菡娜脚脖子痛，给痛的地方涂了点儿黑药膏，到第二天早上就好了。

尽管孩子们一过夏天就把冬天学会的东西忘掉一半，但经过四个冬天的学习，菡娜到底学会了念书和数数，在数十的时候

也不必掐着手指计算了。妈妈说这已经够用了，因为她自己会得也不多。

卡尔拉学会的东西比较多 她会读、会写、会算，甚至还会读上级衙门给村长送来的公文。大家对她学会这么多东西感到很惊异，村长大娘常说，这姑娘要是个小子的话，长大准能当上个小学教师。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两个小女孩不知不觉就长成大姑娘了，妈妈已经要求她们正经把式地干点活儿。当她们在村里走过时，小伙子们都周身上下地打量着她们，在谈到村长家时，大家总要问一句“：菡娜大概会嫁给谁呢？”

菡娜是个圆脸庞、蓝眼睛的姑娘，长相非常俊俏。大家都说她长得象妈妈，村长大娘过去的确是全村最标致的女人。

卡尔拉的长相比不上菡娜那样俊美，但谁只要向她那“被晒黑的”脸庞看一眼，就会喜欢上她。她的身体长得非常健美，看起来比她妈妈高些，也瘦些。灰色的眼睛，黑色的睫毛，浓黑的眉毛，乌亮的辫子，长得完全象妈妈，但她那美丽的弯鼻梁和脸腮上两个小酒窝却又象爸爸，只是嘴巴显得大点。可是大家还是喜欢看她笑时的模样，她一笑就露出满嘴洁白的牙齿。她行动起来象鳕鱼般的敏捷和灵巧，人又长得聪明伶俐，什么活儿看一眼就会做。

卡尔拉会纺纱、织布、煮饭、洗衣、缝衬衫和绣花围裙，还会用普通镰刀和长柄大镰刀割草。她割草跟割麦时同样熟练，没有一个姑娘能象卡尔拉一口气干那么久。她跟佩特一样会犁地和播种，但佩特还不能象她那样飞快地跃上马背。菡娜在挤奶时很会哄牛，但如果卡尔拉不喝令奶牛老老实实地站好的话，它们是不会听菡娜摆布的。总之一句话，卡尔拉是个长相端正的

好姑娘，村长大娘看她干活时常夸奖说：“ 她可真是玛尔基塔的好帮手啊！” 当米洛达村长老两口察觉到佩特在追她时，他们并不反对。这样的好姑娘可胜过几顷良田哪！

玛尔基塔也为自己的女儿感到很自豪，女儿可是妈妈的一切欢乐和希望啊。在女儿年纪还小的时候，她爱如掌上明珠，女儿年纪越大，她就越把女儿当作宝贝疙瘩。许多妇女在背后议论她，因为农村和城市一样都有搬弄是非的长舌妇，她们诽谤她想把卡尔拉培养成“ 官小姐 ”。还有不少的妇女吃她的醋，因为大家都知道佩特喜欢卡尔拉，而村长老两口并不反对此事。佩特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家里样样俱全，而卡尔拉只不过是村长家女佣人的女儿罢了。所以她们很嫉妒玛尔基塔，说“ 玛尔基塔曾夸过海口，说女儿是村长家里离不开的右手。 ”

说玛尔基塔出过此言的人是大错而特错了，相反地，不论什么时候只要有人谈起她女儿的婚事，她总是说：“ 卡尔拉不能出嫁，而且将来也不会出嫁，既不会嫁给佩特，也不会嫁给任何人。”

村长大娘猜不透玛尔基塔为什么口出此言，因为玛尔基塔并不是随随便便说着玩儿的。有一天，村长大娘问她：“ 请问你，玛尔基塔，你为什么总是说卡尔拉不会嫁人呢？这是怎么回事呀 ?’

“ 我不能告诉你。你别问我了 ,大娘 ,你总是知道我的呀！”

“ 这是违反上帝的意愿呀 ,难道女大不当嫁吗 ?村长大娘恼怒地说。

“ 不管卡尔拉出嫁还是不出嫁 ,世界照样还是世界呀 ,’玛尔基塔回答说。

村长大娘听了这话感到非常奇怪；她把这话告诉丈夫，并叫

丈夫好好地问问佩特，他到底是不是在爱卡尔拉。

“喂,佩特,你坦白地告诉我,你是在追求卡尔拉吗?”第二天早上，米洛达和儿子一块儿下地时问道。

“你问这个干吗?我是爱她的,可她并不爱我呀!”佩特懊恼地说。

“你们总在一起谈过这事了吧?”爸爸试探地问。

“爸爸，你是想叫我把这事跟她说破吗？她可在嘲弄每个追她的小伙子呀。不管是谁，只要向她表示亲热点或者搂住她的腰，她马上就象不可触犯的大黄蜂一样飞到头上来蜇人。布尔达家的瓦伏拉这礼拜来找她，只是因为瓦伏拉赖着不肯走，她就朝人家头上泼了一桶水。”

米洛达听了这话哈哈大笑起来,说:“卡尔拉是有点野,可是等她的心安定下来了，就会变成个好女人的。你们小伙子呢，不应该那样毛手毛脚的，应该学会向姑娘们献殷勤，她们才会喜欢你们。”

“我爱卡尔拉,非常爱她,可她就是不愿听这个,”佩特抱怨说。

“唔,你要等待时机,到时候就会瓜熟蒂落的。”爸爸安慰儿子说。

村长大娘以为丈夫已经探明了一切奥秘，而大爷实际上并没有比以前打听出更多的东西。这件事使大娘非常苦恼，而她又不能跟玛尔基塔和卡尔拉谈这桩事，因此她就找一位知心的女友诉起苦来。这位知心的女友又把这件事儿秘密地告诉自己的女友,于是一传十,十传百,渐渐地传得大家都知道了,大家都为这事感到非常不安。一个自作聪明的老婆婆突然灵机一动地想到卡尔拉身体大概有什么缺陷，于是她把这事告诉第二个人，第

二个人又告诉第三个人，而某个好友又把这消息告诉了村长大娘，说卡尔拉身上有一个非常难看的胎记，就是因为这个玛尔基塔才不肯让女儿出嫁，怕佩特结婚以后会嫌弃她。

原先玛尔基塔一点儿也不知道有这种谣言，当村长大娘告诉她时，她非常生气地说“：造谣的人不得好死！我的女儿又没有冒犯过谁，她们却老把她看作眼中钉，肉中刺，总是跟她过不去！可是，上帝是明察秋毫的；她根本就没有的事，别人要造也是造不出来的，”玛尔基塔边哭边抱怨说。

“别为这事伤心啦，玛尔基塔，就是这话是真的，谁又能为这个负责呢？人是无能为力的呀，如果佩特爱卡尔拉的话，他会不在乎这个的，”村长大娘说。

尽管玛尔基塔一再断言，卡尔拉身体光洁如玉，一点毛病也没有，可是这又有什么用呢，村长大娘虽然非常相信玛尔基塔，但这次也不肯完全听信她的话，因为她正是把这点看作是玛尔基塔不肯嫁女儿最根本的原因呢。

大家都在谈论着这件事，有的人夸大了缺陷，有的人又缩小了缺陷；这人这般说，那人又那般说，真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这件事当然使佩特感到很恼火，可是米洛达有一天跟他说：“你为什么要象打过了的麦捆那样垂头丧气呢？别烦恼了吧，只要姑娘身体健康就行啦，美顶什么用，又不能吃它。娘儿们在一起总是爱搬弄是非，你就是骑着马也难逃脱她们的流言蜚语呀。”

佩特听了爸爸的话，又跟卡尔拉和好如初；但卡尔拉清楚知道，他是相信这些流言蜚语的，因此加倍地捉弄他。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走近她的身边，她就说“：当心点，佩特，快走开，我身上有胎记呀。”如果佩特想搂搂她的腰，她就推开他，说“：快走开，我身上有蛇！要是你们有谁敢碰我一下，它就会咬伤你们的。”她

就这样地嘲弄着所有的小伙子，至于人们在背后怎样议论她，她一点儿也不放在心上。

巴尔塔对这事很关心“：要知道我—— 这个这个—— 总是她的教父呀，有没有缺陷我总归是知道的。娘儿们就是爱搬弄是非，在背后说人坏话。谣言是不应该相信的。”

“喏，巴尔塔，你是知道的，”有一次米洛达非常生气地对他说，“凡事都是无风不起浪呀，谣言也不是无缘无故编造出来的，毛病大概总有点。但这又有什么好嚼舌根的呢！他们要是相好的话，他们就会结合在一起，管人家说不说呢。我们不要理它就行啦！”

只有菡娜一个人根本就不相信这些谣言。当姑娘们问她：“菡娜，你一定知道得最清楚，你说说看，到底是怎么回事？”而她却回答说“：我哪儿知道呢！”

“可你总归是同她一起穿衣服和睡觉的呀？”

“我根本就不睡觉，也不穿衣服。这跟我有什么相干？就我来说，不管卡尔拉怎么样，我们将永远是好朋友。”最后大家对这事都谈腻了，也就很少谈它了；但是，几乎所有的人依旧认为卡尔拉身上是有缺陷的。

五

庄稼已经收割完毕，连燕麦和干草也都收割好了。姑娘们在忙着漂白布匹，扯鹅毛，浓雾迷茫的长夜已经降临，圣·马丁也骑着白马来了①——纺纱节②开始了。大娘们为自己和姑娘们

①指下雪。

② 旧俗，捷克农村姑娘们冬季常聚在一起纺纱，讲故事，唱歌。

准备好要纺纱的麻，为男人做夏天的衣服、搓绳子和织布。老婆婆们用麻纱织粗麻布，而姑娘们却用细麻绒纺成纤细的麻纱，通常还要自己动手织成布。

巴尔塔做的穿纱竿销路很好。每个小伙子都要给自己的姑娘送穿纱竿，这是公开表白爱情必不可少的东西，因此大家都从巴尔塔那里购买，因为他做的穿纱竿非常精美，而小伙子们总是尽可能把最好的穿纱竿献给自己的姑娘。

纺纱节的头一个礼拜决定在村长家举行。头天晚上，卡尔拉把李树木做的穿纱竿从阁楼上搬了下来，穿纱竿上用锡片嵌镶成花朵、小鸟、红心以及各种各样的装饰。卡尔拉已经把洁白的麻卷在纺锭上，并用红色的带子捆好，用别针别着，麻团上还用玻璃珠子镶成一朵玫瑰花，用黄铜片做成两片叶子。麻团里还插着一个纺锤，并在纺锤尖上插上一个红苹果。看上去非常别致美观。

正当卡尔拉在仔细检查穿纱竿的时候，玛尔基塔走进房里来。

“这是谁的穿纱竿？”她问卡尔拉。

“妈妈，你不认识它了？这就是我夏天做的那根穿纱竿哪。”

“你用这样闪光发亮的东西纺纱就不怕把松明子点着，把眼睛灼伤，啊？你为什么要把自己的穿纱竿打扮得这样花里胡哨的呢？要知道没有哪个农家姑娘会有这样的东西，而你还是个女佣人呢 别用它纺纱啦，人们会说你想摆阔气呢，”妈妈说。

“我又不是为自己打扮它的。我要送给菡娜呀！”

“没头脑的傻丫头，这样更不合适；小伙子们会笑话你们的；把它让给别人吧，”妈妈劝说着。

“谁敢笑我，我非骂他个狗血淋头不可。眼下菡娜还没有男

朋友，她为什么会不要呢？要是她要它，这跟谁也不相干。”

“大娘在背地里已经为她挑好女婿啦，是柯辛家的托麦什，他现在在德国学徒，夏天就要回来。可谁也不知道这件事，你也装在心里别说出去了，也别告诉菡娜，”玛尔基塔说。

卡尔拉听了这话沉默地站了一会儿。“反正我是要送给她的。要是她不要，我就扔进火炉里烧掉！”她大声地叫嚷着，猛地把穿纱竿拿在手里。

“我的亲姑奶奶呀！你是越来越野了，看你将来会变成什么样的人哪！”玛尔基塔叹息地说。卡尔拉拿着穿纱竿穿过院子跑到村长家里去。菡娜正好一个人在房间里为纺纱的女伴们准备小凳子。

“天哪！多好看的穿纱竿哪！谁送给你的？”菡娜问卡尔拉，并爱不释手地欣赏着穿纱竿。

“我呀，谁的穿纱竿我也不要，这是送给你的！”

“谁给的？”菡娜注视着她问道，并把手从穿纱竿挪开。

“你只管拿着吧，是我送给你的。我知道你还没有男朋友，我自己为你做了这根穿纱竿。纺锭上的麻是我们一块儿种的，一块儿收的。”

“哦，上帝呀，你叫我多高兴哪！”菡娜叫嚷着，眼睛闪烁着喜悦的光芒。“这样漂亮的穿纱竿谁也有不起呀，可是卡尔拉呀，如果有人问是谁送的，我该怎么说呢？”

“你什么也不用说，让他们去猜好了。谁也不会猜着的，让我们好好地大笑一番，”卡尔拉说。

“可我必须告诉妈妈呀？”

“随你的便！”

“你们这样做事可不应该呀，”村长大娘责怪她们，但她经不

住菡娜死乞白赖的苦求，还是答应她们在纺纱节期间不说出来。

姑娘们象一窝蜂似地跑来纺纱。有的姑娘带来了崭新的穿纱竿，有的姑娘带着去年的旧穿纱竿。每个人都夸自己的好。当菡娜把自己的穿纱竿拿出来时，大家都觉得非常惊奇，围着看个没完。“谁送的？谁送的？”问题从四面八方飞来，可是卡尔拉说“：这个不准说。”——“可我们会看出来的，”姑娘们说，她们以为等小伙子们一到，便见分晓了。

从屋梁上悬下来一个铁架子，上面插有燃烧着的松明，姑娘们围成一圈坐在小凳子上和‘马扎’上，划了个十字，便开始纺纱和唱歌了。

过了一会儿，小伙子们也跑来了。“马上就可以看出来谁跟谁是一对了！”姑娘们心里这样琢磨着。

每个有对象的小伙子不是坐在自己心爱的姑娘身旁，就是坐在她的背后。还没有相中对象的小伙子们站在圈子中间照管松明，把麻纱绕在纺锭上，讲童话故事，有的人还帮助房子的主人劈松明呢。

卡尔拉坐在菡娜的身旁，而佩特又坐在菡娜的另一边。这样坐法使姑娘们和小伙子们都大吃一惊，原来他们以为从坐法上可以猜出菡娜已经相中谁了。小伙子们问佩特，他说不知道；姑娘们问卡尔拉，她说要保密，因此，他们问来问去也没有问出个究竟来。

在整个纺纱节期间卡尔拉都坐在菡娜身旁守卫着，因此没有一个小伙子敢坐到她的身旁去，他们都怕被卡尔拉捉弄而在姑娘们面前大丢其脸。

圣诞节①降临了，纺纱节宣告结束。在圣诞节期间，姑娘们

① 耶稣诞生纪念日，即十二月二十五日。欧俗圣诞节要放假一周。

经常聚在一起玩，一起唱圣诞颂歌。

村长大娘给家里两个姑娘烤好了又香又酥的大饼。“喏，我们给谁吃呢？”两个姑娘互相询问着，因为大娘烤的大饼是让她们送给男朋友吃的。

“这样吧，”卡尔拉决定说，“你的大饼我们两人分着吃，我的大饼送给佩特吃。”

菡娜对卡尔拉的决定总是非常支持的。

下午，所有年轻的姑娘和小伙子都在村子广场上集合起来，然后一块儿唱着歌朝麦达柯夫村走去。

姑娘们身上穿着呢绒大衣，头上戴着红头巾。这天天气晴美而寒冷，人们走在雪地里脚底下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地上的积雪很厚，散落在山沟里的那些村子全被大雪覆盖住了。小伙子们在雪地里嬉戏着，沿路滑着雪，有两个人随身带着雪橇，他们用雪橇载着姑娘们从山坡上滑下来。菡娜也跟着卡尔拉坐着雪橇滑下山来。

“冬天多么凄凉啊！”菡娜看着雪景和黛绿色的森林说，“一根小草也看不见，一只小鸟也听不见，连树林也是一片死寂，没有一点儿响声。”

“所有的东西都在冬眠，”卡尔拉说着摇了摇路旁的一棵枞树，它的枝桠在厚雪的重压下低垂下来。

“所以呀，当我冬天走过田野的时候，我一点唱歌的兴致也没有。要是在夏天，到处一片绿色，田野和树林里都充满了欢乐，我就会情不自禁地唱起来，”菡娜说。

“在夏天大概每个人都是快活的，我也是这样。可是昨天巴尔塔跟我们谈过的那个意大利一定是挺美的，全年四季如夏。”

“他们就是给我吃白面包、穿金子，我也不愿去那里，”菡

娜说

“我可愿意出门去见见世面哪!”卡尔拉说。

“你爬上圣母玛利亚乳峰山就可以看见世界了！”

“才不呢,傻丫头。有一次巴尔塔告诉我说，世界非常大，有我们这儿到克拉托夫一百倍那么长、那么宽，世界和海洋都是无边无际的。”

“你瞧，你会要跑到哪儿去了。那里会没有人认识你，没有人向你问声好！别再胡思乱想了吧。我们的家乡才是最美的地方哪 我连帕热日尼采村都不愿去,”菡娜边说,边朝着那个只有三刻钟路远的村子直摇头。

“如果有个帕热日尼采村的小伙子来向你求婚怎么办呢？”

“他就是向我下跪,我也不会嫁给他的,”菡娜仍然坚持自己的看法。

“卡尔拉！菡娜！”姑娘们在喊着，她们已经走到前面去了。“快点走呀！难道你们的脚走痛了吗？”这两个姑娘听了这话才跑着去追赶队伍。

他们一到麦达柯夫村就直接走进小酒馆。每个姑娘都请自己的心上人吃大饼，而小伙子也请姑娘吃苹果和喝甜酒，互相殷勤劝请着。

大家都在偷看卡尔拉和菡娜会请谁吃大饼，当他们看见卡尔拉把大饼递给佩特，而菡娜却把大饼分给卡尔拉，并从她手里接过苹果时，大家又一次感到莫大的惊奇。这时他们才敢肯定：菡娜还没有选定男朋友，或者家里还不准她找男朋友。

当这伙青年男女回到家的时候，天已经慢慢地黑下来。小伙子们一到家门口就忘乎所以了，他们互相打闹着，彼此掷着雪球，一句话，他们简直都快把天闹翻过来了。

姑娘们象羊群似地聚在一起，跑到前面去了；她们也不管小伙子们怎样胡闹，跟着卡尔拉走回家去，卡尔拉象个牧羊人似地走在队伍的前头，比其他所有的姑娘要高出一个头来。

姑娘们也都兴高采烈，愉快地唱着歌，在头上挥舞着头巾，可是没有一个姑娘象小伙子们那样胡闹。因此，她们不让小伙子们混进自己的队伍，谁要凑近她们，卡尔拉就把他撵走。

回到家以后，每个小伙子和姑娘还要把自己的活儿干完。姑娘们在上床之前还有许多活儿要做呢。菡娜干完活后回到自己的卧房里去，卡尔拉也象平时一样回到自己的木房里去，因为她总是跟妈妈一块儿睡觉的。

“晚安，菡娜！愿上帝保佑你做个好梦！”卡尔拉路过菡娜的窗前,敲着窗户喊着。

菡娜很快地打开那个小窗户，请卡尔拉进房里坐坐：“进来坐一会儿吧,我还不想睡呢。”

“不啦,菡娜，我就在窗外站一会儿。你以为是小伙子来叫你的吧。”

“你真疯呀!”姑娘笑了,然后身子靠着窗口,手捧着头,沉思地看了一会儿满天星斗的夜空。“卡尔拉，你今天注意到曼卡和托麦什的情形吗？”菡娜问卡尔拉，而卡尔拉却在目不转睛地凝视着她。

“怎么会不注意他们呢？他们可是挺好的一对呀，一个赛过一个，他们将来生活在一起一定会幸福的。”卡尔拉回答说。

“卡尔拉，当一个人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我想那一定是世界上最大的乐事,你说对吗？”菡娜低声说。

“常言道：忠诚的爱情赛过天使的欢乐呀，”卡尔拉回答说。

“哦，卡尔拉，我真担心爸爸妈妈会给我找一个不称心的人

哪！'菡娜叹息地说。

“你不能不嫁给他吗？”

“怎能不嫁呢，你总得听父母的话吧。要是那样，我情愿死掉！”心地善良的姑娘说，从她那天蓝色的眼睛里涌出两滴闪亮的泪珠，滚落到窗台上的青苔上，象露珠般地晶莹发亮。

“别哭了，菡娜，”卡尔拉热情洋溢地说，并把头偎依在她的肩上。“这样的事是不会发生的！我情愿把他杀死，也决不允许把你嫁给一个你不喜欢的人。我情愿丢掉性命，也决不能让任何人来折磨你！”

“哦，我知道你是爱我的！'菡娜热情地说，用手抚摸着卡尔拉的黑头发。

“去睡吧，菡娜，祝你晚安！'卡尔拉突然抽开身子，而已经习惯了卡尔拉粗鲁举止的菡娜并不见怪，轻轻道声晚安，就关上小窗户去睡觉了。

六

这是狂欢节最后一个礼拜天。喧闹声从大清早就响彻了全村！小伙子们到处奔忙着。一会儿从这家跑出来一个，一会儿又从那家跑出来一个，大家都洗得干干净净，打扮得漂漂亮亮，就象去参加婚礼似的。

佩特也从阁楼上爬下来，衣服刚穿好一半。脚上穿的黑皮鞋擦得锃亮，长筒袜子洁白如雪，下身穿着黄皮裤子，上身穿着一件镶有红衬里的蓝色绣花小马甲，为了露出烫得很平挺的白衬衣，小马甲只扣上了两颗扣子。外面再套上一件红衬里的蓝色外套，颈上系着一条黑丝领带，手里拿着一顶红帽子。

“劳驾，妈妈，你把镜子放到哪儿去啦？”他询问正在厨房里忙着烤薄饼的妈妈。

“别来捣乱！你瞧见没有？我是站在上帝之火①的旁边哪，”妈妈直截了当地回绝了他。

玛尔基塔在灶旁烧火。佩特便去问她：“玛尔基塔，您不知道镜子放在哪儿吗？”

“我哪里知道呀，孩子。你去问问姑娘们吧，她们在屋里呢。”

菡娜站在屋里揉面，而卡尔拉正在一个角落里忙碌着。

“嘿，你跑到这儿来干吗？快走开，你没看见我们正在侍弄上帝的礼物②吗？”佩特刚走到门口，菡娜就对他嚷着。

“哟，我又不会冲了你们的礼物，你说一声镜子在哪儿呀！”

“来，我给你系领带！”卡尔拉说着跑到他跟前，马上给他系好了领带。“男子汉照镜子干吗？”卡尔拉同时跟他说，“我整年也不照镜子，不也照样过得挺好。”

“你系发带时用什么东西照呢？”佩特问道。

“我照着菡娜的脸庞系，”卡尔拉微笑着说。

“那我将来就照着你的眼睛系吧，”佩特也微笑着穿好绣花马甲。

“那你只能看见一面模糊不清的镜子了，佩特，”卡尔拉边说，边打量他身上穿的马甲领口上悬下来的饰带。

“只要你不故意把眼帘拉下来，那面镜子是不会模糊不清的，”佩特说着用手蒙住她的眼睛。

“看哪，他也学会向姑娘讨好了！”菡娜插嘴说。

① 按宗教观念，火是上帝赐给人间的，应尊称为上帝之火。

② 指面粉。按宗教观念，粮食是上帝赐给人类的礼物。

“佩特一脱下日常穿的衣服,马上就变成另一个人了,”卡尔拉笑着说,然后又立刻补上一句:“现在快走吧,我们可没有时间让你胡缠哪!”

“好,马上就走!”佩特说,用手把乌黑的长发向耳后拢了拢,戴上了帽子。“你们可得为化装舞会多捐点钱呀，要不然，我们不跟你们跳舞啦，”佩特在走出门时提醒说。

村长家门前种有两棵枞树；佩特折了两根绿色的小树枝，衔在嘴里就上酒馆去了。这时酒馆里已经聚集了许多小伙子，风笛手也来了。风笛上插满了鲜花，风笛手也满身披红挂彩，绣花外套上还插着迷迭香，打扮得跟婚礼上的男傧相一样。他的帽子上还插着一根公鸡毛。小伙子们都巴结他，请他喝酒。身材矮小而健壮的风笛手在人群中周旋着，扮着鬼脸，不时地用胳膊夹一下羊皮囊，于是风笛就发出一声拖长的凄厉的尖叫声，一直传到广场上。村里的儿童都聚在广场上等着小伙子们找姑娘们捐钱。

化装舞会就这样开始了。人们通常在狂欢节最后几天举行化装舞会。在节日里小伙子们去找姑娘们捐钱，然后他们用这些钱买甜酒，在酒馆里招待姑娘们。接着他们就狂舞三天三夜，在这段时间内风笛手必须用脚不停地打着拍子，因此小伙子们都捧着他。

卡尔拉和菡娜刚刚穿好衣服，风笛的悠扬悦耳的声音就在院子里响起来了。

“哦,上帝呀,这音乐多美啊!”菡娜一边热情赞叹着,一边掸去椅上和桌上的灰尘。“我一听见风笛声，心就怦怦地跳起来！”

这时美妙悦耳的风笛已经在屋里奏响了，风笛手故意两眼朝天,咧着大嘴笑着,扮着鬼脸,身子象抽风似地左右摇摆。大家

都兴高采烈，拼命地笑他那滑稽的样子。村长大娘把第一张烤饼敬给他吃，而村长却拍着他的肩膀说：“我常说呀，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斯特拉日村的风笛手。”

风笛手没有回答这句客气话，把身子转向左边，奏着风笛跳起舞来。菡娜站在桌旁，那样痴情地看着他，都使小伙子们吃起醋来了。

在菡娜捐出一块银元、卡尔拉捐出一块金币以后，小伙子们就跑到下一家去了；他们就这样挨家挨户地讨钱，直到家家户户都跑遍了才回小酒馆里来。

这时姑娘们正在忙着梳妆打扮，她们要等到敲鼓的时候才去找男朋友。当姑娘们来到酒馆时，小伙子们用歌声、音乐和甜酒来欢迎她们，然后就开始跳舞了。

在酒馆里，卡尔拉跟菡娜形影不离，在跳圆圈舞时她们也总是挨在一起。

如果有哪个小伙子乐昏了头，在跳舞时搂菡娜搂得紧些，卡尔拉仿佛后脑勺上也长了眼睛似地马上就会瞅见，立即去踩他的脚，使他痛得弯下身子，对她嚷道：“天哪，你把我的脚都快踩断了！”

“放心吧，我会去参加你的婚礼的，知道吗？”卡尔拉嘲讽地说，她不让任何人在跳舞时缠着菡娜。

“喏——这个这个——大娘，我们俩也来跳一场吧。跳舞会使你的麻长得高高的，我也好活动活动腿的筋骨呀，”巴尔塔第一天在酒馆里碰见玛尔基塔时快活地说。这一阵子他们两人有点闹别扭，原因是玛尔基塔怪罪巴尔塔老在她的耳边提卡尔拉的婚事。可是玛尔基塔却不知道佩特也老在巴尔塔耳边唠叨这件事，死乞白赖地求他做媒人。

“我可没有兴致跳舞呀 痳嘛,让它听天由命吧,’玛尔基塔心绪不佳地说。

“你大概有什么心事吧,你近来总是—— 这个这个—— 垂头丧气的。你难道不能告诉我吗？我总是—— 这个这个—— 你女儿的教父呀。”

“我哪能不告诉你呢；这几天我老梦见亡夫德拉洪，所以我想他大概在国外不得安宁。你是怎么看呢，大爷？你没有梦见过他吗？我打算春天上圣山去祭祭他。”

“应该去祭祭呀,玛尔基塔。我恰好—— 这个这个——也要上克拉托夫去买点锡，那我就——这个这个——跟你同路去吧。我也常梦见他呢。”

“你也梦见他啦，他跟你说过什么吗？”玛尔基塔焦急地问道。

“你别着急呀，我做过这样一个梦：我梦见要教他——这个这个——操练，而他却一味地嘲弄我，不肯学操，就跟他从前活着的时候一样。他可是一条—— 这个这个—— 硬汉子呀，就是有点儿不大好说话。卡尔拉真象他呀。这姑娘怎么啦？她这一阵子好象有些不高兴，总是愁眉苦脸的。”

“唉,姑娘家嘛,总是一会儿愁,一会儿又喜的,’玛尔基塔回答说。

“这个这个——大娘哪,你总不让人家说话,可你得记住,佩特在爱恋着这姑娘哪，你不让说，我真愿……”

“跟你真没啥好说的,’大娘直截了当地打断了他的话。两人走进挤满了青年人的酒馆里。巴尔塔如果不是因为需要用胳膊肘子推开人群，以便挤到老乡们坐的桌子旁的话，他真想用手指来卷他的八字胡子了。

化装舞会第一天愉快地结束了。第二天上午巴尔塔突然带着一个客人来到酒馆里。这人是他的侄儿，从比尔森①来这儿度假，只是顺便来参加化装舞会玩玩。

全村人都认识他，青年人见到他时高兴得欢呼起来。大兵马上参加到他们一伙里去，脱下军大衣，卷入了跳舞的漩涡。他是个漂亮的小伙子；姑娘们都用眼睛瞟着他，有的夸他的脸长得俊，有的赞他的军服美，也有的说他舞跳得好，说真格的，他的舞可真是跳得棒极了。

"卡尔拉，"茵娜在早上挤牛奶的时候说，"巴尔塔的侄儿穿起军服可真美呀，你说是吗？"

"我不知道。你是怎么看他的？他是一个妄自尊大轻佻的家伙，还有一头红褐色的头发，你没有注意到吗？"卡尔拉说着，用她那黑色的眼睛怀疑地在茵娜脸上审视着。

"这些我可不知道呀，我只是喜欢他的军服。"

"你别再跟我谈这件事啦，"卡尔拉责怪地说。

"今天我可看中那套军服啦，"茵娜漫不经心地说，坦然地打着哈欠，坐在牛栏里一个小凳子上。"我的两只眼睛直在打架，都快睁不开了。就是在青石板上我也会睡着的。可我们还得挤牛奶，还得去跳舞。明天……还有许多活儿……"她还没有说完，头就靠在墙壁上睡着了。

卡尔拉无可奈何地站在她面前，呆呆地看了她一会儿，然后就拿起奶桶去挤牛奶了。

这时有个小姑娘气喘吁吁地跑来，想叫醒茵娜，可是被卡尔拉喝住了，叫她让茵娜睡一会儿，说她代茵娜干活儿。于是卡尔

①捷克西部一大城市。

拉做完了两人的活儿，让菡娜美美地睡了一个多钟头。可是后来她们还得强打着精神去跳舞，不然的话，小伙子们会讥笑她们俩是瞌睡虫，腿太懒了。她们无论如何也不愿忍受这样的侮辱。

七

第三天早晨，小伙子们在村里举行化装游行；他们全都化装成怪模怪样的，捉弄着每个行人，他们碰见每个老婆婆，也拉着她跟他们跳几下。“抛高些，好让她家的麻也长得高些！”小伙子边欢呼着边把老婆婆抛到空中。有的人化装成大狗熊，有的人全身裹在豆秸里，用根木棍顶着一个大萝卜代替头，有的人四肢着地在地上爬着，专门抓路人的后腿，总而言之，他们全都在胡闹，越荒唐就越受欢迎，象世界上其他地方的狂欢节一样。他们就这样一直闹到深夜。傍晚时分上年纪的老婆婆们早回家去了，玛尔基塔也离开了酒馆。这时卡尔拉坐到巴尔塔身边，低声地跟他说：“大爷，给我做件好事吧。”

“只管说吧，你是知道的，如果可能的话，我真愿意——这个这个——上天为你摘下星星来的。”

“我可不敢叫您去摘星星哪。我只想请您向您的侄儿借那套军服穿穿，我想化装成一个士兵。您可得保密呀。”

“你真是个淘气精。我这就给你借去，可是你身穿军服可得严肃点哪，”巴尔塔跟她说，并用手捋着八字胡。

“行啦，我会扮得很得体的，我只玩到半夜，您为我借借吧。”

巴尔塔把侄儿叫到一边，跟他说起借军服的事，他满口答应下来，接着他们两个人就不见了，过了一会儿卡尔拉也慢慢地溜出了屋子。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没有隔多久工夫，巴尔塔领着一位士兵和一个农民打扮的青年来到屋里。大家的目光马上都集中到青年农民身上，因为他的头发剪得短短的；大家都没有马上注意到那个士兵，都以为他是巴尔塔的侄儿呢。

“多妙呀,巴尔塔的侄儿伊尔卡穿上我们农民的服装了!”小伙子们欢叫着围住了来客，并从头到脚地打量着他们。

“我敢打赌,这是卡尔拉!”佩特拍着化了装的姑娘肩膀叫嚷着。

“他马上就猜着了！”巴尔塔笑了起来。人们从四面八方跑到卡尔拉跟前,把她团团围住,男女都在嚷着“:她穿起军服可真漂亮哪！——她穿上男人的衣服比穿裙子还好看呢。”

“现在大家都散开吧,我可要干男人要干的事啦,”卡尔拉嚷着，用有力的胳膊推开了人群。

“你是个男人,那我们怎么叫你呢?”有人问卡尔拉。这个问题可把卡尔拉问住了，不知如何回答是好。可是那位化装成农民的大兵却灵机一动随口说道“:圣•卡罗琳娜和圣•卡雷尔是姐弟①呀，我们就叫她卡雷尔吧。”

“那就叫她卡雷尔吧,”小伙子们赞同地说。

暂时改名为卡雷尔的卡尔拉这时从桌上端起一满杯酒走向菡娜,搂着她的腰,请她喝口酒,然后她把玻璃酒杯举过头,走到风笛手跟前，用洪亮的声音开始唱起歌来：

我要千恩万谢
我亲爱的妈妈，

①捷克风俗，男孩子习惯叫卡雷尔，女孩子习惯叫卡罗琳娜，原文是由同一字根演变出来的。

她用华丽锦被
把我抚育长大。

抚育呀，抚育呀，
她不知为了谁人；
她刚把我抚养大，
他们拉我去当兵。

小伙子们跟着卡雷尔合唱着后一节歌词，风笛奏着乐曲和着他们，卡雷尔喝干了玻璃杯中的酒，紧紧地搂着菡娜的腰便开始跳起舞来，他们就象纺车一样飞快地旋转着。

“你怎么说呢，米洛达大娘，”巴尔塔笑着说，“假如这小伙子不是姑娘的话，我敢说他是个非常漂亮的小伙子！”

“是呀，是呀，巴尔塔，如果婶娘不是叔爷，那她还是婶娘，如果巴尔塔还没有灌醉，那他就不会让人家牵着鼻子走啦①，”村长大娘大笑起来，笑得巴尔塔连胡子也摸不着了。他本想也挖苦她几句，可是这时卡雷尔跑来请女主人跳舞，村长大娘只得跟着去，因为卡尔拉化装成男人了。

“喏，现在你已经达到所有的目的了，来吧，我们一起跳一场舞，”佩特拽住卡尔拉的后襟说。

“男人跟男人跳舞，就好比就着面包吃面包，没有滋味，”卡雷尔笑着说。

“去你的，尽管你下巴上长着毫毛，你反正不是真男人呀，”佩特开玩笑地说。

①被人愚弄的意思。

“佩特，你要注意呀，别乱点鸳鸯谱啦。我不是卡尔拉，”卡尔拉说着凑近佩特的耳边，低声地跟他说：“你听着，你看看雅克什家的芭拉，她才是个好姑娘呢，我知道她爱你。”

佩特还没有来得及回答，卡尔拉又搂着菡娜跳起舞来了。卡尔拉化装成小伙子使得菡娜精神恍惚，如醉如痴。她虽然清楚地知道他是卡尔拉扮的，可是当卡尔拉搂着她，细声细语地跟她说“我心爱的菡娜,我的亲爱的！”她奇怪地感到头晕目眩，甚至不知道自己在哪儿，又发生了什么事情，她的脸庞一会儿苍白得可怕，一会儿又红得象琼花一样。

“我不知道为什么你穿上这衣服就把我迷住了。把我搞得有点昏头昏脑了！他们都在用凶眼①瞅着我们呢，”菡娜在休息的时候诉苦说。

“快用白头巾揩揩脸②吧，”卡雷尔劝她说。姑娘真照他的话揩了脸。可是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当卡雷尔温情脉脉地注视着她，紧紧握住她手的时候，她又陷入以前的精神恍惚状态之中。

小伙子们回家的时候已经是午夜了。大人们早已在家里睡觉；小伙子们唱着歌，奏着乐，直把姑娘们送到家门口。大家首先送菡娜和卡尔拉回家，因为她们捐的钱最多，除此以外，可别忘记菡娜还是村长的女儿呢。

“要遵守诺言哪,卡雷尔,”当卡尔拉同菡娜走进家门时,那个大兵对卡尔拉嚷着。

“我一定履行诺言,”卡尔拉回答说。佩特还没有回家,他在生卡尔拉的气，为了报复，他赌气找芭拉去了。

①迷信：凶眼可以使人中魔，迷惑而不辨是非。

②迷信：这样做可以消除魔力。

“菡娜呀！”当卡尔拉跟菡娜走进房里，并排坐在大木箱上的时候，卡尔拉开口说：“菡娜呀，你坦率地告诉我，如果我真是男子的话，你会不会这样爱我呢？你会不会嫁给我呢？”

“我不爱任何人，我就是非常爱你，”菡娜回答说，象往常一样，用双手搂着女友的脖子。“如果你是男子的话，除了你，我到死谁也不嫁，”菡娜低声地说，困倦地把头偎依在女友的肩膀上。

“你在上帝面前发誓，你将嫁给我，”卡尔拉认真地说。菡娜听了这话不知如何是好，她认为这一切都是开玩笑，可是又觉得不象是开玩笑。然而卡尔拉的声音征服了她的心，她边伸手给卡尔拉边说道：“我发誓！”

“不管将来情况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你必须遵守誓言！”卡尔拉说着就把菡娜紧紧地搂在怀里，吻她的脸庞和眼睛，用最甜蜜的声音叫着她的名字，菡娜也用同样炽热的爱情来报答她的热情接吻。

“现在去睡吧。上帝保佑你。记住你的誓言！”卡尔拉说完话后，又过了一阵子才放开菡娜，跑到自己家里去了。

可是过了没一会儿她又从家里跑了出来，偷偷地溜到菡娜的窗前，把头靠在冰冷的墙上，痛苦地哭起来。然后她划个十字默祷着，再一次依依不舍地环顾了一下院子之后，就悄悄地走出了大门。

八

天刚麻麻亮，玛尔基塔就已经起来。她被夜里的恶梦吓坏了，心乱如麻，何况卡尔拉昨天夜里没有回家睡觉呢。她得出去找卡尔拉。

因为农村里老百姓门上是不安锁的，只需拔去插销，搬开门闩，就可以走进村长家里。

玛尔基塔毫无阻挡地来到村长家。屋里静悄悄的；在晨曦中她只看见一只猫蜷成一团睡在炉灶上，猫一听见动静就跳了下来，绕着她的脚边直蹭。大娘为医治牙痛而喂养的一对斑鸠① 在笼子里咕咕地叫着。从屋梁上悬下来的麻布帘还在遮着主人的床，这说明大爷和大娘还在床上睡觉呢。

一个年轻的女佣人在井旁洗脸。玛尔基塔问道：“卡尔拉在哪儿，她还没有起来吗？”

“我不知道呀,玛尔基塔,大概在菡娜房里吧。”

“上帝呀,可别干出丑事呀!”玛尔基塔暗自叫苦不迭,转身走进菡娜的卧房。姑娘在没有挂帐子的床上睡着，多么俊美的姑娘啊，就象一朵玫瑰花睡在枕头上。

玛尔基塔看着她低声地说“:上帝保佑你!”她又转身走出卧房。卡尔拉不在房里。

她爬上阁楼去看看，佩特在大声地打着呼噜。卡尔拉也不在那儿。卡尔拉既不在羊圈里，也不在牛栏里，更不在自家的木房里。

“我到哪儿才能找到这个粗心大意的姑娘呢！”玛尔基塔埋怨说，她象个游魂似地从这儿走到哪儿，边走边数着念珠祷告着。

她再也不能等待了，就跑去帮女佣人挤牛奶，这时她听见东家在卧房里的说话声，马上走进去找他。

“早上好！您知不知道卡尔拉跑到哪儿去了？我到处都找

①迷信：喂斑鸠可以治牙痛。

遍了,也没有看见她的影子。”

“你没有去菡娜那儿吗?”村长大娘问道。

“我刚去过那里,除了她,连家神也没有见着。”

“也许在巴尔塔那里吧;卡尔拉化装成大兵时,他可高兴极了!说句真话,他可真是个身体健壮的小伙子呀!”米洛达伸着懒腰说。

“你在说什么呀,大爷,谁是小伙子呀,是巴尔塔说的吗?”玛尔基塔焦急地问着,脸都吓白了。

“喏,巴尔塔当兵的侄儿把军服借给卡尔拉了,卡尔拉呢,就扮成小伙子啦。”

“苦命的人哪,是谁掇弄她干的?”玛尔基塔抱怨说。

“你是发昏了吧,玛尔基塔,难道这是什么坏事吗?卡尔拉穿起军装挺漂亮,大家都说象个真正的小伙子,巴尔塔还说,如果死鬼德拉洪在世的话……”

“什么?干嘛提死鬼呀!”玛尔基塔神经错乱地嚷道,“大概他梦见了死鬼,死鬼把这事告诉他了;可是死鬼不会的,一定是那个男孩子自己告诉他了。哦,我真是个苦命的人哪,这是上帝给我的惩罚!”玛尔基塔绞着双手怨诉着。

米洛达夫妇听了这番话完全被搞糊涂了。“什么男孩子?玛尔基塔,你在胡说些什么呀?你大概有点不舒服吧?”村长大娘问她。

“我们触犯了上帝,孩子他爸在坟墓里也不得安宁,良心在谴责他,他就不让我安稳地睡觉。可我怎么办才好呢,他们会拉孩子去当兵的,——孩子会在那儿死掉呀!”

村长大娘脸都吓白了。然而米洛达大爷却摇晃着玛尔基塔的身子问道:“谁也听不懂你的话,你说清楚点,到底出了什么事

啦？”

“请原谅我，大爷、大娘，你们给我出点主意吧，我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卡尔拉不是姑娘，她是个小子呀！”玛尔基塔嚷着，用手蒙着眼睛放声大哭起来。

大娘和大爷就象遭到雷殛似地愣住了。

“你呀，这种事真是听也没有听说过，你怎能干出这样没头脑的事呢？你是怎么搞的嘛？”米洛达大爷问道。

“我告诉你们这是怎么回事，”玛尔基塔叹了一口气，好象心上的一块石头落了地。然后她开始叙述着事情的始末：“你们都知道他爸爸当兵是多么痛苦，而我为了这事又流过多少辛酸的眼泪。我们的头生儿子死的时候，我们一点也不伤心，就因为他是个小子呀，当我又怀孕的时候，我们祈求上帝给我们一个女孩子。可是上帝又给了我们一个男孩子。这样我们就触犯了上帝。为了不让这孩子将来长大去当兵，我们欺骗了所有的好心人，撒谎说他是女孩子。可是上帝是欺骗不了的呀。德拉洪死了。这女孩，我是说这男孩就成了我的唯一的欢乐。我一直小心翼翼地照管着他，不让他漏出馅儿来。连巴尔塔也不知道这事。就象你们知道的那样，一直没有人识破我的谎言。孩子小的时候倒好对付过去，随着年纪长大，男孩的天性使他越来越沉不住气了，只是由于我苦苦地哀求他，才使他心软下来，没有把事情说出去。我常跟他说：‘再忍耐一下吧，等到你过了当兵的年纪就好啦，不然的话，你是逃脱不了兵役的。将来上帝会想法子来帮助我们的。’可是他越来越忧愁，总是跟我说：‘你是知道的，妈妈，他们许多人都去当兵了，后来又回来了，为什么偏偏我就不能跟别人一样去当兵呢，你丝毫也不必为我担心害怕呀。’可我就是下不了这个决心。这一阵子我每夜都梦见德拉

洪，他总是满面愁容，这真使我睡不安席呀。我左思右想，这大概是一种罪过，是我们不应该犯的罪过；礼拜天，当神甫传道说，谁违反上帝的意愿将要受到惩罚时，我浑身吓得直哆嗦，简直都坐立不安啦。我本打算今天去作忏悔，把这事跟神甫商量一下。可是上帝作出了另一种裁判，把真相揭穿了。可是谁告诉了巴尔塔呢，大概是孩子自己说出来的吧？”

“我并不认为巴尔塔知道这件事，这是偶然的巧合呀。是上帝使你昏了头，玛尔基塔是你自己说漏了嘴啦。”

“说出来就好啦。我的心也安了，孩子他爸爸的灵魂也将得到安宁。昨天夜里十二点到一点钟的时候，我梦见他就象你们这样站在我的面前，只是雾茫茫的有点看不清。可我还是清楚地看见他穿着军服，显得很年轻，看上去有些忧愁。我一步也不能移动，可真把我急死啦，我思前想后一夜也没有睡。他想给我划十字祝福，正在这时候公鸡叫了，于是他就不见了。我一直祷告到天亮。”

玛尔基塔谈话时院子活跃起来了，佩特和菡娜都走进屋里来，就是没有卡尔拉的影子。

“卡尔拉在哪儿？”他们不见卡尔拉进来，村长大娘问道。

“她会在哪儿呢？”佩特说，“昨天晚上她跟菡娜一块儿回家的，后来我就没有再看见她了。”

“我大概是在半夜一点钟看见过她，”长工说，“她跟巴尔塔那个当兵的侄儿站在巴尔塔家附近。”

“跟谁在一起？你看错了吧？”佩特大声嚷道。

“喏，你怎么知道我看错了呢？”长工也不服气地嚷起来。

“伊尔卡，快点上巴尔塔家去，问问卡尔拉在不在那里，”米洛达大爷吩咐长工说，长工马上就跑出去了。

“喏，佩特，你不要为这事生气了。你跟卡尔拉的事到此结束。卡尔拉跟你和我一样是个男人，”爸爸跟儿子说。

佩特没有听懂爸爸的话，于是爸爸简单地对他讲了事情的来龙去脉。

可是菡娜马上就听懂了爸爸的话。昨天夜里她老梦见卡尔拉，早晨醒来的时候，她还老听见他那扣人心弦的声音，感觉到他的热吻 她几乎是泣不成声地低语说“：只希望这是真的 !”所以她马上听懂了爸爸的话，也马上相信了爸爸的话！

“ 喏,我失去一个新娘,可我找到一个好朋友啦,”佩特毅然决然地说。

“ 这样才好哇,佩特 !”爸爸赞同地说。

可是菡娜这时却用围裙捂住脸，嚎啕大哭起来。

“ 嗳,菡娜,你为什么哭呀 ?”妈妈问她并注视着她的脸。她大概猜透了女儿的心思，因而才用一种特别温柔的声调对女儿说“：喏,别哭啦,女儿,别哭啦,我失去了一个女儿,你失去了一个女友，可是爸爸却多添了一个儿子呀。两项相抵不多不少。现在我们少了一双勤劳的手，我们得赶紧干活啦。去，菡娜，去给长工准备早饭！”妈妈边说边牵着女儿的手，把她领到屋外去了。

这时长工正好赶回来，他打听到巴尔塔跟大兵和卡尔拉昨天夜里上克迪涅去了，有的人还说是巴尔塔用马车送他们走的，要到八点钟才能回来。

这个消息又引起了玛尔基塔没完没了的抱怨，米洛达大爷再三劝慰才使她安静下来。他们勉强地等到了八点钟。佩特跑到大路上去接他们。巴尔塔很守信用，到了八点钟他们真的回来了，可是卡尔拉没有回来。一路上巴尔塔都用手捋着和捻着

八字胡子，他今天情绪很不好，老在自怨自艾地说："他们会把事情全推到我头上来的！"当他看见佩特时脸色唰地一下变白了。可是佩特立即走到他跟前，问卡尔拉在哪儿，同时把家里发生的事情都告诉了他。

"佩特，你迎头给我泼了一瓢冷水，使我的头脑清醒多了，"巴尔塔高兴地说，并带着比刚才轻快得多的心情朝村长家走去。

"喏——这个这个——大娘哪，"他站在门口说，"这可是个该死的错误呀，我应该早就知道这件事情，可我却一直被蒙在鼓里。卡尔拉——哦，不——卡雷尔问候你们大家好。大娘你应该原谅他，他再也不能忍受男扮女妆的痛苦了。你不要埋怨他，为他祈祷吧，愿上帝保佑他健康地回来。他直接上布拉格找上尉长官——这个这个——志愿投军去了。"

当玛尔基塔知道事情已经无可挽回时，又伤心地痛哭起来。

"别哭啦——这个这个——卡雷尔做得对。上尉长官会欢迎他的，会让他当个班长的。你不必为他操心，我已经教会他操练，这是当兵的人最害怕的事情。你看，我都忘记告诉你，昨天夜里卡雷尔去看过你啦。他想跟你告别，可你已经睡着了。这样分别也挺好。而你呢，佩特，你应该记住芭拉。菡娜，他给你捎来了这包东西，你应该记住自己的诺言。"巴尔塔说着从衣兜里掏出一个用红头巾扎成的小包包递给菡娜，打开一看，里面包着卡尔拉扮姑娘时用的腰带和发带。

菡娜看见这些东西又嚎啕大哭起来。

"喏，我们要听从上帝的安排，他最清楚地知道谁适合干什么。等到来年春天，如果上帝保佑我们身体健康的话，玛尔基塔，我们一块儿上布拉格去看看他。现在大家去干活吧，上教堂

去吧，今天是灰礼拜三①呢！'米洛达大爷吩咐说，大家都顺从地去干活了，玛尔基塔也跑去干女儿留下来的那份活儿。

当消息在村里传开时，大娘们都认为这证实了过去的谣传："我们早就知道这孩子身上有些不对头嘛！"

九

现在已经升为大尉的前上尉长官亲切地接待了卡雷尔，可是他对玛尔基塔的胡闹却大骂了一通。起初，卡雷尔非常想家，并且认为自己也害了思乡病啦，但他用坚强的意志克服了这一切，他努力学习，并且很快赢得了大尉的欢心。

这时军人服役期正好从十四年减为八年。卡雷尔和他的斯特拉日村的亲友们几乎为这个好消息高兴得发起狂来。菡娜心里更是乐开了花，并热情地为皇上祷告，感谢皇恩浩荡。在仲夏节庙会的时候，米洛达大爷带着菡娜和玛尔基塔来到布拉格。菡娜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听，她只是如醉如痴地凝视着自己的卡雷尔，她觉得他比从前更加漂亮千倍。玛尔基塔呢，不管她怎样心痛儿子当兵，当她看见儿子穿起军服那股神气，心里也是美滋滋的。如果不是孩子需要离开自己身边的话，那么她会觉得这八年一眨眼就会过去的！

佩特承认卡雷尔以前所说的话是对的，芭拉是个好姑娘，而且非常爱他；他也没有经过再三的考虑便在那年举行了婚礼。——卡雷尔回家休假的时候已经升为班长了，巴尔塔为此感到特别高兴。如果说他以前喜欢过卡尔拉，那他现在更喜欢卡

①旧俗，在灰礼拜三举行涂灰的宗教仪式。

雷尔了。

一眨眼三年就过去了。第四年卡雷尔已经升为军士，他已经是一位使人尊敬的人了，因为大家都喜欢他，他本可以当上军官，可是他非常想念家乡的崇山峻岭，非常思念菡娜，即使让他当上将军的话，他也愿脱掉将军服，再穿上农民的服装。

菡娜大概猜到他内心的痛苦，她也是一副丧魂落魄的样子，她虽身在山中，可心却在布拉格呀！

“老这样可不行啦。一个在这儿咕咕叫，另一个在那儿叫咕咕；把他们弄到一起来，就万事大吉啦。老伴，给我烤点饼在路上吃，伊尔卡，你给马车轮轴上点油，我明天就上布拉格去。我一定要把这事问个一清二楚！”有一天米洛达大爷这样说。长工给马车轱辘轴上了润滑油，大娘和菡娜为米洛达大爷和卡雷尔烤好了大饼，第二天他就驾着马车上布拉格去了。

几天以后他回来了，他说“：喏，菡娜，快高兴吧，事情已经办妥啦！”

又过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卡雷尔就以一个退役军人的身份回家来了。他成了一个道道地地的庄稼汉，今天大概还跟着自己的菡娜生活在一起呢。

（吴　琦译）

野姑娘芭拉

一

维斯特茨是个大村子。村里有一座教堂和一所小学。教堂矗立在村中心，教堂旁边是神甫的住宅，紧挨着神甫家是教堂执事家的木房，村长家也住在那里，而为全村放牛的牧人的小木房却孤零零地留在村庄的尽头。牧人的小木房背后伸展开一条长长的谷地，两边由一些连绵不断的小山头组成两道天然屏障，山上林木葱茏，主要是针叶树。山坡上到处都是砍掉了树的林中空地和绿草如茵的牧场，还有几棵树干白净、叶子闪亮的白桦，零零落落地散立在那里，仿佛是大自然让这些森林之家的少女留在那里，来安慰那些愁眉苦脸的枞树、杉树以及仪态庄重的橡树和山毛榉树。谷地中央有一条河沿着牧人的屋旁蜿蜒曲折地流过草地和田野，河的两岸栽种了成行的赤杨和垂柳。

村里的牧人叫雅古普，他和女儿芭拉就住在村子最后一所木房子里。雅古普已经是六十岁的人了，芭拉是他的头生孩子，也是他的独生女儿。他从前自然也巴望有个儿子传宗接代，可是等到芭拉长大以后，他就再也不为此而抱怨了；芭拉待他比儿子还亲呢。他常常这样自言自语说：“她虽然是个女孩子，但她总是我自己的亲骨肉呀；我死后也跟别人一样有个升天堂的阶梯①了。”

①迷信：孩子是父母升天堂的阶梯。

雅古普是本村出生的孤儿，从小就得靠自己干活糊口。他帮人养过鹅，放过羊，放过牛，当过小工和长工，直到爬上他的最高位置，当上了村里的牧人。这已经是很不错的美差，他能够娶亲成家啦。雅古普得到了一所可以终生居住的木房子，烧饭用的木柴由农民直接送到院子里，他还可以喂养一头奶牛；每星期还能得到够吃的面包、黄油、鸡蛋和粮食。此外，他每年还能得到做三件衬衫和两条裤子的粗布料、两双鞋、一件粗呢大衣、一件短袄和一顶宽沿呢帽；每隔两年还能得到一件羊皮袄和呢斗篷。逢年过节农民们给他送来的糕点和糖果之多，连神甫家里也不多见。—— 总之，这是一个美差事啊。尽管雅古普长相不漂亮，寡言少语，整天愁眉苦脸，但他完全能够讨上个老婆，然而他并不着急去找。夏天他推说要放牧牲畜，没有工夫去找姑娘，而冬天他又忙于用木头雕东西，每当晚上小伙子们和姑娘们在一起寻欢作乐的时候，他宁愿独自到小酒店里去坐坐。如果碰上有哪家主妇来酒店找丈夫回家时，雅古普总是暗自庆幸没有人会来找他。人们常嘲笑他，喊他老光棍，说他死后得进炼狱用沙子搓绳索①，他也全不在乎。他就这样一直活到四十岁，这时有人劝他说，如果他没有孩子，死后就不能进天堂，因为孩子是升天堂的阶梯。这些话使雅古普苦恼了一个很长的时间，当他终于想通时，就跑到村长家，讨了他家的女佣人芭拉做妻子。

芭拉在年轻时曾是一个漂亮的姑娘。小伙子们都喜欢找她跳舞，其中有些人甚至还追求过她，但他们都只是找她玩玩而已，没有人娶她做妻子。雅古普向她求婚时，她考虑到自己年纪已经三十出头了，俗语说得好：别人家的草垛再好，也不如自己

①戏语，意思是：对光棍汉的惩罚。

有捆干草，所以她虽然不太喜欢雅古普，但还是答应了他。他们俩经过一番准备之后，村长就给他们举办了婚礼。

一年以后，他们生了一个女孩儿，取了个跟妈妈同样的名字，也叫芭拉。起初，当雅古普听到他的女人给他生了一个女儿，而不是儿子时，感到很不高兴。但接生婆一个劲儿地安慰他，说他的女儿长得跟他一模一样，他才高兴起来。小女儿出世没过几天，雅古普家里就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一天中午，隔壁一位大娘顺便过来看看产妇，发现她躺在炉灶旁边，昏迷不省人事。大娘吓得大叫起来，左邻右舍的大婶们和接生婆都跑来了，才把芭拉救活过来。她们一打听才知道，原来芭拉忘记产妇不该在中午和敲过晚祷钟后走出房门的禁忌，而跑到厨房为丈夫做午饭了。据她说，她忽然听到呜呜地刮起一阵恶风，两眼直冒金星，有个什么怪物抓住她的头发，把她摔倒在地。“那是碰上午神①啦！”大家惊叫起来。“午神可千万别用自己的孩子把芭拉换走呀，”一位大娘突然想起这事，赶忙向摇篮走去。大家马上围在摇篮边，抱起婴儿，解开襁褓察看。有一个大娘说：“这是午神的孩子呀，瞧，她的眼睛多么大呀！”另一个大娘接着说：“孩子的头也顶大！”第三个大娘却认为婴儿的腿长得太短，每个大娘都指出了一些特别的地方。妈妈听了这些话害怕起来，但是有主意的接生婆仔细地看了看婴儿，一口断定这是芭拉怀胎十月生下来的孩子。然而还有一些大娘仍坚持自己的看法，认为这孩子是被午神偷偷地换过了。

从这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以后，雅古普的老婆一直没有恢复健康，长期生病，几年之后就去世了。只剩下雅古普和他的女儿

①迷信：中午冒犯午神会遭到祸害。

孤零零地生活在一起；虽然有人多次劝他为了照顾小女儿应该续弦，但他没有听从这样的劝告，就象喂养小羊羔似地精心抚养自己的小女儿。可怜他一个人孤苦伶仃，里外操劳，好不容易才把女儿拉扯大了。当芭拉稍微长大点时，小学老师叫雅古普送孩子上学念书，虽然他认为念书、写字是无用的事情，但他还是听从了。芭拉上了一个冬季的学，但一到春天开始放牧和种地的时候，雅古普缺少她就不行了。好在从春天到秋天学校大部分时间都锁着门，因为老师跟孩子们一样也得下地干自己力所能及的活儿。

第二年冬天，芭拉已经不能再上学了，她必须去学纺纱织布。等到芭拉年满十五岁的时候，无论比力气还是比个头，全村没有一个姑娘能比得上她。她的骨骼粗大，肌肉结实，但身材长得很匀称。她行动敏捷得象鲇鱼。她的皮肤黝黑，一半来自天生，一半由于风吹日晒，因为即使在酷热的夏天，她也从来不象村里其他姑娘那样用头巾遮着脸。

芭拉的头看起来显得有点大，这是因为她长满了一头厚厚的乌黑头发，又长又粗就象马鬃。她的前额低平，鼻子短圆，嘴长得稍微大些，但她那微翘的嘴唇显得十分健康，鲜红似血。她还有一口宽大、结实和洁白的牙齿。她的眼睛长得最美；正是因为这双眼睛招来人们无穷无尽的嘲笑。村里人讽刺她长着一双“牛眼”。她的眼睛非常大，眼珠呈浅蓝色，象矢车菊一样美丽，睫毛又黑又长，两道弯弯而又浓黑的眉毛横卧在眼睛上方。芭拉生气的时候，她的脸就象乌云密布的天空，而那双眼睛却象是从云缝里露出来的一线蓝天。

不过芭拉生气的时候很少，除非有小伙子骂她长着一双牛眼睛，那时她会大发脾气，两眼气得直冒火星，甚而放声大哭。

可是雅古普却常常劝她说“：傻丫头，你理这些话干吗，我也是有一双大眼睛呀。就算是牛眼睛吧，那又是什么丢人的事情？这哑巴畜生比他们待人还和善些呢！”他说话时往往还用棍子指指村子那边。

后来芭拉长大了，又有力气，小伙子们才不敢再欺负她了，因为她对每一个侮辱都要马上给予还击。就是力气大些的小伙子们也打不过她；如果她的力量不敌，就用灵活的技巧取胜。她总是用这样的方法争得安宁。

总而言之，芭拉的性格是非常独特的，无怪乎左邻右舍的大娘们要在背后对她议论纷纷了；因为她们无法解释这姑娘的性格，便又一口咬定芭拉是什么“午神的孩子”，即使不是，那么午神一定也是把她置于自己的魔力之下了。

这种说法完全可以解释和原谅这个姑娘的所作所为，但其结果是村里的人不是嫌恶她，便是害怕她，只有少数几个人真正地喜欢她。谁想惹芭拉生气，就喊她“野姑娘芭拉”，但如果有人以为这个绰号比其他绰号更能激怒芭拉，那他就大错而特错了。其他绰号更能使她生气，唯独对这个绰号她毫不在乎。芭拉虽然从小就从孩子们那里听到过关于午神、夜神、水鬼、林妖、鬼火、妖魔和鬼怪的种种传说，但她一点儿也不害怕。芭拉还很小的时候，爸爸就带她去放牧，她整天跟牧犬莉莎一块儿玩，除掉爸爸外，这只狗算是她最好的朋友了。雅古普不大跟女儿说话，他整天坐着用木头雕东西，偶尔才抬起头来看看牛群。要是有一只奶牛或者牛犊离了群，他就叫莉莎去赶回来，狗能出色地完成这项任务。在必要的时候，他自己才站起来追赶牛群。当芭拉长大些时，她常常跟在莉莎后面跑，要是有只奶牛想用鼻子闻闻这小姑娘，那莉莎马上就把奶牛赶走。芭拉再长大些时，就经

常代替爸爸赶牛群了。奶牛就象熟悉雅古普的号角一样也听从她的命令，就是连大胆的小伙子们都害怕的凶猛的公牛也听从她的吆喝。

在雅古普赶牛过河洗澡的时候，他让芭拉骑在一只奶牛背上说“：坐好啦！”他自己跟在牛群后面游水。有一次芭拉没有坐稳，掉进水里去，莉莎用嘴咬住她的裙子把她救了出来，爸爸却狠狠地骂了她一顿。于是她问爸爸，怎样才能学会游泳，爸爸便教她怎样用手和脚划水。芭拉牢记住这些要领，便一直泡在水里练习，直到学会才肯上岸。芭拉非常喜欢游泳，夏天从早到晚都泡在河里，她不仅学会长时间地在水面上游，而且还学会了在水底下潜游。芭拉学会这样高超的游水本领，除了爸爸之外，谁也不知道。从清早到深夜，芭拉无时无刻不在河里游泳，从来也没有看见过水鬼；从此她再也不相信这种鬼话，也不怕水了。不管是白天还是黑夜，芭拉都在野外生活，夏天她最喜欢睡在敞开天窗的牲畜棚里，一点儿也不害怕，也没有见过什么怪物。有一天她躺在树林旁边牧场上一棵大树下，莉莎也躺在她身边，她突然想起了一个流浪汉的故事，说那个流浪汉也是这样躺在树林里的一棵树下，他想到城堡里去会见美丽的公主，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愿意把自己出卖给魔鬼，他刚一想到魔鬼，魔鬼就已经站在他面前了。

“如果现在魔鬼出现在我的面前，我该向他要求什么呢？”芭拉一边暗自问自己，一边抚摸着莉莎的头。“唔，”她莞尔一笑，“我向他要一条隐身大头巾，裹上它时谁也看不见我，我只要说一声，我要上哪儿去，就能马上到那儿。我真想马上到埃尔什卡那儿去。”芭拉这样想了很久很久，但四周静悄悄的，连树叶子也没有动一动。最后她抑制不住好奇心，就低声叫道“：魔鬼啊，”但

是魔鬼并没有出现。于是她就一声高似一声地大喊着：“魔鬼，魔鬼啊！”她的喊声响彻了四野。牛群中有一头黑牛犊在抬头谛听着，当它听到又一次叫喊时便离开了牛群，高高兴兴地向树林这边跑过来。可是莉莎这时跳了起来，想履行自己的义务把牛赶回去。黑牛犊看见狗的来势汹汹，惊慌得不知所措地站住了，芭拉这时却哈哈大笑起来，说“：别管它，莉莎，小牛很听话，它以为我在叫它呢。’她站起身来，抚摸着这个“魔鬼’的脖子，打那以后，她再也不相信鬼的故事了。

在离河有几百步远的树林旁边有一块坟地。在敲过晚祷钟以后，人们都不敢经过那里，大家纷纷传说着许多关于死人的鬼话，说死人半夜要从坟里爬出来，干些邪恶的勾当。可是芭拉即使在夜里也敢上那儿去，她什么可怕的事情也没有碰到过。她根本就不相信死人会爬出来吓唬人，也不相信死人会在自己的坟墓里狂欢乱舞。

当孩子们到森林里采草莓或黑莓时，他们一碰见蛇，就吓得四散奔逃；假如那条蛇抬起头来，向他们伸出舌头，他们便拚命地向河边跑去，赶在蛇的前面跑到那里，就可以不怕蛇的魔力了。芭拉遇见蛇时从来不跑，她连凶猛的公牛都不怕，哪里还怕什么蛇和蝎子呢。如果她在路上碰见蛇，便把蛇赶走；如果蛇不肯走甚至反抗，她便把蛇打死。有时候蛇并不妨碍她走路，她也就不去惊动它。

总之，芭拉根本就不知道害怕和恐惧；甚至在雷声隆隆、暴风骤雨猛然袭击这个山谷时，芭拉连哆嗦也不打一下。正好相反，当村里人都关窗闭户、点着避雷小蜡烛①、吓得浑身颤栗

①迷信：点燃神甫摸触过的蜡烛可以避雷。

地在祈求上帝息怒的时候，这时芭拉最喜欢站在阶沿上，兴致勃勃地眺望着展现在眼前的四野。雅古普常常跟她说：“孩子，我真不知道你为什么那么高兴去看上帝发怒时的天空。”“我喜欢看晴朗的天空，也喜欢看阴云密布的天空，”芭拉回答说。“您看哪，爸爸，闪电划破乌云是多美呀！”“别用手指去指它，”雅古普大声喝道，“雷电会切断你的手指的。谁不怕雷雨，他就不敬畏上帝，你难道不知道吗？”“神甫家的埃尔什卡有一次念书给我听，书上说，我们不应该把雷雨看作是上帝的发怒，我们应该赞美上帝的万能。神甫常常说，上帝是最最仁慈的，它就是爱的化身，它怎么会经常对我们发怒呢？我爱上帝，所以我不怕上帝的使者①。”

雅古普不爱多说话，所以再也不管芭拉了。可是邻居们看到小姑娘这样大胆妄为，而且从来也没有遇到过什么灾祸，就更坚信这孩子是在某种超自然力量的保护之下。

除掉爸爸以外，只有埃尔什卡和约西费克是爱芭拉的，他们的年龄跟她一样大。约西费克是教堂执事的儿子，埃尔什卡是神甫的侄女儿。约西费克个子不高，脸色苍白，长着一头淡黄色的头发，是一个心肠很好而又非常胆小的男孩子。芭拉比他高出一个头。在打架的时候，约西费克常常躲在芭拉的裙子后面，她很勇敢地保护着他，赶走那些无缘无故欺侮他的孩子。因此约西费克非常喜欢她，常常带苹果干给她吃，每逢礼拜六还给她带来白面饼子。在芭拉还很小的时候，有一个礼拜天，约西费克带她到家里去，让她看看自己的小圣坛和他怎样扮演神甫。他们手牵着手走着，莉莎慢吞吞地跟在他们的背后。

①指雷电。

白天，所有农民家的大门都是用搭链扣上的，夜里才上门闩；然而神甫家的包着铁皮的橡木大门却日夜锁着，谁要上神甫家，就得先拉门铃。教堂执事家门旁也象神甫家一样装有小门铃，村里的男孩子们打门前经过时，常常推开一条门缝，来听听门铃的响声和教堂执事老婆的咒骂声。如果她老骂个没完时，孩子们就冲着她喊道：“臭娘们 臭娘们！”当芭拉和约西费克走进大门并拉响小门铃后，教堂执事老婆马上跑到前厅，她的长鼻子尖上架着一副眼镜，带着嗡嗡鼻音嚷道：“你把谁带来啦？”约西费克局促不安地站住了，垂下眼帘，不敢作声。芭拉也低着头一声不响。有一只小猫跟在教堂执事老婆背后跑了出来，它看见莉莎便弓起脊背，鼻子里发出呼噜呼噜的叫声，眼睛也放射出凶光来。莉莎起初也呜呜地哼着，然后就狂吠着向小猫扑去。小猫逃到橱柜底下藏起来，当莉莎也追到那里时，小猫一个箭步跳上了摆有几个陶瓷罐子的碗架上。它逃到那里算是安全了，但是愤怒却使它身上的每根毛都倒竖了起来。莉莎也笨拙地跳上碗架，汪汪大叫着，简直把人的耳朵都要震聋了。教堂执事闻声跑了出来；当他看见这一乱糟糟的场面、正在打架的两个小冤家和他那怒气冲冲的老婆时，便勃然大怒起来，打开大门向孩子们大声吼道：“你们带着这个鬼东西给我滚出去！”芭拉没有等人家说第二遍，就叫唤着被教堂执事用籐棍毒打了一顿的莉莎，象背后着了火似的飞快地逃了出来。约西费克叫她回来，可是她摇着头说：“你就是给我一头奶牛，我再也不上你们家来了。”虽然约西费克求了她很久，并且向她许愿说，只要她把狗留在家里不带来，他妈妈会好好招待她的，但她仍然不肯去。后来她真的没有去过。打那以后，芭拉再也不喜欢教堂执事大娘了，再也不尊敬她了，但她和约西费克的友谊却仍然亲密如初。

原来芭拉以为教堂执事跟神甫一样是个大人物，对他非常尊敬，因为他平常的穿着同神甫一样，在教堂里目空一切，神气活现，如果他打了一下哪个在教堂里顽皮的男孩子的后脑勺，那孩子连哼都不敢哼一声，当邻居们想求神甫做什么事情的时候，也总是先找教堂执事商量。“教堂执事一定是个大好人哪，”小姑娘常常这样想，但从他无礼地把她赶出大门，把莉莎打得汪汪直叫，使它用三条腿跛着回家以后，当她再遇见他时，心里便暗暗地骂道：“你才不是一个好东西呢。”

礼拜四和礼拜天，埃尔什卡请芭拉上神甫家去玩时，气氛就完全两样了。只要门铃一响，女佣人就马上开门让姑娘们进来，连莉莎也放进来，因为神甫家的狗跟它已是老朋友了。于是两个小姑娘悄悄地走进女佣人住的房里，爬到炉台①上去玩，原来埃尔什卡的玩具和洋娃娃都放在那里呢。神甫已经是个老年人了，通常坐在放着鼻烟盒和蓝手帕的桌子后面的一条长凳上，头靠着墙壁打瞌睡。芭拉只有一次碰上他没有打瞌睡，便跑上前去吻他的手，他抚摸着她的头说：“喏，你真是个乖孩子呀。孩子们，你们去玩吧。”神甫的妹妹佩萍卡小姐也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好人。她平时虽然跟邻居大娘们唠叨起来就没个完，但跟芭拉却不爱多说话，然而在吃茶点时她总是把比给埃尔什卡要大些的、涂着蜂蜜的面包或者甜面包分给芭拉吃。

佩萍卡小姐是个又矮又胖、面色红润的女人，下巴上长着一个疣子，眼睛总是泪汪汪的。不过据她自己说，她年轻的时候是很漂亮的，而教堂执事对这一点也总是不厌其烦地加以确认。佩萍卡小姐穿着一件贵族式的长连衣裙，上身罩着短坎肩，下身围

①捷民间烤面包用的炉灶很大，相当于我国北方乡间用的炕。

着带有大荷包的大围裙，腰间挂着一串钥匙。她的灰白色头发总是梳得光溜溜的，一丝不乱，平时头上戴着镶有黄色花边的褐色头巾，礼拜天却戴上镶有褐色花边的黄色头巾。佩萍卡小姐平时总是忙于家务或田间劳动，或者纺纱，或者戴上眼镜缝缝补补，礼拜天午饭后也打一会儿瞌睡；晚上做过祷告以后，她喜欢跟哥哥和教堂执事玩玩纸牌。她很少管神甫叫“哥哥”，通常都叫他“神甫”。佩萍卡小姐是一家的主人，一切家务都得按她的心愿去安排，她说的话，全家都当作是无可争议的真理，她喜欢谁，全家就得跟着她喜欢谁。

埃尔什卡是佩萍卡小姐和神甫的宠儿，埃尔什卡的愿望，也就是佩萍卡小姐的愿望；埃尔什卡喜欢谁，佩萍卡小姐也跟着喜欢谁。正是因为这个缘故，芭拉在神甫家里没有遭到谁的白眼，大家也容忍着莉莎，甚至连非常讨厌狗的教堂执事也几次出于好意想摸摸它，但莉莎却非常厌恶教堂执事：经常对他狂吠。

芭拉在神甫家时总是感到非常幸福。房间里一切东西都闪光锃亮，床铺垫得厚厚的，壁上贴着许多美丽的画儿，靠墙角还放着一个镶着花饰的大橱柜。花园里长满了鲜花、鲜果和青菜。院子里家禽满地跑，牛栏里的奶牛长得膘肥奶足，叫人百看不厌。牧人雅古普最喜欢神甫家的奶牛。在女佣人房里的大烤炉上摆着许多漂亮的玩具，埃尔什卡从来不用泥巴做大饼，她总是用真的东西来玩煮饭，煮好了就吃掉。

芭拉怎能不喜欢这样的家呢？但她最爱的还是埃尔什卡，芭拉有时甚至觉得埃尔什卡比爸爸还亲，即使她住在村外穷人的破房子里，芭拉也愿意去找她玩。埃尔什卡从来没有嘲笑过芭拉，自己有什么好东西，也分给芭拉同享。她常常搂着芭拉的

脖子说“：芭拉，我非常喜欢你呀。”她是非常喜欢我的，可她是个多么漂亮的姑娘呀，而且还是神甫的侄女儿。包括学校老师和教堂执事在内，大家跟她说话时都尊称她‘您’，而他们却经常在嘲笑我，”芭拉心里经常这样想着，同时还想以抱吻埃尔什卡来报答她的友情。虽然她很愿意把自己热烈的感情向她表白出来，但她实际上却又羞于这样做。

当她们在草地上追逐而埃尔什卡又把辫子跑散了时，芭拉总是请求说：“埃尔什卡，让我给您编辫子吧。您的头发真是柔软如丝呀，我真喜欢给您编辫子。”当埃尔什卡高兴地答应时，芭拉便给她梳理着那柔丝般的发辫，赞叹着她有一头美发。芭拉给她编好辫子后，还把自己的粗辫子拉到面前来，跟埃尔什卡的辫子比较一番，说“：差别有多大呀！”是的，埃尔什卡的头发好比是黄金，而芭拉的头发却象淬过火的乌钢。可是埃尔什卡并不喜欢自己的头发，她希望有一头跟芭拉一样的乌黑头发。

有时候埃尔什卡来找芭拉，当她们肯定没有人看见时，便跑到河里去洗澡。可是埃尔什卡胆子很小，尽管芭拉保证她不会出事，而且扶着她教她学游泳，她还是不敢走到没过膝盖的深水里去。洗过澡以后，芭拉喜欢用自己的粗布围裙给埃尔什卡揩脚，用自己有力的手握住她那白嫩的小脚亲着，微笑着说：“天哪，这是一双多么娇嫩的小脚呀！要是让您赤着脚走路，这双小脚怎么受得了呀！——您看哪！”她说着，便把自己的一只晒得很黑、抓痕累累、脚掌上结了一层厚茧的脚跟埃尔什卡的白嫩的小脚放在一起比较。“你不痛吗？”埃尔什卡摸摸她脚掌上的厚茧，怜惜地问。“脚掌上还没有结一层厚茧的时候是痛的，可是现在就是踩在火星上我也感觉不到啦，”芭拉几乎带着点骄傲的神情回答说，这使埃尔什卡觉得非常奇怪。

这两个小姑娘就这样愉快地在一起玩着，约西费克也常常跑来跟她们一起玩，她们举办宴会时，他必须把一切需要的东西都拿来，并且做切菜削皮的杂活，她们玩狼游戏时，他就扮羊；玩做买卖游戏时，他就搬运瓦罐。但约西费克做这些杂活时并不感到难为情，因为他非常喜欢跟这两个小姑娘在一起玩。

孩子们到了十二岁，他们童年的欢乐时代便结束了。教堂执事送约西费克进城读书，想使他将来当神甫；佩萍卡小姐送埃尔什卡上布拉格那位又有钱又没孩子的姑妈家去，让她学习城里人的优雅举止，同时也使姑妈不致忘记乡下的亲友。只剩下芭拉孤独地跟爸爸和莉莎在一起生活。

二

乡村的生活就象草原上的溪水一样静悄悄地流过，既无声响也无喧闹。埃尔什卡上布拉格已经三年了。起初，佩萍卡小姐和神甫都非常不习惯，非常想念埃尔什卡。然而，当教堂执事反问佩萍卡小姐为什么要把侄女送出门时，她却很贤明地回答说："亲爱的伏尔切克，人不应该只为今天而活着，还应该想到将来呀。我们嘛，喏，托上帝的福，总算熬过这一辈子了；可是埃尔什卡还年轻哪，应当为她多想着点。应该为她攒点钱—— 我的上帝呀，可是哪里有钱可攒哪！将来我们死后能留给她的就只有几床鹅绒被和一小点嫁妆，这就是一切了，但这点东西太少了呀。生活得有这个才行哪（说到这里，佩萍卡小姐张开一只手掌，另一只手在手掌心上比划数钱的样子），而布拉格她姑妈有的是钱，数也数不完。姑妈或许能喜欢埃尔什卡；我们就是为了她好才送她上那儿去的。”教堂执事认为佩萍卡小姐说的话完全

正确。

布拉格的姑妈在姑父死后长期病魔缠身，她经常给哥哥和妹妹来信说，她完全靠药活着，要不是医生了解她的体质的话，她早就躺进坟墓里去了。可是有一次埃尔什卡来信说，姑妈换了一个医生，医生劝她每天洗冷水浴，多多散步，吃好喝好点，她就会很快恢复健康的。姑妈听从了他的劝告，现在她跟只山猫一样健康了。“唔，这可真是件新鲜事啊。，既然这样，埃尔什卡就可以回家了。”佩萍卡小姐说话是算数的，说到做到。当天她就叫车夫把马车拖出车棚，送到修车轮工匠那里去修理。佩萍卡小姐决定亲自去接埃尔什卡，她从箱子里取出呢帽子，看看有无损坏。确实，佩萍卡小姐是有一顶呢帽，那还是十年前在布拉格做客时姑妈送给她的礼物。她在维斯特茨村根本就没有戴过这顶呢帽，只在陪哥哥到附近镇上拜访主教时才戴过它。这次她可得戴上这顶呢帽上布拉格去，据她自己说，这样的穿戴才不致于辱没了姑妈。

第二天马车已经修理好了；第三天，佩萍卡小姐吩咐给车轴上油，给马钉马掌 第四天，她派人把芭拉找来，把家务托给她照管 第五天，天刚麻麻亮，喂马的草料、马夫和佩萍卡小姐在路上吃的东西、送给姑妈的一篮子鸡蛋、一罐奶油以及其他类似的礼物、装着呢帽的帽盒和一包衣服，统统装上马车了。佩萍卡小姐在祈祷、依依话别和再三叮嘱以后才坐进马车。车夫挥鞭抽了一下马，他们便坐着马车开始长途跋涉了。这是一辆老式马车，样子活象一个带有四只吊耳的吊锅悬挂在四个轮子中间。尽管佩萍卡小姐坐在马车上许多东西和干草中间，而且头上还裹着好几条头巾，人家根本就看不见她，可是大家看见这辆马车时仍然全都老远脱帽致意。农民们从父辈起就熟悉这辆马车，他们

还说这辆马车使人想起日希卡①的战车呢。

没有人比芭拉更殷切地盼望着埃尔什卡归来，也没有人比芭拉更热情地想念她和念叨她了；当芭拉不能跟别人倾诉自己的衷肠时，就跟莉莎唠叨着，向它许愿说，等埃尔什卡回来后，一切又都会好起来的，还问它是不是也在想念埃尔什卡。佩萍卡小姐和神甫知道芭拉爱埃尔什卡，所以他们也喜欢芭拉。有一次佩萍卡小姐生病了，芭拉全心全意地侍候她，使她感到这姑娘忠厚老实和心地善良，因此经常叫她来家帮忙，最后甚至还信任地把储藏室的钥匙交给了她，这一点再好不过地说明了佩萍卡小姐对她的好感。正是因为这个缘故，所以她这次出门时才把家托给芭拉照管，而这样做却使左邻右舍的大娘们感到大吃一惊，并且使教堂执事大娘更恨芭拉了。大家又在议论纷纷："看哪，这样的倒霉鬼也走红运了，她竟在神甫家找到了安乐窝。"她们就这样议论着芭拉。她们还没有消除对这个可怜姑娘的偏见。可是芭拉并不在乎人们喜不喜欢她，她根本不找小伙子们去玩和跳舞，只是专心致志地埋头干活和照料自己的老爸爸，而神甫家却是她最喜欢的地方。然而，在村子里也可以听到另一种议论："这姑娘配得上这份荣幸，论手艺和力气，没有哪个小伙子能比得上她，姑娘们更不用说了。她们中间有谁能背起满满一桶水呢？她背起来可象玩儿似的呀。又有谁能象她那样会照料牲畜？马、公牛、奶牛和羊，全都听她的，她能制服它们。娶这样的姑娘来当家，那才是上帝赐福呢。"可是，如果有哪个小伙子说出"我愿意娶她"，那他妈妈就会马上大嚷起来："不，不行哪，

① 杨·日希卡（1360—1424），十五世纪捷克胡斯革命运动时期的著名军事首领。当时捷克人民在他的率领下，先后击败了罗马教皇和罗马帝国皇帝组织的五次十字军征伐，捍卫了民族的独立。

孩子，可别把她带到家里来，谁能料到会出什么事呢，她可是个野姑娘哪！”

这样一来，真没有一个小伙子敢向这姑娘求婚，甚至连跟她开玩笑也不敢。而芭拉呢，也不允许任何人来支配自己，更不受那花言巧语的迷惑。教堂执事大娘最恨芭拉，虽然这姑娘从来也没有跟她捣过乱，相反倒为她做了好事，保卫约西费克不受男孩子们的报复。因为哪个男孩子在教堂里挨过教堂执事的打，他就必然要在约西费克身上进行报复。可是教堂执事大娘却对约西费克十分生气，骂他是饭桶，竟让一个姑娘家来保护自己，并且还跟她交朋友；她对芭拉常上神甫家并且赢得全家人的喜爱也非常生气。如果佩萍卡小姐不是一个厉害的女人，教堂执事大娘早就把芭拉从神甫家赶走了。佩萍卡小姐可是一个不允许任何人干预自己事情的人哪，尤其不允许教堂执事大娘这样做。有一次教堂执事大娘跟教师老婆在背后说佩萍卡小姐的坏话，从那以后她们就翻脸了，虽然她们从前要好得象一个人一样。为了这事佩萍卡小姐好几次冲着伏尔切克先生指桑骂槐地说“‘人的鼻子太尖了,爱拱邻家的篱笆①,’”这话是影射他老婆说的，可是伏尔切克只是在家里才称得上是只真正的狼②，而在神甫家通常只不过是只羔羊罢了。

佩萍卡小姐离家已经两天、三天、四天了，芭拉在焦急地等待着她们回来。“天哪,神甫,到布拉格有多远哪?”当神甫午睡后情绪最好的时候,芭拉忍不住向他问道。“不要着急,姑娘,她们现在还回不来。二十英里可是一段很长的路呀。她们要花三天工夫才能到那儿，佩萍卡再在那儿耽搁两天，回来还得花三

① 谚语,指爱管闲事,惹是生非。
② 在捷语中,伏尔切克与‘狼’字发音相近,此是戏语。

天。你算算看!’芭拉真的掐着手指过日子,到第四天头上,神甫家已经准备好迎接工作，而芭拉却在按钟点计算时间了。最后，当她第十次跑出来探望时，太阳已经落山，她爸爸正赶着牲畜回家，这时一辆马车在大路上出现了。“她们来啦！”芭拉高声嚷着，嚷声响彻了整个神甫大院。神甫走出大门，教堂执事跟在他后面；芭拉真想奔上去迎接，但又觉得不好意思，便心神不安地在院子里乱跑着。当马车驶近神甫家时，芭拉更是焦急不安，心怦怦地跳着，喉咙就象被锁住了似的，浑身感到忽冷忽热。马车在大门口停住了，佩萍卡小姐先从车里爬出来，跟着从车上跳下一个身材苗条、面颊绯红的姑娘，神甫、教堂执事和小伙子们全都出神地看着她。要是这姑娘不是扑向神甫，抱住他的脖子直喊他伯伯的话，谁也不敢相信她就是埃尔什卡呢。

芭拉目不转睛地看着她。这时埃尔什卡挣脱伯伯的拥抱，走近她身旁，握住她的双手，看着她的眼睛，用她那甜蜜的声音说道：“芭拉，我是多么地想你呀！你生活得好吗？莉莎还活着吗?”芭拉听了她的话放声大哭起来，连话也说不出来，过了一会儿才叹息地说“:喏,亲爱的埃尔什卡,您回来就好了!’神甫跟着芭拉重复着说“:喏,您回来就好了。我们多么想念您呀!”“她们还想留我们多住一天，”佩萍卡小姐边说，边把车上各种东西交给教堂执事、芭拉和女佣人搬到屋里去，“可我老在惦记着您哪,哥哥,您一个人在家我真有点不放心呢。再说,多留一天,马料也怕不够了，”她补充说完。马车又放进车棚里收藏好了，佩萍卡小姐把呢帽也放进箱里去，帽子完好如初，一点儿也没有弄脏。然后她又把这次带回的东西收好，还给各人分送了礼物。芭拉从佩萍卡小姐那里得到好几条漂亮的系裙子用的腰带和扎辫子用的缎带，还从埃尔什卡那里得到一串用玻璃珠穿成的项链。

埃尔什卡这次还带回来了许多漂亮的衣裳，但是，如果她没有把自己那颗纯洁无瑕的心从布拉格带回来的话，就是穿上这些漂亮衣裳也不会讨人喜欢的。她一点儿也没有变。

“嗳,芭拉,你可长高啦!”当埃尔什卡有空跟芭拉说话并仔细周身上下地打量她时说。芭拉比埃尔什卡高出了一个头。

“嗳,埃尔什卡,您还跟从前那样好,不过长得更漂亮了如果不是罪过的话，我要说您真象我们圣坛上供的圣母玛利亚呢。”

“去去去,去你的,你说的啥呀?”埃尔什卡有点儿责怪她说，“你是在奉承我啦。”

“上帝保佑，我说的可是心里话呀。我老在盯着您看，看也看不够呢,”芭拉坦率地说。

“亲爱的芭拉呀，你要能上布拉格去一趟就好了，那儿漂亮的姑娘才多呢!”

“还有比您长得更漂亮的？”芭拉惊异地说。

“有更漂亮的呀，”埃尔什卡叹了一口气说。

“布拉格的人都好吗？那儿挺美吗？您喜欢那儿吗？”芭拉沉默了一会儿问道。

“大家待我都很好,姑妈,女教师,所有的人都喜欢我。我喜欢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不过我也很想念你们，真希望你能够在我身边。嗳,亲爱的芭拉,那儿可真美呀!你简直想象不出来,当我看见伏尔塔瓦河①、宫殿、宏伟壮丽的教堂、高楼大厦和大花园时，我简直都惊呆了。街上的人熙熙攘攘，就象赶庙会一样，热闹极了。有些人平时穿戴也象过节日似的。街上车辆如梭，川

①流经布拉格市的一条河。

流不息，整天车声辚辚，人声嘈杂，把人的头都搅晕了。喏，你等着吧，等明年我们一起上那儿赶庙会去。”埃尔什卡补充说。

“我上那儿去干什么呀，人家会笑话我的，”芭拉说。

“别信那一套，那儿街上的人谁也不理谁，谁也不跟谁打招呼。”

“这样我可不喜欢，那真是个奇怪的世界了，”芭拉惊讶地说。

第二天是礼拜天，埃尔什卡打扮得花枝招展，头上戴着一顶时髦的红色天鹅绒小帽子去做大弥撒。教堂里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她的身上，许多小伙子心里这样想着：“姑娘，我要是知道能娶你作妻子的话，我情愿两次为你去当服役期为七年的大兵①。”

埃尔什卡平时在教堂里是非常虔诚的，目不旁视，这次也是如此，只是当她走出教堂后，才向四周看看，跟那些围着她并欢迎她从布拉格归来的村里人打招呼，问他们一向过得怎样，回答他们所提出的问题。这三年来村里的变化是很大的，只是村里人没有察觉到罢了。埃尔什卡从前经常看见礼拜天坐在阶沿上或果园里晒太阳的那些老大爷和老大娘都已经去世，有不少的青年人已经成家立业了。在草地上嬉戏的儿童埃尔什卡全都不认识。许多人的头发已从花白变成雪白的了。跟埃尔什卡年纪仿佛的姑娘们已经和男朋友在村里挽手而行，没有人再把她们看作孩子了。就是埃尔什卡也没有人直接喊她“埃尔什卡”，大家都在她的名字后面加上“小姐”的尊称。

当埃尔什卡初次听到这样称呼时，她的脸都羞红了。其实

①奥匈帝国时期服兵役期限为七年。

朴质的村民通过这种称呼说明了埃尔什卡至今还没有意识到的事实 她已经是成年人了。在布拉格大家叫她"小姐",她起初以为是讥笑她，但后来听见大家都这样称呼所有的姑娘，也只好习惯起来。"小姐"这个称呼给她带来了更大的尊敬，也把她抬得更高，她清楚地感觉到这点，因此她的两颊泛出了少女害羞的红晕。

这时，教堂执事大娘也站在门口，在埃尔什卡走过时，她请她进屋里去坐坐；她虽然痛恨佩萍卡小姐，但她还是喜欢埃尔什卡的。她详细询问埃尔什卡在布拉格的生活情况，皇宫里圣杨教堂的圣坛是什么样子，据说那里的桥是用金砖铺成的，不知这话是否确实。当埃尔什卡一一回答后，她便用那对恶毒的眼睛从头到脚地打量埃尔什卡，连一根线也没有放过。埃尔什卡问起约西费克:"咳,这孩子学习还不错,是学校里的头一名,个子也蹿高了。他回家度假时，还常常想起您埃尔什卡小姐呢！他感到很苦闷，这儿连个谈得来的人也没有。他是个念书的人了，再跟村里小伙子们一块儿混也不合式啦，"教堂执事大娘说。埃尔什卡虽然不同意她的看法，但没有吱声。下午埃尔什卡去看芭拉。

牧人的房子是全村最小的木房，不过除了神甫家，也许找不出一家比这里更干净的来。一张桌子，一条长凳，两把椅子，一张床，一只木箱和一架织布机就是这家的全部家具，然而这些家具都是干干净净的，象镜子似的铿亮发光。墙壁刷得雪白，天花板擦洗得闪闪发亮，仿佛是用胡桃木做成的。墙壁上贴有几张画，画的四周用青树枝装饰着，在碗架上摆着几只瓦罐和盘子，这一切都是芭拉过世的母亲的嫁妆。夏天里小窗子总是敞开着，摆放在窗台上的几盆紫苏、紫罗兰和迷迭香已经开花了。地

上没铺地板，但地面夯得平平整整，上面铺着芭拉手编的草席。

小木房旁边有一个小果园和小花圃，芭拉在花圃里种了许多花。从这一切都可以看出，这个小木房的主人虽然很贫穷，但是他们并不缺少朴素的美感。

在村里，包括女仆在内，没有一个姑娘象芭拉穿得那样朴素，然而在一周的劳动中也没有哪个姑娘比得上芭拉干净。她身上穿的那件粗布紧口衬衣总是洁白如雪。再加上深色呢裙和粗麻布围裙便是她的全身衣服了。只在礼拜天她才穿上皮鞋和紧身马甲，冬天还添一件短呢外套。裙子上的滚边，围裙上的红色花边，以及差不多拖过膝盖的黑辫子上扎的红缎带，就是她的全部装饰品。姑娘们都责怪她整个礼拜不穿胸衣到处乱跑，可是她根本就不听那一套，她觉得这样更自在些，埃尔什卡常跟她说，她不穿胸衣更合适。各人有各人的爱好嘛，芭拉也有自己的爱好呀！

埃尔什卡来看她，芭拉非常高兴。芭拉领着她到处看看。领她看了花圃和果园，又领她到田里和牧场去找爸爸，而爸爸却不绝口地称赞埃尔什卡的模样长得标致。总而言之，她们把三年前一块儿逛过的地方都跑遍了。然后这两个姑娘坐在果园里，芭拉端来了一盘奶油拌碎面包块，放在草地上，她们一起就象以前那样津津有味地吃了起来。同时芭拉还把她的黑奶牛和莉莎的事讲给埃尔什卡听，最后谈到了约西费克。“伏尔契柯娃①还是那样不喜欢你吗？”埃尔什卡问。“不喜欢，就象我朝她眼睛里撒过盐似的，她一看见我就骂我。当她找不到碴儿时，就骂我的眼睛鼓得象蝌蚪。”“她真坏呀！”埃尔什卡愤怒地说。“她坏透了，

①教堂执事的老婆的姓。

我可从来也没有得罪过她呀。前几天，我也生气了，给她送去一面镜子，让她先照照自己，再骂别人。”“干得好哇，”埃尔什卡大笑起来，“不过她为什么老找你的别扭呢？”“咳，这个丑八怪老爱用自己恶毒的目光刺人，不单是刺我呀。她这样恨我，也许是因为你们待我比待约西费克好，也因为约西费克喜欢我。只要他的妈妈知道他找过我，可怜的人总要挨打。我对他说过多少回，叫他不要上我家来，但他还是老来，我也毫无办法啦。”

埃尔什卡沉默了一会儿，问道：“你喜欢约西费克吗？”

“我怎能不喜欢他呢？可怜的小家伙跟我一样受人家的欺负，而且还不会自卫，我真可怜他呀。”

“他怎么还象从前那样子呢？伏尔契柯娃跟我说，他已经长大了。”

“只齐到莉莎的膝盖①呀，”芭拉大笑起来，但接着又同情地说，“当他的背挨他妈妈的打比他肚子得到的甜饼还多时，他哪能长得高呢？”

“伏尔切克对这事怎么说呢？他总是他们的儿子呀！”

“伏尔切克和他的老婆是一路货。他们恨约西费克不肯当神甫。唉，我的天哪，他们不喜欢他，他又能怎么办呢？强迫人去侍奉上帝总不能算是件好事吧！”

“这话说得对呀，”埃尔什卡同意地说。

两个姑娘又玩了一会儿，然后芭拉送埃尔什卡回家去。从此以后，她们又开始了互相往来，然而她们再也不象从前那样在灶台上玩洋娃娃了。

左邻右舍的大娘们也看不惯这两个姑娘的友谊，她们在背

①形容矮小。只有狗膝盖那般高。

后又开始嘀嘀咕咕起来，说埃尔什卡小姐为什么单跟牧人的女儿交朋友呢，这对她来说有失身份呀，她应该跟村长、区议员和其他人家的女儿交朋友才好。她们还故意大声地谈论这件事，好让这些话传到佩萍卡小姐的耳里。佩萍卡小姐听到这些流言蜚语真发火了。然而她不愿跟邻居们吵嘴，也不愿让埃尔什卡跟村里青年人混在一起，把姑娘们邀到神甫家里来又觉得不太方便，于是她便跟埃尔什卡谈起这件事来。埃尔什卡沉思了一会儿决定说，她将在某些时候也去找找村里的姑娘们，但是芭拉将永远是她最亲爱的朋友。佩萍卡小姐没有反对她这样做，因为她喜欢芭拉是有许多原因的。她认为芭拉一时恐怕不会嫁人，如果埃尔什卡出嫁了，那么芭拉将成为她的一个帮手。

佩萍卡小姐暗地里已经为埃尔什卡相好了未婚夫，但谁也不知道这件事，甚至连神甫也蒙在鼓里。对方是毗邻庄园上的一个总管，佩萍卡小姐很喜欢他，并且自认为给埃尔什卡找到了一个好靠山。贵族的田地和教堂的土地毗连在一起，而那位总管老爷来这块领地末端巡视时，常常来神甫家里坐坐。埃尔什卡做梦也没有想到她姑妈私下为她安排了这门亲事，她将成为总管太太，其实她的小脑瓜里另有计划，不过至今还没有跟芭拉说过。但芭拉早就注意到埃尔什卡经常陷于沉思和苦恼，并且猜到她有什么心事了，但她又想："等到了时候，她会告诉我的，"因此也没有去追问她。芭拉果然没有想错。尽管村里大娘们净跟埃尔什卡说芭拉的坏话，骂她不懂规矩，但埃尔什卡对芭拉比对她们更信任，还跟从前一样喜欢她。埃尔什卡在圣杨·克日季特尔节①前夕碰见芭拉时，问道："明天你去扔花环吗？"我一个

①即仲夏节，六月二十四日。捷旧俗，农村姑娘多在这天清晨抛花环，以卜知爱情能否如愿。

人不想去，要是您去的话，请在太阳出山之前来找我，我们一块儿去。”我一定来！”

第二天清晨，太阳还没有升起来时，埃尔什卡和芭拉已经站在牧人的果园里了；她们把白色的、蓝色的和红色的花儿扎在用柳条编成的圆圈上。“你心里想的是谁呀？”埃尔什卡问芭拉。“亲爱的上帝呀，我可谁也不想，”姑娘叹息地说。“我只是扔着玩玩，看我的花环是不是跟您的漂在一起。埃尔什卡呀，等您出嫁了，我只希望能跟您一块儿去。”

埃尔什卡没有搭话，脸上泛起了红晕。过了一会儿，她把手伸给芭拉说：“我保证，如果你不出嫁的话，我们将永远在一起。我是不会嫁人的，”她叹了一口气补充说。“您在说什么呀，埃尔什卡，谁也不爱我，可是大家都爱您呀。您有钱，我很穷 您美丽，我很丑；您有学问，我是个无知无识的傻姑娘，难道我应该想心爱的人而您不应该想吗？”

“姑妈常跟我说，各人有各人的爱好：这个人喜欢石竹，那个人又喜欢玫瑰，第三个人却喜欢紫罗兰；每种花都有自己的美，都能找到自己的崇拜者。你不要贬低自己，也不要抬高我，我们是平等的人。你心上真没有什么人吗？你过去就没有想过什么人吗？”不，不，’芭拉摇头笑着说，“我什么人也不想。当有人追我的时候，我马上就把他赶走了。我为什么要让这事来搅乱自己的脑瓜呢，我为什么要放弃宝贵的自由呢！”

“要是有一个小伙子爱上了你，非常爱你，而你也爱他，那你总会嫁给他的吧？”埃尔什卡问道。

“埃尔什卡呀，您难道不知道这种事情是怎么办的吗？一个小伙子在向我求婚之前，他的父母先要跟我爸爸谈妥，他将给我多少东西做陪嫁。而我的嫁妆是不多的，决不能使任何求婚人

的父母感到满意。我宁愿脖子上吊块磨石投河自尽，也不愿被人怜悯而走进人家大门的。如果我自觉自愿这样去嫁人的话，那我自己就要骂自己是疯子了。现在大家都在骂我，到那时更要加倍地骂我了。还是让我一直象现在这样吧，我把花束插在自己的腰带上。”芭拉说完后，就一边唱着歌，一边把编花环剩下来的花束插在腰带上。然后她指着朝霞说：“是时候了！”

埃尔什卡很快地编好了花环，于是两个姑娘便朝着附近河边一座通向牧场的小桥跑去。她们在桥中央站住了。“我们一齐扔吧！”埃尔什卡把花环举在水上面说。“开始！”芭拉喊了一声，便把花环扔到水面上去。可是芭拉扔出的花环由于使劲过大挂在柳树上，没有落到河里去。芭拉一时间不知所措，哭出声来，然后她毅然决然地摇摇头说：“就让它挂在那儿吧，柳树和花环配在一起挺好看。”但埃尔什卡却目不转睛地盯着自己的花环；花环从那只颤抖的手中掉到水里以后，在原处旋转了一会儿，才被浪头抓住，层层波浪推着它向远方漂去，直到最后姑娘再也看不见它的踪影了。

埃尔什卡双手扶着桥栏杆，脸庞发烧，目光炯炯，在注视着被水浪远远卷走的花环。芭拉身倚在栏杆上，也在默默地看着花环。“你的花环落在这儿，你瞧吧，你将会在这里出嫁的！”埃尔什卡转身对芭拉说。“照这样说，我们当然不能在一起了；我应该留在这里，您要离开我们出远门。可我就不相信这一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哪，”芭拉说。

“当然，”埃尔什卡用近于悲伤的声调说，叹了一口气，两眼在俯视着水面。

“那么，埃尔什卡，您真愿意离开我们啦？您不喜欢这儿吗？”芭拉问道，她那对浅蓝色的大眼睛询问地注视着埃尔什卡的

面孔。

“你想到哪儿去了，”埃尔什卡细声细气地说，没有抬起头来；“我喜欢这儿,可是……”

“可是，我在思念那个在遥远地方的人，我的心已经交给他啦!埃尔什卡,我说得对吗?”芭拉说完,把自己晒黑了的手搭在那姑娘白净的肩上，微笑地注视着她的脸。埃尔什卡抬起眼睛看着芭拉,嫣然一笑,但马上又哭了起来。

“如果您有什么烦恼的事，请告诉我吧，我不会对别人讲的，”芭拉说。埃尔什卡默默地把头伏在芭拉的肩膀上，拥抱着她，不停地哭泣着。芭拉象慈母一般温柔地拥抱着她，吻着她那淡黄色的头发。云雀高高地在姑娘们头顶上空歌唱着，太阳已经从那葱郁的森林背后升起来，把它那金黄色的光晖洒在绿色的平原上。雅古普从屋里走出来，牧人的号角声提醒姑娘们该回家了。

“我们走着谈吧,”芭拉说完,便牵着埃尔什卡的手离开了小桥,走上牧场的小道。

“可是你怎么会猜到我有心事呢?”埃尔什卡问道。

“哎呀，这是很容易看出来的。您有时候心事重重，愁容满面，有时候又满面红光，喜形于色。我看到了这一点，马上就猜到您有什么心事。就这样猜着了。”

“只希望姑妈什么也没有看出来,也不来盘问我,”埃尔什卡忧愁地说。“她会暴跳如雷的，她并不喜欢他呀，”她又补充地说。

“她认识他吗?”

“她在布拉格见过他。就是他治好了布拉格姑妈的病。”

“是那个医生吗？原来是这样！您好几次对我说过，他人很

好，那么佩萍卡小姐为什么不喜欢他呢？”

“我不知道，她老在骂他，说他是个讨厌的人，”埃尔什卡带着哭声说。

“他的长相不漂亮吗？”

“咳，芭拉，”姑娘叹了一口气，“象他那样漂亮的人在附近是很难找到的。”

“大概他没有钱吧？”

“有没有钱？我不清楚。可是要钱有什么用呀？要钱干什么呀？”

“您说得对呀，可是姑妈希望您嫁个有钱的人，将来可以过好日子。”

“不，不，芭拉，我宁愿死，也不嫁别人。”

“喏，事情也许不会糟到这种地步，佩萍卡小姐和神甫是挺好说话的，您跟他们说，您爱他嘛。”

“我不能把这件事情告诉他们，布拉格姑妈不让我说，不过她答应过我们，如果佩萍卡姑妈反对这桩婚事的话，她会来关心我们的幸福。一礼拜以前他写信告诉我，说一月以后我们可以见面。”“你们通信吗？”“事情是这样，布拉格姑妈不会写字，而且眼睛近视。所以赫依内克……这是他的名字，是个好听的名字，对吗？”“奇怪的名字，我从来也没有听见过这样的名字，”芭拉插了一句，然后埃尔什卡接着说：“所以赫依内克建议代她写信给我。以前姑妈一年才写一封信，可是他老找点理由让姑妈给我写信。现在姑妈的信来得这样勤，伯伯都感到奇怪了。”“要是神甫看了这些信，怎么办呢？”“傻丫头，一切我们早都想好了，除了我们以外，我们写的信谁也看不懂。”

“人读了书就是好哇！象这样的事我就干不来。”

“这样的事你也很容易学会的，”埃尔什卡说。这时她们正好走到牧人屋前，埃尔什卡握住芭拉的两只手，用明亮的眼睛注视着她的脸说：“你简直不会相信，我现在感到多么轻松，我心上的一块石头好象已经落了地。现在我可以跟你谈他了。”接着她用信任的口气问道：“可是你呢，芭拉，你没有什么话要告诉我吗？”

“我？”芭拉支支吾吾地说，垂下了自己的大眼睛，“我——没有什么可说的。”“连一句话也没有吗？”“没有，埃尔什卡，没有呀，这只是梦想！”“你现在就告诉我吧。”“过一阵子再说吧！”芭拉摇摇头，从埃尔什卡手中抽出自己的手，指着牛栏和狗舍补充地说：“您瞧莉莎在拱门啦，黑牛还关在栏里呢，该把它们放出来了。你们家的奶牛已经来了，我听见它们的铃声。爸爸就要赶着牛来了。您从花园旁边走吧，埃尔什卡，别让人家看见您，不然的话，她们又要说闲话了。”

“咳，让她们说好了，反正我又没有干坏事。我听你的话，我走了，不过我们要尽快地再谈一谈，”埃尔什卡说完话，便在篱笆后面消失了。

三

有两件新鲜事儿在村里迅速传开；家家户户都在谈论着教堂背后树林里出现的鬼怪和埃尔什卡跟总管老爷的婚事。

“她怎么这样快就忘记了自己的初恋呢？”读者一定会这样想。请不要冤枉埃尔什卡呀，她可从来也没有想过要背叛自己的誓约，她心里早已打定主意，宁愿忍受一切苦难，也不愿做总管太太。何况埃尔什卡就是没有爱人，也不会爱上总管老爷这

样的人呢。

总管老爷是个身肥腿短的矮胖子。他的面孔和鼻子红得就象牡丹。他的头顶已秃，但他用后脑勺和耳朵后面还残留着的棕黄色的头发遮住了它。两只小眼睛深陷在肉里，而它们却具有总管必备的优点：一眼能看见两条田埂。夏天他头上戴着一顶有绿色帽圈的草帽，下身穿着一条帆布裤，上身穿着一件暖和的背心（因为他怕感冒和弄脏衬衣，所以背心总是扣得紧紧的）和一件带有尖后襟和黄扣子的褐色燕尾服，脖子上围着一条印花布的围巾，手里拄着一根带有流苏的籐杖。燕尾服的口袋上总是露出一角蓝色的手帕，因为总管老爷是吸鼻烟的。

维斯特茨村的农民中间流传着一个笑话，说毗邻庄园的农奴们不止一次为总管老爷拍打过燕尾服上的灰尘①，但他们从来没有把事情闹到打官司的地步。总管是个胆小如鼠的人，然而农民们还是非常怕他，因为他可以用阴险毒辣的复仇手段来对他们进行报复。总管对那些有益于自己的人一味阿谀奉承，曲意周旋，但对一般人却显得粗暴无礼。他为人还非常吝啬；谁也不否认富有是他唯一的优点。的确，总管基利安·斯拉马老爷是个富翁，他就凭这一点才赢得了佩萍卡小姐的欢心。何况她根本就没有想到他的长相很丑呢。

佩萍卡小姐向来就不喜欢瘦高个子的人；何况总管老爷常常吻她的手而使她感到莫大的荣幸。她以为埃尔什卡最后也会喜欢他，对他会慢慢地习惯起来的。神甫起初反对这门亲事，连听也不愿意听，但佩萍卡小姐却对哥哥说，这样的人将比年轻的纨袴子弟更会尊重自己的妻子，他会把她捧在手里的，埃尔什卡

①暗示农奴们打过他几次。

将成为一位阔太太，生活美满幸福，即使总管将来死了，她也不会有什么后顾之忧的。“我呢，就是将来哥哥死了，”她暗自思量着，“也有个安身之地呀。”总而言之，佩萍卡小姐暗中安排好一切，使总管老爷常来神甫家坐坐，最后神甫对他也有了好感；他对总管慢慢地习惯起来，如果总管不来他家吃晚饭，而他晚饭后只能同佩萍卡小姐和教堂执事或学校教师玩纸牌的话，他心里就感到象缺少了什么东西似的。埃尔什卡起初一点儿也没有猜到佩萍卡小姐的打算，只是常常听到家里赞扬总管善良和富有的话，但她没有放在心上，就是总管老爷笨手笨脚地向她大献殷勤，她也没有加以认真对待。可是，当总管老爷后来跟她越来越纠缠不休，而姑妈的心事也越来越清楚地表露出来时，埃尔什卡才终于明白了这是怎么回事。埃尔什卡对这桩婚事只觉得好笑；可是姑妈不高兴她采取嬉笑敷衍的态度，而神甫也一本正经地劝她嫁给总管，于是她才开始发起愁来，躲避总管的追逐，带着沉重的心事去找亲爱的芭拉。

芭拉早就知道佩萍卡小姐的计划，还是她亲自告诉她的呢，因为她想通过芭拉来劝说埃尔什卡。可是佩萍卡小姐这次却找错了对象；即使芭拉不知道埃尔什卡的爱情，也不会劝埃尔什卡嫁给总管的。她自己就不喜欢总管老爷，他就是给她一座庄园，她也不愿嫁给他做妻子。她没有对佩萍卡小姐说三道四，但她暗地里却帮助埃尔什卡做事，埃尔什卡把这一切都写信告诉了布拉格姑妈，而这封信就是由芭拉送到镇上邮寄的。自从埃尔什卡知道总管心怀鬼胎以后，总管就听不到她的一句好话，看不见她的一个好眼色。谁也没有料到一向待人和蔼可亲的善良的埃尔什卡居然也能冷冷淡淡地回答他的话和皱眉蹙额地看他呢！每当总管上神甫家时，他时常听到有人在村子广场上或篱

笆后某个地方故意唱那些为他编的讽刺小调。他对这一切都忍住了。可是有一次他碰见芭拉，芭拉突然冲着他开口唱道：

从前有个小侏儒，
身胖腿短象个球；
妄想美女当他妻，
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他听了之后火冒三丈，就象一只公火鸡看见红色东西一样气得羽毛倒竖，鼻子通红。可是生气也白搭呀，总管老爷既然从前已经忍受了种种辱骂和嘲讽，那么这次也得吞下这个姑娘的讥笑。他暗自想道："你等着吧，姑娘，等我把你和你的财产搞到手，那时我才叫你们看到我的本领高明！"可是总管老爷忘记了：就是在愚人国里①也是先抓住小偷，然后再绞死他的。

有一天早晨，全村人都在议论纷纷，说昨天夜里村里闹鬼了，说有一个穿白袍的女鬼从教堂后面那片林子里走出来，穿过村里广场，经过牧场，在坟地那边不见了。教堂执事大娘已经吓病了，据说那鬼经过她家时敲了她家的窗户，当她丈夫跑到窗前想看个究竟时，他清清楚楚看见一具白色的躯体顶着一个骷髅，向他龇牙咧嘴地笑着，并伸出指头恐吓他。伏尔切克差点儿也吓病了；他的老婆心里净在琢磨着自己的死期已近，她一定会在年底以前某一天死去。负责巡夜的更夫也发誓赌咒地说真出现了鬼，是从教堂后面那片林子里走出来的。大家都在追忆从前是否有人在那里吊死过，但谁也想不起发生过这类事情，于是大家便说，过去有人在那里埋藏过财宝，现在他的灵魂不得安宁，在寻找替身呢！大家争论得不可开交，谈来谈去都是闹鬼的事情。

①作者用"愚人"编成的国名。

“我不相信有这样的事，”当埃尔什卡当天跑到雅古普放牛的牧场上找芭拉时，芭拉对她说。

“不管它是真是假，我都要感谢它，它至少使我可以在这几天里见不到那个讨厌的客人。他虽然给伯伯来信说，他那里现在正是收割季节，工作挺忙，这几天没有空来看望他，但我可以用脑袋来打赌，他一定是因为听到闹鬼的消息而感到害怕了。他是个胆小鬼，他才不敢穿过教堂后面那片林子上我家来呢！”

“真希望鬼在那儿把他抓住，别让他再往维斯特茨村跑。我宁愿看见您进棺材，也不愿看见您跟这个秃子站在圣坛前结婚，”芭拉愤怒地说。“我真不知道佩萍卡小姐的理智丢到哪儿去了，她为什么要强迫您嫁给这样的人，她原本是个好心肠的人哪！”

“她关心我，希望我将来能过上好日子，这就是她强迫我出嫁的原因，所以我不生她的气，但不论发生什么事情，我反正不会嫁给他。”

“您也绝不能嫁给他。您要是不遵守您答应赫依内克的诺言，上帝也会惩罚您的。您知道，俗话说得好：谁破坏了山盟海誓,他就要倒霉一辈子!”

“即使事情要拖上几年,我也永远不会背叛誓言,’埃尔什卡坚决地说。“可是他……会不会忘记我呢！在布拉格配得上他的漂亮姑娘多的是呀！唉，芭拉，要是他忘掉我，我会要痛苦死的!’埃尔什卡说到这里失声痛哭起来。

“您真是个小傻瓜，您干吗自寻烦恼呀？昨天您还跟我说赫依内克先生怎么好，怎么爱您，为什么今天您又怀疑起他来了呢?’埃尔什卡听了这番话,便揩干眼泪,微笑起来,挨近芭拉坐在绿油油的草地上，说：“这只是一时冒出来的胡涂想法。其实

我相信他就象相信上帝一样哪。唉，我要是一只小鸟的话，早就飞到他那儿去诉苦了。”芭拉突然想起《假如我是只夜莺》的歌子，便随口唱了起来，可是歌词是悲伤的，她唱到半截就象被什么吓得停住了，她的两颊羞得通红。“你怕什么呀，为什么不唱了？”埃尔什卡问，可是芭拉没有回答，两眼直呆呆地望着树林那边。

“芭拉，芭拉呀，”埃尔什卡威胁着说，“你还对我保守秘密呢，可我把心里话都告诉你了，你这样对待我太不够朋友了吧！”

“我真不知道对您说什么才好呢，”芭拉回答说。

“为什么你现在害怕呢？你本来可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哪！有谁在林子里吗？”

“大概是猎人吧，”芭拉支吾地说。

“你一定知道他是什么人，不然的话，你不会无缘无故大吃一惊的。也许你是看见鬼了吧？”

“不，不，我才不怕鬼呢，”芭拉放声大笑起来，她想换个话题，但埃尔什卡老抓住原话题不放，最后干脆问她，假如教堂执事的儿子约西费克不当神甫的话，芭拉肯不肯嫁他，芭拉听了这话笑得更欢了。“上帝保佑！”她嚷道，“教堂执事大娘头一天就会给我煮蛇当饭吃。约西费克是个好青年，可是我们俩在一起是合不来的。他既不会放牛、犁田，又不会纺纱，难道要我把他供在玻璃罩里欣赏吗？”埃尔什卡也为自己的提问大笑起来，过了一会儿，她又诚恳地问芭拉：“那么你真的谁也不爱啦？”“您听我说呀，埃尔什卡，”芭拉沉思了一会儿说，“去年冬天，我有几次单独带着莉莎去放牛。爸爸那时脚痛，不能走路。有一天下午，村长家的普拉夫卡和米洛斯特家的勃列津纳①发狂了，开始凶

①两者都是牛名。

狠地牴起角来。不能让它们这样牴下去，不然会把角折断的。我抓起一只水桶，跑到河边去取水，想用冷水来浇牛头。在我还没有赶回来之前，从林子里走出来一个猎人，他看见牛在牴角，想把它们轰开。‘走开，赶快走开！’我对他喊着，‘我来分开它们，别让那头公牛看见您了，它可凶猛极啦！’猎人回头便走，但那头公牛已经盯上他了。幸亏我把一桶冷水泼在牛的身上，才把它们分开来了，不然的话，猎人是很难逃开的。我制伏了那头公牛，使它平静了下来，那头公牛就是爸爸也对付不了的，可当我威胁它时，它总是听我的。猎人躲在树林里向我张望，当牛群又在安静吃草时，他走到树林边我站着的地方，问我是什么人和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了他。他有点奇怪地向我看看，脱下帽子，感谢我救他一命之恩，然后就走进树林里去了。从那以后我常常遇见他，除掉他从附近走过时跟我打招呼外，可我没有跟他说过一句话。他常常站在树林旁边，冬天便常在河边走动，有时还到村里来。整个冬天和春天都是这样。在仲夏节那天早上，您回家以后，我正帮助爸爸赶牛，看见他穿过草地走到小桥边。他在我们扔花环的地方站住了，然后向四周看了一眼，便从桥上跳了下去，钻进灌木丛里，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他从柳树枝上取下那个花环，揣在外套里藏起来。刚才我又看见他在山下树林附近走动，我不知道是什么缘故，每当我看见他时，我总要吓一跳。”

“你真是从来没有跟他说过话吗？”“就是头一次说过，以后再也没有说过一句话，”芭拉肯定地说。“可是你喜欢他，对吗？”埃尔什卡追问道。“我喜欢他，就象喜欢每个不冤枉我的好人一样。”

“你又不跟他说话，哪能知道他是不是好人呢？”“他肯定不

是坏蛋，这从他的眼睛可以看出来。”“那你是爱上他了？”埃尔什卡继续追问道。“村里比他漂亮的小伙子有的是，不过我得说句心里话，他们中间没有谁能象他那样讨我喜欢。我常常梦见他呢！”“日有所思，夜有所梦嘛。”“也不经常是这样的，梦可是上帝的启示呀。”“那你坦率地告诉我，要是那个猎人跟你说：‘芭拉，我要娶你，’你答应他吗？”“您在说什么呀，埃尔什卡！他连想也不会想到我，哪会娶我呢？这只不过是梦想和空谈罢了，请您忘掉它吧。嗬，嗬，普拉夫卡，你往哪儿钻？莉莎，你在那儿找什么？你没有看见普拉夫卡钻进白桦树林里去啦！”芭拉中断了谈话，从柔软的草地上跳起来，想把那头奶牛赶回来。后来，每当埃尔什卡谈到猎人的时候，芭拉总是避开这个话题，开始大谈起赫依内克来；她知道可以用这种办法把埃尔什卡从这个话题引开。

过了几天，总管老爷又上神甫家来了；他没有遇到过什么鬼怪。不过他总是在白天来。神甫家里也在谈论出现鬼怪的事情，虽然神甫并不相信这类的迷信传说，但其他人都一致认为其中必有奥妙，因为据可靠的人们证实说，鬼每隔三天都要在半夜里出来游荡一次。还说鬼脸曾向某家窗里张望并且恐吓人家。大家都害怕极了，除了几个胆大的男人以外，天黑以后谁也不敢跨出家门。大家都在忏悔自己所犯过的罪孽，为炼狱里的魂灵而祷告，总而言之，死亡前的恐惧在驱使人们悔罪。神甫在宣教时虽然声讨这种迷信和异端邪说，但他说的话也不顶用了。

总管老爷虽然不承认自己被吓得魂不守舍，脸色发白，但他如果不是贪恋美丽的新娘和她丰厚的嫁妆的话，他是再也不会上神甫家来的。他打算尽快举办婚事；他跟佩萍卡小姐和神甫商量并取得他们的同意之后，便决定跟埃尔什卡讲好，在庄稼收

割以后立即举行婚礼。佩萍卡小姐通知埃尔什卡，说总管第二天要来，并劝她做个聪明的姑娘，要服从理智。埃尔什卡哭了，请求姑妈不要强迫她嫁给这样怪物，可是佩萍卡小姐却对她大发雷霆；神甫虽然没有象他妹妹那样逼迫埃尔什卡，但也骂她忘恩负义和没有脑筋。最近布拉格也没有来信，什么情况也不知道，因此埃尔什卡不知如何办才好。她跑去跟芭拉商量，芭拉安慰她，并且把总管大骂了一顿，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第二天是黄道吉日，那天不应该出现鬼怪，总管老爷穿着盛装前来订婚。佩萍卡小姐从清早起就煮呀烤呀，准备好好地招待客人，为了庆祝这个喜庆的日子，桌上还摆上了葡萄酒。芭拉也来了，埃尔什卡全靠她的好言劝慰才勉强支持着。她是完全无能为力了。等到总管求婚时，埃尔什卡请他过一个礼拜后再听回音，她希望在这段时间里能得到布拉格的消息。总管对新娘这种模棱两可的回答和冷若冰霜的态度很不满意，他看出事情还没有个着落，但他也无计可施，只好不吭声，寄希望于他的保护人佩萍卡小姐的帮助了。总管老爷心情虽然十分烦恼，但他照样吃喝得津津有味，脸都被酒烧红了。那天他穿着一件蓝色的燕尾服，显得格外合身。天慢慢地黑下来了，总管老爷想告辞回家，但神甫不放他走。过了一小时以后，总管又想告辞时，神甫对他说:“再坐一会儿吧,让伏尔切克送您回家去,如果需要的话，叫长工也去送一送，说不定在我们的树林里真有什么坏蛋捣鬼呢。”

总管老爷听了这话仿佛迎头泼了一盆冷水，再也无心于吃喝了，情愿马上回家睡觉去。只是因为有人送他回家，他才安心地再呆了一会儿。可是伏尔切克已经有点醉了，而那个长工还在倒酒喝，他心里想：并不是每天都能这样开怀畅饮的呀，所以

他们并不想早走，仍留下继续喝酒，一直喝到十点钟以后。这时他们才动身上路。总管由于恐惧，酒意都给吓跑了，他注意到那两个送他的人都喝得酩酊大醉，在路上歪歪倒倒地走着。再也没法指望他们了。总管老爷吓得要命，只希望今天晚上不要出现鬼。唉，他以前那么盼望的一天，一切都安排妥当了，谁料到这一切现在却使他陷入了窘境。

那天晚上月光格外明亮，从村里可以清楚地看见树林。他们走到离树林不远的地方，这时突然从树林里走出来一个身材高大的白鬼(至少他们是这样看的),正朝着他们走过来。总管大叫了一声，就象一段木头似地倒在地上；教堂执事马上清醒过来，拔腿就跑，而那个长工却被吓得傻呆呆地站在那里。当白鬼揭开头巾露出骷髅并朝他呲牙狞笑时，长工吓得头发直竖，浑身颤抖，扑通一声跪倒在总管身边。但白鬼并没有理他，却用一只有力的手把总管从地上拎了起来，用一种喑哑的声音对着他的耳朵嚷道：“假如你再敢上神甫家当女婿的话，我就要你的狗命！”白鬼说完就迈着四方步子朝村子慢慢地走去。

伏尔切克上气不接下气地跑到村里广场上，一把抓住了更夫，于是他们便大叫大嚷起来，把半个村子的人都惊起来了。胆子比较大的人拿着粗棍和连枷，硬着头皮走出了家门，教堂执事却跑到神甫家去找降妖的十字架。村民们高举着十字架向教堂后面那片树林走去。他们刚走出村就看见了迈着四方步慢慢地走来的白鬼，但它并没有走近村子，而是绕过村子穿过牧场向坟地走去。大家顿时愣住了，后来才鼓起勇气，呐喊着一齐追了上去，白鬼看见有人追来，便加快了脚步。但那鬼突然向河边奔去，跑到小桥上便不见了。这时大家胆子也大了起来，一直追到河边,在桥头站住了。有人喊道“:那边地上有白东西!”教堂执事朝

着桥头划了一个十字，嘴里喊着：“愿一切善良的妖魔鬼怪都赞美上帝！”但那个白东西毫无反应，这时一个农民走向前去一看，原来躺在地上的是一包衣服。农民用棍子把那个包裹挑了起来，于是大家把它带回村里；在归途中他们还找到了被吓得半死的总管，由那个长工背了回来。他们直接走向神甫家。神甫还没有睡觉，欣然给他们开了门。他们打开捡到的包裹一看，大家都惊得目瞪口呆。原来包裹里有两块白布和一条镶有红边的褐色呢裙。大家都认出是谁的东西，异口同声地嚷道：“这是野姑娘芭拉的裙子！”“该死的丫头！”有些人骂道。“真是臭娘们！”另一些人跟着骂。但是，最坏的是总管和教堂执事两个人，他们大吵大闹不止，完全象疯子一样。只有那个长工微笑着说：“我真没有料到那鬼是芭拉扮的，该死的娘儿们！”

这时佩萍卡小姐也走进人群里来。她已经上床睡觉了，但人们的喧闹声把她从卧房里引了出来。佩萍卡小姐身上裹着大围巾，头上戴着一顶黄色的绣花睡帽；她身上总离不开黄色的东西。她一手拿着一盏油灯，一手拿着一串钥匙，吃惊地问道：“看在上帝的面上，告诉我，出了什么事啦？”佩萍卡小姐从大家嘴里听到这件耸人听闻的奇事之后，带着怜惜心情嚷道：“哎呀，她真是个无法无天、忘恩负义的姑娘哪！喏，你等着吧，我要狠狠地骂她，好好地教训她一顿！她人在哪儿呢？”“谁知道呢？她在桥中央不见了，就象钻进地底下去了。”“大概是跳进水里去了吧？”神甫说。“我们没有听见水的响声，在水里也没有看见有人；可是要知道，神甫，她是午神的孩子呀，她会隐身术，不管是水里还是火里，是风里还是土里，她都能隐身遁走，”一个老大爷说。

“你们这些人，不要相信这些无稽之谈，”神甫训斥道。“芭拉是个勇敢的姑娘，她这次只是胡闹了一番，就是这么回事，她应

该为此受到惩罚。叫她明天一定上我这儿来。”

“要狠狠地惩罚她一下,神甫,”总管老爷说,愤怒和余悸使他浑身还在打哆嗦,“要严厉些,她应该受到惩罚,全村人都被她愚弄了。”“她可没有做什么坏事呀,神甫,”农民们说,“只有妇女们受了点惊!”“我的可怜的老婆就是被她吓病了,这样侮辱神的行为是不应该饶恕的,”伏尔切克跟农民们一样抱怨着,只是没有说出自己的恐惧心情。佩萍卡小姐听了这话感到如此的高兴,她情愿立即饶恕了芭拉,可是那长工的话又使她生起气来。那长工说:“不瞒大家说,我的确是非常害怕的,我差点儿没有当场被吓死,我们大家都吓得要命。您呢,教堂执事先生,您差点儿爬不到家了,而尊敬的总管老爷象个烂梨子一样倒在地上。当她朝我龇牙狞笑时,我真以为死期到了。这用不着奇怪,因为当时我有点醉了,我在等着她来掐我的脖子,可是她却去抓住尊敬的总管老爷,把他拎了起来,对着他的耳朵吼道:‘假如你再敢上神甫家当女婿的话,我就要你的狗命!’”那长工说到这里,想表演一下芭拉抓总管的样子,可是总管躲开了,他的脸色顿时从红色变成了紫色。这一点使佩萍卡小姐感到受了很大的侮辱,但农民们却宽恕了芭拉使他们丢脸的行为,因为芭拉愚弄了总管老爷,使大家出了一口气。整个惩罚芭拉的事要拖到明天早晨再办。总管老爷留在神甫家里宿夜,可是天刚麻麻亮他就逃回家去了。

当埃尔什卡早晨听说芭拉为她才冒险干出这种傻事时,就恳求伯伯和佩萍卡姑妈饶恕芭拉,说芭拉这样做的目的只是想使她好摆脱总管老爷的纠缠。可是佩萍卡小姐不愿放弃自己的打算,芭拉侮辱了总管,她佩萍卡是不会善罢甘休的。“假如你不嫁给总管,你就别想从我这里得到一根线,”佩萍卡小姐恐吓

埃尔什卡说，然而埃尔什卡听后只是耸了耸肩膀而已。神甫并不是那么固执己见的人；他不愿强迫侄女儿，不过他自己也不好决定完全饶恕芭拉。埃尔什卡很想去找芭拉，但她又不敢去。

雅古普一点儿也不知道女儿昨夜干出的傻事，还象往常一样，清早就拿着号角去集合牛群。可是使他大吃一惊的是，所有的牛好象在一夜之间都死绝了，或者各家女孩子都睡过头了，没有一家打开大门。他直走到各家门前去吹号角，号角响得简直可以把死人从坟墓里唤出来，每家奶牛虽然也在哞哞地叫着，但却没有人放牛出来。姑娘们跑出来跟他说：" 雅古普，你以后不能放牛了,牛将由别人来放。"

" 这是怎么回事 ?"雅古普心里嘀咕着,便跑去找村长。从村长那里他才知道昨天夜里发生的那桩事。" 我们对你没啥意见，可是你家的芭拉是午神的女儿呀，妇女们都怕她会魔住牛的。 "" 芭拉什么时候伤害牛群了 ?"" 过去虽然没有伤害过,可是现在芭拉会报复的。"" 你们不要惹我的女儿,"雅古普愤怒地说," 你们要是留我,我就继续为你们放牛 要是你们不留,那也好,世界大得很,上帝不会遗弃我们的。"" 这样恐怕不好吧。"" 你们随便雇什么人去放牛好了！再见啦！" 雅古普从来也没有象这次说过那么多话，发过那么大的脾气。他跑回家去了。芭拉不在家。他放了莉莎，没有理睬他饲养的奶牛和公牛的叫声，就向神甫家走去。

这时芭拉正站在神甫面前。" 是你扮的鬼吗？" 神甫审问道。" 是我扮的,神甫,"芭拉毫无畏惧地回答说。" 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 我知道总管老爷是个胆小鬼,我想吓唬他一下,不让他再来折磨埃尔什卡小姐。埃尔什卡讨厌他， " 她宁愿死，也不愿嫁他。"" 你要记住,少管别人的闲事 ,你不管,人家也会把事情办好

的。你怎么从桥上不见了？”

“听我说，神甫；我脱掉身上的白布和衣服，跳进河里去了，我在水底下潜游了一段路，谁也没有看见我。”

“在水底下潜游！”神甫吃惊地拍了一下手掌说，“这是个什么姑娘呀！还是在夜里呢！谁教会你游水的？”芭拉对神甫的惊奇差点儿笑出声来：“神甫，我爸爸指点我怎样划水，我是自己学会游泳的。这可不算什么本事呀。我熟悉河里的每块石头，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呢。”神甫还对芭拉说了一大篇教训的话，然后送她到女佣人住的房里去等候判决。神甫跟村长、区议员和小学老师商量了半天，最后决定：既然芭拉胆大包天，惊扰了全村，那她就应该受到公开的惩罚。给她的处罚是：把她锁在坟地外面那个停尸房里过一夜。大家认为这是极可怕的惩罚，既然芭拉胆子很大，不怕天不怕地，那就让她尝尝害怕的滋味吧。

佩萍卡小姐不喜欢这个判决，埃尔什卡惊骇万分，还有许多妇女听到这样的惩罚吓得浑身发抖；甚至连教堂执事大娘也情愿饶恕芭拉，认为光这样公开斥责就已经够她呛了。只有芭拉本人好象没有事儿似的。她已经听到她爸爸被解雇的事了，她为爸爸的处境而苦恼。当神甫通知她当天晚上应该在哪里过夜时，她非常镇静地听完了他的话，然后吻了一下神甫的手，说：“讲到睡觉的事，随便哪里都行，我就是在石板上也会睡得挺香的，最可怜的是爸爸，他丢了工作可怎么办呢？爸爸没有牛群就活不下去，他跟牛群相依为命，这是要他的命哪。神甫，求您想办法调解调解吧！”

大家都很奇怪这姑娘的胆量怎么这样大，因而只好相信，她不是普通的人了，她跟一般人是不同的。“等黑夜一到，她就不那么神气罗！”许多人都这样想，但是他们却想错了。芭拉只优

愁不大一会儿，等到她知道农民们又让雅古普放牛时也就不再发愁了。原来神甫通过把自家的牛交给雅古普放牧而把这场纠纷解决了。

午饭以后，在神甫打瞌睡和佩萍卡小姐经过一夜惊扰也在小睡的时候，埃尔什卡偷偷地溜出房间，跑到楼下去找芭拉。她满脸泪水，惊恐万状，紧紧抱住芭拉的脖子，嚎啕大哭起来。“咳,别哭了,’芭拉安慰她说“那个小矮子不会再来找您了,凡是要点面子的人都不会再来啦。其余的事也会改正过来的。”

“可是你呀，可怜的人，今天晚上要在停尸房里过夜了。唉,上帝呀,我心里真感到不安哪!”“您放心吧,我曾经不止一次在坟地里睡过，我白天黑夜都在坟地边上转哪。您安心地睡觉吧！请您转告我爸爸，叫他不要为我担心，叫他晚上把莉莎拴好，别让它跑到我那儿去。等到明天，我把怎样吓唬总管的整个恶作剧都告诉您，您一定会笑破肚皮的。您大概很快就会得到赫依内克的消息。可是，埃尔什卡，等您离开这儿的时候，您不会丢下我吧？”芭拉忧愁地问。然而埃尔什卡却紧紧握住她的手，微语着说“:我们将永远在一起!’然后悄悄地走了。当芭拉又剩下一个人时，她开始低声哼着小调，神色非常镇定。

当天黑下来的时候，教堂执事和更夫跑来，要把芭拉带到坟地上去。佩萍卡小姐直向芭拉使眼色，让她请求神甫饶恕，她自己也打算为芭拉说几句好话，可是芭拉就是装着不懂她的意思。当神甫自己也说可以请求免除惩罚时，芭拉却固执地摇着头说：“您已经决定了我应该受惩罚,我只好去接受惩罚啦!’她说完就跟押送她的人走了。

人们都跑出来看热闹，有许多人可怜她，但芭拉对谁也不理睬，高高兴兴地迈着大步向那块离牧场不远、靠近树林旁边的坟

地走去。他们打开那个放有骨殖和停尸床的小停尸房，说了一声‘上帝保佑你”,就回家去了。

停尸房有一个巴掌大的小窗子，通过小窗子可以看见田野和树林。芭拉站在小窗子前向外眺望了很久很久，她脑子里一定想到了许多悲伤的事情，因为泪珠接连不断地从她那美丽的眼睛里流到黝黑的脸颊上。月亮越升越高，农家的灯火一个跟着一个熄灭了，四周变成一片死寂。墙边几棵高大枞树的阴影笼罩着坟地，谷地里飘浮着淡淡的轻雾。只有狗的吠叫声才打破了黑夜的静寂。芭拉望着自己妈妈的坟墓，回想起自己孤寂的童年，人们的憎恶和鄙视，头一次感到被压得透不过气来，头一次在脑海里诞生了这样的念头：“妈妈呀，但愿我能躺在你的身边！”一时间她浮想联翩，往事一齐涌上了心头。她在冥想中一会儿拥抱着美丽的埃尔什卡，一会儿又仿佛看见那个身高体大、膀宽腰圆、面容刚毅的猎人在林间的小路上徜徉。后来她离开了小窗子，沉默地摇摇头，双手捂住脸孔，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扑通一声跪倒在地上，带哭带祷告着。最后她终于平静下来，从地上爬起来，打算躺在停尸床上睡觉。这时窗外突然传来狗的叫声,一个洪亮的男人声音问道“:芭拉,你睡了吗 ?”原来是雅古普和莉莎。“我还没有睡呢，爸爸，可我马上就要睡了；您为什么跑来呢？我又不害怕呀。”“那就好哇，女儿，睡吧！我也睡在这儿，反正夜里暖和着呢！”爸爸说完便跟莉莎在窗外躺了下来。他们睡得挺香，一觉睡到天明。

天刚麻麻亮，有一个穿着猎服的男人穿过树林走了过来；雅古普常常看见这人在树林和山谷里走动，但不知道他是谁。“雅古普,您在这儿干什么呀 ?”猎人走到雅古普面前问道“:唉,先生,他们把我的女儿关在这里过夜,我在家里也呆不住了。”“是

芭拉吗？出了什么事啦？”猎人惊讶地问。雅古普把事情的来龙去脉简单地讲了一遍。猎人听后大骂起来，然后他把肩上的猎枪卸下来，挂在树枝上，敏捷地翻过坟地的篱笆墙，用他那有力的胳膊撞开了停尸房的门，一下子跑到被破门声惊醒了的芭拉面前。芭拉看见猎人站在面前还以为在做梦呢，当她听见他的声音时，很奇怪他怎么跑到这儿来了，害臊得连对他的问候也忘记感谢。“芭拉，我这样闯进来，你可不要见怪呀；我打这儿经过，看见了你爸爸，才知道你出了这码子事。这使我非常气恼。快离开这个停尸房吧！”猎人说着握住芭拉的手。

“这样不好，先生，我在这儿等着他们来，不然的话，他们会说我逃走了。反正我在这儿并不觉得怎样不好，”芭拉忸忸怩怩地说，同时轻轻把手从猎人的手里抽出来。

“那我就叫你爸爸来，我们一块儿坐在这儿，”猎人说完，就朝篱笆外面叫雅古普。于是雅古普也翻过篱笆走到芭拉那里。当莉莎又见到芭拉时，它高兴得简直不知怎么是好。雅古普看见芭拉睡觉的地方，差点儿没有失声哭出来，但为了不让别人看见自己流泪，他跑到自己亡妻的坟上去了。猎人坐在停尸床上，芭拉在逗莉莎玩，可是当她看见猎人在目不转睛地瞅着她时，她的脸庞羞得红一阵白一阵，她那颗心比昨夜孤独地关在停尸房里还跳得厉害呢。

“除了你爸爸，村里就没有人来这儿守护你？”猎人过了一会儿问道。“除了埃尔什卡和爸爸，再也没有别的人了；爸爸来了，埃尔什卡来不了，再也没有这样爱我的人了。还有你，对吗？”芭拉眼睛看着狗说。“而且夜里上坟地谁都怕呀，”她又补充了一句。

“以前我很惊异你有那么大的力气，现在我更佩服你的胆大。我跟妈妈已经谈过你了，”猎人说。“先生，您还有妈妈？”芭

拉亲切地问。“是呀，还有老母亲呢。我们一起住在山上树林里的猎人村，离这儿有三刻钟路。我是个猎人。我妈妈老在盼着我给她找个儿媳，她希望看到我生活幸福呀。可是我在遇见你以前，到处也找不到一个称心如意的女子。芭拉，我不喜欢多说话；我从遇见你那时候起就爱上你了。尽管我跟你没有谈过话，可我一直在设法了解你。我直到今天还没有跟你说，那是因为我怕得不到你的同意。现在你一切都知道了；那你告诉我：你是不是爱我？愿不愿意做我的妻子？如今你在维斯特茨村是再也呆不下去了；你把家里东西收拾一下，马上跟你爸爸一块儿上我家去，那儿大家都会爱你的。”芭拉听了这些话象一尊塑像似地呆站着，既不能动弹，也不能说话。猎人不懂这是啥意思，但他还想问个究竟，即使回答将使人感到痛苦，他也要再次问芭拉愿不愿意做他的妻子。这时姑娘放声大哭起来，并且嚷道：“上帝呀，难道你是真爱我吗？”猎人用握手和接吻证实了自己的爱情。这时芭拉才对他倾诉了自己久藏在心中的爱情。他们俩互相表白了爱情之后，便走出停尸房，双双跪在雅古普面前，猎人说：“您是了解我的，爸爸，您也知道我早就该娶亲成家了。但在我遇见您的女儿以前，我没有爱过任何一个姑娘，现在我爱上您的女儿了。刚才我们俩一块儿谈妥了，请您祝福我们吧。就是在坟地里也行，一切土地都是属于上帝的，上帝是无所不在的呀！”雅古普看见芭拉很满意，没有再问什么，就给他们划十字祝福，并且还商定了结婚的日子。当教堂执事在敲过早祷钟后来找芭拉，发现她跟爸爸和猎人在一起，而且猎人马上宣布自己是芭拉的未婚夫时，他是多么惊讶呀！

神甫家和全村更是感到惊讶不已。原来大家以为芭拉被制服后会恭顺些，没想到她当上新娘子回来了，而且嫁给猎人这样

一个男子汉。以前谁也不相信会有人爱上野姑娘芭拉，而今这已经成为事实了。“她真走运啦！”姑娘们纷纷议论着。当芭拉把未婚夫带到埃尔什卡面前时，她真心地为芭拉高兴得喜笑颜开：“你看，上帝为了你帮我的忙，为了你经受过这么多折磨而报偿你啦。我早就知道，你会找到一个真心爱你的人。只希望您能热烈地爱她，她是值得您爱的人哪，”这个心地善良的姑娘转过身来对猎人说，同时把手伸给他，猎人诚恳地握住了她的手。

猎人恨不得马上把芭拉领到自己家里去，但这样马虎举办喜事是通不过的。佩萍卡小姐也不愿放芭拉在结婚之前走掉，如果新郎等不及的话，据说可以把三次宣告婚姻手续一次办完。而且雅古普也不能马上丢下牛群不管啦。

芭拉为埃尔什卡感到很惋惜。可是第二天神甫接到从布拉格寄来的一封信，姑妈在信中写道：她将把自己的全部财产留给埃尔什卡，但她必须接受如下条件，就是嫁给那位给她(姑妈)治好病的青年医生。她请神甫问埃尔什卡愿不愿意。另外，信里还附有写给埃尔什卡的纸条，说她怀着最美好的希望在等待着即将到来的会见。芭拉听到这些好消息才真正地感到心满意足了。

在结婚之前，大家都跑来跟芭拉言归于好，连教堂执事大娘也跑来祝她幸福，并且把约西费克的信转交给她。埃尔什卡念信给芭拉听，芭拉这时才证实了埃尔什卡早就说过的事：约西费克的确是在爱她，就是因为她的缘故才不愿当神甫，但如果她要嫁别人的话，他将愿意满足他父母的愿望。一个礼拜以后，佩萍卡小姐给芭拉举办了婚礼。猎人年迈的老母亲也赶来了，把自己早已盼望的儿媳带回森林里去了。雅古普也跟着他们一块儿走了。

当猎人领着自己的年轻妻子巡视宅院并把她领进自己的卧室时,他取下那个悬挂在床顶上早已枯干的花环,问芭拉":你认识它吗？”这就是芭拉在仲夏节早晨扔到柳树上的那个花环。芭拉嫣然一笑。“当你把花环扔进水的时候，你心里想的是谁呢？”猎人边问，边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芭拉没有回答，但她也搂住他，用她那含情脉脉的眼睛凝视着他。猎人认为她那对被人们叫做“牛眼”的大眼睛是世界上最美丽的眼睛了。

（吴　琦译）

穷　　人

一

“哎哟,那地方可是穷乡僻壤哪!”一位绅士朋友听说我要到K城去并且要在那里住上一个时期，便这样对我说，“您不会喜欢住在那里的。既找不着体面的房子，也没有维持体面生活的必需品。想想看吧，连个大夫也没有呀；请大夫得走一个钟头的路程到疗养地去。市长也没有，只有一个乡巴佬模样的镇长。街道坑坑洼洼，散步压根儿谈不上，社交少得可怜。唯一可以说句话儿的人是神甫。他从前在庄园里当过执事，据说有点学问。但他除了例行圣职之外,整天埋头种花,在园子里挖呀、掘呀,一见我去就满脸不高兴。老师从早到晚忙得不可开交。市民们哪怕是上层社会的，也都是既愚昧又粗野。你迎上前去，他却马上对你说，他没有功夫聊天，正忙着下地哩！有限几户大布商倒确实购置了华丽的大厦，可是男人很少在家，老婆和女儿举止傲慢，况且也无非是些蠢头蠢脑的娘儿们罢了。至于其他妇女，那就更谈不上啦。大老粗们都是一窝子恶棍，为非作歹，连偷带抢，地地道道是些渣滓!”

“他们也偷了您的东西啦?”我问。

“我好生提防着的呀。不过，您倒说说看，事情不是明摆着的吗？穷得那等模样，如果说他们手上还有点什么的话，我敢打

赌多半是偷来的。这号人我见得可多啦！”

“喏，情况并不象您说的那么糟糕，人也不见得那么恶劣吧。再说，凡事不能吹毛求疵，要求不太高就容易满足了。”我说道。

“您等着瞧吧，您会看到我的话没错儿！”绅士坚持己见。

我去了。小城K位于克尔科诺谢山麓，从斯涅什卡乘马车去，约行五六小时便可到达。这里景色宜人，小城一面滨湖，其他三面环抱在田野和草场中。附近到处都是针叶林，越过树林可以望见高耸入云的克尔科喏谢山峰。

大约在我来到这里的十年以前，一场大火将整座城市化为灰烬。领主家的猎人一时心血来潮，对着湖塘开枪打野鸭，湖岸上棚舍林立，枪弹没有命中野鸭，却远远地飞上了一家棚户的麦秸屋顶。这家棚户曾经警告过他，如果再这样紧挨着棚舍放枪就要去控告他。麦秸屋顶点着了，顷刻之间烈火熊熊。当时正值白天，棚户们全都下地捆麦子去了，等到闻讯赶来，城市一隅已成火海。入夜，几百口人失去了蔽身之所，落到身无一物的悲惨境地。火灾后人们不再用木料盖房，改用石料。凡是有办法的，都以瓦片和条板覆盖屋顶；不过，间或也依然有麦秸屋顶出现，因为并非人人都能做到要什么有什么。广场上矗立着几幢大厦，有的尚未竣工。除此之外，剩下的就都是大小不一的小房舍了。教堂很漂亮，屋顶和塔楼是新修的；神甫住宅也是簇新的屋顶。神甫住宅同教堂之间只隔了一座花园，广场在此到了尽头，一条喉管似的短马路如同大门一样守住了一块废墟。当年这里曾经是一幢面对着广场的华丽楼房。楼前一角花园尚存，荒芜不堪，由一截断墙围着；原先的铁栅门现已不见踪影，换了一扇胡乱钉成的木板门。大门附近可以看到几根花岗石廊柱和残存的一角凉台，也是花岗石的，做工很精细。这里满目荒

凉，到处都是残垣断壁；只有地窨子尚称完整，废墟的主人还能稍事利用。大门前面是个十字路口，两条公路在此交叉，左面那条通往N城，右面的迤逦而下，同山谷里的一条小路相连结。小路两侧分布着贫民和棚户的朴素的小花园和果园；他们敝旧的住房则坐落在高处。显而易见，当年那场火灾没有殃及这里，它恰恰就在那幢石楼前煞住了。不消说，这儿没有铺筑过的路面，所有房舍的周围都没有便道，只有个别人家在门槛前铺了石板。

神甫住宅的对面有一幢小楼，修建得干净整齐，显得与众不同。正面的墙壁粉刷得雪白，窗户上挡着夏季碧绿的百叶窗，大门和大门旁边那扇一半嵌着玻璃的门都是褐色的。透过门上的玻璃，可以窥见琳琅满目的商品 饰带、纺锭、彩色小喇叭、烟斗、无花果、皮球、花哨的粗呢裙子，总之一句话，说明这里住着一位商人。此外，将整座房屋围起来的、白瓷砖贴面的矮围墙，也格外引人注目。房屋突出到公路上足有一米多远，屋侧有两级台阶。我在城里转了一巡之后，便走进了这座房子。门厅大约只有两步宽，可是给人的感觉象是宽得多，因为很亮堂，粉刷得雪白，地上铺了白方砖。这里除了前面的两扇大门之外，还有五扇小一些的房门，最前面的那扇门上挂着一个小铃铛，从而可以判断这是通向店堂的。我在第二扇门上叩了几下，听见了“请进”声，便走了进去。这是一间宽敞、整洁的屋子，窗台上摆满了鲜花。临窗坐着一个年约十三岁的小姑娘，容貌秀丽，手里拿着针线正在做女红。房东太太坐在桌子旁，她体态丰腴，神情快活，样子非常和蔼，身上穿了一件黑色小外套，长裙子，头上系一方红绸子头巾。她挨着一架高高的、外号叫做小山羊的纺车，正在纺亚麻。一只乌黑的小猫在她的脚边躬着身子伸懒腰。在带炊炉的矮壁炉旁，房东坐在一张长凳上。他个子不高，身材与其说

胖，不如说偏瘦，脸膛黝黑，模样儿很和善。他穿了一件深蓝色的短袄，同样颜色的背心，内裤的裤管翻在外面，脖子上围了一条白围巾，脚趿拖鞋，头戴黑丝绒小圆帽。见我走进屋，他连忙脱下帽子，露出了满头鬈发，衬托着他五官端正的面庞，比戴上帽子好看多了，可惜他本人或许并不知道。他坐在矮纺车旁边，正在纺麻絮。对此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我知道这一带男女老少都干纺线的活儿。他的身旁放着一条蓝围巾和一个鼻烟盒。我一进屋，纺车立刻停下了，小姑娘羞红了双颊，偷偷用眼角瞟了我一眼。我对他们说，在旅店里有人告诉我，说这儿有空房出租，因此我来打听一下，不知能不能让我看一看。

“上帝啊，那还用说吗？太教人高兴啦！弗朗基什卡，你领这位太太好好去看一看吧。”房东欣然说道，随即从钉子上摘下一串钥匙。

“行,行,谁说不行呢？”房东太太笑呵呵地说。她站起身来，用宽大的蓝围裙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小猫玛采克也跳下了板凳，我和房东太太走出门的时候，它紧紧地跟在我们身后。

“这是店面,”她指指挂着铃铛的那扇门说，“这儿是地窖子，这儿夏天当厨房，这间小一些的同那套房间连在一起。嗯，谁说不连在一起呢？”她开了锁，我们走进一间小室。室内大部分地盘都被一个硕大的瓷砖火炉占据了。火炉后面连着一个炉台，从围炉长凳上跨几级踏脚就可以爬上炉台。

“夏天不在这里做饭，用我那边的夏季厨房就行了。可是在冬天，当雨雪纷飞、寒风吹得窗格子哐啷哐啷直响的时候，躲在这儿才教纳福哩，炉台在整座房子里是最美不过的角落啦。嗯，谁说不是呢？！”房东太太道。我告诉她，这样的福我体验过，她听了很高兴。

室内只有一扇窗户，可以望见下面的院落和花园。跨出小室，迎面就是楼梯，只有十二级，略呈螺旋形。登楼走进一间小巧的厅屋，有两扇窗户，凭窗眺望，整片花园、花园后面的墓地、再后面的田野、树林和山冈，都一一尽收眼底。厅屋干净、敞亮，夏天可用来作卧室。从这里出来，房东太太领我穿过一间储藏室，走进前面靠山墙的正房。这儿同样粉刷得雪白，地板也是那么白净。房东太太一进门就指指屋里那个装了烟筒、颇有气派的火炉对我说，眼下时兴这玩艺儿，但她却觉得带炉台的火炉或者那只硕大的瓷砖火炉更加讨人喜欢。窗外是神甫家的花园，朝右可以望见整个广场、城郊、池塘和池塘后面的小松林，朝左则是那座倾圮的楼房、镇长家的庭院、庭院对面的打铁场、教区和其他建筑物。

“我们这位神甫先生为人可好啦，”房东太太指着神甫家的花园对我说。绿树丛中，神甫的黄草帽隐约可见。“这实在是上帝的恩典呀。从前，他当过庄园里的执事。处理事情英明着哪！嗯，谁说不是呢?!”她又补了一句。这已成了她的口头禅，正如她的丈夫后来告诉我的。

从正房出来，我跟随她走进储藏室。这儿堆放着一箱箱的亚麻、纱轴和线圈，还有各式服装、盆盆罐罐、存放粮食的器皿和七零八碎的东西。储藏室上面是矮矮的阁楼，里面支着晾衣服用的杆子。从阁楼下来，我们看了地窖子。这儿是石板铺的地面，店里出售的各种食物和商品堆放得整整齐齐，犹如展览会里陈列的展品一般。屋中心有一汪流动的清水，水里泡着陶瓷牛奶壶。走出地窖子就到了后院。

“我们这里的水又清又凉！”她指指院子中央的一口水井说。水井上支着一个绿色小顶篷，水管子底下放着石槽，井旁种着一

棵核桃树。院子一隅有个小小的家畜圈，上面是存放干草的棚子。家畜圈的旁边搭了个木架子，架上是鸡窝，再旁边便是一扇小门，门外一条狭窄的小巷将后院同邻家分隔开。房东太太告诉我这是灰马和小乳牛出入的旁门。之后，她又领我到小花园里转了一圈，直走到陈列着四箱蜜蜂的养蜂场。花园面积不大，但包罗万象，应有尽有。蔬菜、花圃、香草、药草、树木，甚至还有一方草坪，上面晾着雪白的衣裳；爬满葡萄藤的凉亭里有当凳子用的草墩子；养蜂场前面种着一小块紫苜蓿；一棵菩提树和一丛黑秃秃的接骨木。房东太太对我说，在这株接骨木前男人应当脱帽，女人鞠躬行礼，因为上帝赋与它神奇的功力，花、果、叶以至浆汁都能医治疾病，枝干可以当柴烧，浆果可供人和飞鸟食用。

这个家庭的整齐清洁是罕见的，从房顶的风信标到地窨子的方砖地，无一例外。而且处处都安排得如此妥帖，在不大的地面上居然装下了这样多的东西，放置得井井有条、各得其所，看了不禁令人惊叹。

“我那老头儿呀，无论什么东西到他手上，他总能找到个安放的地方；我瞧着心里高兴，也就尽量收拾得干干净净。嗯，谁说不是呢？”她听见我说喜欢清洁，便这样说道。

正聊着，一个小男孩手里提着个瓶子跑来了。他够不着铃铛，于是就高声叫唤“：买东西来啦！”房东走了出来，小男孩说要买一个铜板的木油。我们跟着他俩一同走进了店堂。

“你们家买油干啥用呀？”房东太太笑眯眯地明知故问。

“给纺车上油。”

“是给靴子上油吧？”

“才不是呢！”小男孩不高兴了。

“妈妈还在生病吧?”

“才不是呢。”

“你也会纺线?”

“才不会呢。”

“那么,你做什么呢?”

“我梳纱。”

“那你可是个好孩子呀。你爱吃李子干吗?”小男孩点点头,转过身来望着她,喜形于色。

“来,给你。两个留着自己吃,四个给妈妈。听明白啦,给妈妈!赶明儿我要问她的呢。嗯,谁说不问呢?!”她一边说,一边伸手从货架上取了六个李子,递给他。

“一定给她。反正妈妈还会拿两个还给我的。”

“瞧,妈妈多么心疼你呀!你要是不听话,就该打屁股啦!”

“我听话!”小男孩笑了笑,把铜板递给房东,拿起瓶子跑出店门去了。

“这些小家伙也够您操心的,”男孩子走后,房东说道。

“可他们总归也是咱们的主顾呀!尽管手面不大,可是积少成多,滴水成河。嗯,谁说不是呢?”

房东点了点头,他指指周围对我说,这是小本经营,他不愿意象邻居那样担风险,拉大笔信贷(邻居也是商人,宅院比他的大)。他做买卖最喜欢钱货两清。凡是滞销货,他一概不进。他买进来的必定都是货真价实的商品,这也是有目共睹的。柜台上方,临空悬着两个鱼美人,红脸蛋、金头发,下半截微微发青的鱼身子上,挂满了诸如小蜻蜓、尖底纸筒、丝带子、小蜡烛、小鼓和其它一些天晓得叫什么名堂的玩艺儿。房东太太说,这两个鱼美人谁见了都喜爱,尤其是儿童,他们往往只是为了瞧一瞧鱼美

人而走进店里来；是城里一位木刻家的杰作。我心里想，这准不是什么艺术大师，不过，既然房东太太如此赞赏，我又何必扫她的兴呢？

我很喜欢这一家人，也喜欢这座令人感到亲切、温暖的小宅院。我询问了租金。

“六十金币①!”房东稍稍犹豫,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他怕我嫌贵，又补上一句说如果我觉得什么地方不称心，他可以按照我的意思修改，我给句话就行。他还说我可以成天坐在花园里消闲，爱吃什么菜蔬、水果，看中什么花儿草儿，只管随意摘取。而所有这一切统统包括在六十金币里了！别以为可能是银币！那年头，在布拉格要是有谁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呆呆地问店员“这恐怕是沙依内②吧?”人们决不会大惊小怪，把他看作天外来客。那时“大好人”这个词儿还不象现在这样不仅指心地善良的人，也指只值过去一个沙依内铜子的钱币。沙依内铜子后来在卖主的记忆里已逐渐消失，可是买主却久久不能忘怀。他们现在和将来都会不无感慨地怀念那个时代，那时薄薄的一枚铜子就能买到如今厚厚一块“大好人”才能买到的东西。——时代在变化啊！

我立即告诉赫洛乌谢克先生（这位和蔼可亲的房东就叫这个名字),说我决定租下这套住房了。于是他亲自张罗,把我的行李搬来，帮我一一安顿就绪。房东太太则再三邀请，要我下午到她家作客吃茶点。在约定的时间我去了。餐桌已经铺上红桌布，摆着彩绘茶杯、茶匙、香瓜形白玻璃糖缸，碟子里放着葱花烤面包片、白面包和黄油。赫洛乌谢克先生绕着桌子来回转悠，驱赶

①捷旧时币制单位。

②旧时奥地利的一种钱币。

苍蝇，虽然在整个房间里我没找见一只苍蝇。直到此刻，我才比较仔细地打量了一下房东的住房。这是一间宽敞的大屋子。靠壁炉有一个壁龛，夏天弗朗茨拉睡在这里，到了冬季，这个床位就让给喜欢暖和的房东太太了；她常说：“宁可少吃两口也得暖和着点儿。”

床和另外几件家具都是橡木的，没有上过油；那个衣柜却是胡桃木的，镶嵌得很雅致，柜上放着一座做工精细的老式时钟，扣在玻璃罩里。每次报时，它便放送莫札特的小步舞曲、贝多芬的曲子和民间舞曲，这是我后来无数次听到的。两窗之间有一面镜子，不很大，但晶莹光洁，镶着贵重的镜框。墙上挂着几张圣像和一幅画得很好看的圣母玛利亚怀抱耶稣的彩色油画像，也镶着镀金框子。房间里还有一张安乐椅，高高的软靠背，矮扶手，蒙着厚实的织花椅面，只是颜色已经暗淡了。后面这几件物品似乎表明它们一度曾在别的地方陈设过，那儿的社交也跟这里迥然不同。

“这些是拍卖场上买来的，原先都属于街尽头那座坍塌了的楼房的主人，”赫洛乌谢克先生见我格外注意这几样东西，便对我说道。

“那房主姓什么?他是干什么的呢?”

“他叫马尔东，是个布商，”房东回答。这时房东太太进来了，弗朗茨拉端着个洋铁托盘跟在她身后，洋铁盘里放着一把古色古香的石制咖啡壶和一小罐奶油。我没有追问下去，留待以后的时机了。

“这地方没有喝咖啡的习惯,”房东太太说,“可是我们俩,我和老伴儿,却已经喝上了瘾,戒也戒不掉啦。”

“既然弄得到咖啡,何必要戒呢?”

“可人家说喝咖啡有害处。’房东太太说。

“凡事只要有节制、不过度,我想不会有害处的,只怕你们心里老是嘀咕吧,’我说。

“上帝保佑！可惜我家这位老太婆别提多么可笑了。她总是等灌足了，才问我对身体会不会有害处；可是让她戒她又舍不得。”

“您听我说,亲爱的太太,老头子和老太婆是半斤八两,’房东太太乐呵呵地说。“有一回，我们俩下狠心不喝咖啡了。我煮了一锅汤，不料灌下肚去却口干舌燥；第二天喝的是牛奶，心里憋得慌 到了第三天,我问他:‘喂,老头子,你说今儿个早晨咱们喝什么呀？’他看看我,我看看他,禁不住都哈哈大笑起来,于是我就煮咖啡去啦。打那以后就照喝不误了。嗯，谁说不是呢？”

“不过,我看弗朗茨拉好象不跟你们一起喝吧,’我说。

“嗨，我象她这么大也是不喝咖啡，只喝牛奶，跟她一样的呀。我是嫁了买卖人才学会喝这玩艺儿的。弗朗茨拉的妈妈至今还管咖啡叫黑汤哩，只有来我这儿作客的时候才喝。”

“弗朗茨拉的妈妈？'我问,“难道她不是您的闺女？”

“不是,她是我妹妹的孩子,跟着我长大的,因为上帝没有赐给我孩子，无非因为我可以从妹妹那儿要一个。您想想看，太太，我妹妹有六个孩子哪；真有福气！她家不很富裕，妹夫是织布工。她快生第六个的时候，我跟老伴儿一合计，决定等孩子生下来，便由我们领来抚养。弗朗茨拉一出世，我就亲自去把她抱回家来，请了个穷苦女人给她喂奶，一点一点把她拉扯大了。我曾经暗自寻思，我要是为她吃点儿苦头，没准会格外疼爱她。正因为这样，上帝才让她好生磨难我。她经常害病，一病还挺厉害。什么隔层肚皮隔重山。纯粹嚼舌头！没那回事儿！我是亲身体会，

孩子对她妈也赶不上对我亲热呀；我妹妹也觉得家里那几个跟她更贴心，她也习惯了。老伴儿为了将来有个帮手，也从他的妹妹家抱了个小子，眼下正在城里上学。不过，男孩子嘛可没有意思啦，呆不了几年就会从爹妈的身边滚走，象落地的苹果滚离苹果树一般。嗯，谁说不是呢！”房东太太说着笑了。

弗朗茨拉喝着牛奶，不时抬起一双美丽的棕色眼睛瞧瞧我们。喝完牛奶，她站起身来说了声：“上帝保佑！”便道歉说要到花园里去浇花，走出去了。

“瞧她长得象不象一朵香喷喷的石竹花？”房东太太说道。

“确实是个俊美的姑娘，”我回答。

“好就好在她自己并不知道，也从来没有人对她讲过，”房东答茬道。“她手脚勤快，心眼儿实在，也很虔诚，这些都讨人喜欢。但愿上帝保佑她，将来遇上个好主。我们老两口儿早就打定了主意，她爱上的哪怕是个穷打短工的，只要人品相配，我们也给。不过，他得住在我们家，我们离不开弗朗茨拉。这个女婿我让他学做买卖，等弗朗茨拉有了孩子，我死后就把铺子留给他。”

“这是你一厢情愿，”房东太太敲敲丈夫的肩头，说，“老头子，老头子！你怎么连提也不提一下：‘如果这合乎上帝的意旨’呢。”

“你得让人家把话说完呀。当然罗，谋事在人，成事在天嘛。上帝如果另有安排，咱们也没法儿违拗啊，”老头儿回答。

“反正考虑她的终身大事还早着哩。她今年才十三岁，虽说让谁猜都会说她有十六了，嗯，谁说不是呀？”

“可不是吗，着大火那年她才三岁，”房东附和说。

“那一次你们城里准是可怕万分吧？”我问。

“唉，太太，着火的时候可怕万分，火灾过后就更惨啦。尽管远远近近捐赠了大量的食物、衣服和钱。领主也捐了不少，可是

开始的时候情况可糟糕透了。实际上，数领主给我们的好处多。要不是他豁免了我们三年赋税，并且几乎白送给我们盖房用的砖瓦和木料，凭良心说城里的建筑物连一半也恢复不了。教堂和神甫住宅的修理费用—— 那次小学校总算安然无恙——反正都是由领主掏腰包。教堂里的钟第二年也运来了，比过去的还漂亮哩。可是，这又管什么用呢？人们在物质上、健康上遭受的损失，这是无法弥补的呀。那小子作的孽可不轻啊。”

“领主是不是知道制造不幸事件的罪魁祸首是他家的猎户呢？”我问道。

“毫无疑问他是知道的，因为那小子马上就逃之夭夭了。不过，人家大概也没怎么追究他，据说是宽恕他了。不管怎么着吧，正象我刚才说的，是领主出钱收拾了残局，这多少会使那家伙有所感动，忏悔罪行了吧。我们总算一步一步慢慢熬过来了。这场灾难里也许包含着上帝的指示哩，是要我们别太看重人间财富，也别贪恋豪华的生活吧。”

“您看我的猜测对不对：上面那部分市区没有遭殃，大火烧到那座楼房就煞住了，是不？多亏是在山岗上，火势才没有继续蔓延吧？”我问。

“天哪，您说是山岗的关系吗？要知道，从下面的城郊到那座楼房，一路都是上山的呀。烈火一会儿窜到这家房上，一会儿又窜到那家房上，马尔东家的大楼烈焰冲天。哪儿都没有立足的地方了，广场上谁也呆不住，大楼两侧又都没有门窗，消防水龙不够用，况且也接不到那么远。大家束手无策，完全绝望了。您已经瞧见啦，太太，遭灾的那部分市区都是木建筑，紧挨着马尔东家后院的那一溜茅舍是麦秸屋顶。再往上就是谷仓了，仓里的粮食几乎装得满满当当。谷仓后面是大片庄稼地，小麦和

大麦还没有收完。这一切眼看就要烧成灰烬，什么也不会留下来，我们也许要活活饿死。人已无能为力，唯有恳求上帝开恩啦。那年，在我们这里任圣职的是一位老神甫。火起之后，他撂下自己的私宅不管，径直奔到教堂，同看守人一起把贵重物品和庄严圣器统统搬到田野。大火的时候，他一直守在墓园后面的开阔地带。妇女们纷纷把孩子和物品送到他跟前，他跪在那儿不停地祈祷。到了最紧急的时刻，喏，弗朗基什卡，当时你在现场，了解的情况比我清楚，我那会儿正守着救火水龙头呢。”房东转身对妻子说。

“是呀，那天的情景我这一辈子也不会忘记。我们又是哭，又是祈祷，绞着双手，吓得魂不附体。老神甫一个劲儿地祈祷，眼睛死死地盯住火光不放。蓦然间，传来了喊叫声：‘马尔东家的房子烧着啦，这下子全完了！’这时，只见老神甫噌地一下站起来，他换上法衣，就跟要上祭坛举行什么典礼似的。他拿起圣器，说了一句：‘祈祷吧，孩子们，祈求全能的上帝煞住这场灾难。’说罢就沿着庄稼地直奔上面的市区去了。他快步如飞，高抬着头，象是换了一个人似的。不多一会儿功夫，我们就瞧见他居高临下站在马尔东家大楼的上方，远远望去活象站在火焰里似的。他手举圣器对着烈火划十字！”房东太太说。

“我们那时已经爬上房去了，正打算掀掉屋顶，却不料猛一抬头只见老神甫就站在眼前，象天上掉下来似的。我们扔下铁钩，跪在地上同他一起祈祷。火星溅落在我们身上，火舌越窜越高，一束束火把飞出来。您瞧，麦秸屋顶离得那么近，居然连一根麦秆儿也没有烧着！老神甫举着圣器长久地面对烈火站在高处，不停地祈祷，直到轰地一声巨响，大楼的屋顶塌下来啦。火势没有再蔓延开去。千真万确象奇迹一样！”房东说道。

“那个猎户呢?他忏悔了?”我问。

“听人家说，他忏悔了。从前他对穷人心狠着哩；现在据说他谁也不欺侮了。早先只要他在场，谁胆敢闯进领主的林子可就倒霉了。妇女拾柴火也要挨他的打，拾柴火原是允许的。碰到他心血来潮，连孩子拣拣草莓也犯忌。你要是为了多闹点儿柴火，砍了根枯树枝子被他撞见，那可是惹了大祸啦，他会把你打个半死，你若逃跑，他就毫不留情地送你几颗子弹，打你的脚踝子。看来，那一回他也是故意朝人家屋顶放的枪，因为那家棚户曾经训斥他，要他别在那儿放枪，否则就去告他的状！那天要不是有人把他掩护起来，气得发疯的人群准会把他扔进烈火中去的。”

“是谁把他掩护起来的呢?”我问道。

“受他欺凌最甚的那些人里面的一个。这也是上帝不愿意见他的灵魂堕落吧。您若是有兴趣，改天我给您讲讲，反正咱们现在住在一起了。”房东说。

我们又拉了一会儿家常。我忽然想起那位朋友来，便向他打听，不知当初他寄住在谁家。

“他也上咱家看房来了，可是嫌这儿地方狭窄。后来他租了一家大户的房子，房主是犹太人。房间带家具，可是在修葺和租金方面房主玩了不少花招。据说他在这里什么都看不顺眼，牢骚满腹，只想赶快回布拉格去。咳，那还用说！这帮老爷不会喜欢我们这块地方的，处处跟大城市不一样呀，”老头儿回答。

至此，我起身告辞，回自己屋里去了。我不由得深深爱上了这个住处。后来，映在墙上的阳光只剩下窗畔很小的一块了，甚至终于移出屋外，我倚窗而立，目送夕阳渐渐远去，一点一点消失在丛林和群山背后。我心旷神怡地观赏那金红色的晚霞、晚霞

四外的朵朵浮云；其后但见穹苍如洗，一轮明月倾泻着柔和的光辉，黄昏星追随左右，银光四射，灿烂夺目。少顷，响起了牲口的铃铛声和清脆的皮鞭声。牛犊儿离开队伍，匆匆奔向各自的槽头。矮腿母牛西芙卡也拐进小巷来了，后面跟着那头小乳牛。房东太太站在矮墙上，依次在牛背上轻轻拍两下。老玛倩卡抱着饲草从屋里出来了，一面走一面呼唤牛儿到槽里吃草。邻家的土台上，一群孩子站在那里叫嚷："啃呀啃，母牛走来罗，送来牛奶和奶油！"

房东家的弗朗茨拉走出门来，身后跟着毛茸茸的小狗拉邦。小狗正想在门前卧下，却一眼瞧见公路上有群野狗在追逐嬉戏，它便拔腿跑过去了。公猫独自蹲在门槛上，出神地注视着在神甫家墙上悠然漫步的小白猫。街上行人很多，谁走过弗朗茨拉的身边，都不免回首看她两眼，说一声："上帝保佑，晚上好，小姑娘！"她也一一回答："上帝保佑！"

这时，进店买东西的顾客老老少少络绎不绝，铃铛不停地响着。过了一会儿，姑娘们一个个都来了，她们聚集在弗朗茨拉的周围，双手抄在小围裙里，互相询问白天干了些什么，明天又有些什么活儿。回答不外是：做针线了——纺纱了——漂布了—— 下地了。弗朗茨拉呢，她浇花了。她告诉大家她种的花儿开得多么娇艳，邀请她们哪天过来瞧瞧。老大爷、老大娘、妇女和儿童也纷纷走出家门，男人们东一簇、西一簇地站着聊天。有几位贵夫人和绅士远远走来，弗朗茨拉立刻躲进门厅。贵人们大声讲着法语，加快步伐走过去了。人们默默地注视着他们，没有打招呼，因为知道他们不爱搭理。他们走远了，人们便悄悄地议论起来。

接着，一个背有点儿驼的高个子男人穿过广场径直朝神甫

家走来。孩子们奔跑着迎上前去吻他的手。男人们脱帽向他致敬“上帝保佑您晚上好，老师！”——神甫家的院墙上有一扇小门，他拉了一下门铃，立刻有人应声前来开门。门洞里首先窜出一条漂亮的黑狗，汪汪地吠叫着，但一看是每天都光临的常客，便顿时不叫了。年轻的执事跟着走出门来，同他握手。神甫先生洗罢手，脱掉麻布短上衣，扔下草帽，换了一件黑外套，这才走过来迎接老师。枝叶扶疏的核桃树下，摆出了一张桌子和三个座位，桌上放着一把小酒壶，几样冷食。突然间，教堂的塔楼响起了晚祷的钟声。人们在胸前划了十字，拱起双手；妈妈夺过孩子手里的玩具，用责备的口吻说“怎么啦，没有听见吗？上帝的天使！”

神甫花园里核桃树下的三个男人也站起来祈祷，祷告毕说了声“赞美耶稣！”然后互相道过晚上好，坐下来吃晚饭。大黑狗赶紧在桌子旁边找了个安身之所。小白猫跑过来，纵身跳上神甫坐着的长凳。一只椋鸟不知从哪里蹦了出来，扑打着翅膀飞上桌子角，执事先生掰碎了面包渣儿喂它。饭后，三人坐着闲聊片刻，在花园里散了一会儿步，走进屋里去了。少顷，敞开的窗户里送出了小提琴两重奏的悠扬乐声。

“你们快来听呀，妈妈，爸爸！”弗朗茨拉冲着窗户叫喊。“快出来吧，今儿个神甫和老师拉提琴啦！”

“这两位才教是好把式哪，嗯，谁说不是呢？”门畔响起了房东太太的声音。窗户里，一顶黑帽子朝外探了探。

演奏的都是严肃的乐曲，难度很大。人们聆听了很久，直到夜色越来越浓，才各自回家睡觉去了。神甫家的窗户也已关闭，琴声隐隐约约，最后戛然而止。这里那里不时传来零零落落的笑语声、歌唱声、犬吠声、哒哒哒的木跟鞋声、呼呼嘭嘭的关门

声。神甫家的门前出现了一个女仆，手里提着一盏灯，她送出老师并向他道了晚安之后，转身锁上大门，灯光随即熄灭。渐渐地，所有的灯光都一一熄灭了，只有天空那盏永远光华四射的明灯，却越来越亮，照射着黑沉沉的大地。上帝用夜幕将大地覆盖，让它在炎炎白昼之后，稍稍休养生息。蓦然，神甫花园里的矮树丛中响起了夜莺的甜美歌声；神甫家对着花园的一扇窗户立即推开了，一个黑身影闪到一旁。不言而喻，一位艺术家正在屏息谛听另一位艺术家的演唱。

时钟敲了十一下，更夫的歌儿唱完了，我关上了窗户，心想："可不是吗,这儿的生活别有一番风味!"

二

夜莺用甜美的歌喉唱了一支小夜曲向人们道晚安，公鸡快乐的啼鸣又把人们从睡梦中唤醒。从午夜时分起，公鸡就开始报时，不少家庭主妇靠的就是这只闹钟。天刚麻麻亮，吱呀吱呀的门扉声就响起来了，这儿那儿传来木跟鞋在门外土台上走动的声音。有几户人家，长工推着小车出外找青饲料；但大多数家庭是姑娘们亲自出马，她们腋下夹个帆布袋，手持镰刀，去割晨露未干的青草；起身越早，脸上越光彩。早祷的钟声敲响，一天的工作开始了；晚上，也随着晚祷的钟声而工作结束。

有人在我的房门上叩了两下，声音很轻，象是孩子叩的。我喊了一声'请进",只见弗朗茨拉探进头来,娇艳的双颊,仿佛露水洗过了似的。

"爸爸妈妈派我来向您请安，不知昨儿晚上尊贵的太太睡得可好?"

“ 我同你一起下楼去吧,我会亲自告诉他们的,’我答道。我们一块儿下了楼。老两口面带笑容，亲切地迎接我。他们问我是否知道有这么个说法，昨夜梦见什么，这梦必定应验，因为这是我在这里度过的第一夜。

“ 我梦见走进好人国啦,’我说道。

“ 上帝保佑 !’房东附和说;“ 没有比这更好的事情了。常言道，同好人相处犹如进了天堂。请您相信我的话吧，太太，世上的好人总归比坏人多。不管怎么样，莠草决不会长得比麦子多呀 走遍天下也是这个理！”

桌上放着早已准备好的祈祷书和一方雪白的头巾。房东太太身穿黑绸子小外套（她的裙子虽长，上身穿的却是紧身衣，外面罩了一件小外套）。我一看就明白了，她这是要去教堂。

“ 不怕稍稍耽误您的话，我同您一起去吧；我换件衣服就来,’我说。

“[illegible],太太 ,这没有必要呀。今天不是礼拜天 ,您这一身挺干净。不过，您看怎么好就怎么办吧，我等等没关系，反正神甫还没有去哩 ,嗯 ,谁说不是呢 !”

我觉得她讲得有理，便听从了她。望弥撒的钟声敲响第二遍，神甫和执事走进教堂的时候，我们也出发了。房东太太跨出大门之前，先在她自己和我的身上各洒了一些圣水。

教堂是献给圣徒雅各的，他的圣像绘在大祭坛上，画工颇为精美。教堂里除小学生外，还有相当多的成年人。

“ 教堂紧挨着家门啦，总该腾出身子来望望弥撒吧。我们家的规矩是我跟我老伴儿轮流着，每人隔一天来一次，”房东太太说。

教堂里歌声优美异常，引起了我的注意；管风琴也弹得同样

动人。后来，当我把这个想法告诉房东太太时，她说：“有这样好的管风琴，弹得又出色，歌声自然也就动听啦。我们这位神甫先生喜欢听优美的歌声，老师又是大名鼎鼎的乐师。喏，到了礼拜天您会亲耳听到的。只要不望大弥撒，神甫先生就总是在唱诗班的高台上，亲自拉小提琴伴奏，或者只是在那儿听着。嗯，谁说不是呢？”

走出教堂的时候，我们在门口遇见了神甫先生。他向赫洛乌什柯娃太太表示欢迎，询问了房东和女儿的近况，寒暄了几句之后，话头就扯开了。房东太太见神甫同她聊天，感到很光彩，她殷勤地答话，还借此机会介绍我同神甫见面，说我跟她一样也是神甫的“对门街坊”，是刚搬来的新户。神甫没有同我谈多少话，可是寥寥数语，已经使我感到他学识渊博，气度不凡。甚至他的外表，也显得很庄严。他身材修长，黝黑的面庞上轮廓分明。高高的宽额头，带着一种刚毅和善于思索的神情。满头黑发，浓眉下一双炯炯有神的黑眼睛，目光敏锐、犀利。他的注视会使心怀鬼胎的人局促难受。然而，他的嘴角和笑容却又流露出这样多的体贴和同情，因此当他默然不语地看着你的时候，你也许会感到此人可畏，可是他一经开口，你便会马上对他推心置腹，充满信任。他嗓音洪亮，犹如黄昏时分拨弄的琴弦那样悦耳。

这是我同神甫初次见面，他留给我的印象。其后，我目睹了他不知疲倦地为信徒谋福利，识得了他那颗真诚的、无私的赤子之心，我不禁对这位被附近一带居民视为恩主的教士，产生了深深的敬意。

同神甫先生分手的时候，他邀请我们改日到他的花园里去看看。回到家里，房东太太连祈祷书也没顾得放下，便兴冲冲地

急忙将我们同神甫先生的谈话向丈夫叙述了一遍。老头儿一面纺纱，一面听她讲，脸上挂着安详的微笑。

关于我的房东赫洛乌谢克夫妇，城里风言风语闲话不少，说什么两口子无比怪僻，女的疯疯癫癫，成天只会傻笑，男的对她俯首贴耳，还说他俩是一对吝啬鬼，自奉却不薄。俗话说："为人处世在自己，别人评说莫在意。"天下何处没有诬蔑和中伤啊。恶意的诽谤即使不在你身上烧块伤，也至少在你脸上抹点黑！房东夫妇的所谓怪僻，就在于他们家里整齐清洁到了无懈可击的程度，因而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赫洛乌谢克家的地板可以当镜子使。"确实如此。这里面也有老玛倩卡的功劳。她是房东太太领养弗朗茨拉的时候雇请来的。老玛倩卡每天收拾好牲口圈，上足饲料之后，就从早到晚由厨房转到内室，由内室转到顶楼、到储藏室、到庭院，手里拿着一把扫帚或刷子，再不然就是一束麦草或者一块抹布，哪儿有点不干净，她随手就擦了，哪儿挂了蜘蛛网儿，她也马上扫掉了。她的裙子无论什么时候都是撩着的，可是浑身上下却很整洁。唯有在礼拜天或节日，她才老老实实休息一下。冬季，门厅和地板上铺着草荐，免得经常洗刷。如果赫洛乌谢克本人不是一个整洁的人，他也许会觉得妻子的爱清洁未免有些过份，这就会引起许多不愉快，因为男人尽管喜欢干净，却并不喜欢大扫除。唯有我这位房东才是两者兼备。即使在周末或节前整座房子闹开了革命，家具推东推西，弄得他连立足之地也没有了，鼻烟盒也不知放在何处是好，最后他只得躲进花园，门铃一响又从花园奔进店堂。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也心平气和，既不发牢骚，也不长吁短叹。每逢星期六，他自己也把外套、内衣、背心、皮鞋等等，一一搬到院子里吹吹风。房东太太也把她那几件冬季呢面小皮袄（有平素穿的，也有礼拜天穿

的）拿出来同他的放在一起。房东于是翻开每一道褶缝，细心检查有无蛀虫。他把衣服拍打、刷净，靴子擦亮之后，由房东太太收进屋去，因为据她说，哪样东西挂在哪颗钉子上，房东摸不着头脑。

有一天，我同房东太太闲聊天，扯到了这个话题儿，她说：“起初，我刚嫁到他家的时候，他见我这般打扫，也不免吃了一惊。我没有怪罪他，我说：‘咱俩彼此相爱，不是吗？那又何必闹得不愉快呢？你就让我高高兴兴吧。我周围的东西要是不晶光锃亮，跟玻璃一样，心里就憋得慌。况且，收拾得干干净净，你瞧着也痛快呀。人家会怎么议论呢？没有孩子还那么邋遢。’‘你看怎么好就怎么办吧！’老伴儿对我说。于是我放手干起来啦，日子一长他也终于习惯了。如今要是有什么东西不象玻璃那样晶光锃亮，他也觉得心里憋得慌。有一年，他得了眼睛痛的毛病，有人劝他吸鼻烟，我心里可不乐意了，寻思他还不如去玩玩九柱戏哩，可是我没有吱声。后来眼看着他要吸上瘾啦，我才说这是个惹人讨厌的习惯，还是不吸的好。‘喏，这叫做礼尚往来嘛！’他说，‘我习惯了你的大扫除，你也来习惯一下我的鼻烟味儿吧！’我没话可说啦。不过，彼此只要真诚相爱，无论什么都能习惯的。因此我是个乐天派，嗯，谁说不是呢？”她笑了。

不错，赫洛乌什柯娃太太是个乐天派。她爱笑，但从不嘲弄人。“我过得很快活，”她常说，“嗯，谁说不是呢？上帝给了我一切：有个好丈夫，有听话的孩子，我们那个小子也很听话；日子过得挺舒坦。身在福中还成天哭丧着脸，上帝见了要发怒的呀。可不能这样啊！干干净净少灾少病，快快活活没灾没病；因此我从来不闹病。我心满意足，天天感恩不尽。我要是动不动就使性子、发脾气，我这老伴儿可咋办呀？他未必会跟我这般要好了

吧，不是吗？”

说着，她望了望丈夫，乐呵呵地笑了，神态是那样的真诚，谁见了都不会无动于衷的。赫洛乌谢克先生也笑了，他吸了一下鼻烟，又接着纺纱。从外表上看，他不象妻子那么开朗，实际上却是个知足常乐、心地极其善良的人。唯一使他焦虑的，是驶往赫拉代茨和雅洛姆聂什的驿车能否如期出现。当沉重的运货马车在清脆的皮鞭声和马匹的嘶叫声中驶到门前，身穿蓝大褂的赶车人将小桶子、小木箱之类一一卸下；当商品完整无缺，又在指定的地方堆码整齐，赫洛乌谢克先生付足脚力之外还奉送了一杯香喷喷的李子酒；这时他的脸上便又恢复了那种安详宁静、心满意足的神态，反映了他灵魂的宁静和满足。

诚然，房东夫妇对那些以乞讨为职业的人确实很吝啬，一星半点也不肯施舍，拒绝的口气也很严厉。尤其碰到上门求乞的是喝得醉醺醺的男人，或者邋里邋遢、衣衫褴褛却还试图卖弄风情的女人，嘴里滔滔不绝地诉说贫穷，脸上又毫无忧伤之色。对这类人，老两口总是直截了当，一口回绝。当他们听说一个无耻之徒借口要到玛利亚—采拉去朝圣，想从神甫先生手里骗取一笔旅费却遭到他严词驳斥时，他们就更加问心无愧了。房东太太常用神甫先生的话回答说：“等哪天上帝赐福给二流子和懒骨头的时候，你们再上这儿来吧！”不言而喻，这些人背地里咒骂他们，满城散布谣言，说他们一毛不拔，没有恻隐之心。城里也自有那么一些人专爱捕捉这些谣言，并且对这类乞丐特别慷慨，以便他们到处去为自己树碑立传。

其实每逢星期五，赫洛乌谢克家总是一清早就煮好一大锅汤，用牛奶调得稠稠的，房东太太从店里换来零钱，又从靠墙的小柜子里取出扑满，倒空里面的积蓄。火灾以前，赫洛乌谢克先

生每天都要出去喝啤酒，碰上谈得投机的朋友，喝那么一“马兹”① 不算一回事儿。在家吃晚饭，也得做样热菜。火灾发生以后，这些就都谈不上了。

后来，他们的景况逐渐有了好转。有一次，夫妇俩上教堂去听布道。神甫先生讲仁慈，他说一个人哪怕手上并不富裕，也总能省下点儿钱来施舍，说有人挥霍浪费，有人贫困不堪。赫洛乌谢克夫妇回家琢磨了许久，他俩合计道：“家里的日子过得宽宽绰绰，这全是上帝赐的福。咱们能不能每天也想着一点儿一无所有的穷人呢？”于是，老两口立了个扑满。每次没有给二流子的钱，他们投进了扑满；一星期三次不喝咖啡，只喝白开水，这份钱节省下来，放进了扑满；家里做的活儿出售后换来的钱，也投进了扑满；清晨说声“早上好”，晚间道声“晚安”，也往扑满里各投一枚小钱。就这样，点点滴滴，年终也能积攒起好几个金币。每星期五，除了施汤之外，他们还从这个扑满里取出一些钱，分发给年老和真正贫苦的乞丐。扑满里余下的钱，他们按照常年惯例，圣诞节的时候分赠给两三户穷苦家庭。

每逢星期天，赫洛乌谢克家必定做烤肉和许多吃的东西，数量要比平时丰盛好几倍。不摸底细的人见了不免诧异，不知他们怎么处置。其实，房东太太从教堂里回来，一个个预先准备好的小罐子已经放在那里。她一迭连声地催促：“赶快呀，弗朗茨拉，快准备！玛倩卡，你把裙子放下来，别忘了手里托块抹布！我这儿马上就盛好啦。嗯，谁说不是呢？”她一面喊，一面忙着在这个罐子里放勺汤，那个罐子里放块肉，另一个罐子里是别的东西或者一块烤肉。玛倩卡抱起罐子，用围裙遮着，急急忙忙朝鱼塘

①捷旧时衡量液体的单位，合一公升半弱。

那边走去，那儿住着一个穷苦女人，身边有两个经常患病的孩子。弗朗茨拉用头巾裹着罐子，穿过后面胡同直奔一位九十岁的老奶奶家去。这位老人跟着女儿过活，但女儿本人经济困难，其他子女又都很穷，靠纺纱度日。

星期天下午，雅库勃·哈林纳总来串门，那第三份食物就是留给他的。关于这个人，我下面还要细谈。“您对谁也别提啊！”房东太太每次都要叮咛他。不知是受惠者不折不扣地执行了她的嘱咐呢，还是德行不象坏事那样传播得快，反正关于她做的这件好事，谁也没有提过。

房东夫妇和弗朗茨拉冬夏纺的纱，全部是为自己消费，满足家庭需要或为两个孩子将来婚嫁之用。玛倩卡纺的纱却是为穷苦人的。她用纺出的纱线织成布，漂白了，送给那些受之无愧的人。

邻里街坊有时上赫洛乌谢克家来串门儿，拉呱着家常，不免聊起穷人的事儿来。这位先生或那位太太说：我办了什么什么；我捐献了多少多少；星期五我也布施啦，谁知换来的却是忘恩负义，算了吧，这些人不值得怜惜……等等。逢到这种场合，房东太太就说：“是呀，对这些家伙我也是分文不给的。我救济就得先弄清对方是什么样儿的人，事后也不期望人家酬谢我！”

“上帝会替那些忘恩负义的人酬谢你的！”房东又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在这一点上他也确实可以振振有词，因为他无论做什么，总是一帆风顺，处处都有上帝的福泽庇佑着他。老两口儿很虔诚，不管坐下纺纱还是出门上街，心里始终不忘上帝的教诲，因此他们的日子过得既称心又平稳。

我搬来这里刚几天就要找一个可靠的送信人，送一笔现款和一封信到山区某地去。那儿邮政不通，因此有人建议我找个

送信人专程送去，说是这样做比较迅速。我把这事对房东说了。

“除了雅库勃·哈林纳，我不晓得全城上下还有什么人足以让我放心大胆地向您推荐了。”

“那敢情好啊,我就请他去吧。”

玛倩卡跑去找他；他正在神甫家劈木柴。

“太太,我还没见过比他更实在的人哪,”房东太太说,“地道是助人为乐、心地善良的化身。可是人家送了他一个雅号，管他叫傻子。”

过了片刻，一个高大的男人跟在玛倩卡的身后从神甫家的小门里走出来了。他长得颇为魁伟，背有点儿驼；身上穿着本色土布做的罩衣、衬衫和短裤,足登木跟鞋,颈项和前胸袒露着,腰间系了一根细皮带。

“他一年到头都是这副打扮。礼拜天穿漂白布衣服、皮鞋，冬季换成羊毛罩衣、短裤和高统皮靴。头上无论冬夏都戴着那顶黑花边羊毛小便帽,”房东说,“他当过兵,在意大利呆了好几年。逢到圣诞节、新年和复活节，他就换上军服去望大弥撒；平时把军服当圣物似地珍藏在箱子里。他身上这套服装是他当兵回来自己设计的。这里除了他，谁也不穿这种式样的罩衣，因此人们管他叫‘老罩儿’。大伙儿叫惯了这个诨名，倒把他的真名实姓忘记了。在我们家，我们一般都叫他雅库勃。”

这时，雅库勃走进门来了。他向我们问好。屋里若不是别无他人，我真难以相信这年轻的细嗓门是从这样一个壮汉的胸腔里发出来的。他五官端正，高高的隆起的额头，眉宇间只有两三条较深的皱纹；从前额到头顶是秃的，可是在脑后和两鬓，灰白的鬈发却很浓密，一圈圈地覆盖在后脑勺上和耳朵背后。鼻子鹰钩形；嘴巴很秀气，薄薄的双唇，一口白净整齐的牙齿。下

巴颏儿同他脸上的高贵气质颇为相称，它稍稍向上翘起，中间有个小窝儿。皮肤光洁异常，有着几乎象女孩子般红润的面色，同他的灰白头发显得不很协调。蓝如天空的眼睛里，带着几分稚气。他的这副容貌使我既感到出乎意外，又觉得很亲切；但是，对他的嗓音，我却久久不能习惯。

“雅库勃！”房东说，“我们这位太太要找个人送一封信和一笔现款到山里去。您给跑一趟怎么样？”

“就看尊贵的太太能不能信得过我了。她并不认识我呀。”

“反正我们认识您，这就满够了，”房东答道。

雅库勃的脸上掠过一丝满意的微笑。

“我信得过您的，雅库勃，用不着别人担保。您要是愿意承担这份差使，明天您就来取信和现款吧，”我说。

“请问,现款是硬币还是纸币?”他问。

我觉得他问得有些蹊跷。不过，我回答了他，是硬币。

“数目大吗?”他又问。

“合一百兹拉代!”

“哦—— 能不能换成纸币呢？”

“那是为了什么呀?”

“藏起来方便一些。出门上路并不是到哪儿都太平无事。眼下这世道，为非作歹的匪徒可不少哩，”他回答说。

“换成纸币也行。那么，明儿个早晨您就一定来吧。”

“好,我一定来。”说罢,他走了。可是,他又折了回来,要我别把钱和信放在一起。

“人家为什么把雅库勃叫作傻子呢？”我问。

“就因为他心眼儿太实在啦，为人过于方正，”房东太太笑道，“还因为托他办点事儿，他各方面考虑得过份周全。”

“人家管这叫作傻?”

“一点儿也不错!凡是上帝赞赏的,人往往不赞赏,”房东说。

“雅库勃靠什么过日子呢?”

“谁差使他干什么,他一律都是来者不拒。神甫先生派到这里以后,雅库勃经常在他家干活,虽然神甫先生原来就有个仆人了。雅库勃多半是给人劈木柴。待他送信回来,我劝您派他去树林里拉些木柴来,劈好存放起来,入冬就有干柴烧了。干这路活儿谁也不及他内行;他劈出来的柴让人瞧着都喜欢,根根一般大小,活象用机器旋的。然后还给你堆码得整整齐齐,跟砌了一堵墙似的。他干起活来那副麻利劲儿,真是没说的啦!”

我许诺说以后一定派雅库勃去拉木柴。说罢,我就回屋写信去了。

第二天大清早,我正在张罗要送走的东西,门外已传来雅库勃的声音。

他走了进来,我抬头一看,几乎认不得他了。他衣衫褴褛,浑身补丁,身子一侧挂着个叫花袋和一根要饭棍儿;这模样活脱脱是个最穷苦的乞丐。

“这样最保险啦,尊贵的太太,”他说,“有了这套行头,谁也不会在我身上打钱的主意。不过,也有可能要我这件罩衣的吧,那就把钱放在这儿!”他指指腰间一个大补丁,“藏在这儿万无一失,信就贴肉放在胸口。”他一面说一面行动,然后吃了点东西上路了。临走还找补了一句,说第三天回来。

就这样,我结识了雅库勃,一个正直的短工,他粗布罩衣里跳动的那颗心,比起许多裹在华丽服装里的,不知高贵多少倍!

第三天晚上,他并没有如期回来。房东连忙向我解释:“准

是赶上那位先生不在家里了；我敢保证他会给您带回信来的。”

果真是这样。第四天一清早他回来了，一面将回信递给我，一面用他那细嗓门对我说：“这里写着我为什么昨儿晚上没能回来。”

朋友在信上写道：“您派来的这个人堪称诚实和正直的典范。他坐在外面的篱笆旁等候我，从下午直等到深夜，因为家里人见他穿的这身衣衫，不敢放他进门。我的马车刚到家，他就跑过来把书信交给我，钱却没有拿出来，直到我进屋看了信，走到院子里招呼他，他才把钱给我，还一再盘问我是不是某某某。他要求我马上给他出个收据，并且注明他曾在此等候。但愿世上的穷人中间多几个象他这样的金刚钻。”

唉，这样的金刚钻多的是，可惜你们并不理会。你们被裹在外面的泥土吓退了。直到独具慧眼的人走来清除了泥土，展示出它们的熠熠光华，这才引起你们的注意，但并非因为它们是金刚钻，而是因为它们会提高你们的身价，增添你们的光彩。然而，这又有什么关系呢？自有一双目光关注着这些深埋在阴暗的地下、为污泥浊水所淹没、包裹在坚硬外壳里的珍宝，看见了它们，知道它们的价值，有朝一日天使将飞临，把它们带进光明，让它们在最华丽的冠冕上放射异彩。

我拿出钱来酬谢雅库勃，他却分文不取，说是那位先生已经付了钱，他不能收双份。我向他说明那位先生付的钱与我无关，是我派他去的；可是白费口舌，他坚持说该收多少就多少，不管哪方付的，他反正不能多要。

“您这就明白为什么人家说他傻了吧？”当我把这个情况告诉房东太太时，她说道。我有一点儿明白了。

第二天，我打发他到树林里去拉木柴。我给了他脚力和购

买木柴的钱。晚上十点钟他回来了，将一车木柴卸在土台上。房东对他说，木柴不妨就放在外面过夜吧，它不是糕点或面包，不会有人来偷的。

“ 话是不错呀 !’雅库勃说“ 可也得提防万一。顺手牵羊总比上林子里去拉方便多啦。我在这儿守着吧。 ”

“嗨，家里不是养着拉邦吗？您要是不放心，我把它拴到这儿来就是了。我睡的地方离窗户也不远。 ”

然而，雅库勃执意不肯，非要守着不可，我们只得随他去了。清晨，我朝窗外张望，木柴不翼而飞！土台扫得干干净净。原来木柴已在院子里堆放整齐了。房东太太见我满脸惊讶，不禁笑了起来。

“ 喏,瞧见了吧,他就是这么个牛脾气,事情非办妥帖了决不罢休。整整一晚上，他用独轮车把木柴一车车推过小巷子，运了进来。堆放整齐了才叫我的老伴儿出来瞧瞧。他现在去找安杜尔卡了，叫她来帮着把木柴锯开。 ”

“ 真是的,可他也得睡觉呀 !”

“ 老天爷在上，他的瞌睡比鸟儿还少！再说，天晓得他是怎么睡的，从来不躺在床上。睡不睡反正一样，脑袋稍稍往肩膀上一歪；过不了一会儿就站起来，算是睡够啦！可是早晨和晚上祈祷化的时间却不少，天天都去望弥撒。除非有要紧的事儿，否则每天都见他上教堂，跪在右边那根柱子后面，在角落里，总是眼泪汪汪的。他是个大好人哪，可惜从来见不到他的笑容，从来见不到 ,太太 我认识他都十五年啦,没见他笑过一回。’房东太太喜欢周围的人个个笑逐颜开。“ 如果他脸上的笑容多一些，安杜尔卡的少一些 ,那该多好啊。嗯 ,谁说不是呢 ?’

“ 这安杜尔卡是谁呢 ?我问道。

“他的妹妹。可怜的姑娘，一条腿瘸了。她有个惹人嫌的毛病，时不时就嘿嘿一笑，丝毫来由也没有。依我看，她的神经不怎么正常。据说她过去老挨打；把这么个可怜虫当作笑料真是造孽啊。”

望过弥撒之后，雅库勃把安杜尔卡领来了。她的腿瘸得很厉害；个子不高，身体却很结实；皮肤白净，脸色象她哥哥一样红润。一双眼睛又大又黑，可是没有丝毫表情；嘴巴周围的神经时时异样地抽搐，因此她每隔片刻就嘿嘿一笑。这一声声冷冰冰的、空虚的笑声会使听不惯的人感到厌恶。然而，只要雅库勃吆喝一声“安杜尔卡，注意呀!”她便顿时不笑了。干起活来很卖力气；显而易见，她愿意为他效劳。

那天下午，房东带着纺车到我这儿来纺纱。房东太太被人家请去当教母了，仪式举行之后将留下午餐，因此不能马上回家，我便邀请房东上楼来了。

我们在小客厅里临窗而坐。这里可以俯视下面的庭院、花园和公墓，远眺田野和山岗。店堂门上的铃铛拉响的时候，这儿也能听得很清楚。

“弗朗茨拉呢？她上哪儿了？”

“到街坊家串门儿去了，说是学唱一支新歌儿。”

“弗朗茨拉的歌喉非常优美、嘹亮！我常听见她在花园里放声高歌来着。”

“总的来说，她唱的歌儿比讲的话儿多，”房东道。一会儿，楼下果然传来少女的歌声，唱的是一支当时在附近地区还很少有人会唱的歌“在悬崖上的松树林里，有一块荒地！”弗朗茨拉会唱的歌儿多不胜数。只要她独自一人或身在户外，她就歌声不断。老两口也爱唱，但都是唱赞美诗。降灵节时他们唱《天上的使

者出现了》，圣诞节前后唱《耶稣基督降生了，我们欢庆吧！》斋戒节唱：《我做的工作已经很多》，然后是《玛利亚站在十字架下》。可是每天当他们坐下来动手干活，或者清晨在小花园里，他们唱的几乎总是那支动人的歌子："苍天大地的创造者，你是我的安慰，主耶稣。"我走到他们面前，他们也不中止，只是示意我坐下同他们一起唱，我也就照着做了。

"你们同隔壁那家邻居相处得很好吧？"在客厅里坐定之后，我问房东。

"很好。当然啦，他神气活现，自以为比我阔气，可是有啥说的呢？他的店比我的大呀，花色比我的齐全。他有许多货是靠拉贷款买进的，我可没有这份胆量。我宁愿一手接货，一手交钱。不消说，要做大买卖这样是不行的，只能小本经营，象我这样。我的店里生意不算兴隆，可是货物总还都有销路，也从未出现腐烂变质的情况。因为我已经有了经验，知道什么时令消费什么。凡是滞销货，我一概不进，因此周转就比较灵活了。邻居家的商店固然应有尽有，可是投资也大呀，还拉了亏空哪。其实，这一家子倒并不挥霍浪费，做买卖也挺内行，只是孩子太多了，又个个要栽培上大学，这就需要很多钱。我愿意他买卖兴旺，哪怕上我店里来的顾客少几个也行；我确实没有那么多的开销呀。他家的宅第虽然不小，但是比起这里的新旧豪门来，毕竟差远了，至少就他本人而言是这样。他那位太太是吃惯用惯了的，不足为奇。她出身大户人家，爸爸是阔绰的大布商，她从小在维也纳长大，是马尔东的堂妹。马尔东就是那座倒塌了的楼房的主人。"

"有一个每天都在这里转悠，通常总到这家或那家串门儿的人是谁呀？就是那个模样儿怪可笑的小男人，生一双矮腿，走起

路来老是踮着足尖。头上戴一顶毛茸茸的高礼帽，蓝色燕尾服上钉着金扣子 绸衬衫,白围巾,黄背心 怀表塞在口袋里,表上拴着金链条；口袋旁边坠着老大的玉红色缨子。不管天气多么晴朗，他手里总少不了一把红雨伞。无论遇见谁，他都礼貌周全地一鞠躬,说一声:' 在下有礼了 ',甚至对毛孩子也不例外。这人是谁呢 ?"

" 他是那家楼房主人的儿子小马尔东。他长得那么矮小，样子又可笑，因此大家管他叫马尔东涅克①。他一年到头都穿这套行头，只是在冬季将薄的换成厚一些的而已；围巾和背心却非得黄色和白色的不可；至于那个红顶篷，从来没有人见他离开过，想必睡觉的时候也是抱着它的。亲爱的太太，您听我说。在我小的时候，除了此地的布商，下雨天谁也不在头上举个顶篷。这玩艺儿是布商打国外带回来的，因此谁手里拿着就表明他是个阔气的大亨。唉，这些买卖人带回来的坏东西可真不少；可是到头来倒霉最厉害的也是他们自己呀。人家有时候把马尔东涅克当笑话,打趣说:' 他把屋顶腋下夹,大雨淹了他的家。' 这家伙比犹太人还精明呢,满嘴甜言蜜语、阿谀奉迎,见到有利可图,甚至可以把脸送过来让你啐。他现在是不比当年他爹罗！不过，即使他有他爹那份财产，他也强不了多少，谁也别指望从他手里得到一点儿好处。父子俩都是不顾别人死活的家伙；一个只喜欢把钱财锁在箱子里，另一个爱挥霍浪费。马尔东涅克的弱点是好虚荣。哪个女人懂得怎样玩弄他，就能从他手里骗取不少钱。他自以为仪表堂堂，漂亮得很哪。这里的姑娘们一向都把他当笑料逗乐儿。按说，他也应该懂事了，年纪已经不轻啦。他几乎啥

①为马尔东的小称，此处为贬义。

也没有分给几个妹妹，照理是应该分给她们的，因为他毕竟多少也捞到了一些东西。那时候他已经大了。难怪那些被他爹搞得倾家荡产的人指着他的金链条和金戒指说：‘都是打我们家偷的！’那两个姐姐倒不值得怜恤，直到现在还那么趾高气扬。您看见过的,从来都戴着面纱。”

“不错,一个戴绿面纱,另一个戴黄色的 姐妹俩的面容我还没有见过呢。”

“可不是么,非到祭坛前不摘面纱,生怕遇上谁的凶眼,仿佛还是当年那个身份似的。不过，那老三弗洛琳卡，我可真是心疼她。他家出事那年，她还小着哩。怪可怜的，荣华富贵她没沾上多少边。她比老二海德文卡小九岁，出世后夫人嫌带孩子麻烦，把她寄养在一个织布工家里，直到她会说话、能满地跑了，才接回来。她刚长大一点，约莫六七岁吧，家里就出事了。豪华生活她没过着几天，没受熏染，因此始终是个好姑娘。大家都很喜欢她，常常看在她的面上，对她家另外那几个也就不怎么计较了，甚至还给他们一些好处呢。可怜的姑娘，自己的事儿也是桩桩不顺心。”

房东说得对。这位弗洛琳卡在我脑海里闪现过好几次了。她是个标致的姑娘，金发碧睛，我常见她在教堂里虔诚地祈祷。她跟两个姐姐不一样，从不戴帽子，金色的长发编成漂亮的辫子，天蓝色的印花布衣裳. 雪白的领子和围裙。总之，她那一身穿戴跟手艺人家庭里出来的姑娘没有两样。听人说，她十指纤纤，手工活儿做得很出色，家务事样样内行，还写得一手好文字，捷语、德语都运用自如，在学校一向名列前茅。

房东还对我说，镇长有个儿子爱上了她，她也爱他。镇长有三个儿子，两个在本地，还有一个学织布，现在到外面开扩眼界

去了，他就是爱上了弗洛琳卡的那一位。——可是镇长竭力反对，说他不要这个家庭里的人做儿媳妇；说他一辈子为人正直，从不敲诈勒索，既不偷也不抢，不象那个破了产的家伙，害得上百个家庭家破人亡。总之，儿子在父亲面前连提也不许提这门亲事；可是儿子却更为坚决了。弗洛琳卡呢，也天天挨姐姐们的训斥，说她鬼迷心窍才看上这么个穷鬼，虽说他爹是镇长，可终究还是个乡巴佬，要在当年连给我们去世的爸爸系鞋带也没有资格。她，马尔东的闺女，居然要嫁这么个人！弗洛琳卡默默地听着，心眼儿里想的反正还是他。就这样，两人走到一起了，他们的看法同自己的亲属完全不同。他们互相倾诉爱慕之情，激动得落下泪来。马内克信誓旦旦，非弗洛琳卡不娶。他说，他将节衣缩食，积攒一笔成家立业的费用，除了祝福之外，他对爸爸一无所求。至于祝福嘛，他爸爸总有一天会回心转意的。弗洛琳卡答应他永远忠贞不渝，她将为他祈祷，同时找份工作。两人便在树林里玛利亚圣像前订了婚约。当时有人在场亲耳听见了，只是他俩不知道，也没有发觉。我也是很久以后才听说的，就是那人告诉我的。弗洛琳卡恪守了自己的诺言，据说她也确知马内克没有背信弃义；至于是谁给她捎的讯息，那就无从得知了。

我在客厅里同房东聊天，他刚提到弗洛琳卡，说他可怜这个姑娘的身世时，我就知道他说的是谁了，因为他的妻子对我讲过。那天我们在教堂里看见弗洛琳卡，我挺喜欢她，房东太太便把这些事都告诉我了。使我迷惑不解的是大家为什么如此诅咒她的父母。住在首都的人对破产这个词儿并不怎么在意。因此我向房东打听那座大楼的主人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好心的房东便原原本本对我讲起来了。

“您是知道的，亲爱的太太，”他开始道，“我们这一带的居民大部分靠纺纱织布为生，山里人更是如此。只要纺出的纱和织出的布换得到钱，我们的日子就过得不错。除非遇上特别厉害的灾荒，人们一般不闹穷，不挨饿。可是，自从有了机器纺织，我们这儿就倒了霉。要是上帝不开恩，指点我们养家活口的另外门道，这里的生活还会越来越糟。眼下人们挣的钱只有原先收入的一个零头。生活水平的下降在这座城里还不太明显，不那么触目惊心。山区就不同了。山区是布匹贸易的中心，布匹从那里运往世界各地。可是，即使在手工织布盛极一时的当年，如果没有布贩子从中牟取暴利，穷织布工和纺纱工的日子还会好过得多。布贩子压低价格收购布匹，在尺码上还玩些花样，于是发了家。他们一旦手上有了几千块钱，财富便自然而然往上飞窜了。他们可以放手搞大笔投机，小商号不是他们的对手，斗不过他们，也没那份财力把商品运销大城市或远销国外。可怜的织布工，为了那几口土豆、牛奶和难吃的面包，他们成年累月坐在织布机和纺车前苦苦操劳。他们长吁短叹，央求布商多给几文，说他们吃了亏，出师后也没能赚到多少钱。可是布商硬是一文不加，织布工需要钱用，没奈何含着眼泪把布匹卖了。布商是他们养家活口的主子呀。布商要找卖布的可容易了，几百个随意挑 卖布的找布商才教难哪，要跑上好几英里地。就这样，织布工流血流汗，布贩子敲骨吸髓。几年前，家财万贯的巨富在这座城里有好几户，眼下就只剩下三户了。您想必也看见了，城郊那座大宅邸，礼拜天总有一辆马车驶出来，教堂里有个衣着华丽的夫人坐在一张特殊的座位上。她不跟城里的任何人交往，只是一年两次到维也纳去参加社交活动。丈夫回家，她陪伴丈夫，此外就同带孩子的法国女人聊聊天。丈夫的爷爷原先也是棚户出

身，住在离池塘不远的地方。喏，就这家至今还一帆风顺。听说女的家里很阔气。至于其他两户嘛，也只是有个虚名罢了。在我年轻的时候，整个这一带最富有、名望最大的要数布商马尔东了。也正是那几年，他盖了现在已成废墟的那座大楼。回想起来，还象今天发生的事情呢。我们远远地瞧着他们怎样盖洋台，怎样安上窗户，怎样铺橡木地板、打上蜡，怎样用丝绸和贵重的壁纸糊墙。后来，又看着他们运来了家具，天晓得是从哪儿运来的。大楼有十间男主人用房，每一间里陈设的家具都各不相同，墙上挂着贵重的镜子、画幅，走路踩在豪华的地毯上，吃饭用银餐具，还有仆人侍候着。他家有两辆马车，好几匹马。什么时候想出去逛逛，坐上马车就去啦；甚至上教堂，才那么几步路吧，也从不走着去。孩子和他们自己身上的穿戴就更不用说了！浑身上下金光闪闪，花团锦簇，平日里也象礼拜天一样讲究。坐在马车上，人家向他们致意，他们连谢谢都不说一声呀。穷人和要饭的不准挨近他家大门，说是免得——请您原谅——带来了虱子。人们绞着双手，惊慌不安，都说：'天哪，要是老爷子和老太太复活了会怎么说呢！老两口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家当，就这么样给挥霍了。'这些孩子的爷爷是个大好人。他照应大家，上帝也照应他。他穿的衣服素来都同城里的普通人一样，妻子也是如此。当他不得已必须到外面去跑买卖时，他也从不把那些伤风败俗的或者新奇的玩艺儿带回来。儿子已不象他那样顺当。老爷子派他到维也纳去看管仓库，他去了将近一年，竟把那些外国名堂一古脑儿学来了，连坏东西也学来了，还浪费了不少钱财。老爷子发觉后立刻把他叫了回来，不许他再去。可是，有什么用呢？他的灵魂已经堕落了。不幸的是，老爷子和老太太不久都先后归天，全部财产落到了他的手里，因为他是唯一的继

承人。从此他家一切都变了。他结了婚，老婆是在国外娶的，想必是在维也纳吧，据说也很有钱。她长得很漂亮，跟弗洛琳卡一样，只是过份浓妆艳抹，又一味追求享乐。老一辈的持家之道统统被他们抛弃了；各方面都同贵族比排场，生意也做大了；后来就盖了那座楼房，搬了进去。他家每年都到维也纳去住一阵子，男的常到各地跑买卖。家里是三天一大宴，五日一小宴，逢到喜庆日子，还少不了放放焰火。那可是化钱的玩艺儿哪。他家仆役众多。老爷子在世的时候，雅库勃的父亲萨赫拉德卡已在他家当差，看管布匹仓库。萨赫拉德卡为人诚实可靠，深得老主人的信任。老爷子象教父似地照拂雅库勃。萨赫拉德卡那时在街口盖了一间茅屋，地点距离现在倒塌了的楼房不远，当年仓库就在那儿。盖房的地皮是老爷子的产业，但送给萨赫拉德卡了。少主人见萨赫拉德卡有用，为人又正直，把他留了下来。萨赫拉德卡侍奉少主人象侍奉老主人一样，老老实实，忠心耿耿。再说他也打心眼儿里喜欢少主人，因为是从小看着长大的，还常常抱在膝上哄着玩过。他常说，少爷本性不坏，只怪世道不好，又娶了这么个老婆，把他带坏了。他经常壮着胆子规劝少爷，因为他看得很清楚，这样下去会有什么结果。可是后来他也只有随它去了。事实使他明白，他不是一个可以同少爷平起平坐、甚至规劝少爷的人。他没有让雅库勃干织布这一行，却送他去学木匠活儿了，说是千万不能让孩子当织布工，免得将来成叫花子。他还有两个比雅库勃小的儿子。安杜拉①是后来生的。雅库勃被人家拉去当兵的时候，安杜拉大约只有三岁。雅库勃本来不至于去当兵的。可是，马尔东看上了他，要他在身边当听差，老头儿

①安杜尔卡为安杜拉的爱称。

不肯，马尔东便下令把雅库勃带走了，至少我爹是这么说的；我爹的消息灵通着哩，各家各户的事儿都往他店里传。老爷子伤透了心，不想呆下去了。少主人看出了他想离开，便变着法儿让他明白：要走就是死路一条。他手上没有字据，设法儿证明盖房的地皮是老太爷送给他的。有什么可说的呢？看看争也无用，只有逆来顺受了。可是他心里痛苦，忧伤得病倒了。妻子一向在宅子里给夫人洗衣服，当洗衣婆；孩子们也常去，因为小少爷要人陪着玩，他们便受尽了折磨。老萨赫拉德卡压根儿不愿意孩子们进宅子去，他要他们上学，不希望他们在宅子里熏染了臭气。可是老婆乐意呀，她贪图人家偶尔赏给他们的那一口美味儿和件把衣裳。丈夫心里明白，这会给孩子，尤其穷人家的孩子带来什么恶果。由于嘴馋而灵魂中了毒害的事儿难道还少吗。‘宁可啃黑面包也要做老实人哪，’他常常告诫孩子们。雅库勃把这话牢牢记住了，可另外几个却没有。上帝不久就把他们召回去了,这样倒也好,免得活着丢人现眼。不幸的是,老爷子去世了。雅库勃当兵以后，过了几年曾穿着军装回来探望过他爹。那次我看见他了；他到我们家的店里来买柑桔，说是给他爹润润嗓子眼儿。那年头柑桔可是个稀罕物品哪。我父亲能进这档子货，知道有销路。眼下就不行啦，手上有了这种东西可咋办呢？当年这小伙子漂亮着哩。不久以后，老萨赫拉德卡就一命归天了。他有一个儿子当学徒，开了小差。两个在宅子里当听差，肉体和灵魂都堕落了，没过多久就先后得了脏病，都死了。雅库勃的娘可算是糊涂到家啦，竟然又把安杜拉送进宅子去陪伴小姐（大伙儿必须称呼他家闺女为小姐）。安杜拉成了小姐们开心逗乐的玩意儿。她们可尽着性子戏弄她，要她耍猴儿，竖蜻蜓，在地上爬，还用冰冷的水浇她。安杜拉呜呜咽咽地哭，小姐们乐得手舞

足蹈。有一回，她们看见人家剪羊毛，便拉过安杜拉来，象剪羊毛一样剪光了她的头发。为了解闷儿，她们把安杜拉打扮成猴子模样，要她跳来跳去，跟街上卖艺人似的。她稍稍违抗，她们就拳打脚踢；见她哭泣，打得更凶。小姐们做错了事，她代人受罚，挨打；小姐们干了道德败坏的事儿，她也挨打，说是被她带坏的。她跑去向妈妈诉苦，她妈总是说：‘喏，别说啦，忍着点儿吧！这无非都是为你好；你长大了得依靠她们呀。你看，你有漂亮衣服穿，有好东西进口，要不是在这里，你上哪儿去弄呀。’为了使小姐们开心，她还得装笑。小姑娘往往一边笑，一边眼泪扑簌簌地滚下来，这时候小姐们就赏她一个铜板。这件事当然满城传开了。大家责怪她妈，也同声咒骂那几个目无神明的小姐。城里的孩子们追着安杜尔卡叫喊：‘来，赏你一个铜板，给我们也笑一个呀！’有什么办法呢？她妈吃惯了好的，怕过穷日子，她一个心眼儿攒钱，把其他事情统统抛在脑后了。姑娘长大了，又呆又傻。天晓得他家是怎么折磨她的。有一回，马尔东涅克玩的时候把她推下了楼梯，从此她的腿就瘸了。他们上维也纳的时候也把她带了去。总之，姑娘的前途给断送了。那间茅屋终究还是硬教拆除了，老爷要在那儿盖个什么名堂，建造一座花园。他给他们在别处修了个棚子，雅库勃至今还住在那里。雅库勃退伍回来，事情当然看得一清二楚，可是有啥可说的呢？他开始挣钱养活自己，想办法把妹妹拉过来。他没有到马尔东家去，也没责怪他娘。不过，他娘后来多少被他感动了，或者是她有点儿变了，她沉默寡言，终于一病不起，呜呼哀哉了。雅库勃独自同妹妹生活在一起，不许她再进宅子。他在圣涅沃斯基疗养地找了份劈木柴的活儿，把妹妹带了去，让她在那儿呆了整整一星期。他劈柴，她当下手；早晚两次一同去教堂祈祷。兄妹俩有时

露宿在教堂前的台阶上，有时睡在干草堆里。星期天回来的时候，安杜拉的面色眼看着就红润了。他娘去世后，雅库勃把母女俩从宅邸里得到的那些毫无用处的东西一古脑儿卖掉了，卖得的钱存了起来。安杜拉对他唯命是从，跟他也过惯了。喏，您看见过啦，同她说什么她也不懂，一脸痴呆相。过去，她的坏心眼儿也不少，还落了那么个傻笑的病根儿，嘴角象抽风似地一阵阵牵动。此外，她还经常闹病。不过，雅库勃把她的情况全部掌握了,知道怎么对付。

“对了,咱们可别离题太远啦。且说马尔东吧,他家的生活跟豪门贵族不相上下，大家以为他的财富无穷无尽。可是，城里另外一些布商却冷言冷语，说他早晚要出事，可惜当时谁也不信，只当是他们出于忌妒才这么说的。因为这些布商尽管生活也挺奢华，但同马尔东家比起来，却是小巫见大巫了。其实，远在火灾发生以前很久，他家就多次出现了停工或者付不出现款的情况；当时他们推托说这是由于存货太多，因而周转不灵，或者说正等着一笔进款；后来人们才明白问题在哪里。火灾之前两年，他家有个闺女去世了。那姑娘容貌非常俊美，在几个大闺女中她排行最小，原定要同一位家财万贯的巨商结婚的。为此，马尔东当然就伤心万分啦，这是头一个打击。出殡时那个排场啊，在这座城里还是空前的哪。他们给她穿上绣金花的绸缎衣服，放进镶着玻璃的橡木棺材，整整陈列了三天，让大家前来瞻仰遗容，棺材旁边点燃着蜡烛。马尔东早就给自己和宗族盖了个纳骨室，这在咱们这儿也是找不到先例的。棺材送进了纳骨室，她生前穿戴的一切豪华衣物，统统陪葬啦，连戒指也都戴在手指上了。不过，这事我不相信。天晓得出殡花了多少钱，因为还给大家发了蜡烛，事后又发了面包和啤酒，这里的居民有好几百哪。

据说对于她的死，爹比妈还伤心。两个姐姐长得都不怎么样，小马尔东呢，又是个矮子，您明白了吧。弗洛琳卡那时还小。海德维卡可是个美人儿，因此无宁说他在女婿身上寄托着很大的希望。人们议论纷纷，都说：‘上帝的惩罚降临到他头上啦。’马尔东婚前婚后都是个寻花问柳的色鬼，不止一个家庭由于他而蒙受了羞辱和不幸。

“女儿死了约莫半年之后，突然晴天霹雳，马尔东破产了，哎呀，太太，对于这一带居民来说，这可是沉重的打击啊 多少人因此而丧失了一切。太可怕啦，那一片诅咒怨恨之声！可是马尔东远走高飞了，只留下老婆和孩子，又成天不露面，活象他家突然一下子死绝了似的。人们心里想，他的财产会全部没收的吧，变卖了偿还债权人呀。白日做梦！宅邸和宅邸里的一切，外加一部分财产，早就转到太太名下啦，装模作样，仿佛是她陪嫁带来的。债权人只得干瞪眼，奈何他不得。人们心里想，他会关进牢房，受到法律制裁的吧，他干的勾当同强盗无异呀。谁知天下事有时候就这么是非颠倒，其中的奥妙也不是我们这号粗人的脑袋瓜所能够闹明白的：他既不曾下牢房，也没有受惩罚。这里的债权人得到的回答是：暂且等一等吧，过些日子他的买卖就要恢复，他要还清全部欠款的。尽是唬弄人的空头支票。后来又传说小马尔东开始做生意了。那一次他倒确实在这儿进了货，不过是偷偷摸摸暗地里进的。过了一阵子这些事也就逐渐冷了下来。老婆到维也纳去了，后来一切又恢复了老样子。可是马尔东极少抛头露面。即使出来，也多半骑在马背上，人们几乎都指着鼻子骂他。我们常见他黄昏时分在墓园里，是去纳骨室的吧，但总是独自一人。

“后来，他又上外地去了，不久就发生了那场火灾。对于他来

说，这毫无疑问是极大的不幸。他在这儿存放着大量财物哪。光布匹就为数可观，是留着自己用或者给女儿们的吧。此外，奇珍异宝、华丽家具，五光十色的东西什么都有！当然，很多东西都尽量抢救出来，扔进了地下室。帮忙最多的恐怕要算雅库勃了。可是损失还是很大。人们这算是大开了眼界，看见大楼里原来是什么样儿的。现金和文件总算被马尔东涅克抢出来了。老马尔东立刻闻讯赶到现场。他把需用的家具搬进神甫住宅。神甫给他腾了几间屋子。别的东西他也搬了去。火灾现场清理完毕之后，他家又到维也纳去了。不久就传来消息，说他老婆被这事吓出一场病，去世了。事隔不及半月，他本人也亡故了。在这里，人们都满有把握地说他是服毒自杀的，不过我不敢肯定。假如真是自杀的，愿上帝宽恕他吧。小马尔东带着几个妹妹回到了这儿，租了几间房，从此住下了。他一步一步开始经商，可是他手上的钱好象不吉利，财运总不亨通。伤天害理攒下的财产已经化为灰烬。遗产里有他妹妹的名份，可是他千方百计骗她们的钱。据说她们是靠缝纫活儿挣钱养活自己的，做出的成品由他拿到维也纳去销售。他们的生活据说有时困难得很，可始终不肯抛弃阔绰的排场。存放在神甫家里的家具有一部分拍卖了，都是相当华丽、贵重的东西。我屋里的那几件就是那次买来的。这些人活着完全为自己。弗洛琳卡压根儿不象他们家的人。家务事大大小小全落在她肩上了；姐姐们有时跟着哥哥上维也纳，她却从来不去。三姐妹中，哥哥比较喜欢她，因为那两个脾气很坏。雅库勃常到他们家去，给他们劈木柴，干力气活儿，一个钱也不要，还巴不得弗洛琳卡常常差遣他呢。雅库勃一家老小被他们坑害得好苦，可是他常说：‘这个孩子没有得罪过我们呀；至于其他人嘛，那就请上帝宽恕他们吧！’不过，安杜拉去不

得他家。她一见那两个大女儿或者马尔东涅克，就会突然狂笑起来，直笑得周身发抖，样子很可怕。天晓得是怎么回事儿。她谁也不搭理，成天除了痴笑就紧闭着嘴巴一言不发。不过，什么活儿她都肯干，而且干得很利索。雅库勃不在家的时候，她关起大门足不出户。雅库勃为了她处处牺牲自己。这个人实在教我喜欢。'老板一面说，一面望望楼下。雅库勃正在劈柴，只见他一斧头下去，木柴整整齐齐分成两半儿，匀称得象旋床上旋出来的一般。

"您可知道，太太，他还救了猎人一命，免得那家伙葬身火海哩。猎人慌慌张张，不知怎的逃到了马尔东家楼房后面的花园夹道中去了。那是一条死胡同，准会教人逮住的。雅库勃打家里出来，刚好路过那儿，一眼就瞧见他正往灌木丛里钻呢。雅库勃拉着他的手，悄悄领回家，把他藏在炉灶后面。他吩咐安杜拉锁上大门，谁也别放进来，哪怕外面大喊大叫也不要开门，他去去就回来。他又指指自己一条打了补丁的旧裤子和一件旧罩衫对猎人说，万一情况危急就换上这套衣服，把自己那一身扔进灶膛烧掉。穿着这套衣服，逃跑就容易了。说罢他就救火去了。我不是讲过，大火烧到马尔东家就停住啦。晚上，雅库勃把穿着破衣服的猎人领到树林里，让他在那儿换上原来的服装。猎人请他到家里去，想要酬谢他，可是他却一口谢绝了，只说希望猎人从此洗心革面，忏悔罪愆，对穷人善良一些，莫再给他们添麻烦。尽管这样，神甫还是收到了一笔二百兹拉代的汇款，要他转给雅库勃，汇款人没有署名，只写着：一个蒙受救命之恩的人敬谢。神甫先生将汇款转交了雅库勃，他不再推却，接受了，但立即原封不动捧到我这里，要我将一百兹拉代分给两户受灾严重的穷苦人，另外那一百添在原有的存款里。"

“ 他在您这儿有存款 ?”我问道。

“ 有的呀,这是说存在布拉格的银行里,我代他保管存折。他省吃俭用，生活非常清苦。人家送他什么好吃的，他都给了妹妹。您看他衣着也不讲究。可他一年挣的钱却不少。我想，他是为妹妹的将来着想吧，因此总要存一些钱，有个保障。他年年都去朝圣，上布拉格的圣杨教堂，或者到伐姆贝里采，有时也去斯伐多诺维采。每次回来都带些画片儿送给孩子们，附近的孩子个个都有份。为了别人，他五花八门的花费可不少哩，”房东说着，乐呵呵地笑了。门铃叮叮地响起来，他跑下楼去了，我却久久地思索着他对我讲的这些事情。

三

不言而喻，我对这个为人正直、品德高尚的雅库勃产生了极大的好感。不久，他对我也象对房东一样推心置腹了。除了素来器重有德之士和正直工人的我们和神甫这两家之外，其他人对雅库勃都不理解，认为他有点儿傻，至少象孩子般缺个心眼儿,因此同他说话随随便便,漫不经心。然而他却助人为乐,对谁都实心实意。逢到落雨下雪的天气,街道泥泞,他便每天冒着雨雪中午和傍晚把孩子们从学校背到广场。一会儿他扛着纺车护送谁家的老奶奶去参加纺纱会，一会儿又见他给某个孕妇提水。尽管他走路低垂着脑袋，但这些事他全都看在眼里了。虽说人间也许不乏乐于助人的手，但有哪一双比雅库勃的更为勤快呢？

一天晚上，我觉得前室闷热难当，便把床铺搬到小厅里来睡了。我敞开窗户，躺在床上凝望窗外景色。沉寂的墓地横在我眼前。在月光笼罩下，墓地上形形色色的墓碑、生机勃勃的花

草树木、涂了颜色的木十字架和冷冰冰的墓石都有了一种神秘莫测的古怪色彩。我脑海里浮想联翩，从死想到生，从悲哀想到欢乐，然后掉过头来又想一遍。渐渐地，我的目光虽然落在墓地上，思绪却飞到远处去了。蓦然间，我仿佛觉得有什么东西在眼前一闪，又是一闪。我惊醒过来，定了定神，用心细看；我揉了揉眼睛，那里分明是一个挖开的墓穴，泥土似乎不时从下面抛上来。我壮着胆子站起身，更为用心地凑近窗子观察。一点儿不错，正是那样！突然，墓穴里窜出个黑秃秃的长东西，紧接着出现了一颗脑袋，一条白色身影慢吞吞地爬了出来。我站在那里，惊得目瞪口呆。要说是什么超自然的鬼魂，我倒并不这样想；可又无法合乎情理地加以解释。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当这身影走出大门（在我看来大门似乎根本没有打开），穿过田野而消失，接着时钟敲响十一下，这时我不禁周身颤栗，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怖攫住了我的心。我怎么回到屋里，怎么上的床，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了。早晨，阳光明媚，眼前仿佛换了一番景象。我感到羞愧，暗想那恐怕是半睡半醒状态下产生的错觉吧，不提为是。然而，整整一上午它萦回脑际。下午，我在花园里漫步，忽然转念一想，何不到墓地去看个究竟呢，也许会找到我那梦境或幻象中的某些蛛丝马迹吧。在花园里看不见墓地，围墙比我身子高。我步出家门，绕着墓地走到挖坟人的房舍，从房舍旁边的一扇小门我跨进了墓地。昨夜我见那身影出去的大门现在锁着。我径直来到了那个地点，墓穴周围果然堆着泥土；墓穴里，一双清澈的蓝眼睛望着我，细声细气的嗓门招呼说"：上帝保佑，您好！"

"原来是您呀，雅库勃，"我顿时恍然大悟，"您在这里干什么？昨儿晚上您可把我吓着了！"

"我——我——对不起，尊敬的太太，昨儿晚上我都没顾上

回家。我在学校干活儿，直干到半夜，然后就挖墓穴来了。鱼塘那边的贝内什去世了。夜里整不利索，因此现在跑来看看。您有什么事情吗？他急忙问道，从墓穴里爬了出来。

我在一棵楞树的浓荫下坐了下来，枝叶扶疏的树冠，拱顶似地覆盖着一座青翠的坟墓。我将昨夜的情景对雅库勃讲了一遍。他没有露出笑容，只是信赖地望着我说：“那不奇怪，夜总归是夜嘛！不过，这些人在这里安息了，睡得很安宁，您一点儿也不用害怕。夜里无论什么时辰我大概都上这里来过。”

“可是，您想必不是挖坟人吧？”

“我不是。但挖坟人上岁数了。他找了我来帮忙，拿到钱同我对半分。他年纪大，又没有孩子，无人帮忙是干不了这份活儿的，那就会丢了饭碗。他已经八十多岁啦。我怎么能不干呢？我比他年轻一半都不止呀，而且身强力壮。”

“您积了德，雅库勃，将来会有好报的。”

“听凭上帝安排吧。我下决心为上帝和众人效劳，但愿上帝欣然接受我这份心意，因为除此之外，我已经没有更多的用处啦。”

“嗨，雅库勃，您还要怎么样呀？真是没说的啦！如果人人象您这样身体力行，唉，如果人人有您这份心意，那该多好啊！”

“喏，各人有各人的想法，不过，我们都是上帝创造的，他将来也要审判我们，到时候各人就得自己负责啦！”雅库勃一面说，一面拔除长在墓旁的杂草。他身边有一个简陋的木十字架，上面钉着一块黑牌子，写着 塞尔维 · 里琴那①！

“这儿埋的是什么人？我打听道。

①此处原为拉丁文，意为“祝你健康，王后”。

“大家管他叫塞尔维·里琴那。我不知道他是不是还有别的名字。”

“为什么送他这么个名字呢？”

“他是个疯子，多年来在这一带漂泊流浪。他拉一把只有一根琴弦的小提琴，用悲凉的声调唱着‘塞尔维·里琴那’,接下去的一句是:‘蓝眼睛的姑娘,她没有坐在小溪旁,’然后又是‘塞尔维·里琴那’。我当兵以前，他就在这里了，等我当兵回来，他还活着，衰老了，象一个长满了野草的树墩子，可依旧唱着那支歌，拉那把只有一根琴弦的小提琴，总有好心肠的人给他绷上一根琴弦，歌词也还是支离破碎的那两句。人们问他家住在哪儿，叫什么名字,可是他不回答。‘别作声,别作声,’他总是说,‘你们要干啥——我是个艺术家——她睡着啦！咱们给她拉个曲子吧！嘿啲，拉起来呀！’说着他又拉起琴来了，用悲凉的声调唱着‘塞尔维，塞尔维’。谁也没有听见他说过别的话，唱过别的歌。人家说，他从前是某个地方的教师，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当他有了工作刚要举行婚礼的时候，却不料她突然亡故了。从那时起他就一言不发，只是一个劲儿地拉提琴，直拉到琴上只剩了一根琴弦；后来据说他就失踪了，从此人们再也没有在那里见过他。我挺喜欢这个人；他谁也不冒犯，而且那么衰老。两年前，整整一个冬季没见他上这儿来。到了春天，积雪融化了，人们在附近的树林里发现了他的尸体。很可能是冬天他踩进雪坑冻死了。我们埋葬了他，我给他砌了个墓，立了这个十字架。可怜的人！塞尔维·里琴那！谁晓得他来自何方，是什么人呢？也不知道是不是还有人怀念他！”

“是您独自照管这些坟墓吗，雅库勃？”我问道。

“老挖坟人也管。我只在立十字架和种树的时候多出一些

力气罢了。此外就是做做这类粗十字架，立在穷人的墓上，免得它们显得那么凄凉，亲属来祈祷的时候，也找得到地方。”

他指给我看他父母的坟墓，那是在两个十字架和树丛中间。他也指给我看马尔东家的纳骨室，里边只存放着海德维卡的棺木。铁栅门上挂着一个用野花扎成的花圈。

“这是谁挂的？”

“弗洛琳卡常到这儿来哀悼。”

“她是个好姑娘！”

“是呀，尊敬的太太，是呀，一个好姑娘，可爱着哪。嗳呀，为了她，赴汤蹈火我也愿意呀，”雅库勃热情洋溢地说道。

“这样说，雅库勃，您对她家不记仇，一点儿也不记仇？”

“不，不记仇。我们每天祈祷不是都要说‘宽恕我们的罪行’吗？那我们也应该宽恕别人呀。当兵以前，我是个火暴性子，我曾暗下决心，总有一天我要回来算账。我回来了，可是我变了，完全、完全变了。”

“是什么使您改变的呢，雅库勃？”

“以后再谈吧，尊敬的太太，”雅库勃见挖坟人走过来，便这样说道。可是，雅库勃手上老有干不完的活儿，而我呢，农村生活尽管单调，光阴却在愉快中流逝。我常常顺便走进神甫的住宅，在他那拾掇得赏心悦目的花园里流连。我又有很多次的机会聆听了动人的小提琴二重奏。另外一些时光则是在谈天说地中度过的，谈得最多的话题是周围人们的道德面貌和物质生活状况。“啊，要办学校，给成年人和儿童都办学校，”神甫先生总是神情激奋地说，机敏的眼睛里立即闪耀着不寻常的光芒。他以怎样的热情侃侃而谈啊，讲他的希望，讲如果出现这样或那样情况的话，他打算做什么。当时我们何尝想到他的计划竟然那

么快就有一部分兑了现，他的设想不久就成为现实了呢！那时节我们总是怀着但愿如此的希望而分手，大家都想尽力为它的实现而做出贡献。

有一天，阳光明媚，又是个好天气。我打算去参观一座古堡的遗址，那地方离这里约莫一小时的路程，沿途风景优美；雅库勃将陪同我前往。“哎，我说弗朗茨拉，”房东太太道，“你何不借此机会到村里去跑一趟呢？就在古堡下边。到咱们的织布工家去，告诉他多咱再来瞧瞧纱线，知道了吧？嗯，谁说不是呢？”

弗朗茨拉跳了起来，一溜烟跑出去了。不一会儿，她回来说邻居家的姑娘们想同她一起去，弗洛琳卡也去。她还征求我的意见，怕我不高兴。我当然没有不高兴。弗洛琳卡这一阵正寄居在隔壁姑姑家里，因为她的兄姐都上维也纳去了。下午，姑娘们来了；她们人人头上戴着一块白头巾，浆得笔挺，尖顶子似地压到眉沿，身上穿着当地姑娘们一般都穿的蓝印花亚麻布衣裳。平常日子出门穿一身雪白的衣服当然是不合适的，因此姑娘们都将白布送到邻近的 H 镇去印花和染色，那里几乎每两户就有一户是染布工。姑娘们穿上印花布衣裳，多少天都跟矢车菊似的。只有在礼拜天（那是说在夏季），她们才穿与她们质朴的为人十分相称的嫩黄色。

我们浩浩荡荡出了城。雅库勃走在前面，手里提着一口袋面包以及瓶子、罐儿、汤匙之类。牛奶我们打算到了乡下就地购买。雅库勃脚登皮鞋，身上穿了一件只在礼拜天才穿的罩衫。房东太太笑着说，这是他对我们表示的尊敬。可是出了城，他请求我们允许他脱掉皮鞋，因为穿着它太笨重。我们欣然表示同意。弗朗茨拉 · 兰卡和玛洛乌什落在后面，也把鞋子脱掉了，说是这样跑起路来更为轻巧。雅库勃接过她们手里的鞋子，将鞋

带系在一起往肩上一搭。我们继续前进。一路上，每片地里的麦穗和茂盛的紫苜蓿都使我们赞叹不已。除我之外，大家都熟悉哪块地是属于哪一户的。看见长得挺秀的亚麻，姑娘们伫足不前了，想必是暗自揣摩如何纺成纱线吧。呀，这儿是甘菊，摘下几朵送给妈妈，这儿是洗鳊鱼用的马尾草，这儿是野罂粟花，一种很有用的药草，这儿是香蒲，姑娘们用它编织花环占卜未来。然后是一只蝎子，横在马路中心，姑娘们围着它转来转去，尖着嗓子叫喊蝎子有毒。雅库勃用手指捏起蝎子，远远地把它抛到休闲地里去了。他告诉姑娘们说，这只蝎子没有毒，意大利的蝎子才可怕哩。姑娘们臂挽臂地走在他身旁，听他讲蝎子和意大利。她们感到惊异，不知那样的生活如何过得下去。于是他便给她们讲意大利的水果多么香甜，花儿多么娇妍，花园多么漂亮，还讲了米兰的教堂和圣安托宁陵园所在的城市，讲得姑娘们忘记了蝎子。其后我们走进一座树林。姑娘们又难住了，分不清哪边叫的是黑山鸟，哪边是模仿鸟，也说不出那只嘴巴象小木槌儿似地一个劲儿在树上敲打的是什么鸟。雅库勃却样样都知道，都能讲出个道道来，直听得弗朗茨拉转动着那双闪烁着喜悦光芒的棕色大眼睛望着他喊道‘：唷，雅库勃，您知道的事儿真多呀！’接着，我们走到了一条小溪边，两天前刚下过大雨，溪水暴涨，水声轰响，象大海似的……姑娘们站在水边愣住了，不知如何前进。玛洛乌什想涉水过去，兰卡提醒她别忘记那三个姑娘是怎样淹死，全葬身鱼塘的，因为她们手拉着手，至死不肯松开。弗朗茨拉朝雅库勃看了一眼。我和弗洛琳卡则想，敢情只能绕道而行了。不料雅库勃放下手里的口袋和鞋子，脱掉罩衣，裤腿一卷跳下水中去了。‘喂，雅库勃，小心溪水把您冲倒，’姑娘们喊道。

“比这排水沟厉害得多的我都淌过。来吧，别害怕，我抱你们过去。这里的每一块石头我都清楚！”他站在水深及膝的溪中，张开双臂说。别的姑娘不敢贸然尝试，玛洛乌什打了头阵。一转眼的工夫她已到了对岸，高声喊道“：傻瓜们，只管过来吧！”兰卡几乎是哆哆嗦嗦地坐到雅库勃的臂弯里：“我身量重，您可别撒手呀！”她央告着。

“嗨，小姑娘，这不是跟小鸽子一样吗？”雅库勃说，象托根羽毛似地把她送到了对岸。弗朗茨拉默默地让他抱过去，双臂搂着他的脖子（别无他法，也只能这样渡河了）。我们再三向雅库勃致谢，是他解决了难题。

“这算不了什么，”雅库勃说“，不过，不会涉水的人容易踩进坑里，遇到情况又慌了手脚。比如妇女吧，那就危险了，甚至会淹死的。”待他把弗洛琳卡和衣物全都运过溪来以后，我们就继续上路了。我注意到雅库勃抱着弗洛琳卡过溪的时候，他显得有点儿神情激动，然后有好一会儿功夫他默默地一言不发。我们又沿着草场往前走，姑娘们用车前草编小篮儿，采摘香蒲茎做算命的花环，还用针叶树的枝子将宽大的牛蒡叶穿起来当阳伞，互相打趣说，这可成了贵夫人啦，支着小屋顶走道儿。她们甚至唱着歌，跳起舞来了，象一群快乐的小鹿，满草场追逐嬉戏。

“青春就是欢乐！”雅库勃走在我们身旁，看着她们高兴地说。

“我说，雅库勃，”弗洛琳卡忽然问道“，您走了那么远的地方，不知有没有到过威斯特法伦[1]？”

“那倒没去过，姑娘！从这儿一直到威尼斯，一路上没听说

[1] 地名，在德国，现名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

有这么个地名呀，”雅库勃诚心诚意地回答。

“有个城市叫科特赖克,您也没有听说？”

“没有呀,宝贝儿,一点也没听说过！它是在哪个方向呢？”

“据说是在法国的什么地方,”弗洛琳卡道。

“科特赖克城是在比利时,”我插话了,“那儿盛产布匹和漂亮的纺织品。想必您有什么相识的人在那里吧？”我问弗洛琳卡。

“哦,没有,我只是随便问问罢了,”她答道,双颊却羞得绯红，因为她说了谎话。我在神甫家里曾经听说，镇长的一个儿子在威斯特法伦当过织布工，后来在神甫的建议下到了比利时，去观摹那地方的纺织业，以便回乡来提高织布水平。弗洛琳卡打听这些用意何在，我心里是一清二楚的，但是，即使在她询问比利时远不远，要不要飘洋过海，有没有凶猛的野兽时，我也没有向她挑明。

正说着，我们来到了一片小树林边上。这里，在一棵大杉树下,涌出一股清泉,水寒似冰,沁人心脾,只是略带铁腥味儿。据说这水喝了能祛病强身，有神效。树枝上不知哪位感恩人挂了一张圣母像，为得以健康如初，表示感激。我们用手掌捧起清泉畅饮了一通，做过祈祷之后，进了树林。从这里再往前走了不多一会儿，便到达那座据说一度曾是利多勃尔式城堡的遗址了。姑娘们和弗洛琳卡要去村里找织布工，她们带上牛奶瓶走了。我和雅库勃留了下来。遗址已是残迹依稀，只剩下几截断垣，长满了野草和青苔；下面一间地窖尚在，但也已半为瓦砾。这就是当年可能颇为豪华的那座城堡仅存的残余了。但城堡主人的事迹，他们的是非功过，却依旧在生动的民间故事中流传，尽管一代众生早已物化。我和雅库勃在草地上坐了下来。

“您就给我讲点儿什么吧,雅库勃。您见过不少世面,知道的事情很多,”我说道。

“我见过不少世面，这倒是真的，去过世界上很漂亮的地方,”雅库勃随声附和。“意大利美极啦。”

“您在那里呆了很久吗?”

“八年哪。这儿一阵，那儿一阵。在威尼斯呆了一年，到过帕多瓦,后来又到维罗纳,在维罗纳住了好几年。”

“这样说,您会意大利语吧?”

“现在还会一点儿。不过，一种语言十五年不讲，也听不到别人讲，难免要忘记。如今我只用意大利语每天向圣母玛利亚背一段祈祷文。”

“那是为什么呢?”

“为了纪念一个人，我非常感激她。祈祷文是她教给我的。”

“那准是个您非常爱慕的人吧?”

“是的,非常爱慕,她也当之无愧。是她使我变好了,”雅库勃的声音比平时更为温和了；他双手交迭放在膝上，头垂得很低。

“您能不能信赖我,把她的事儿给我讲一讲呢?”过了片刻我问道。

雅库勃沉默许久。后来，他抬起一双泪汪汪的眼睛看看我，轻声说：“怎么不能对您讲呢？您会理解的，玛丽埃达多么善良，我爱她，而且至今怀念她，请您别笑话我。不过，我回到这里以后对谁也没有提起过她，今后也不会再提的，除了向您。当初我在家的时候，”他开始讲起来了，一面用粗硬的手掌在手背上来回摩挲,“爸爸经常对我们说:‘孩子们,做人要正直,一定要正直,求上帝保佑你们免受魔鬼的引诱!’他是好人,一向带领我们

走正道，愿上帝赐他永生。我虽然一辈子没做过亏心事，感谢上帝,可是有个坏毛病,脾气暴躁,谁得罪了我,我非加倍回敬他不可。我被拉去当兵是马尔东使的坏，因为我不肯去给他当差。我当时暗下决心，有朝一日非同他算账不可，不在他身上也要在他儿女身上报仇雪恨。我们一家老小被他坑害得够惨的，我可怜的妹妹身体和精神全被他们毁了。唉，上帝啊，她这一辈子永远不会神智清醒的了；可是，宽恕他们的罪孽吧，上帝！我很久以前就宽恕他们了。我刚到维罗纳就听到消息，说我爹去世了。人家还把当时在这里已经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事情，统统告诉了我。要不是军纪管着，那一次我可能就跑回来了。我心里焦急万分，眼睁睁地看着家里出了事却没法儿回来帮个忙。我成天神魂不定，满腔怒火，甚至不怕得罪上帝，在祈祷中也恳求上帝给我报仇雪恨的机会哩。是马尔东家夺去了我爹的生命，坑害了我的妹妹和弟弟。马尔东在维罗纳也有一座布匹仓库，每隔一段时间他总上意大利来。我暗自盼望，等他到了这里，我就当面要他的好看。仇恨啃啮着我的心，甚至引起了伙伴们的注意。不过，他们误解了。他们取笑我，更为经常地拉我一同下酒店。我服兵役离家的时候,我爹一再叮嘱我:‘孩子,要做正直的规矩人,千万不能打架、酗酒、玩女人,到了意大利也不能,那样你到哪儿都会一帆风顺了。’然而,在意大利我却经常喝醉,因为我没有酒量。一旦喝醉，我心里就异乎寻常地快活，我唱着歌，不管遇见谁都跑上去拥抱；酒醒之后又满肚子懊恼，想找碴儿干架。另外，我还想，在当兵的面前人人都得毕恭毕敬，离得老远就得给他让开道儿。这种愚蠢的气焰常常给我招来不少麻烦，有一回还为此关了一昼夜的禁闭呢。尽管事后我也后悔不迭，可是到时候还是克制不住。那时军队里有个规矩，士兵外出都

得预先说明去看谁，或去到哪里。一般都必须两人或两人以上集体行动，互相牵制。这是因为士兵出外一般都喝酒，喝醉了就惹是生非，同看不顺眼的老百姓发生争吵。这类争吵从来不会好好收场，不，有时还带来无妄之灾哩。多亏我把父亲的叮嘱铭记在心，后来又亲自领教了酒的害处，看到它是引起那样多的斗殴、造成那样多的不幸事件的罪魁祸首，于是我不再贪杯，逢到外出，通常总是由我护送别人回家。但更多的情况是我呆在家里，不愿意出去。有一次，伙伴们劝我放下烦恼，同他们一起出去散散心。我听从了。傍晚时分，我们一伙来到一家有名的、士兵们常去喝酒的小饭店。由于心情抑郁，我那天也不免多喝了几口，随后我就又唱又笑，快活起来了。伙伴中有一个与我同住一室的人，他平时很斯文，性情温和，可是一旦喝醉了，就变得非常讨嫌，简直令人难以忍受。那天他也醉了，吵闹不休。回家的时候我们路过现在已经关闭了的弗朗基谢克修道院。修道院院墙上有一座圣母玛利亚的神龛，映掩在绿树丛中。这里种满了树木，象花园一样。每到黄昏，这里常有穷苦人，尤其是穷苦妇女，前来祈祷。那天，我们看见神龛前跪着一个人，从服饰上看是个穷人家的姑娘。

“‘走,咱们过去瞧瞧,看这只小鸽子的眼睛漂亮不漂亮!’伙伴中有一个人高声叫道。我们一行共四人。

“‘您就赶您的路吧,别去打扰她。没瞧见人家在祈祷吗?’我说道。我们个个都或多或少有点儿醉了，我尽管胡闹，心里却是明白的。

“‘怎么，你想发号施令？我才不听你的指挥哪，偏要瞧一瞧！’方才说的一醉便要寻衅闹事的那位老兄叫喊起来，拔腿就朝神龛那边跑去。姑娘听见身后有人吵闹，便在胸前划了个十

字，匆匆站起身来想走开。可是那一位已赶到她跟前，一把捉住了她的一只手。

“‘放开她,小心我打断你的手腕子！’我嚷道。姑娘也乘机扬起她另外那只手照他脸上揍去，他站立不稳，手便松开了。另两个想跑去抓她，却被我挡住了去路。我叫姑娘快跑，她没等我说二遍，拔腿跑走了。这下子我那几位同伴一齐朝我扑来，要不是此时恰巧有两位从娱乐场所游罢归来的下士路过，我的伤势恐怕不轻。多亏他们，这一架才算结束。我的头上和手上都流了血。军方害怕居民前来问罪，便对这次事端进行了严格审查。由于我曾挺身劝阻同伴闹事，而且看来我又没有喝醉，因此免除了对我的惩罚；我那几位同伴可都受了处分。我身上的伤养了好多天才痊愈，至今还留着伤疤哩。住在医院的那几天，我心里很不平静，老是梦见去世的爸爸责备我，梦见那座神龛和那位姑娘。伤愈出院之后，这种心情也没法儿排遣。我深怨自己没来头惹出一场烦恼。我想起了爸爸的嘱咐；我回忆少年时代怎样在礼拜天的傍晚到小树林的神龛前去祈祷；姑娘们怎样送来花环，妇女们献上灯火，妈妈教我背诵圣母玛利亚祈祷文。那是多么令人怀念的夜晚啊。我不禁想念起神龛来了，它在召唤我，仿佛那里会使我得到安慰似的。我请准了外出的假。自打来到维罗纳，我从来不曾注意过神龛，没想到此时却如饥似渴，急急忙忙朝它走去了。神龛前祈祷的人不少，因为过路行人一般都会停下脚来，背一段祈祷文。我在一旁跪下，一任思绪起伏，做着祈祷；妈妈教我的祈祷文已经忘记了。唉，我忘记的事情太多了！这时，我的心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我痛苦、后悔,不由得落下泪来。祈祷完毕站起身来的时候，心上似乎轻松了一些，神龛前除我之外没有别的人了。圣像画得很美，周围挂满了玫瑰鲜花编成的花环；

前面点燃着一盏油灯。我四下看看，不见再有人来，便也回家了。那一夜，我整宿梦见神龛。第二天我没能出外，但第三天我又去了，时间比上次稍微晚一些。神龛前跪着几名妇女。我在一旁不易被人注意的阴影里跪了下来。妇女们离去后，那里只剩下我独自一人。过了不多一会儿，只见一个姑娘走来了。她放下手里的篮子，在胸前划了个十字，鞠了一躬，然后登上四级台阶，将挂在圣像框架上的已经枯萎了的花环取下来，换上她带来的新编成的美丽的鲜花环；随后拿起放在旁边的玻璃瓶往灯盏里添了油，又鞠了一躬，走下台阶，跪在地上虔诚地祈祷。我认出她就是那天我搭救的姑娘。我一动也不敢动，生怕打扰她。可是，当她做毕祈祷站起身来的时候，却一眼看见了我。她急忙提起篮子想逃跑。我告诉她不必惊慌，我这就离开。一面说，我也一面当真这样做了。

“‘不,先生,您别走,我不怕您,是您保护了我,从您说话的声音里我听出来了。您待人有礼貌，我打心眼儿里感谢您，’她对我说，放下了手里的篮子。

“‘我只不过做了该做的事罢了。我那几个朋友要不是多喝了几口,也不会那么放肆的。不过,他们也为此吃了苦头。’

“‘您受了委屈，这我知道。我很想向您表表心意。您如果喜欢新鲜无花果，或芬芳的鲜花，您就天天到圣采侬教堂来吧，我在那儿，可以好好为您效劳。我叫玛丽埃达。晚安，士兵先生！’

“‘晚安,玛丽埃达！’我说。一转眼她已经不见了。我没有追她,自管回家了。

“在大教堂附近我经常见到玛丽埃达。她在那里有时卖娇艳的鲜花，有时用树条编的托盘卖无花果。当我走到她面前想要

购买时，她总是挑最漂亮的鲜花送给我，不肯收钱。后来见我要把花束还给她，她便接过钱来给了身旁一个有病的可怜的叫花子。每天中午，她把这个叫花子从教堂护送回家。来往行人都用爱慕的眼光注视她，因为她长得很美。头发跟弗洛琳卡一样，眼睛也是蓝的。那地方很少看到浅色头发的姑娘，因此全城都知道她。我们更为经常见面的场所是神龛前。玛丽埃达每天都到那里去祈祷，隔一天就给圣母像换花环。有一次，玛丽埃达把她的小妹妹带来了，教她背诵一篇动人的圣母祈祷文。玛丽埃达一句一句朗声领着她念，我跪在她身后也跟着学，就象当年跟着妈妈学一样。我学会了那段祈祷文，从此不曾忘记。有时做完祈祷，我们就在树底下坐一会儿；她给我讲各种各样的事情。唉，她讲得那么娓娓动听，我多么爱听啊！一次，她告诉我说，有一对恋人长眠在教堂下面的纳骨室里。双方的父母和家族结下了不共戴天的冤仇。可是，蒙太古家的独生子罗米欧却爱上了凯布莱特家的独生女朱丽叶，她也爱他。这件事被双方父母发现了，他们大为震惊，怎么也不同意他俩结婚，也根本听不进抛弃冤仇、言归于好的劝说。弗朗基谢克修道院的一位神父可怜这对恋人，私下里给他们主持了婚礼。他想这样可以促进两家和解。谁知和解毫无希望。两个家族的人有一次在街上碰到一起了，他们互相辱骂，甚至动起武来，罗米欧把对方的一个成员杀死了。为此他被判处流放异乡。朱丽叶的父母不知女儿已私下结婚，又另外给她找了个婆家。一对不幸的恋人于是双双服毒自杀了。人们把他俩的尸体合殓在一口棺木里，放进他俩曾经举行婚礼的这座教堂的纳骨室。据说双方父母这才消除仇恨，和解了。因此，玛丽埃达对我说，现在常有恋人来此祈祷，献花圈以示纪念。讲完这个故事，她还补充说：这是上帝对两家父母的

惩罚，因为他们结下了冤仇，势不两立。上帝喜欢大家和睦相处，亲如一家，互相宽恕，而不是互相仇恨。我想起马尔东家的事儿来，羞愧得脸都红了。有时我伴送玛丽埃达回家，走到罗马大剧院附近，她指点着离埃恰伐河岸不远的一座小农舍和它的小花园对我说：‘ 那就是我的家！’ 有一次她对我说,希望我去她家玩。这可是件了不起的事情哪。因为在意大利，当兵的不能随便到老百姓家去，也很难赢得良家姑娘的青睐。这些我都很清楚，因此总是加倍小心，避免被人看见我同玛丽埃达聊天。现在她邀请我去她家作客，这是多么大的荣幸啊。我应邀去了。玛丽埃达的妈妈亲切地接待我,请我吃水果,喝牛奶,向我道谢。她问了我许多事情,问我是哪儿人。她对我说,她也是捷克后裔,父母都是捷克人。玛丽埃达的外祖父早年也服过兵役，当班长，是一个既机智又能干的人。退伍时，有一位将军要他留下当花匠，因为他原先学过这门手艺。他回捷克接了家眷来，从此在将军家里干活儿。后来，将军调离维罗纳，他没有跟去，却购买了这座带园子的农舍，开始卖花。妻子会制作各种精美糕点，两口子就这样维持生活。他们膝下只有一个独生女，就是玛丽埃达的母亲，后来嫁了个打鱼的。当年追求她的富家子弟为数不少，因为她长得很秀美，可是她却爱上了一个穷渔夫。父母没有阻挠她，他们收了这个女婿。老两口去世后，小夫妇经营家业，过了一个时期。有一天，玛丽埃达的爸爸同一个与他素有积怨的邻居发生了口角。两人都是火暴性子，吵着吵着动起武来。玛丽埃达的爸爸受了致命重伤，对方逃走了，从此不知去向。玛丽埃达的爸爸去世了。伤心的寡妇没有改嫁。她唯一的安慰是两个女儿和一本祈祷书。她继承父业，以卖花为生。玛丽埃达在各方面都是她的左右手。凶手有一个儿子，就是我经常看见坐在

教堂门口、中午由玛丽埃达护送回家的那个残废人。有一天，两个寡妇在圣母玛利亚的神龛前遇见了；凶手不幸的妻子突然跪倒在伤心的渔夫的妻子面前，求她宽恕。她宽恕了她，并且从此以后在她有困难的时候尽量帮助她。玛丽埃达象对亲兄弟一样对待那个可怜的残废人，小心翼翼地扶出扶进。玛丽埃达的妈妈经常向我提起一个每天到她家来讨水果、靠牛奶和果子过活的老修士。这位老修士教导她信仰上帝，给她讲基督和圣母的故事。她珍藏着老修士送给她的许多画片。老修士教她什么，她转身统统教给了女儿。连我也受了她们的熏陶，知道要做个好人了。以上这些都是我后来通过经常的、更多的接触之后，才逐渐了解的。我常到这座小农舍去，她家也把我当儿子看待。我在花园里干活，给她们讲捷克的事情。伙伴们讥讽嘲笑我，说我表面上装得圣徒似的，实际上追女人，拜倒在女人脚前，是个伪君子。我对这些话并不计较，我已不再是个以牙还牙的人了。自从结识了玛丽埃达和她的母亲，我变了，为非作歹的事情已经与我无缘。

“就在这时，我们突然接到了调离维罗纳、开赴威尼斯的军令。对我来说，这真是个沉重的打击哪。我心里想，离开这个家庭我是没法儿活下去的。我感到天塌地陷了。可是，有什么办法呢？军令无情啊。这一天终于来到了，我不得不同这座小农舍告别，宅旁种着葡萄树，茁壮茂盛的枝叶挂满了窗户；我不得不同小花园告别了，在这里我经常帮助玛丽埃达干活；我也不得不同这些善良的人们告别了。玛丽埃达的妈妈哭了，她把我当亲生儿子看待，循循教诲。她说如果没有更早的机会，那么在我服役期满之后务必回维罗纳来看看，愿上帝保佑我身体健康。小阿约拉也哭了。玛丽埃达不在家。

“为了使沉重的心情稍稍得到宽慰，同时也怀抱着同玛丽埃达再见最后一面的希望，我径直朝神龛走去。果然不出所料。她跪在神龛前的台阶上，泪痕满面。那里除她之外没有别人。我走过去，跪在她身旁，我们的手握在一起了。我再也遏制不住，热泪夺眶而出。自从同玛丽埃达相识以来，我们彼此从未吐露过爱慕之情；甚至也从未谈论过爱情，我们象亲兄妹一样。在我的心目中，她宛如天使。象她这样秀丽、善良、人人见了都喜爱的姑娘，居然垂青我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小兵，这是出乎我意料之外的。可是，当我看见她泪水扑簌、满脸忧伤地跪在神龛前，当她把手递给我时，我心里一下子亮堂了。对我来说，得到她的爱情比登上君王宝座还要令我骄傲。我在圣母像前向她坦然承认了过去的种种错误和罪恶想法，答应她今后努力做一个越来越好的人，决不辜负她。最后，我俩一同做了祈祷。当我们不得不离开神龛时，她指指圣母像对我说：‘永远不要忘记她，雅库勃！’然后，她从腰间解下一串念珠放在我手里，说：‘给你留个纪念吧。我曾经用它为你祈祷，现在你就用它祈祷吧，别忘了自己的诺言！’我们在一起默默地走了一程，直到过了罗马剧院。在那里我们分手了。后来我们还见了一面，那是第二天在圣采侬教堂，我们并肩走到祭坛前，之后就离别了。从此我再也没有见过玛丽埃达！”

最后这几句话他说得很轻，然后从怀里掏出念珠吻了一下，脸埋在手掌里哭了。过了好久、好久时间，他才接着讲下去。

“四年之后我回到维罗纳。四年里我到过威尼斯和其他一些地方。我给玛丽埃达写过一封信，告诉她我信守自己的诺言。另外我还多次托人带口信向她致意，她也给我捎过口信。到了最后一年，她就音讯全无了。我满怀希望重返旧地，唯愿一切象

往日一样，我将向她求婚。谁知天有不测风云！景物依旧：农舍又披上了绿装；园子里鲜花盛开；神龛如故，圣母像上点缀着花环，只是玛丽埃达，她已不在人世了。她的妈妈一见我就哭了起来。‘上帝严峻地考验着咱们哩,孩子,’她说道。‘不过,他这么做也准是有道理的吧,’她又补了一句。后来,她领我去看玛丽埃达的坟墓。天啊，这是怎样的打击啊！我以为自己是经受不住的。多亏了上帝，我挺过来了！她病了没几天就与世长辞了，临终没有给我留下话，只说愿我牢记诺言，还说我们将来还会再见！我告别了玛丽埃达无比慈祥的妈妈，告别了她已经订婚的妹妹，我最后一次在神龛前祈祷，从此永远离开了那个美丽的地方，回家来侍奉上帝，为人们效劳。我找到的工作挺多，托上帝的福我身体强壮，什么活儿都能对付。遇到不顺心的事，我就到小树林去,在神龛前祈祷,一遍又一遍地重温自己许下的诺言。”

“我给您讲的这些事,太太,请您对谁也不要提!”我将手递给他。“现在我心里好受多了,”过了一会儿他叹了一口气说。

我理解了他的一切言行举止，也明白了他何以那么喜欢弗洛琳卡。我知道了一件谁也不清楚的事情：是谁每隔一天就给林中神龛的圣母像换上一个新编的花环；知道了为什么多年来人们纷纷传说那儿闹鬼。我也亲眼看见过常有一个白色的身影跪在那里祈祷。于是产生了种种谣言，甚至一到夜晚谁也不敢走近神龛，以免惊动了这个鬼魂的安宁。

这就是雅库勃的故事，他变得更为善良了。

姑娘们返回来的时候，雅库勃已擦干眼泪，可是我却无法掩饰自己的激动心情。我们吃过点心之后，踏上了归途。雅库勃打了一瓶泉水带回去给房东。

四

整个冬天我在这座小城市度过去了。可以说，我并不怀念大城市的社交和舒适的享受。不，我倒是越来越喜欢周围这些与我朝夕相处、心地善良的人们了。夏天还没有过尽的时候，我常常同雅库勃闲坐在户外；入冬以后就围着小火炉，听他娓娓动听地讲宗教故事和各种各样的经历；关于玛丽埃达，我们再也没有谈过。仅仅那一次，他拉开了心上的帷幕，使我窥见了他心中的圣地；之后，他就永远把它遮掩起来了，犹如一个细心的园丁遮起珍贵的名花，免得落上尘埃，或遭受寒霜的摧残，唯有和煦的神的阳光才能照射在它身上。雅库勃心灵上的神圣的安详不仅反映在他的脸上，而且也反映在他待人接物的所有行动里，只是很少有人理解。他住的小茅舍我也去拜访过。茅舍旁边有一个专门种花的小园子，墙上爬满了豆藤。屋里陈设简陋，但收拾得很干净。

我对弗洛琳卡也有了更多的了解，她常到我们这儿来参加晚间纺纱会。她是个文静的姑娘，心地善良，非常能干。她的两个姐姐在维也纳的时候，她很活泼；她们一回来，她就神情沮丧，活象一只耷拉着翅膀的小鸽子。不仅旧日的折磨开始了，而且她们还带回来一个使弗洛琳卡十分震惊的消息。她的哥哥，就是那个手不离红雨伞的小马尔东涅克，忽然动了移居美洲的雅兴。他有一个去了美洲的朋友写信回来，说在那儿如何发了迹，劝他也搞一笔钱，买上布匹运去。信上还说，去的时候可别忘了把妹妹们带上，她们到了那里马上就能同百万富翁结婚，因为那里缺少女人，尤其缺少既美貌又勤快的女人。马尔东涅克把这封信

拿给两个大妹妹看了。她俩立刻表示赞同，都说要去要去，丝毫也不畏惧旅途的艰险。她们满心以为一到美洲就有四轮大马车等在那里，恭候她们大驾光临呢。做哥哥的当然又天花乱坠地渲染了一通，生怕划归她们名下的那点儿微薄遗产会从他的资金里抽走。没想到回家来对弗洛琳卡一说，她却不要听；她的保护人，我们的邻居，也不赞成。对于马尔东涅克来说，弗洛琳卡去不去至关重要。他很清楚，要说嫁个百万富翁，三姐妹里唯独弗洛琳卡最有希望。可是，这一次姑娘横下心了，说什么也不肯跟他们走。当然，她也得到了众人的支持，尤其是神甫先生和她的保护人。马尔东涅克早已不需要保护人了，两个姐姐也已超过了成年年龄，有能力自己管理财产；可是弗洛琳卡年方十九，在这方面她没有发言权，尽管以她本心来说，她或许宁愿把这几百元送给兄姐以满足他们的欲望呢。马尔东涅克毫不退缩，整个冬季都在作上路的准备；两个姐姐也一样。然而弗洛琳卡坚决不从，她不去美洲，她要跟随保护人留在家里，或者出去帮佣。

有一天早晨（那时已临近复活节了），房东太太兴冲冲地跑了来，问我可曾听到一件新闻。

“没有呀，”我说，“不过，我想您会告诉我的吧。”

“想想看，镇长的儿子马内克回来啦。打外面回家来了。雅库勃刚才来告诉我们的。他急着给弗洛琳卡送信儿去了，免得她冷不防吃一惊。”

然而，弗洛琳卡毕竟还是吃了一惊。我们在教堂前面遇见她了。

“您已经知道了吧？”房东太太问她。

弗洛琳卡点了点头，脸涨得通红。我们一起走进教堂。刚跨进门，她手里的祈祷书就掉在地上了，一个高身量、面庞儿非

常讨人喜欢、衣着整齐的年轻小伙子敏捷地弯下腰去，拾起祈祷书递给她，同时拉着她的手紧紧地握了一下。弗洛琳卡哭起来了；他脸上洋溢着喜悦和激动，把圣水盘送到她面前。她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同我们一起走向长凳。弥撒结束后，我们在教堂前面停留了片刻。马内克走来同弗洛琳卡低声交谈了几句，她便飞快地跑回家去了。房东太太这才向马内克表示欢迎。神甫先生也走了来，他把马内克领回了自己的住宅。

“下一步怎么办呢？”我问房东太太。

“嗨，结婚呗，嗯，干吗不结婚呢？”她乐呵呵地笑了。

是的，干吗不结婚呢？很多人都这么想，只有马内克的父亲和弗洛琳卡的兄姐不以为然。马内克的父亲听不得儿子要娶破产者的女儿为妻这件事，他说不承认这个儿媳妇。弗洛琳卡在家里也得忍受着那一套早已受够了的数落：如果她嫁给这个织布的穷鬼，他们就要跟她脱离关系。哥哥逼得她更凶，因为他还抱着一线希望，以为她会回心转意，同他们一起去美洲。神甫先生赞扬了马内克，说他如何聪明能干，如何经验丰富，乡亲们将如何得益等等。这个消息象吹了喇叭似地，很快在人们中间广为传开了。当然，也不免另外有那么一些人造谣中伤，贬低他的手艺，虽说他们压根儿还没见过他的手艺。但马内克对此毫不介意。他最为关心的是弗洛琳卡能否信守诺言。当他看到弗洛琳卡爱他一如往昔，他觉得面前已不再存在任何障碍了。他同庇护自己的神甫先生商量了一番之后，径直跑去找了弗洛琳卡的保护人。这位保护人虽然希望弗洛琳卡另找一位未婚夫，却也没有提出异议；何况弗洛琳卡已经明白表示，除了马内克之外她至死不嫁他人。弗洛琳卡的哥哥马尔东涅克拒不接见马内克。镇长同儿子也说不到一起去，他反来复去还是他那个主张。使他特

别生气的是弗洛琳卡没有财产。他给儿子物色了一个非常阔气的富农的女儿。可是，尽管他对这个姑娘赞不绝口，儿子却听也不要听。在这种情况下神甫先生出面了，经过他的劝说，镇长最后才算点了头。不过，镇长表示，若要他拿出一笔钱来给儿子成家立业可是办不到的。神甫先生压根儿不同他谈这个问题。神甫先生关心的只是家庭和睦。

这些情况弗洛琳卡当然也全都知道了。直到此时，她才意识到自己原来是个穷姑娘。她感到很痛苦，可是马内克对这档子事毫不在乎。只要获得父亲的同意，其他一切他一概不问。他办了手续，同弗洛琳卡订婚了。

“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你是我的未婚妻了，让流言蜚语见鬼去吧！我会想办法把咱们的家安排得象模象样的，”他说。他又去找神甫先生，请教他怎样一显身手。由于神甫先生在各方面都指点帮助他，马内克决定今后凡事都必先来求教神甫先生。

“眼下就在这里开业吧，马内克，”神甫先生说，“您这手艺别人还都不会哩；找您织布的人一定不少。上帝保佑，但愿在别的方面您也一帆风顺。来，这里有给您未婚妻的一份陪嫁，是一位朋友托我转交给您的。他要我附带说一句，在您本人还没有挣得家产之前，不妨就用这笔钱，另外还有一笔请您单独放在一边，由您的妻子自行决定如何使用。您还有什么其他需要，我给您想办法。”

“这我不能接受的呀，”马内克叫喊起来，“我不要！”

“只管收下吧！您看得出来，这份礼早就为您的未婚妻准备下了。它来自一颗无比崇高的心灵。我认识这个人，他爱弗洛琳卡，也爱您。”

原来是两个存折，户名开的是弗洛琳卡·马尔东诺娃；每

个存折上存款四百银币。马内克打听施主的姓名，神甫先生却不肯泄露秘密，没有对他说。马内克收下了这份厚礼，立刻着手成立新家庭。关于赠礼这件事，神甫先生说不希望满城议论，因此马内克只告诉了弗洛琳卡一个人。可是房东家两口子马上就知道了，我也知道了。

“这是神甫先生送的呗，他喜欢马内克和弗洛琳卡，是他送的！嗯，谁说不是呢？”房东太太道。马内克和弗洛琳卡也是这么判断的。他们想不出除了神甫先生之外还有哪一位朋友心灵如此崇高。

“神甫先生两袖清风，他得拉亏空才拿得出这么一笔钱来哩，”房东说。“不过，管它是谁送的，反正是个好心人，上帝准会祝福他！”

房东心里明白送礼的人是谁，而我呢，我猜中了。当屋里只剩下我和房东两个人的时候，我说道：“雅库勃寄放在您这里的存折，您没有丢失吗，先生？”

“这倒是可能的呀，”房东笑了起来，“我一点儿也不反对，是物主本人来要走啦。夫人，我一向是这么个看法：咱们十个也比不上他一个。您瞧瞧，您瞧瞧，送给马尔东家的弗洛琳卡了——马尔东家的！怪不得他老把存折封了起来，不让我看名字呢。机灵鬼嘿，做事真漂亮！”

“可是，我觉得奇怪，他怎能有这许多积蓄呢？”

“嗳呀，他这人哪，别提有多节省了！每年积蓄四百多金币准行。他早就计算好啦。回来已经十五个年头。猎户送他的一百金币也添进去了；打军队里又带了一些钱回来。瞧见了吧，就是这么攒起来的，简直教人难以相信。他本人几乎啥也不需要。我手上还有他一个二百元的存折哩，是给他妹妹的。从现

在起，他只要身体健康，托上帝的福，他同样又要为他的妹妹存钱了。这事我对谁也没提。既然他不愿意人家知道，咱俩也就别声张了。”

我们没有声张。谁也想不到那位心灵崇高的人原来就是这个默默无闻的、身穿宽大罩衫的雅库勃。

弗洛琳卡的兄姐没等到她举行婚礼就变卖了他们认为无用的东西，去了维也纳，然后由那里出发到世界的另一端去寻找幸福。可惜他们没有如愿以偿，却受到了应有的报应。情况同马尔东涅克想象的不一样，他上当受骗了。两姐妹在那里受尽了饥寒和鄙夷，相继去世。几年以后，人们在维也纳街头又看到了马尔东涅克，他腋下夹着红雨伞，依旧是白围巾、黄背心。他宁愿当掮客也不肯接受妹夫的建议，当织布工。他说，这同他的身份不相称。

弗洛琳卡举行婚礼的时候，我还没有离开那里。喜事办得很安静，但充溢着欢乐的气氛，因为无妨说，凡是新婚夫妇赖以建立幸福生活的一切条件，他们应有尽有了。雅库勃是贺客之一，他温顺地站在教堂里的老地方，紧靠着那根柱子，只是身上穿着军服。他神采飞扬，满脸喜悦之色，扑簌簌的泪珠儿断线似地滚下双颊。后来，当参加婚礼的行列步出教堂，他也来到门口向一对新人道贺时，新娘首先就拉着他的手，泪汪汪地说：“雅库勃，随我们一块儿去吧！同我们在一起。承蒙您一向照应我。”雅库勃热情地注视着她，十五年来脸上第一次绽开了笑容。他同他们一起走了。

婚礼后，马内克把年轻的妻子领进新居。这是一座颇为美观的小房子，里面放了三台织布机，其中有一台已经开了头，织出的料子那么漂亮，当地人还从来不曾见识过哩。神甫的预言应

验了。消息不久就传遍整个地区，说马内克是个多么了不起的“艺术家”。找他织布的人多极了。可也有许多人不以为然，说什么“：喏，喏，他没有做出什么奇迹来呀。我们也不见得就那么蠢吧！”

不久之后我同小城告别了，我心里很不好受。我同雅库勃最后握手分别时，他落下了眼泪。他说也许到布拉格去看看，那时我们还会再见。我没有再见过他。不过，听说他一切都很顺利。关于神甫先生，我在《新闻报》上看到过他的消息。他在 N 城担任教长，给整个邻近一带居民造福非浅。在他的努力下，N 城办起了手工业星期日学校，办了幼儿园、纺纱厂，马内克任该厂厂长。可惜这位大善人被死神过早地攫走了。

有一次，房东专程到布拉格来采购香料。“据说大伙儿这才看傻了眼啦，”他告诉我说，“马内克教给他们用完全不同的方法处理亚麻，纺出了那么纤细的纱线，四绞才半两重。这种纱织出的料子薄得象蜘蛛网儿似的。据说大家这才五体投地啦，说他在国外增长了才智。”

“雅库勃呢？”我向他打听。

“他始终不肯离开那间茅屋和经常闹病的妹妹。您知道，他挂在嘴上的那句话是：为上帝和世人效劳，直到没法儿再效劳的那一天！”

（杨乐云译）

庄 园 内 外

一

庄园里好一派忙碌景象：人们急匆匆地跑来跑去，女管家敞开门窗通风换气，花匠张罗着装饰用的鲜花；里里外外都在收拾、打扫，以便领主到来的时候一切都显得有条不紊、干净、整齐。—— 夫人明天就要驾临。

“生活将会热闹起来了，”庄园里的人这样盼望。

“上帝保佑，收入想必也会多一些了吧，”庄园下面的穷汉们和手艺人互相说道。

第二天早晨，仆役们大队人马开到了，随后是满载着箱笼行箧的车辆。下午，一辆舒适的旅行马车驶上山岗，豪华的庄园就坐落在山顶上。马车里坐着斯宾根菲尔德的斯科契托波莱夫人。夫人对面，靠近马匹的位置上，坐着她的女侍玛姆塞①萨拉。克拉尔卡姑娘挨着马车夫坐在赶车人的座位上。夫人的身旁卧着她的心肝宝贝儿—— 不是丈夫，也不是兄弟或朋友，而是一条名叫约利的英国纯种狗。这条狗的身子极小，长着一对长耳朵，黑、白、棕三色皮毛，柔软得如同丝绒一般。小东西非常惹人喜爱，它是夫人的宠儿！

①法语“小姐”的谐音。

从前，当斯科契托波莱先生还是普通的斯科契托波莱先生的时候，人们除了知道他广有钱财之外，不闻其他。那时他家的情况也跟现在大不一样：夫人既没有宠犬，也没有女侍，没有庄园，没有前簇后拥的仆役，没有马匹，也没有猎犬 斯科契托波莱先生不骑马狩猎，不大摆筵席，老爷们也不出城到他家来享受有益于健康的新鲜空气；可是，斯科契托波莱先生的财富不断积聚，直至他不知钱往何处花，也不知为数究竟有多少的时候，他的夫人便对斯科契托波莱这个粗鄙的姓氏感到厌恶了。在她的百般怂恿下，丈夫终于买了个贵族称号："封·斯宾根菲尔德"。夫人非常喜欢这个称号，觉得有了它自然便身价百倍了。从此以后，谁不愿失宠于她，就不得用那个粗鄙的姓氏称呼她。俗话说"大鸟需大巢。"有了头衔，势必也该有块领地。好在钱可通神，他们购置了领地，买来了马匹和猎犬，雇了仆役侍从，定做了仆役制服。此外，上疗养胜地，宴客开舞会。常言道，佳肴美酒，安愁无友。他们就有了许多许多朋友，尤其是一帮专靠饱啖他人油脂以度日的食客。斯宾根菲尔德老爷破钞供养陪他打猎的游伴，掏腰包为夫人的仪容、为高雅的趣味、为逗乐的戏谑、为天晓得的被他们吹嘘神乎其神的玩艺儿付账。斯宾根菲尔德夫人长得并不难看，而现在似乎凭添了几分姿色，显得更加漂亮了。这主要归功于她的女侍玛姆塞萨拉。不过，夫人每年付给她的薪俸也颇为可观，额外还要赠送许多礼物，以便把她稳住。正是靠了这些诱饵，夫人才把她从一位伯爵夫人的手里挖了过来。这位伯爵夫人素以首都最有风度的贵妇闻名遐迩。萨拉在伯爵夫人那里不过是一名二流女侍，工资并不高。尽管如此，说起来终究是伯爵夫人府里的，因此对于这位刚取得称号的新贵族的雇佣，未免有点儿踌躇 可是，金钱使她骄矜的心软下来了。夫人对

玛姆塞萨拉言听计从。当萨拉说“这件事应该这么办，我们府里（指她以前的东家）就是这个样子的”，斯宾根菲尔德夫人马上吩咐照萨拉说的办理，以便在各个方面都同伯爵夫人府里一模一样。有一次，萨拉说“夫人应该养一条小狗。我们家（指伯爵夫人家）就养了一条，是我们打英国弄来的。哎呀，我那可爱的约利，真教我忘不了啊！”她滔滔不绝地讲起这条狗来，最后补上一句：“养这么一条小狗才显得更有贵族气派哩！”斯宾根菲尔德夫人立刻四处觅狗。某公为了讨好这位阔夫人，花了八十块金币特地给她订购了一条她想要的小狗。此人暗想，反正我会得到酬报的。果不其然，从此他深得夫人的宠幸。小狗到手，夫人高兴万分，玛姆塞萨拉甚至说，这条狗比伯爵夫人的那一条还要漂亮。她们给它起了个名字叫约利，跟伯爵夫人家的一样。为了使约利的生活过得既舒适又愉快，夫人还约法三章，特别为它制订了一些必须严格遵守的制度。玛姆塞萨拉则奉命监督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在萨拉的卧室里，一张柔软的安乐椅上放着一个丝绒面子的软垫，约利就睡在这个软垫上。—— 早晨，玛姆塞进早餐的时候，小狗也进早餐，喝咖啡或奶油。早餐后，萨拉把它领到夫人那里，让夫人玩一会儿。夫人穿衣服的时候，约利交给一名仆役照看。夫人梳妆完毕，便给小狗洗澡、梳毛，用细软的褥单把它裹起来，再盖上一条专门在这种场合使用的天蓝色绸被子，让它在垫子上小憩。小狗习惯了主人的抚弄，因此温驯地听任摆布。之后，夫人带它到花园里去散一会儿步，或者，如果住在首都的话，就带它坐上马车出去兜兜风。中午，小狗吃的是裹一层薄面糊的肉饼；四点钟吃剁碎的鸡胸脯肉、鹧鸪肉，或其他容易消化的肉类。小狗的食谱每天花样翻新，免得吃腻。每次进餐，仆人把狗食盛在瓷碟子里端到桌上，否则它就看也不看一眼；饭后还要给它擦一擦嘴巴。

一天的其余时间,它就被主人搂着、抱着,在嬉戏中度过,直到萨拉再次把它安顿在那张小床上。如果出现了约利内克①既不愿玩也不愿吃的情况，主人就认定它是患了病，马上派人请大夫。住在领地，找大夫开处方不很容易，因此夫人总是随身带着约利的处方。领地的这位大夫尽管心地善良，医道也高明，但他从不破例给小狗看病。玛姆塞萨拉当然给夫人出了点子，要剋扣他的津贴。她说伯爵夫人就曾使用过这一招，大夫就乐意来了。另外，她说也不妨专门聘请一位家庭医师。在这件事情上，夫人却无法听从。农村里叫不到别的大夫，专门聘请一位家庭医师又未免过于昂贵了些。住在首都情况就不同了。在首都，大夫并不个个都那么书呆子气十足，夫人破费几枚金币，不愁找不到一个给小狗开开处方也并不在乎的大夫。

有一次，斯宾根菲尔德夫人贵体违和，病了几天，约利从早到晚卧在她床边，没精打采。夫人深为感动。玛姆塞萨拉乘机说，伯爵夫人有一回生了病，她家约利也是这样没精打采，伯爵夫人感动之余作出了一项规定：在她百年之后，小狗如果活着就可以领取五百金币的终身抚恤金。斯宾根菲尔德夫人对此非常赞赏，她效法伯爵夫人的崇高典范，也作出了一项规定：在她百年之后，小狗如果活着，可以领取五百金币的抚恤金，另外五百付给它的饲养人。这项决定写成文字，盖上了夫人的大印。要说玛姆塞萨拉过去对这条狗百般讨好，献尽殷勤的话，打这以后就更进有甚之了。这个荒谬的遗嘱在斯宾根菲尔德夫人的朋友中间传播开了，引起了一片啧啧赞赏之声，大家不仅称道夫人慷慨大方，而且对她在这一举动中流露的高贵情操感叹不已。他

①约利的爱称。

们说夫人堪与某公爵夫人媲美。公爵夫人的心上人送给她一匹漂亮的马驹，她就特地为这匹爱驹单独盖了一间马厩，铺上橡木嵌花地板，用大理石做马槽，栏杆和支架油漆得晶光锃亮；还雇了一名仆人专门侍候它。后来，公爵夫人玩腻了骑马，就谁也不许再骑这匹爱驹，只准牵它出去遛遛腿，饲料是雪白的面包和麦麸，每天还喂一块糖，任其悠哉游哉乐享天年，这也是写在纸上、立为字据的。

唯有斯科契托波莱先生对夫人此举不以为然，但也只在心里暗自嘀咕而已。出于谁也不清楚的原因，他对夫人赔尽小心，丝毫不敢拂逆她的虚荣心，因此在这件事情上也就听之任之。他想，等她百年之后，谁晓得这只狗在哪儿呢！斯科契托波莱先生尽管有弱点，但他待人诚恳，心地善良。他并不炫耀自己的显赫门第，却觉得原来的姓氏似乎更为亲切。他买下贵族称号无非为了家庭和睦，图个耳根清静罢了。他素有打猎的嗜好，领地使他喜欢的，也唯有这一条。他结交的全是打猎朋友，相互之间你来我往。这些人不那么注意繁文缛节，不象成天围着夫人转的一帮纨袴子弟那样油头粉面，他们中间有一个较为健康的核心。因此，斯科契托波莱先生喜欢同这些人结伴在树林里流连，或者喝着葡萄酒谈天说地，而不愿呆在夫人的客厅里。那儿，薰风夹着秽臭，总使他感到不自在。同夫人相比，仆人和公事房的职员都较为喜欢他。对玛姆塞萨拉则人人敬而远之，躲避唯恐不及，虽然那些想从老爷手里讨点好处的人都趋前奉后地巴结她，也巴结约利。对这两位，谁也不敢斜目而视。唯有乡下卖肉人、放羊人、看门人和其他大老粗豢养的那帮家犬对约利毫不畏惧，全然不把这位公子哥儿放在眼里。玛姆塞萨拉初到庄园的时候，有一次曾牵着约利出去散步，不料这群家犬一窝蜂围过来，扑到它身

上，龇着狗牙，放肆地蹭来蹭去，大大凌辱了它那温文尔雅的翩翩风度。玛姆塞萨拉对此无法忍受，只得抱起它来，捧回庄园。她在夫人面前对这伙流氓狗的下流行径着实发了一通牢骚，建议夫人从今以后不许任何人带狗走进庄园。这道禁令立刻写成告示，在庄园四周悬挂起来。此外，还作出了一项规定，约利内克出门必须用一根长长的银链子牵着。

玛姆塞萨拉野心勃勃，处心积虑想在整个庄园领地上攫取更多的权力。可是眼下她还很不得手，因为这也要看老爷怎么说。不幸的是，老爷不太喜欢她。萨拉对厨师心怀不满，因为厨师不肯曲意奉承她；她要点心小吃之类，厨师置若罔闻，不给她送去。可是厨师却颇得老爷的欢心，夫人对他也另眼看待。他做得一手好菜，使夫人的餐桌享有盛誉，许多人都争着要他去，因此尽管萨拉挑拨离间，却也奈何他不得。克拉尔卡姑娘也是萨拉的眼中钉。克拉尔卡是女管家老玛琳卡的女儿。夫人的母亲在世时，玛琳卡侍候过太夫人，丈夫去世后，又来此给夫人当了多年管家，那时候这座庄园还没有买下来。克拉尔卡是个标致的姑娘,凡属女人干的活儿,无论粗细,她都拿得起来,为人既娴静又善良。克拉尔卡幼年丧父，寡母把她交给住在乡村小镇的妹妹带领，自己到斯科契托波莱夫人这里来当女佣。克拉尔卡跟随姨妈长大，母亲省吃俭用一心一意挣钱养活她。后来，斯科契托波莱夫人有了领地，玛琳卡当了庄园宅邸的管家，这才把女儿接到身边来。夫人看着这个姑娘满中意，她正需要一名女侍，便向女管家提了出来。夫人还劝导她说，这是克拉尔卡交上了好运，既可以跟着萨拉学手艺，又能广开眼界，以后要是没有别的生活，不妨接替萨拉的位置。母亲并不乐意这一安排，可是对领主嘛,能说什么呢‘! 我若是拒绝的话,’她心里想‘,我自己这碗

饭恐怕也吃不成啦，含辛茹苦省下来的一点儿积蓄也会被我自己用尽花光。这点钱原是为了让女儿日子过得轻松一些，不必去给人家当女佣才积攒下来的。这样说，也唯有让她去了。好在只要她做人本分，到哪儿上帝也会保佑她的。”于是她同意了，克拉尔卡当了夫人的一名女侍。可是，萨拉却容不得她，处处刁难。在首都的时候，克拉尔卡不知淌了多少眼泪，全是由于她。来到庄园以后，克拉尔卡有了母亲的庇护，萨拉的态度多少收敛了一些。其实，母亲对女儿的委屈并无所知，因为克拉尔卡从不向母亲诉苦。夫人对待克拉尔卡不坏，她对谁也不坏。不过，她觉得克拉尔卡做的活儿不及萨拉做的漂亮。其实姑娘早已熟谙了梳妆穿戴的门道，她心里常想，要她打扮夫人，准比萨拉更为出色。最使萨拉忌恨的，是克拉尔卡既年轻又秀丽，使她感到望尘莫及。萨拉刁钻恶毒，外加态度傲慢，因此除了那些需要她在夫人面前说好话从而当面奉承她的人之外，没有人追求她；克拉尔卡可是个人人见了都动心的姑娘，尤其是总管手下的文书。克拉尔卡对文书也很有意，母亲则满口称赞他人品好。可是，也正因为这个缘故，玛姆塞萨拉把文书恨得牙痒痒的，她原本希望文书会拜倒在她的脚下。另外，文书不称呼她玛姆塞，却称呼她“姑娘”，她感到这是莫大的侮辱。“这不懂规矩的死文书，难道连怎么称呼我都不知道吗？他以为搞上个乡下蠢丫头就可以称呼我姑娘啦？”有一次她指桑骂槐，故意对克拉尔卡说。

“我们这些乡下蠢丫头彼此从不用别的称呼，”克拉尔卡不动声色地回答，“这是尊敬的表示，再好听没有了。不过，你若不以为然，不妨告诉他以后别这么称呼就是了。其实，玛姆塞也无非是把法语的玛达姆塞尔念别了音而已。玛达姆塞尔的意思也就是姑娘。”

“好哇—— 居然教训起我来啦，这是什么意思！我早八辈子学过的东西，你现在还摸不着门哩！”玛姆塞怒气冲冲地抢白道。类似的口角在萨拉和克拉尔卡之间经常发生，但克拉尔卡总能适可而止，迫使对方也不得不闭上嘴巴。

夫人驾临那天，庄园里大小职员全体站到门前来迎迓。夫人喜欢这样的排场。账房先生搀扶她下车，总管先生抢上前来替她捡起忘在车上的披肩，文书不管多么渴望去给克拉尔卡献个殷勤，在总管的示意下也只得三脚两步跳到马车前，伸手去抱小狗。萨拉只当是前来搀扶她的，便将身子凑了过去，及至发现文书要抱的是小狗，一气之下，连忙缩回身子亲自去抱小狗。不料小狗趁他俩不备，忽地跳下车去了。文书慌忙弯腰去捉，小狗却一头钻进了马车底下。萨拉一声怪叫，夫人回首看时，见小狗在马车底下，便也尖声叫了起来，活象小狗已经丧生轮下似的。结果无非是庸人自扰，什么事儿也没有发生，小狗安然无恙。“不过，万一马拉着车子动了一下呢？这场祸不就闯大了。”萨拉翻来覆去地唠叨，把约利紧紧搂在怀里，一面朝文书投去一道道杀气腾腾的目光。

可怜的文书，他曾满怀希望提升为二把手，当上副总管。按说，他是有资格坐上这把交椅的。他还想象着有位漂亮的小主妇呢。欢迎仪式结束后，总管对他说：“咳，瞧你出的洋相，如今当得上二把手才怪哩。除非你去求求那条小狗，同它言归于好，否则的话你的希望就落空啦！”

“要我去向一条狗哀求幸福？我宁可到别处去寻找。不过，我想老爷会主持公道、论功行赏的吧。”文书沮丧地说。

“那管什么用呀，老爷听夫人的摆布，夫人又听玛姆塞和小狗的摆布。—— 我别无良策，唯有奉劝你去讨得玛姆塞的欢心，

然后再让她听你的摆布。”

“我一辈子也不会干这样的事。我才不会拜倒在这个狠毒女人的面前呢，我也不会去吻狗爪子，”文书傲然答道。

“可贵的卡林纳啊，要知道有时也不得不给魔鬼点支蜡烛哩！”总管笑道。他很喜欢这位文书。

二

庄园坐落在山岗上，下面是一座小城市。一条河水在山脚下将庄园的领地同城市的地域分隔开，成为两者之间的分界线。河水的一条支流绕城而行，将小城环抱在中心。城里的居民分为三个阶层。上层是富裕的经济人，他们拥有房屋、农场和大量土地；妻子和女儿都戴宽边帽；陈设讲究的客厅里经常举行咖啡会。

市长和市议会参事都从这个阶层的富人中推选，其依据是一条古老的谚语“：哪里有金钱，那里便有智慧！”

中层是不怎么富裕的手艺人，他们只有一小块土地和一座小住宅，老婆戴包发帽，女儿若戴宽边帽便会被上层居民视为大逆不道，指责她们竟同大家闺秀平起平坐。

下层是所谓的贱民，即佃户、雇农之辈，是那些身无长物、全赖双手以勉强糊口的人家。这个阶层里的人想在任何方面讲平等，都会被上层居民看作是对自己的莫大侮辱。雇农的妻子吻了上层尊贵夫人的手，夫人便要将手擦了又擦，生怕沾染不洁人的污浊，或者，夫人只把袖子递过去，让她吻袖子。

富裕人家的农场和不很富裕的手艺人的小房舍，大都坐落在河边的坡岸上。每一座农场都有几间专为雇农盖的下房。这

些下房窗户很小，光线幽暗，没有地板，也没有壁炉或火灶。雇农们冬天取暖及用火，都到管场人那间大屋子里去。雇农租用这样一间下房，每年缴付十二块金币的租金。由于租金便宜，雇农便受约束，全年为房主劳动，领取一定的工资。别处给的工资再高，他也不得接受。有些雇农家口多，负担重，连每月一块金币的房租也付不起，尤其在冬季，活儿不多、收入减少的情况下，困难更大。这些人或是租用只在夜间投宿、付宿夜费的房子，或是结伙合租一间下房以减轻负担。另外还有一些人则寄住在小农舍里，这样既不用付很多房租，也不受谁的约束。在每一间这类住房里，雇农都存放着过冬的粮食。床底下挖个坑贮放土豆。

那是在夫人驾临庄园不久的一天早晨，天气晴朗，一个妇人带着两个孩子从一间散发着霉臭味的昏暗小屋中走出来。一个孩子她抱在怀里，另外那一个约莫七八岁的小男孩走在她的身旁。男孩一手拉着她的裙子，另一只手里拎了个小包袱。母子三人衣衫褴褛，浑身都是补丁，但洗涤得很干净。另一妇人紧跟着走出屋来，身后尾随了一大帮孩子。

“您听我说，亲爱的卡拉斯科娃，”后面那一位道，“我很想让你们继续住下去，哪怕您什么都拿不出来，我也不在乎。可是，您亲眼瞧见了，我们这儿挤得象锅粥。我有五个孩子，小叔子家三个，您有两个，加上咱们五个大人，您算算这有多少口人了？您是知道的，我们一个挨一个挤在一起。冬天倒也罢了，至少暖和着点儿。可是夏天就闷得不行啦。老爷昨天来过了，他吩咐管场人，说屋子里人莫睡得太多，说布拉格又闹开了霍乱病，不能让它传染到这里来。您听我说，我们若是再收宿夜的，管场人也要跟着倒霉，说这都成了贼窝啦，尽偷他的东西！”

“唉，上帝啊，上帝，”妇人叹了一口气。这些话使她痛苦，苍

白、憔悴的面庞上泛起了一层红晕。

“您别往心里去，婶子。您听我说，对您谁也不会这么想的。不过，您知道，世上都是清白无辜的人陪着坏人受罪。有坏人，也有好人，谁轻信就容易上当受骗，因此要前后都长着眼睛才好哪。管场人样样要负责任，他本人倒不坏，只怪老爷心太狠啦。您听我说，您一向老实、规矩，对您谁也不会这么想，只要能行，我是乐意把您留下来的呀！您听我说。不过，您不妨到别处试一试吧。这点东西是给您路上吃的。”说着，她从围裙里取出几个在炉灰里煨熟的土豆，递给妇人。

“您对我的种种好处,愿上帝报偿您,成百倍地报偿您,保佑您身体健康。再见吧！”妇人啜泣着说,走出了农场。

“你不在我们家住了吗,伏依杰赫？”孩子们跟在后面喊,可是伏依杰赫没有回头。

“我倒是愿意留下她,”农妇说,“不过,有啥办法呢？她会死在这儿的，眼看着油干灯草尽了，那样我就得给她办丧事。我说呀，自己这份罪已经够受的啦，反正她会找到什么人收留她的吧。”

这时，面色苍白的妇人趁身上还有一点儿力气，正沿着农场附近的堤岸急急朝桥头走去。到了桥中心，她身子倚在栏杆上，眼睛里带着某种狂乱的神情，盯视着桥下静静流淌的河水。

“妈妈,”小男孩伏依杰赫说,“您把小约西菲克绑在我背上吧，让我来背着他走，您手疼。走吧，那边草地上，十字架那儿，阳光好着哪,咱们过去暖和暖和身子。走吧,妈妈,您别发愁,人家不收留咱们没关系，天气不冷了，咱们可以睡在露天！”

“唉,孩子,咱们娘儿仨还不如跟爸爸一起睡在坟墓里哩,那真是求之不得啊,”妇人叹了一口气,紧紧搂着怀里的孩子,忍不

住哭出声来。伏依杰赫陪着她哭。母子三人一面哭，一面举步，缓缓走过桥，到了河对岸。

桥侧最近的一家农场里，几名女工正在打草绳。她们一面干活，一面天南地北闲聊天。卡拉斯科娃路过的时候，被她们瞧见了。“她拖着两个孩子不知上哪儿去？”女工们互相询问。

“上哪儿？想必去挣几文钱呗，”一个说。

“她还挣钱呐，连一口面包也会挣不上的，”另一个笑道。

“别那么刻薄，卡特辛娜，”一位老妇人呵斥她，“卡拉斯科娃是个能干人，不幸现在落了难啦。怪可怜的，真教人同情哪。男人出了事，生活没有着落，害病没钱医，这可怎么说呢！”

“我敢说她打摆子该有半年了吧。”

“可不半年了，”老妇人又道，“这毛病拖拖拉拉，老缠着她不放。生了病还得给孩子喂奶，吃进嘴的东西除了土豆没有别的。我说姐儿们，她可真教人同情哪。当初她做姑娘的时候，脸蛋儿白里透红，又活泼又麻利，而且总是干净漂亮，象朵鲜花儿似的。太太们争着要她当女侍。她的针线活儿也做得好着哩。”

“她要是没有跟卡拉塞克闹出那档子事情来就好了。在这上面她太不检点啦。”

“唉，姐儿们，”另一个妇人插嘴说，“咱们都是女人，知道是怎么一回事儿。两个人情投意合，又都年纪轻。我自己，唉，怎么说呢，我也出了洋相，结婚的时候也没戴上花环呀。”

“你可是想瞒天过海的罗，可这已是明摆着的啦。”前一个挖苦道。

“咳呀，亲爱的，并不是人人都爱听真话的呀，不信你跑去对斯达西契卡小姐说说真话看，她不把你臭骂一通才怪哩，这也是明摆着的呀。喏，自作自受呗；不过，为此我可嚎啕痛哭了一场。

我们俩本来早就要结婚啦，但是两手空空，怎么过日子呢？有人劝我离开他，同他断绝关系。有一回他上我们家来，我哭了，埋怨他穷。‘别这样,安杜尔卡，’他对我说，‘人穷,又不快活,那才是真穷。钱多的人才有闲功夫去忧愁哩，你就快活起来吧。咱俩彼此相爱，哪怕肚子吃不饱，睡总可以睡足的吧！’我真心爱他，也就把这事看轻了，两个人都轻率了。”

“你的丈夫笑口常开，总是快快活活，这倒是真的。他心里从不发愁。”

“他就是这么个人，”妇人附和道，“又爱笑，又爱唱。他说，哭不也是这点儿工资吗？我可是臊得不行呀。结婚吧，只有那点钱，打哪儿去弄结婚费呢？伊西常对我说：‘咱俩已经是夫妻了，人家不肯免费给咱们主婚，咱们等等也没啥关系。’我可是痛苦极啦，人总归是人嘛，即使上帝宽恕了我们，在人前毕竟还是抬不起头来的呀，何况还有那个娃娃。我鼓足了勇气，跑去找了神甫先生，求他给我出个主意。我把情况统统对他讲了。他叫我把伊西找来。伊西去了。神甫先生自己掏腰包给我们付了钱，三个星期之后我们就结婚了。神甫先生还免费给我们的瓦希切克施了洗礼哩。”

“神甫先生对待穷苦人好，这话不假。伊西怎么说呢？”

“他心里也乐开了花，可是表面上装得满不在乎。他很喜欢神甫先生。他家有什么活儿要干，或是跑个腿儿什么的，伊西总是争先恐后连夜赶去，生怕人家抢先了。”

“喏，你的情况是这样，卡拉斯科娃可是另一码事，”老妇人又道。“你们知道，当时是卡拉塞克他娘从中作梗，说什么她儿子是瓦匠，挣的钱多，满可以同手艺人的女儿攀一门亲事，犯不着娶个雇工家的丫头。她如今是归天罗，可在当年，这老太婆，

一百个不同意呀！神甫先生，还有老师，全都跑去开导她；可是，上帝保佑，她的脑袋瓜跟砖墙一样。结果呢？卡拉塞克非卡特辛娜不娶，老太婆可作了孽呵。—— 后来，卡特辛娜想抱着孩子去见她，求她祝福。谁知道老太婆竟打发人传话，说她要用笤帚将卡特辛娜和她的私生子一块儿撵出去，打得她一根头发丝儿也不剩。卡特辛娜听了伤心得死去活来。”

“这个刁老婆子！”有人插嘴道。

“可不是么，闹得儿子也受不了啦。要不是上帝看不过，把老太婆叫上天去，儿子都想离乡背井，上别处谋生去了。直到临终,老太婆才算回心转意,给他们祝了福。”

“她手里有钱吧？”安杜拉问。

“别提了，有那么几件衣裳，一点儿现款勉强对付了丧葬费。除此之外就啥也没有了。”

“那凭什么这样骄狂？”

“只因为她娘是参事的女儿，叔叔又在什么地方当了教主。见她的鬼去吧。我的姑姑据说在哪儿开着一座磨坊哩，可这跟我有啥关系？她又不给我磨面粉。这类亲戚就跟破烂儿一样，毫无用处。是的，是的，老卡拉斯科娃自以为身份高贵，不愿意同下等人混在一起，结果呢，给孩子造成了痛苦。老太婆去世以后，小两口松了一口气，日子过得挺舒坦。约瑟夫挣的工资不少，卡特辛娜给太太们做针线，接的活儿也够多的。小家伙伏依杰赫打扮得漂漂亮亮。看见他们小夫妇领着孩子从教堂里出来，那么顺眼，真教人喜欢。谁知好景不长，我的上帝，现在见她这个样儿，我忍不住心酸，直想掉眼泪。从前我没有少得她的好处。她送过我一条裙子，还不止一次送汤给我。要不是我又老又穷，自己也混不上吃的，也没个下枕的地方，我就把她接来

同住了。她有家的时候我常去她那儿串门，偶尔还给她搭手帮个忙。自从她落难以后，一切也就完了。她又丝毫不肯接受我的周济,说我也困难。”

老妇人说罢,另一个又讲开了“: 天啊,一想起那天脚手架倒坍、卡拉塞克摔下来的情景，我就浑身直打寒颤。当时，我正巧在那条街上买东西，忽然间只听得乱哄哄的叫喊声：‘ 圣母玛利亚,奥波沙莱克家的脚手架倒坍啦,卡拉塞克摔死了 !’ 我瞧见她朝那儿飞奔，脸上煞白。卡拉塞克要是马上一命归天倒也罢了，免得受那份活罪，至少可以省下几块钱来，她也不至于沦为乞丐了。”

“ 哎呀,瞧您说的,’老妇人道“; 常言道,为了爱情嘛,愿意献出最后一滴鲜血。看见他活着抬回家，她就够高兴的啦。后来，她多么心甘情愿地服侍他，白天黑夜拼命干活，想尽办法让他过得舒服一些。她常说，哪怕他落个残废，只要上帝让他活着，她就决无怨言。当时，她正怀着那个小的，即使这样，也没有把她压垮。不幸过了两个月丈夫终究还是归了天，她这才一下子瘫啦，活象被人割断了血管似的。她躺倒了，从此拖着个有病的身子。”

“ 不过，听说人家帮了她不少忙哪。不是说奥波沙科娃太太经常周济她吗？卡拉塞克就是在她家干活受的伤呀。 ”

“嗨,我的好大姐们,俗话说 穿衣靠人赐,上街无裙子。日久天长的事儿，哪能老去求人家救济呀。卡特辛娜又不是一个肯轻易开口的人。丈夫活着的时候，她就卖掉了不少东西，您知道，拆了东墙补西墙呗！随后她自己得了病，身体垮了便落到了这步田地。”

“ 她以前不是给太太们做过不少针线的吗？ ”

“做过，做过，那还是当她住在象样的房子里的时候。一旦搬进雇农的下房，太太们就不肯把正经的针线活儿交给她做啦，只让她补补旧东西，或者织织袜子。这能挣几文钱呀？——结果，这个伤心的、拖着两个孩子的病人，谁见了都头疼。有人想雇伏依杰赫当放鹅娃，她舍不得，人家就骂她，说她不知把自己看成什么人了，还说她不值得救济。可怜她，身边要没有这个男孩可怎么办呢？自己害着病，全靠他照料小不点儿。唉，说说管啥用呢？眼下她的境况惨透啦，有谁肯收留这么一个苦命人呢！只有上帝，只有靠上帝开恩了。不知生活艰难的人，讲给他听也不信呀！”

“可不是吗，无家可归的人慢慢儿连遮遮脑袋的地方也没有啦。听说东家今儿个来过了，要我们别招收宿夜的，也别再许多人挤在一间屋里睡，说是又闹开瘟疫了，是吗？”

“东家早上来的时候，就我一个人在这里，”一个嘴巴厉害的妇人答道，“他在我面前一站，说什么别招收宿夜的，屋子要通风换气，不要吃不清洁的东西。你们知道我是怎么回敬他的吗，姐儿们？我说：大人在上，我们倒是真想吃肉，吃包子，不愿意吃刺麻和野草，啃土豆。那就请您高抬贵手，给我们加点儿工资吧，好让我们买得起呀。有钱人挑可口的吃，穷人只能有啥吃啥。我们也乐意给屋子通通风，换换气，可是窗户打不开呀。因为，大人有所不知，窗户只有一块木板，木板连在窗框上，窗框又钉死在墙上。我们成天不在家，大门不敢敞着，害怕有人闯进来把我们仅有的一点儿穷家当给偷了去。土豆要是有个存放的地方，我们又何苦把它堆在屋里呢。大人您要是少收一点儿房租，我们就不会招收宿夜的啦。他听了我这番话，一声没吭，扭头就走了，活象有狗要咬他似的。我心里好不痛快，暗想给点儿颜色

你瞧瞧！”

“谁都不愿意死，穷人尚且如此，有钱人就更不用说啦。可是谁也逃避不了。什么时候上帝要召你上天，任你祷告也罢，划十字也罢，反正是躲不掉的。老爷们既然怕我们染上疫病，为什么不给我们想想办法呢？老妇人道。

“嗳呀，您以为狗汪汪叫是为了村子吗？才不见得呢—— 那是为了自身呀。老爷们担心的是自己的性命。再说，咱们这不是还有一口气，没有饿死吗？救济咱们干什么？有的是时间，不用忙，’嘴巴厉害的那位又道。

“唉，等着瞧吧，’老妇人接着说，“去年出现了扫帚星，大伙儿就说不是好兆头，现在果然应验了吧。姐儿们，往后的日子越发难过罗，但愿上帝保佑保佑咱们吧。”

“可不是吗，多亏有上帝，还有个盼头。否则这悲悲惨惨的穷日子可怎么熬啊。我的天，人人都编派咱穷人的不是。”

“要是没有穷人，太阳也不发热哩，’嘴巴厉害的那位又冷冷地说了一句。

“你的火气还没有消吧？”另一个问道。

“嗯，教我气忿不过的是东家。不错，一间屋租金三十金币不算贵。可是，既然要积德，至少也把房子修理一下，让它象个住人的地方，别象牲口圈呀，还收了房租哩。我们不干了，让他另请高明吧。我们给领主干活去。那儿虽然钱也挣不多，总比这儿强一些吧，至少卖了劳力能得到合理的工钱呀。我丈夫干的活儿不轻，工钱照样少得可怜；这且不说，指责我孩子生多了可不行。因此，今天我没等同丈夫商量就把工给辞了，反正他会赞成我的。”

“真有这样的事！’妇人们全都感到惊讶。

“谁受得了人家指责他孩子生多了呀，这可不就得罪上帝啦。你们知道我怎么对他说的吗？”

“不知道，给我们讲讲吧。你呀，陶洛达，你可是胆大包天呵！”

“他对我胡诌了一通清洁卫生之类让我顶回去以后，他走了。可是，他准是不甘心就此罢休吧，竟又踅了回来，说是丢了一只鸡，问我是谁拿的。——你们想想看！气得我真想照准他的脑袋壳给他几下子。我说，我们不是看鸡的，丢不丢不知道，我要是知道，我就不叫陶洛达。”

“嗨，鸡是管场人的老婆昨天煮煮吃掉啦。我亲眼瞅见的。”一个妇人说。

“喏，你们瞧，不过，即使我告诉他，他也不会相信。我刚说不知道，他张口就骂了起来，说咱们家家都是孩子生了一大帮，说咱们就会干这个。接着还说咱们喂不起孩子就偷，是他们养活着我们。于是我说，”陶洛达扔下草绳，双手在腰间一叉，眼睛里闪着怒火，“我说：反正上帝明白为什么把孩子给我们而不给你们老爷。天下是我们的，穷人的！我还狠狠数落了他一通，最后辞工不干了。”

“你做得对，我们早晚也会这么做的。我的上帝，连孩子他们也容不得啦！要没有咱们这些人，谁给他们干活呀？”

“那可不，是咱们累死累活养肥了他们。咱们穷人吃不上，穿不上，冬天没有火炉，到头来还要挨训斥。我的上帝，什么时候才熬出头来啊。”

“别发愁，姐儿们！天国是咱们的；上帝跟穷人在一起！”老妇人说。

“喂，你们那几个，忘记干活，开起国务会议来啦？有什么事

情需要讨论的吗？”大门口响起了管场人的声音。

“活儿干完了，会议也结束了。很遗憾您没有早来一步，听听我们在讨论些什么！”陶洛达反唇相讥，一面把最后一根草绳扔在大堆上。

三

妇女们在农场里议论卡拉斯科娃的时候，她正带领两个孩子沿着草场上一条小路朝前走。后来，母子三人绕过果园，在十字架旁边的草地上坐下。伏依杰赫不再哭泣，他接过妈妈递给他的几块土豆吃了起来。他是一个漂亮的小男孩，长得很象他的母亲。可是，他的脸庞上看不到健康儿童的红润，这种玫瑰色泽被无情的贫穷之手粗暴地抹掉了。一双大大的蓝眼睛里，也看不到我们一般在儿童的眼睛里总能看到的那种无忧无虑、稚气快活和生气勃勃的动人神采。这双眼睛是暗淡的，显得忧伤，尤其在他注视着母亲的憔悴面容时，更是如此。不过，这又是一双极其善良、懂事的眼睛，在他这个年龄是颇为少见的。富贵人家的孩子长到多大也依旧是孩子。他们在欢笑中度过幸福的童年；除了偶尔要一件玩具未能如愿或不尽称心，或者挨了父母几句训斥之外，他们不知人间尚有其他痛苦；除了自己那点儿作业之外，他们没有别的忧虑。使他们的天空暂时混浊不清的，只是薄薄的一层阴霾。穷人家的孩子却尝不到这种欢乐。他们在最幼小的年龄便已备尝人生的辛酸和苦难。凛冽的寒风刮去了娇嫩花朵上的勃勃生机，夺走了它的绚丽光彩；无情的冰霜扼杀了含苞待放的蓓蕾。

伏依杰赫很小的时候就不得不给妈妈当帮手了，他是妈妈

唯一的朋友。他自己还不会切面包，却必须帮助妈妈挣面包。他自己还是个孩子，却要在妈妈出外工作的时候，象身强力壮的乳母一样照看弟弟。伏依杰赫做得很出色。他抱不动弟弟，便坐在门槛上，学着妈妈的样子摇他，给他唱歌，哄他睡觉。睡醒了又逗他玩耍，安慰他说妈妈马上就回来抱他，还叽叽咕咕对他讲话。面色苍白、身体有病的婴儿并不懂话，却也注视着他，谛听着。伏依杰赫讲到爸爸和从前的好日子时，自己也感到高兴："约西菲克,小宝贝儿,爸爸要是还活着,他会常常给咱们带圆面包和大苹果回来的，咱们可就美啦。好家伙，爸爸可疼咱们啦。有一回，爸爸去赶集，给我买了一匹小木马和一个小喇叭，可惜让霍鲁勃家的洪西克给弄坏了，小喇叭给弄坏了。好家伙，爸爸把我抱在膝盖上,一颠一颠骑大马,我吹喇叭,爸爸给我唱:'马来啦,马来啦,送信的孩子骑马过来啦。'要是爸爸还活着,咱们也不会住进下房。好家伙，咱们原来的家可漂亮啦，就在萨丰内克的房子里。哎，等你长大一点儿，我指给你看那几扇窗户。在那儿妈妈还养了花哩。她做针线的时候，我坐在她旁边，望着窗户外边。好家伙，咱们家还有桌子、板凳，还有画片儿。我自己有一张小床，有鹅绒被子。你那时要是已经出世，咱俩就一块儿睡在小床上啦。早饭喝汤，中午也有汤，还吃别的东西，礼拜天吃肉。礼拜天我跟爸爸妈妈上教堂，下午到树林里去玩，爸爸喝啤酒，给我买白面包。树林里有人演奏音乐。哎呀，好家伙，那日子别提有多美啦！可是现在呢，咱们什么都没有了！"这些就是令他无比神往的童年。可惜连这样的童年也转瞬即逝，过早地消失了，为此他流了不知多少眼泪。

母子三人在十字架旁边歇下来，妈妈把小约西菲克放在草地上，从包袱里取出一条裙子，盖在他身上。包袱里除了这条裙

子之外，只有几件褴褛的衬衫和一匹小木马。这是爸爸的纪念品，伏依杰赫珍藏着，一心想等约西菲克长大一些给他玩。

“咱们可咋办呢，孩子？”卡拉斯科娃伤心地问，呆呆地注视着面色苍白的小婴儿。伏依杰赫举着一张大牛蒡叶给弟弟遮荫。“咱们投奔哪儿呢？连那些知道我的底细、我们过去给他们做过活儿的人，现在都把我看成了累赘，难道还能指望素不相识的人救济咱？”

“别说了，妈妈，别说了。咱们上村里去吧！您知道，老多洛特卡劝咱们到乡下去，说乡里人从不拒绝要饭的，他们会让咱们睡在草堆上。对了，我去找个庄稼人，求他收留您，我给他放鹅，不要他的工钱。准有人肯的，您瞧着吧。那样，日子马上就好过啦。”

“唉，儿子，到了乡下日子敢情会好一些，这我信！等我托上帝的福身体好一些，我可以给老乡做个针线活儿。可是，已经来不及了。我的两条腿一点儿力气也没有，肿成这样，寸步难行，怎么拖得到那里呢？”

“咱们一步一步慢慢儿走，妈妈。约西菲克交给我来背，一直背到村里。您可以靠在我身上，妈妈。”

“唉，我的好孩子！”母亲叹了一口气，拉着儿子的手哭了起来。孩子站在她面前，热泪滚滚。约西菲克快要醒来了，满布皱纹、颜色发青的小脸抽搐着，象要哭的样子。

“你怎么啦，小心肝儿？又饥又喝，是不？小嘴唇干得结硬皮了！可是，天啊，我什么也拿不出来喂你啊，”母亲一面哭，一面捧着他冰冷的小手呵气。

“妈妈，我到庄园去跑一趟吧，没准能讨到一点钱给约西菲克买口牛奶喝。您在这儿等着，”伏依杰赫振作了一下精神，转

身要走。

“不，伏依杰赫，别去庄园。那一回人家不是把你撵出来了吗？别去，说不定人家要揍你的。”

“撵我的是个听差，他正牵着一条小狗。那狗看见我就拚命地叫。老多洛特卡对我说，往后上庄园就直奔厨房。大师傅心眼儿好，见有要饭的去他都给。她还说或者去找老管家，每个要饭的她都给一个铜板。您放心，妈妈，我多加小心，别让听差撞见就是了。”

“说是那么说，上庄园直奔厨房。可是，不管你奔哪儿，都得经过门房呀。就算看门人不在里面，门口拴着几条大狗，见谁都吠，看门人听见就跑出来了。”

“我打花园里走。不丁点儿的小篱笆，我一蹦就过去了，穿过灌木丛，偷偷溜到厨房。”

“嗳呀，孩子，你可千万不能找这样的路子；永远要走正道。到处都有人，教守卫的逮住，盘问你上哪儿去，该多丢人啊。这类事情做不得的，孩子。”

，阝好吧，妈妈，我走正道就是了。上帝保佑，让我顺顺当当到达厨房，别教人撞见。’孩子说罢，果断地一扭身，急步朝庄园走去了。母亲留下来守着婴儿。

阳光暖洋洋地照射着，可是婴儿的小身体却是冰凉的，尽管他身下还垫着鹅绒被，身上裹着裙子。母亲捧着他的小手不住呵气，也不见它暖和过来。婴儿的眼睛不朝母亲看，却凝视着苍天，嘴角的肌肉不住抽搐，整个小脸变了形，呼吸显得艰难。母亲的心里充满了恐惧，呆呆地望着他。平时，孩子总是对着她笑，用小手抚摸她，喜欢搂着她的脖子扑在她的肩头上。不朝她看，这还是第一次。约西菲克生下来就羸弱多病，快满周岁了，

还不会说话，也不会坐。他瘦得皮包骨，母亲每次亲他的小手小脚，总不免伤心落泪，心里说：还不如上帝把你接了去的好。可是，此念刚一闪现，她又立即紧紧搂着孩子，甘愿为他的生命和健康赴汤蹈火。这会儿她见孩子的模样完全变了，一阵痛苦的预感掠过她的心头，她不禁放声恸哭起来。她绞着双手，绝望地跪倒在十字架前：“天父啊，可怜可怜我吧，人间找不到同情啊，你把我们召了去吧，约瑟夫啊，为你无辜的苦命孩子求求情吧，为你的卡特辛娜，在天父的宝座前求求情吧！怜悯怜悯我吧，我实在是走投无路了啊！”她哀声哭诉，令人不忍卒听。她祈祷、哭泣，过了许久，直到突然响起了伏依杰赫的声音，才把她惊醒过来。伏依杰赫从通往庄园的那条路上飞奔而来，离得老远就快活地连声叫唤妈妈。母亲回首瞥了一眼婴儿，见他闭上了眼睛，呼吸平静，便对跑来的伏依杰赫摆摆手，示意他轻点声。

男孩子气喘吁吁地冲到她面前，一副欣喜若狂的神态。

“妈——妈——妈妈您瞧，这是什么！”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从一边口袋里摸出一块烤肉，从另一边口袋里掏出面包片、圆面包、零零碎碎的肉块和小点心。他把这些东西一古脑儿放在母亲的衣襟上，喜滋滋地望着她。母亲满脸惊讶之色。“没有想到，是吧？哎，等一等，还有哩！闭上眼睛，请您闭上眼睛，等我说‘行’的时候再睁开。”

母亲几乎机械地照办了。男孩子伸手从裤兜里摸出一个小纸包，从中抽出一个银角子。他拉起母亲的一只手，翻过手心，把银角子放在她的手掌上，悄声说：“行了！”母亲睁眼一看，见是一枚银角子，不禁吃了一惊。“我的上帝，这是谁给你的，孩子，你去了吗？”

“我直奔门房，一路上不停地祷告上帝，求他让我遇着好人。

我朝大门走去，胖门房正独自站在那儿，嘴里哼着曲子哩。我心里想，嗯，运气不坏，他在哼曲子，敢情不会发脾气吧。我央求他放我进门，到厨房去向大师傅要点儿吃的。'好孩子，'他说，'我不能放个讨饭的到厨房去呀。况且，厨师也不会给你什么的。你不如到农场去吧，那儿没准倒有点儿希望。'我说：'不久前已经去过，再去就要挨骂了。''你是个二流子，对不对？只知挥霍浪费？'他狠狠地训了我一通，教我心里好难受。我告诉他我是谁，讲了您和约西菲克的病。他转身进屋拿来这块面包，还对我说每天都可以给我这么一块；不过，只许到门房来向他要。我想求他给我一个铜板，好让您买点儿牛奶，可是，我说不出口。我正想离开，不料宅子里走出一位年轻太太。看门人一见马上说：'克拉玲①卡姑娘，您有什么吃的东西给这个孩子吗？'接着他讲了爸爸的事儿，原来他认识爸爸。克拉玲卡姑娘向我打听您的情况，我全告诉她了，她听得哭了起来，给我这许多东西，还有那个银角子。她准是好人，妈妈。她说每天下午两点钟我可以去找门房，柯霍特（就是那个胖门房）会给我准备一份吃的，够咱们一家人吃饱了。他要是不在，也会留下话告诉我上哪儿去取。她还抚摸我的头，那么和蔼地看着我，象您一样。您瞧，妈妈，是上帝叫我上那儿去的吧。今天一大早就仿佛有个声音在我耳朵边低声说：上庄园去。"

母亲没有说话，她把食物放在草地上，跪在十字架前祈祷，小男孩也在她身旁跪下了。

谢过恩之后，她将食物分作几份，最多最好的一份是给伏依杰赫的。可是孩子竭力推让："瞧您，妈妈，"他说，"我牙齿好，把

①克拉尔卡和克拉玲卡均为克拉拉的爱称。

那硬的给我吧，软和的您吃。那几块甜点心和圆面包给约西菲克。他准会看傻了眼的。等会儿我去给他买牛奶。哎，妈妈，要不我先去跑一趟,把牛奶买来好吗？”

“不，你先吃饱肚子再说，他睡着了。你上哈耶科娃太太的店里去买。那儿近，她给的分量也足，是个好心人。她给过我不少次汤，后来我不好意思再去了，她自己的日子也不好打发。你先填填饥,然后去跑一趟。上帝啊,这些东西多么香!”母子俩很有滋味地吃了起来。

上层居民里的一位老爷打这儿路过，瞧见他们在吃肉，便在心里说：这叫花婆子，哭哭啼啼喊穷，活象快要饿死了，哪晓得吃那么好的东西。这样过日子再轻松没有啦，一点心事也不用担。

母亲和孩子都吃得很香。“老爷们真有福气。上帝啊，听说夫人那条小狗天天吃这么好的东西，而且比这还要讲究哩。”

“唉,孩子,钱多了总得找个去处。”

“为什么不给穷人呢,那不是更好吗？”

“饱人不知饿汉饥啊。他们要是知道穷人的难处，想必是会施舍的。可惜他们不知道呀，好孩子。下次你再看见那位好姑娘的时候，你对她说要是有什么活儿要做，等我稍稍好一些我很愿意为她效劳,做什么都行。上帝会酬报她的。”母亲一面说,一面将吃剩的东西收进小包裹，圆面包放在婴儿身旁，碎末末送到蚂蚁窝上喂蚂蚁。“让蚂蚁也过个节吧，”她说。伏依杰赫把圆面包挪到弟弟盖着的裙子上，以便他一醒就能看见。“现在我去买牛奶，让约西菲克也高兴一下。他准是肚子饿，才那么愁眉苦脸的，对不，妈妈？他有好几天没对我笑一笑了，小脸蛋儿那么苍白,身上冰冷。”

“唉，只怕约西菲克没有救了。”母亲凄然说道，重新挨着婴儿坐下来。

“会好的，妈妈，您别哭。瞧着吧，往后他有好东西吃就行了。您知道，大夫有一回说，一定要让他吃点好的才行。来，您把银角子给我吧，告诉我该怎么说。”

“拿着银角子，你把它交给哈耶科娃太太，她便给你一瓶牛奶和找你的零钱。要注意把钱收好。还有，你告诉她托上帝的福钱是怎么来的！”

伏依杰赫接过硬币塞进口袋，正待转身要走，却见约西菲克突然睁开了眼睛，呆呆地盯着他。

“约西菲克！”伏依杰赫叫了一声，举起圆面包扬了扬，想逗弄他一下再走。不料，母亲的声音把他吓了一跳。

“别动，”她喊道，一面伸手去摸婴儿的额头，冷得象冰一样。她惊恐万状地叫起来：“约西菲克，约西菲克！ 你不认识我了吗？孩子啊！上帝保佑！”她把脸凑到婴儿面前让他看，可是婴儿的眼睛慢慢向上翻，瞳孔扩散了。母亲用簌簌发抖的手去摸孩子的心脏——仿佛还在跳动。“约西菲克啊！”她一声哀吟。“约西菲克！”伏依杰赫带着哭音叫唤。婴儿微微张开嘴巴象要微笑。接着，象小鸟儿在睡梦中似地轻轻一叹，咽气了。

“他怎么啦，妈妈？”伏依杰赫吃惊地问。

“他死了，”母亲回答，声音低得几乎听不见。她悲痛欲绝，再也支撑不住，一歪身瘫倒在婴儿的尸体旁边。

四

裁缝塞柯拉无田产，有一座小房舍。他有五个孩子，收入却

很菲薄。从前，当他刚从外地回来的时候，他家门庭若市，谁都想找这位新从维也纳来的裁缝做件时髦服装。他雇了好几位师傅，娶了妻室，日子过得绰绰有余，渐渐连房子也置下了。可是后来，另外一些年轻人从维也纳学了手艺归来，开了裁缝店，名气比他响亮。这倒不是塞柯拉的手艺比起他们来有何逊色，而是这些新人颇会自我吹嘘。他们一见夫人太太们就上前吻手，开口闭口在维也纳如何为公爵和伯爵做衣服。他们还随身带着漂亮的时装画报，按照上面的式样缝制时装。人们于是认为只要穿上这些裁缝做的外套，自己便顿时风度翩翩，跟画报上的花花公子一个样。没有多久，塞柯拉就不需要雇那么多师傅，最后甚至一个也不需要了。只有少数上了年纪的老主顾还继续上门照顾他。这些人穿衣只图舒服，不赶时髦；喜欢缝工精细而又破钞不多。可惜这样的主顾为数寥寥，因为城里还有二十多家裁缝店。幸而庄园里的总管先生是他的老主顾，常找他做衣服，缝制零零碎碎的家庭用品。总管先生节日穿的服装是到布拉格去定做的，式样时髦；可是，他一向舒服惯了，穿上总觉得不自在，弯不下腰，也没法儿灵活自如地转动身子。于是他便拿来找塞柯拉修改，要改到穿在身上不那么绊手绊脚才好。塞柯拉把外套拆开，修改重做，总管先生穿着满意了。他站在镜子前面左旋右转，抬起胳膊举到头上试试，前后甩甩，腰眼里插插。哪儿也没有牵着绊着，也没有绽开缝线。他很高兴："嘿，这真是巧夺天工、没说的啦！"他付给塞柯拉三四枚金币的手工钱，穿在身上的外套跟布拉格时装杂志上的没有两样。可是，人们并不经常做外套，做一件要穿好几年，然后翻旧改新再穿一阵子，而翻改旧衣尽管比做新的还费事，手工钱却不能多要。因此，塞柯拉不得已，只好另寻门路，找点儿外快。他为人正直，心地善良，从不

肯敲人竹杠，因而手头总不宽裕。他自己所需不多，妻子也是既贤惠又勤俭。可是，夫妇俩却一心希望孩子们个个学门手艺。他们把一个孩子送到布拉格去学铁匠活，学一年干一年①。每逢圣约翰节和圣瓦茨拉夫节，塞柯拉少不得要上布拉格去跑一趟，看看孩子品德如何。妈妈张罗着给他捎去内衣裤，爸爸省吃俭用给他做件衣裳"遮遮丑"，就象他常说的那样。一对孪生女送去学缝纫，以便将来找份象样的工作，或者靠做针线活过日子。十二岁的儿子夏天将毕业，也要去学手艺；六岁的小女儿还在家里围着妈妈转。总算运气，塞柯拉给总管先生做衣服，总管愿意助他一臂之力，将庄园下面领主的果园租给他经营管理； 他只要将住房典押出去弄到钱，总管便帮助他用较为便宜的价格把果园租给他。果园在塞柯拉的操持下欣欣向荣，现在红艳艳的樱桃已挂满枝头，其他水果也长势良好，丰收在望。塞柯拉满心欢喜，他日夜祈祷上苍，千万保佑他不要遇上天灾。他在果园里搭了一个窝棚，眼下还不到摘果子和卖果子的季节，因此他还有功夫坐在这儿做个针线活儿。妻子或女儿到时候给他送饭；晚上儿子来帮他守夜。果园离十字架不远。这一天，塞柯拉正坐在窝棚前的小板凳上做活，他瞧见卡拉斯科娃带着两个孩子来到十字架旁，看到伏依杰赫跑走了，也听见了他返回来时欢天喜地的叫喊声。"可怜的孩子，准是讨到好吃的了，可不是吗，准是那户人家给得起呀，哎呀呀！"他说("哎呀呀"是他的口头禅)。后来，他见母子俩做毕祷告开始吃东西，便拣起手里的针线，嘴里唱着赞美诗，埋头做活了。——嚎啕痛哭和高声叫喊划破了四境的寂静；他吃了一惊，连忙抬起头来，目光首先投向十字架那

①按照旧时学徒工规定，学徒出师后必须义务为老板干活，学多少年，义务干活多少年，老板不付工资。

边,却见卡拉斯科娃倒在地上,伏依杰赫站在旁边哀哀哭泣。“我得过去瞧瞧，是得瞧瞧那女人不知出了什么事儿。象是没有气啦!”说罢,他放下针线,迈着飞快的步伐朝十字架走去。“出什么事儿了吗?”离得老远他就问道。

“唉,塞柯拉先生,我们的约西菲克死了,”男孩子哭泣着回答。

“敢情不会的吧!”

“真的死了,身上冰冷,一动也不动了。”

“哎呀呀!”裁缝点点头,注视着亡婴,母亲还一直把他抱在怀里。

“愿上帝安慰您，卡拉斯科娃；祝愿孩子获得永生的欢乐吧，哎呀呀！没有办法啊，这是上帝给您减轻负担哩，他最体恤咱们了！我那十个孩子要是个个都活着，哎呀呀！我这日子可怎么对付呢。想开一些吧，咱们还得进城去报丧哩。来吧，来吧，先上果园去。你这小家伙，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伏依杰赫。”

“哎呀呀，伏依杰赫，我家也有一个伏依杰赫。你上我家去跑一趟吧,你知道我住在哪儿吗?”

“知道。”

“你快去,叫道乐特卡和约汉娜马上到这儿来,明白啦?”

伏依杰赫看了母亲一眼，转身跑走了。塞柯拉把妇人搀扶起来。她不再哭泣，也不说话，默默地俯身去抱孩子。

“您放着,让我来抱,当然让我来抱,”他一面说,一面小心翼翼地把孩子包包好，抱了起来，朝果园走去。卡拉斯科娃跟着他。过了不多一会儿，两个姑娘就同伏依杰赫一起跑来了。

“你们先在这儿呆着，我去弄口小棺材，请大夫过来瞧一瞧，

还得上神甫那儿去一趟。然后把孩子送到教堂的墓地去。”

“可是,这笔挑费打哪儿来呢?上帝啊,我一个钱也没有啊!”妇人悲哀地说。

“咱们有一个银角子,妈妈,给您,”伏依杰赫说。

“你自个儿留着吧,哎呀呀,这顶什么用哟,”塞柯拉道。“反正总会有办法的，上帝保佑。你们在这儿等着，我去去就来。”

他走了。姑娘们忧伤地注视着这不幸的一家人。伏依杰赫望望约西菲克，哭起来了。母亲却不哭，只是不时捧着胸口深深地叹一口气。

塞柯拉回到果园的时候已是下半晌了；他的儿子瓦夫辛内克扛着一口小棺材跟他一起回来。

“行啦,婶子,全都安排妥当了。小棺材已经弄来,大夫会来看一看,神甫来给他施洗。挖坟的也能找到,没有问题。”

“教我哪年哪月才能报答您呢?”可怜的母亲说。

“嗨，您就问问圣马丁①吧，他下场大雪要的是什么报答呀?”好心的裁缝笑道。

卡拉斯科娃亲自给孩子换了衣服，然后由两位姑娘帮着入殓。棺材四侧和孩子的周围放满了草原上采来的野花。约汉卡②跑回家去取来小圣画，陶洛特卡摘下自己脖子上挂的黄铜小十字架，放在孩子合抱的小手里。母亲泪如泉涌，哭湿了他的小身体，人们好不容易才把她劝开，盖上了棺材。城脚边来了几个看热闹的儿童和妇女。傍晚时分，塞柯拉亲自把孩子送往墓地；卡拉斯科娃和伏依杰赫跟随着他。墓园里，靠墙根有一座坟墓，墓上长着青翠的豆蔻和盛开的紫罗兰。这是卡拉斯科娃丈夫的坟

①圣马丁节在每年11月11日，届时在捷克往往大雪纷飞。

②约汉娜的爱称。

墓。从前，在她比较幸福的年月，她曾用紫罗兰点缀她家的小窗户。后来作为纪念，她把这种花种植在这座埋葬了她昔日欢乐的坟墓上。可怜的妇人把孩子送进教堂的停棺室后，便转身来到这里。她身心交瘁，颓然跌倒在墓旁的土地上了。塞柯拉和儿子办完事回果园去了。随后赶来墓地的塞柯洛娃走到哀哭的妇人身边，十分体贴地说："走吧，婶子，跟我一起走吧，上我们家去休息休息，您需要休息。您看，那边角落里，那是我们家的五座小坟墓，我知道这是什么滋味！不过，这是上帝的旨意。走吧！伏依杰赫，你牵着妈妈的手！"

伏依杰赫听从了她的吩咐，克拉斯科娃无可奈何地由他们领着离开了墓地，朝塞柯拉家走去。一回到家，裁缝太太便连忙煮了一锅汤，给母子俩当晚餐。卡拉斯科娃咽不下，只说胃里痛。

"这是太伤心了的缘故。对了，我给您熬点儿草药吧，一喝就见效。现在您最好赶快去躺着。"卡拉斯科娃照办了。喝过草药之后，裁缝太太领她来到一间屋子，这儿一张木板床上铺着清洁的被褥；可怜的妇人感激涕零，不知怎样向这位善心的裁缝太太道谢才好。她躺下了。

伏依杰赫一面喝汤，一面给大家讲约西菲克，还把他去庄园的经过，说了一遍。

"瞧见了吧，孩子，车到山前必有路啊，"塞柯洛娃对他说道，"到处都有好人，只是你得去寻找，否则迎面相逢也不认识呀。你妈妈要是找到我这儿来，就不愁没个住处，我的上帝，我成天足不出户，啥事儿也不知道。喏，往后你们天天可以领到一份吃的，感谢上帝，日子就好过多啦，你们很快就会健康起来的。"

伏依杰赫感到安慰，也去休息了。他做罢祈祷，在洁净的床铺上躺下来，紧紧地偎依着妈妈。他多么喜欢有张床睡啊。很

久以来他们没有睡在这样的床上了。一条破烂不堪的小被子只能给约西菲克盖，他和妈妈没有被子。母子俩一般都是和衣睡，一来这样多少暖和一些，二来也是因为他们往往同许多人睡在一间屋里。卡拉斯科娃最感苦恼的，是无论早晚她都不能清静地祈祷，而且总在众目睽睽之下。

“妈妈，约西菲克没有尝到那么好吃的东西，真教我伤心，”伏依杰赫说，“小可怜儿怕是饿死的。”

“他现在幸福着哩，不会羡慕咱们的，孩子，”母亲低声答道，“他跟爸爸在天上，没准儿要叫妈妈一起去了。他右眼睁着，跟爸爸一样。听人说右眼睁着是叫谁跟他一块儿去。”

“啊，妈妈，那我也跟您一块儿去。没有您，我怎么办呢，”伏依杰赫说着哭起来了。他搂着妈妈的脖子，拉她过来贴紧自己。

“一切听从上帝的旨意吧，伏依基谢克[①]。我死后上帝会照应你的，让你遇见好人，象我一样疼你。”

“不，妈妈，我不愿意嘛。您要是去死，我跟您一起死 再也不会有人象您这样疼我了。”

“别这么说，孩子，咱们可不能得罪了上帝。我罪孽深重，自取灭亡。你不离开上帝，上帝就不会抛弃你。将来总有一天，咱们要在永恒的欢乐中再见的，”母亲说着吻了吻他的前额，抚摸着他的面颊。伏依杰赫的心情却平静不下来。他问妈妈身上哪儿痛。妈妈告诉他没有什么不舒服，要他安心睡觉。可是，他怎么睡得着呢，他把塞柯洛娃安慰他的话告诉妈妈，让她也高兴一下。末了，他还劝解妈妈不要着急，要她放宽心，说日子准会一天比一天好，她也会健康起来的。可怜的孩子，他哪里知道人间

[①] 伏依杰赫的爱称。

的种种希望归根到底总是一场空啊。

清晨，天刚拂晓，塞柯拉把瓦夫辛内克唤醒，叫他起来看守果园，自己去躺一会儿，因为那一宿是他值的勤。—— 儿子起了身，父亲还没有躺稳，却见约汉娜上气不接下气地从城里跑来了:“ 爸爸，”没等跑到跟前，她就大声叫喊;“ 赶快回家去吧，卡拉斯科娃快要死啦，妈妈急得不知怎么办才好！”

“ 哎呀呀！—— 她出什么事儿啦？”老头儿吃了一惊，慌忙把刚脱掉的衣服重新穿上，同女儿一起急急赶回家去。途中，女儿把经过情形给他说了说：半夜里伏依杰赫哭哭啼啼跑进房来，说妈妈病得厉害，不知是怎么回事。塞柯洛娃急忙过去瞧，却发现她已经浑身冰冷，下会说话了。塞柯洛娃派人去请了神甫来，神甫又说得马上找大夫。

“ 大夫怎么说呢 ?”裁缝急切地问。

“ 说她没救了，得的是眼下正在流行的疫病！”

“ 上帝保佑我们吧！”塞柯拉叹了一口气。

快到家门的时候，正赶上塞柯洛娃送大夫出来。

“ 情况怎么样，先生 ?”裁缝问。

“ 可怜的人已经归天了！”没等大夫开口，塞柯洛娃就抢先说了。

“ 她受的罪总算结束了！只是你们快把死人抬到停尸间去吧。屋子好好通通风，那间房里暂时最好不要住人。卡拉斯科娃得的是霍乱症。不过，你们也不必过份紧张，担心给传染上，”大夫又补了一句。

“ 生死有命，先生！”塞柯拉道。

正说着，孩子们从卧室里走了出来。伏依杰赫想悄悄溜进小屋，却被塞柯洛娃一把拦住了，说妈妈正在睡觉，叫他不要进去。

男孩听从了，他走到大夫跟前，神情沮丧地问大夫妈妈会不会死。大夫转过身来抚摸着他的头，怜悯地说：“小可怜儿！”孩子瞧瞧这个，又望望那个，哇地一声哭了起来。他闹着要看妈妈，径直朝小屋冲去。塞柯洛娃抱住了他，把他搂在怀里。“别哭，伏依基谢克，祝福妈妈吧，她的痛苦结束了。她活着也永远不会恢复健康的。她现在升天了。别哭，你要是象听妈妈的话那样听我的话，我也会象妈妈一样疼爱你，”善良的裁缝太太安慰他。

“你们把他送到哪儿去呢？”大夫问塞柯拉。

“老太婆讲得有理，哎呀呀！我们五个孩子都养活了，老天爷在上，再加上一个也行。我们收养他了，先生。”

“明天请上我那儿去一趟吧，”大夫一面说，一面脱帽向裁缝深深致敬，告辞走了。

第二天傍晚，人们把卡拉斯科娃和她的小儿子一同葬在卡拉塞克的旁边。穷人的葬仪从来都是静悄悄的。神甫在墓上洒了圣水，挖坟人和塞柯拉将棺木放进墓穴，裁缝的家属和几个雇农的妻子站在一旁祈祷。可怜的伏依杰赫，他孤苦伶仃地捧起三把土扔进妈妈的墓穴，当他听见坚硬的土块敲在棺材上发出瘖哑的声音。他心如刀割，恨不得跳进墓穴同妈妈一起埋葬。没有了妈妈，人间何等凄凉。

塞柯拉之所以有能力给卡拉斯科娃办丧事，这多亏神甫和大夫慷慨解囊，帮了忙。他去找大夫的时候，大夫还答应每月给伏依杰赫一笔津贴，让孩子好好受教育。“我本来想自己收养他的，可是我还没有成家，又老是跑在外面，因此还是由你们抚养他比较妥当，”好心的大夫又补了一句。他医道高明，只是不受上层夫人们的欢迎，因为他不善于阿谀奉承，不吻夫人们的手，而且无论对谁都心口如一，直言不讳。夫人们管他叫“大老粗”。

五

卡拉斯科娃葬仪后的第二天，一个可怕的消息在城里到处传开了：“闹霍乱啦！”——“谁死了？”——“谁死了？”——“多少人死了？”人们纷纷打听。

“卡拉斯科娃和她的孩子昨天安葬，老沙弗朗柯娃去了，可今天就一命归天啦。老陶洛达也病了。萨弗尔达洛维农场今儿个躺倒了两名雇工老婆。”消息就这样传来传去。富贵人胆战心惊。“我早就说过的啦，”上层居民的一位老爷对另一位道，“这病要是闹到咱们头上，罪魁祸首就是这帮十恶不赦的雇工。任你怎么说，磨破嘴皮子也白搭，他们就是不听你的。拿到什么都往嘴里塞，屋子不换空气，到处脏得不得了，不闹病才怪哩。”

“你跟他们去讲讲吧，刚一开口，现成话马上就端出来啦：您加点儿工资呀，让我们的日子过得好一点儿呀。这帮不懂道理、刁钻狡猾的东西，当面讲这些话都不脸红。我对他们可算是仁至义尽的啦，冬天也让他们挣点钱，免得饿死。结果呢，恩将仇报，得寸进尺了。”

“这些我们都是领教过的，契莫哈莱克先生。你对魔鬼发善心吧，他用地狱报答你。这可是个无底洞啊，怎么填也是填不满的。没有办法，只怪时势不好呗。工钱付得不少，粮价呢，非但不见涨，反而落了。真该死！我还眼巴巴地等着好价格哩，看来这一次我是上当了。”

“不会老这样的，费德希霍斯特先生，不会的。在布拉格的时候，有人告诉我说粮价看涨，怎么会不涨呢！我也有二百蒲式

耳的粮食堆在那儿等着行情好转哩。”

“但愿如此。昨天报上说，布杰约维茨柯下雹子了，说是从布拉格一直下到了奥地利。这是刚刚开了个头，往后还要糟哩。但愿上帝保佑保佑我们啊。”

“可不是吗，揪心的事儿本来就够多的了。庄稼长在地里的时候提心吊胆，好不容易收了回来，又卖不出好价钱。如今还凭空添了这么一档子事儿，今天躺下去，还不晓得明天能不能爬起来。没有比这更坏的了。”

“嗽，我马上去买了这个来！”费德希霍斯特先生说着从口袋里掏出一小瓶药水。“什么都得预先防着点儿。我也关照了夫人，凡属蔬菜之类一律不许进门；屋子勤用烟熏熏；大夫怎么说咱就怎么办。咱们想来不至于染上吧。”

“要是不必走近农场，能躲开这些人就好了。可是，有啥法子呢，你不盯着点儿，什么都给你偷光。能躲开这些人就好了，祸根就在这里！”契莫哈莱克先生说着叹了一口气。

要说老爷们惊惶不安，夫人们就更甚了。雇工的妻子一概不许跨进门槛，偶尔在路上遇见，也是离得老远就摆手示意，连声说“免了，免了！”生怕对方前来吻手。她们同意给穷人办施汤，在疫病流行期间每周发放救济金，以便穷人增强体力，此外还出资举办祈祷会。在家里，熏醋用的扁锅一刻也离不开，甘菊和滴剂时时都在手边。“大老粗”大夫尽管桀骜不驯，也突然一下子变成了她们最为欢迎的座上客。只有丧钟的声音最使她们心惊肉跳。每当丧钟敲响，她们就脸色发白，身上一阵阵颤栗。萨弗尔达洛娃夫人本来要上布拉格去定做时装，奥帕莎洛娃夫人要用积攒下来的一百银币购买一条金链子，另外一百买一只手表。她是首席参议员夫人。市长夫人，或者按照夫人们的称

呼："pürgermeistr①夫人"，已经戴上金链子和手表，而她还没有戴上，这使她心里老大不自在。因为算起来她的身份在这座城里也仅次于市长夫人而已。为此，她要同萨弗尔达洛娃夫人结伴，到布拉格去买手表和金链子。内玛斯托娃夫人要去给女儿办嫁妆，另一位夫人打算搭她们的便车凑个热闹，第四位夫人在布拉格有位表兄弟。不幸，所有这些美妙的计划如今都变成了童话故事，谁也不敢跨出家门一步。甚至在教堂她们也不敢久留，免得寒从脚下起，冰冷的地面引起感冒。而且，教堂里四方杂处，空气不新鲜。

唯有下层小民安之若素，生活一如往常。他们虽然感激老爷们每天给了一口汤喝，可是磨坊主廉价卖给他们的麸皮和粉渣却更为实惠。这样，他们就吃上了包子或烙饼，再加点野菜也就填饱肚子了。一星期拿到一次救济金，这几文小钱要掰成十份使用。成天忙着干活，也就没有闲功夫想到死亡。况且，即使想到，他们也处之泰然，反正身无长物，没有什么可以失去的。听到丧钟，他们就默默地为死者祈祷，祝愿他获得永生的欢乐。秉性快活的依尔卡照旧一面干活一面唱歌——那支他爱唱的歌"：两手空空好不轻松，高枕无忧，不怕贼偷。'安杜拉责备他高兴的不是时候，他却说："我为什么不高兴呢？上帝让我活着有你，死后有天堂。"

"可是你不想想，碰上这么个倒霉年头，一转眼就被死神抓走啦！"

"你这傻瓜，自古以来难道不就是这样吗？你什么时候听说死神到来之前还先打个招呼来着？人嘛，活着不知寿短寿长，死

①德文，意为：市长。

时不知哪天哪样。须知‘人生如寄，朝不虑夕，长生不老安可期！’，依尔卡说着随口唱了起来。后来，妻子也觉得丈夫给她唱支歌总比愁眉苦脸对着她强。

对于穷人来说，虔诚的祈祷会是唯一祛病消灾的良药。劳累了一天之后，大伙儿在桥脚边的十字架旁聚集，一同唱圣诗、祈祷，求上帝保佑免灾免难、免其暴病死亡。

闹霍乱的消息很快也传到了庄园里。斯宾根菲尔德夫人非常怕死。她立即打发人去把大夫请了来，要他采取预防措施，保证生命安全。她问大夫，是否足不出户比较保险。大夫没有危言耸听，他压根儿不是一个哗众取宠的人。他三言两语告诉她说，不管出户不出户，哪儿也不保险，也没有人能对她的生命安全夸下海口；不过，他劝她不必惊慌，情况并不那么严重。夫人又盘根究底地问他疫病是怎么发生的。大夫便把穷人的境况向她详细谈了谈。

食品、住房、日用百货的价格越来越高，工资却没有随着物价上升，于是便失去了平衡：一部分人因此而越发富有，另一部分人则越来越穷，陷于悲惨的绝境。贫穷和痛苦最终导致了疫病和死亡，闹得有钱人也害了怕。富人为什么不打开粮仓，用低价将粮食卖给穷人，让穷人吃得象样一些以增强抵抗力呢？为什么不多盖一些房屋，租金便宜一些，让穷人住上有利健康的房子呢？为什么不给穷人的孩子办一些托儿所，免得父母出外工作时，孩子在家横遭不测呢？为什么不开设医院，让患病的穷人得到适当的治疗和护理，免得年年都有那么多出卖劳力的人因为缺乏医疗而致死或残废呢？为什么要乘人之危以最廉价的计日工资雇用出于需要不得不接受苛刻条件的穷苦工人呢？如果这一切都有人注意和关心，那就不会出现这样多的贫穷、痛苦、饥

饿，不会有这样多的疾病，不会有乞丐，以及—— 更为重要的—— 人们就不必哀叹道德沦丧、世风日下了，因为造成这种状况的，追根究底不外乎贫穷和无知啊。

“噷，大夫，您说到哪儿去了，办这类事需要很多钱呀！’斯宾根菲尔德夫人说。

“尊敬的夫人，办这类事需要的是急公好义的精神和一副火热心肠。有了这两样，一切困难都会迎刃而解，也没有什么不能牺牲的了。可惜我们都是嘴上讲得漂亮，实际上毫无恻隐之心啊！”

“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夫人道，声音里带着几分委屈，因为她自认是慈善为怀，有一副热心肠的。不错，她为人可以说心地善良，只是意志过于薄弱，因此既容易向善，也容易从恶。她生平不知贫穷的滋味，从来没有人对她讲过真理，也没有人给她指明过正路。她没有孩子，精神上感到空虚，便一味追求浮华，这窒息了她原有的美德。“事情并不完全是这样。以我本人来说吧，只要我能办得到，您的这些愿望，我统统都要满足。我一向都是尽力为穷人办好事的。不过，今年家里的挑费太大了，没法举办这些事业。至于粮食嘛，掌握在总管手里，我不便过问。反正我丈夫这几天就要回来了，我跟他说说，想个办法救济一下穷人。眼下您先把这点拿去，由您自己做主如何分发了吧。”说着，她从书桌抽屉里取出两张五金元的钞票，递给大夫，点了点头，表示谈话到此结束。大夫吻了一下她的手，告辞了。他离开庄园就径直来到果园，将手里的钱交给塞柯拉，让他给伏依杰赫做身干净衣裳，送他去上学。

老爷回来了。同他一起驾临的尚有一大群客人。他们跟他一样，都是打猎迷。庄园里热闹非凡，赏心乐事一桩接着一桩。

斯宾根菲尔德夫人的脑海里装满了别的事情，早把穷人忘得一干二净，连霍乱病也忘记了，而谁也没有闲功夫提醒她。疫病没有光临上层居民的家庭，它只在河岸上穷苦人中间徘徊，悄悄把他们一个个带离人世。穷人不声不响、勉为其难地对付洗礼费和丧葬费。他们的葬礼没有任何排场。庄园里的人则很少注意庄园外面发生的事情。

* * *

如果妈妈还活着，伏依杰赫现在的日子就十全十美，再幸福也没有的了。裁缝夫妇把他当亲生儿子看待，孩子们对他很友爱。他穿上了干净衣服，有床睡，有饭吃，什么也不缺了。他想念妈妈，想得难以形容。每天傍晚，他到妈妈的墓前祈祷，伤心落泪。克拉尔卡没有失信，伏依杰赫每天下午两点领到一份吃的东西，内容不一，经常是非常讲究的烤菜和点心。伏依杰赫拿到以后从不先尝一口，他总是原封不动捧到塞柯洛娃手里，硬要她按家里人口平均分配，并且要她把最好的两份另外放在一边，留给她自己和叔叔。他的一片真诚使塞柯洛娃十分感动，一家人对他也象他对他们一样。

克拉尔卡的母亲发现女儿无论吃什么，都要留下一半送给伏依杰赫，并且还向厨师要来各种各样吃的东西给他。守门人和几个仆人看见她每天都往门房跑，可是没有人说闲话。这是因为大家都忙着各自的私事和主人的事情，无暇他顾。就连萨拉也不象过去那样紧盯着克拉尔卡的行踪不放了。夫人一天要换好几次行头，这就够萨拉张罗的了。同时，萨拉为自己的私事也正忙得不可开交。庄园里来了不少男侍从，玛姆塞萨拉一心想从他们中间物色一位快婿。因此，她浓妆艳抹，打扮得珠光宝气，邀请他们到自己房里作客，用珍馐美味款待他们。她暗自庆幸克

拉尔卡不愿同她为伍，因为克拉尔卡身上自有一种光彩，刺得绅士们的眼睛发痛，她一出现，绅士们就看不见玛姆塞萨拉了。克拉尔卡对谁都彬彬有礼，可是除此之外，她压根儿不注意大人先生们的身价。她感到最为愉快的，莫过于晚上在妈妈的屋里坐一会儿，或者陪她一同到果园或田野去散散步。在那儿，不知是有意还是巧合，她们总能遇上文书卡林纳，由他伴送回家。

玛姆塞萨拉总算走运，外地来的侍从中有一位名叫贾克斯的，对她(并非钟情,也毫无此意)阿谀备至,利用她来达到某种目的。贾克斯给一位男爵当侍从，待遇赶不上斯科契托波莱先生的老约瑟夫。因而他同玛姆塞萨拉密谋大计，打算混进府来同她共揽大权、合霸府邸。玛姆塞萨拉明知要挤掉老约瑟夫并不容易，可是她野心勃勃，千方百计要把贾克斯弄进府来，哪怕不能在老爷身边，至少在夫人这儿给他找份差事。正因为她满脑子盘算的尽是这件事儿，便暂时忘记了搬弄各种与她毫不相干的是非；要在平时，她是乐此不倦的。如今她甚至把宠犬约利也丢在脑后，既不抱它，也不抚弄它。看见克拉尔卡同文书在一起散步、说话，她也不再妒火中烧，而只是朝他们投去轻蔑的一瞥,心里说“: 瞧你这个粗坯,穿一件土布罩衫,本来就不配我另眼看待呀,同我也太不相称了 !”诚然如此 贾克斯先生一年四季从不剥下他那件燕尾服和白背心；玛姆塞萨拉的干瘪的躯壳上，也总是挂着丝绸衣裳，头上系着缎带，手上戒指闪闪发光。他浑身散发着香水的浊臭，她则是 mile de fleurs① 浓烈刺鼻。

克拉尔卡的一身打扮却是既朴素又整洁。她不戴任何珠宝首饰，却容颜美丽；不洒任何香水香精而自有发自纯洁、健康心灵的芬芳。文书卡林纳也有一件燕尾服和一件白背心。那

①法国香水名。

是在领主到来之前请塞柯拉给他缝制的，以便在主人面前显得象样一些。当时总管先生也怂恿他做一件燕尾服，说这在贵族圈子里就跟穿制服一样普通。可是在平常日子，卡林纳依旧是庄稼人打扮，只穿布外套。好在他不到嵌木地板和地毡上去走动，往往穿着软皮靴径直就到管家太太的屋里来了，随身带进一股树林和田野的气息。他脸膛黧黑，晒得跟茨冈人似的；一双手既不白净，也不柔软。可是，纵使卡林纳浑身褴褛，腰里系的是草绳，克拉尔卡身上唯有蛛网蔽体，他俩也照样心心相印，倾心相许。有什么关系呢？“情人眼里一枝花”嘛。对于克拉尔卡和卡林纳来说，除了副总管这个差事之外，他们什么也不需要了，其他问题都会迎刃而解的。对此他俩尽管嘴上不说，心里却是清楚的。无奈卡林纳自从出了小狗事件之后，他便失去了夫人的欢心。他打心眼里诅咒萨拉，克拉尔卡则常常为此叹息。

卡林纳将一线希望寄托在老爷身上。老爷回庄园后的第二天，总管去替卡林纳说情。不料萨拉早一天已在夫人面前大做了文章，夫人沉不住气，趁热就向丈夫告了文书一状，说他笨手笨脚，差点儿送了约利的性命，而且在她看来文书不仅手脚笨，甚至用心也颇险恶，既愚蠢又粗野！斯科契托波莱先生耐心地听完了她的话，却没有作声。夫人也不再多说了，因为她已习惯于丈夫对她事事依从，凡是她不喜欢的，丈夫一定会替她排除，凡是她喜欢的，也一定会替她弄来。她以为这次也不例外，几句话足够了，用不着多费唇舌。

第二天，当总管为卡林纳来向老爷求情时，老爷说：“我的好总管，我知道这个位置没有比卡林纳更合适的人选了，我也愿意他当上。可是，夫人恼透啦，说他险些儿送了小狗的性命。因此，眼下我没法儿给他什么希望，我不愿意家里伤了和气。”

总管把事情的经过原原本本讲了一遍，说只怪玛姆塞萨拉捣鬼作祟，夫人才恼了。他真诚坦率地把底细一古脑儿抖落了出来。斯科契托波莱先生并不象他表面上装的那么呆傻，家里是个什么样儿，他心里是雪亮的。

“好吧，眼下卡林纳还是继续当他的文书，至于副总管嘛，咱们也不要安排别人，等事情冷一冷再看吧，您明白我的意思吧？”

“完全明白，大人。俗话说若要马儿好好跟你走，你就别抽它 若要老婆好好跟你过，你就别惹她。”总管笑道。

“对了，我的好总管，这话可是讲到点子上啦，”斯科契托波莱先生笑着拍了拍总管的肩膀，两人心照不宣了。

然而，这几句安慰话仍不免使卡林纳感到非常失望。如果他另有出路，如果不是为了这儿有克拉尔卡，他可能提出辞呈，扬长而去了。总管安慰他说“算啦，卡林纳，耐着点性子呀，要知道苦尽甘来，好日子在后头哩。”可是这些许诺和劝解全都无济于事，丝毫不能教卡林纳宽心。自从老爷回到庄园以后，卡林纳几乎总是神情抑郁，显得怅然若失的样子。要不是发生了一件意料之外的事情，使他和别人的处境全都有了改变的话，他恐怕还要长期处于这种状态。

六

上面已经说过，玛姆塞萨拉一旦坐在贾克斯先生的身边，或者一旦沉醉在对未来的冥思遐想之中，便会把其他事情统统忘在九霄云外，连宠犬约利也不例外。她已经有了比约利更教她可心的另外的宠幸。

那是在老爷们来到庄园后不久的一天，气候十分炎热。宾

客们有的在楼下凉爽的大厅里聊天，有的在花园里的浓荫下散步。仆人们仿效主人的榜样，也是有的睡午觉，有的懒洋洋地闲呆着，还有一些则各自寻欢作乐去了。玛姆塞萨拉的屋子里很凉快。她做着针线，贾克斯坐在她身旁，他时而玩玩顶针，时而弄弄蜡块，或是剪剪废布角儿，一面滔滔不绝地向玛姆塞萨拉倾浮着大量既热烈又动听但并非发自肺腑的言词。玛姆塞萨拉句句都相信，喜得心花怒放。这些恭维话迎合了她的虚荣心，她觉得比蜜还甘甜。仆人给约利送来了第二顿早餐：一碟子剁细的野鸡肉。若在平时，萨拉是要仔细检查一遍的，看看鸡肉是否新鲜，碟子是否清洁，肉里有没有碎骨头，等等，等等。这一天她一声也没有吱，见仆人随即走了出去，她还暗自高兴呢，却没有注意仆人走出去时不曾把房门关上。她没有走到小狗身边来。小狗眼巴巴地望着她，等了一会儿，见她不过来，只得自管把饭吃了。吃罢，它站在玛姆塞的面前，等待她象平素一样用餐巾给它擦嘴巴。不料萨拉理也不理，它便用爪子轻轻搔了她一下。

“滚开，臭东西，一刻儿也不让人清静，”说着，她身子往后一缩，一只手仍让贾克斯握着，另一只手把小狗一搡。小狗嗷嗷地叫了几声，眼睛闪亮着钻进椅子底下。——近一时期尽管它忍受了二主人的种种冷遇，象这等事可还不曾发生过。它在椅子下面站了一会儿，期待二主人的呼唤。可是玛姆塞萨拉根本不予理睬，她正斜着身子凑到贾克斯跟前让他拥抱。小狗这下真急了，它嫉妒地吠叫着跳上桌子，要从桌上跳进萨拉的怀抱，同时冲着贾克斯唁唁然叫个不停。贾克斯恶声恶气地说了声“滚”，随手把它扔下了桌子。萨拉对此一言不发，甚至瞥也没有瞥约利一眼。贾克斯的粗野举动使约利内克震惊到了极点，它浑身颤栗，不声不响钻进椅子下面。又过了一会儿，它见保护人

一味只顾自己的事情，觉得呆在这里过于没趣，便慢吞吞地从门缝里溜了出去。屋里那一对儿却没有发觉。过了约莫一刻钟光景，花园里忽然人声鼎沸，响起了一片喧闹的声音，他俩这才从温存的陶醉中惊醒过来。他们侧耳细听，随后霍地跳了起来，萨拉推开了窗子。“出什么事儿啦？”她询问正打窗下经过的园丁。

“花园里来了一条疯狗！”园丁答道，匆匆跑过去了。

“约利！”萨拉一声惊叫，急忙转身；可是屋里不见约利的动静。萨拉哆哆嗦嗦俯身椅下去找，抖开被子找，角角落落全找遍了。

约利不知去向，贾克斯这才发现房门原来是虚掩着的。

“快！赶快离开这儿，别教人瞧见你，赶快去找，否则一切全完啦！”萨拉的声音在发抖，牙齿捉对儿打战，边说边把情人推出门外。她独自又在屋里找了一遍，然后跑到别的房间里去寻找。此时，庄园里上上下下已经乱作一团。大门上了锁，老爷手里握着枪，一面往外跑，一面大声吩咐仆人把家犬叫在一起。看门人守在狗舍旁，手里也拿着一杆上了膛的猎枪。总管下令关好牲口圈，狗都拴上链索。妇女们吓得东躲西藏，还在干活的则叫喊着互相打招呼：“瞧见疯狗就从右面轰，疯狗的右眼是瞎的！”一些胆壮的男人提着粗木棍或枪支，——见什么抓什么，闯进花园四处搜查。这一个叫“在这儿哪，灌木丛里！”另一个嚷“不，跑后院去啦！”第三个又喊着说跑庄园外面去了！人们就这样奔来跑去。只有文书走出了大门，他沿着果园旁边的马路匆匆朝城里走去。“约利，约利，快把约利给我抱来！”夫人听到喧闹声，弄清是怎么一回事以后，便一迭连声地叫喊。给小狗送饭的男仆冲进萨拉的房间去抱狗，不料屋里空空如也，连萨拉也不见了踪影。男仆在另外一间屋里找到了她，正手忙脚乱地在寻狗。

“都怨您不把房门关上，它跑掉了！”萨拉绞着双手，绝望地说。

“哎呀，玛姆塞，这是说到哪里去啦！送饭到现在都老半天了。要不是您的眼睛派了别的用场，那就早该发现啦！”

“少说废话。要是房门关好了,它不会跑出去的,都怪您,您!”

男仆正想狠狠回敬她几句，不料夫人等得不耐烦，亲自赶来了。另外还有一位太太陪着她。

“小狗呢?”夫人迫不及待地问萨拉。

“请您原谅，夫人，小狗从我的房间里溜走了。不过，它准在这几间屋子里，我正在寻找。弗朗茨刚才给它送饭，出去的时候没有把房门关上，我也没有留意。小狗吃罢饭，我给它擦了擦嘴巴，它去躺在垫子上，我就埋头做针线活儿了。千真万确它是躺在垫子上的。我没有回头再看它，直到听见了外面的叫嚷声！唉，把我吓得话也说不出来啦，唉，我的小心肝儿呀，我浑身直打哆嗦啦，要是约利有个三长两短，我可就没有命了呀！”她捂着眼睛，抽抽搭搭地哭将起来。夫人站在那儿呆住了，愠怒的目光在萨拉和男仆的身上扫来扫去。

“夫人，”男仆下了决心，断然说道，“玛姆塞在撒谎。她没有埋头做针线，而是陪伴男爵的侍从贾克斯来着。要不是她对小狗极度冷淡、毫不关心，那么，即使我没有把房门关上，小狗也不会溜出去的。事情就是这样，您用不着对我横眉竖眼，玛姆塞。一人做事一人当嘛。直到刚才，贾克斯打您屋里逃出去之后，您才找起狗来了。”弗朗茨单刀直入，讲得很干脆。他早已恨透萨拉，猜到了她和贾克斯要搞什 么名堂，因为她老在夫人面前编派他的不是。

“真不害臊！”夫人嚷道。她怒不可遏，扬起手来要打萨拉；

可是萨拉狠狠地瞪了夫人一眼，忘记了方才装出的那副可怜相，她轻蔑而蛮横地奚落道：“不害臊？我不知道此话怎讲，夫人。可得拿出真凭实据来呀！”

夫人没想到萨拉竟敢如此顶撞，不禁惊呆了，举起的手垂了下来。萨拉看在眼里，冷冷一笑。夫人好不容易才迸出几句话来：“快去找狗，要是没出什么大事，这会儿准是跑到宅子外面去了。”说罢，她无力地瘫倒在椅子上了。男仆慌忙去取水，萨拉却自管到一间又一间屋里去找狗。她关心的既不是夫人，也不是小狗，而是那五百金币的饲养费和五百金币的抚恤金，是在这座府邸里的舒适生活和优厚待遇。然而，到处找遍了，却硬是不见小狗的踪影。消息象箭一样在庄园里飞快传开了，于是上上下下全体出动寻找约利，倒把疯狗的事儿忘记了。唯有约利！人人嘴里说的是约利，大家都在寻找。灌木丛、池塘、关闭着的阁楼、炉膛、柜橱，哪儿都寻遍了，可是，正如老管家说的，一旦魔鬼戏弄人，把东西藏了起来，就连上帝也找它不着。

庄园里闹得天翻地覆，文书这时候正手持猎枪沿着公路朝下面跑去。他刚跑到果园附近，就听到草场那边传来了叫喊声：“疯狗！快打死它！往城里跑啦！”卡林纳正要跟踪追去，却听见塞柯拉在窝棚里喊他，并且招手叫他过去。塞柯拉怀里抱着他家的猎犬，伏依杰赫站在他旁边，手里也捧着什么东西。

“您等着，塞柯拉，我马上就来。让我先去把疯狗结果了，免得它伤人。”

“嗨，卡林纳先生，它一进城，哈维尔就会打死它的，哎呀呀，准误不了。您先来一下吧，我有句话对您说哪！”塞柯拉又喊道。卡林纳于是朝窝棚走去。伏依杰赫迎上前来，把约利交到他手里。

“这是打哪儿冒出来的？”卡林纳惊讶万分。他把猎枪挂到肩上，接过索索发抖的小狗。

“我差他给老爷送活儿，半途上他逮了这条狗来。现在他不敢把它送回庄园去，”塞柯拉指指伏依杰赫说。

“这孩子,你逮它干什么呀?是在哪儿逮的?”

“本来我碰也不会碰它的，卡林纳先生。是这么回事儿：我打总管先生那儿走出来的时候，刚巧看见克拉玲卡姑娘了。‘你是来取午饭的吧？还没有到两点钟呀，’她对我说。我连忙告诉她我上哪儿去了。‘跟我来,伏依杰赫,我有一件东西送给你哪,’她说。我同她一起到了管家太太那儿，她送给我一件漂亮的新衬衫。”

“原来克拉玲卡认识你?午饭是怎么回事呢?”卡林纳问,充满了好奇。伏依杰赫不作声了，摸不准是不是能够告诉他。塞柯拉说，卡林纳先生是好人，跟他讲讲不碍事的。伏依杰赫于是把他如何认识克拉玲卡，她如何从那时起每天把吃的东西分一半给他等等情况,一五一十讲了一遍。卡林纳的脸膛显得更红了,激动地紧紧搂着约利内克。“讲下去呀，你是怎么逮着约利的呢？”

“喏,克拉玲卡对我说,最好打后面的小路回家,那儿中午谁也不去，免得被别人或者玛姆塞萨拉撞见了盘根究底。克拉玲卡领我绕过厨房，指给我看那条道怎么走。我顺着她指的路下山，那儿种着一排排漂亮的菩提树，树底下放着长凳。我坐了下来，想看一眼新衬衫。可是我刚把衬衫打开，就听见汪汪的狗叫声。我回头一看，原来是夫人的这条小狗。它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正对着我一个劲儿地吠叫哪。我吓了一大跳，就跟挨了一枪似的，心想后面准跟着那个凶恶的听差，或者干瘦的玛姆塞吧。有一次，我和妈妈想见夫人，正是她把我们撵出来的呀。我

定了定神，打算拔腿逃走，不料小狗窜上来，咬住了我的裤管儿不放。我轻轻抚摸它，可它还是怒气冲冲，吠个不停，眼睛忽闪忽闪的。后面没有人跟来，狗脖子上也没有套圈儿。您瞧，不是没有套圈儿吧？我不知怎么办好啦，逃走吧，怕撕破了裤子，不走又怕给人撞见。正在为难的时候，却见一条疯狗从我刚才来的路上走过来啦。我不知道它是疯狗，因此站着没有动，可这只小狗忽然不叫了，它缩成一团直往我身上靠。我这才明白原来那是一条疯狗。瞧它耷拉着脑袋，舌头吐在外面，尾巴紧紧地夹着。我急忙抱起小狗闪到一旁。疯狗离我们不远。我不知怎么办好，不敢撂下小狗不管，也不敢抱着它上庄园。就在这当口传来了闹哄哄的叫喊声：‘疯狗，疯狗！’我于是抱着小狗逃到叔叔这儿来啦。相信我吧，卡林纳先生，要不是我逮住它躲藏起来，疯狗准把它给咬了。”

“这我当然相信啦，不过，我真不明白呀，小狗怎么会没有人带着，独自在花园里瞎闯呢？”卡林纳暗自寻思，假如我现在跑去对夫人说小狗是我救出来的，那就最能讨得夫人的欢心了，反正孩子是自愿把小狗交给我的呀。可是，这念头仅在他心中闪了一下，他晃晃脑袋，把它打消了。“来吧，孩子，咱们把小狗给夫人送去，大伙儿没准正在四处寻找哪。别害怕，你肯定会得到奖赏的。我替你说明事情的经过就是了。”塞柯拉也从旁怂恿，伏依杰赫便听从了。这时从城市那个方向传来一声枪响。

“我说了吧？疯狗完蛋啦。准是哈维尔显的身手。哎呀呀，他的枪法可好了！”塞柯拉道。卡林纳于是领着伏依杰赫上庄园去了。

庄园里不折不扣闹翻了天。老爷们全体出动了，满园子寻找夫人的爱犬。只有领主本人没有参加，他在屋里陪伴着夫人，

劝慰她。

“不管是谁，只要把约利给我送回来，他要什么我给什么！”她哭喊着。突然，房门推开，仆人通报道：“文书卡林纳送来慕斯耶①约利驾到！”为了郑重其事，他给约利加了个尊称，就象夫人和萨拉有时候叫它的那样。老爷忍不住笑了起来。他高兴万分，暗想这下子敢情不必为寻回约利倾家荡产了吧。“对文书你也得讲信用哪，夫人！”他说。

卡林纳带着伏依杰赫进来了，后面跟着几位想听听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儿的客人，他们觉得这出戏唱得非常热闹。

“约利啊，我的约利！”夫人大声叫唤，张开了双臂。小狗一听她的声音，立刻想从文书的怀里窜出来。文书对上次小狗那一跳带来的严重后果记忆犹新，他不敢松手，只是小心翼翼地把它捧到夫人膝上。

“您这是打哪儿寻来的，卡林纳？”夫人问。

“不是我寻来的，是这个孩子交给我的。他胆儿小，又怕见生人，不敢送到庄园来，”卡林纳回答。他把伏依杰赫如何穿过花园走下山去，如何在菩提树前休息时碰见了小狗，如何救它脱险等等，从头至尾讲了一遍。有关克拉玲卡的事情则只字未提。

“他是谁家的孩子？”老爷问。

“是个孤儿。他妈妈就是半月前第一个闹霍乱病去世的女人。裁缝塞柯拉收养了他。塞柯拉自己有五个孩子，家境困难，但心眼儿可好啦。”

“简直发疯了，自己有五个孩子，光景又穷，居然还领养一个！”一位老爷用法语说。可是卡林纳听懂了。

① 法语‘先生’的谐音。

斯科契托波莱先生走到孩子面前，托起他的下巴颏，赞赏地端详着他那长得很端正、双颊羞红了的小脸蛋。他用德语说道：“是个漂亮的小家伙!”

“当小厮倒是蛮出色的哪。我要早知道，我就要了他啦。我的小听差是个十足的顽童，”罗西诺尔伯爵道。

一语启迪了夫人。她原想随便给点儿赏钱，把孩子打发走的。可现在转念一想，这倒是个表示谢意的好办法。

“你在抚养人家里干什么活儿吗?”夫人突然问道。

“叔叔送我上学了。放学后我帮叔叔看园子、摘樱桃，吩咐我干啥就干啥，”男孩子回答，羞得眼睛不知朝哪儿看好。

“我要是让你进庄园来呢？你和你的抚养人想必不会不乐意吧?”夫人问。

“这要看叔叔怎么说了，”孩子敦厚地回答。

“那你回去问问他吧，明天给我一个回信儿！至于您，卡林纳先生，我先向您道声谢。”夫人说着做了个手势，表示谈话结束了。卡林纳吻了一下她的手，向大家弯弯腰，领着伏依杰赫告辞出来了。他不知道夫人这样和颜悦色是否可以看作是个好兆头。

他们走了以后，夫人立刻传话给约利内克洗澡、服药。她自己也服了一片药以镇定神经。

这件事影响巨大。第二天，老爷叫了总管来，首先告诉他夫人希望将整座花园围上木栅栏，免得将来重蹈覆辙，为宠犬担惊受怕。“因此，你派人去运些木料来，雇上几名工人，尽快在花园周围安上栅栏。劈下来的碎木片儿给穷人拿去当柴火，明白了吧？大夫上次说，老百姓的日子苦得很，咱们家存粮充足，您把谷子、黑麦、小麦拿出来磨一磨，发给那些确实需要救济的人 另

外也可以加一些豆子。我知道您心地善良；不过，这件事儿不要声张，关照大家悄悄儿领去吃就是了。记住可别把裁缝塞柯拉忘记了！另外，这张字条儿交给卡林纳！”

总管如堕五里雾中，不知老爷这是怎么了。尽管老爷平素待人比夫人好，可也从没见他关心过穷人的饥寒呀，现在突然之间如此慷慨大方起来。他哪知道老爷私下里同裁缝一比，自己感到惭愧，便也想多少行点善。大夫那次讲了穷人的困苦之后，夫人也有过类似的打算，可是后来净顾着寻欢作乐，便把这件事儿丢在脑后了。老爷交给总管的那张字条上，写着任命卡林纳为副总管。卡林纳当然喜不自胜，但也不免冷冷地说，这份美差是托了狗福才弄到手的，总觉这滋味不好受。

“我说伙计，管它是谁牵来的马，在你厩里你就高兴吧。反正这比屋顶上的麻雀强。”总管对他说。卡林纳不得不承认老总管讲得有道理，他换上黑礼服，向领主谢恩去了。然后，他径直来到管家太太屋里，要求得到保证，使他的幸福十全十美。一小时以后他走回家去的时候，仿佛觉得世界变得美丽了，无论遇见谁，他都想走上前去拥抱、亲吻。克拉尔卡也是整天神情恍惚，眼睛亮闪闪，嘴角荡漾着幸福的微笑。老管家太太那一天却无缘无故哭了好几次。卡林纳当上了副总管的消息很快传开了，人们纷纷猜测副总管太太将会是谁。但知情人守口如瓶，他们要等待适当的时机才揭开谜底。这是克拉尔卡的要求。

第二天，塞柯拉带领伏依杰赫到庄园来拜见夫人。夫人又仔细把孩子打量了一番，向塞柯拉打听各方面的情况，询问他的身体是否健康。

“依我看，夫人，他只是体质弱一些罢了。这也难怪，吃不上象样的东西嘛。——这几天已经稍许胖一点儿啦。上帝保佑，

他会长成一个结实小伙子的，”裁缝回答，慈爱地注视着孩子。他讲话很小心，因为出门前妻子曾叮嘱他，见了夫人不要哎呀呀的瞎说一气。

斯宾根菲尔德夫人感到无可挑剔，便通知裁缝说，她决定留下伏依杰赫了。她满以为两人听了一定会喜出望外，不料他俩谁也没有露出快乐的神色。塞柯拉很喜欢这孩子，伏依杰赫也觉得世上没有比塞柯拉更可爱的人了。可是，塞柯拉转念一想，夫人怕是要送孩子上学、认他作义子吧？于是便抑制了自己的感情，向夫人道了谢，又转身祝贺孩子交上了好运。伏依杰赫却忍不住泪如雨下，他更愿意跟随塞柯拉回家去。可是，苦难和贫穷使他很小就学会了体贴别人。他想，既然有钱人要收留自己，那么再赖在穷裁缝家，成为他的负担就不合适了。

斯科契托波莱先生不希望夫人把伏依杰赫当玩物，但夫人却迫不及待，急急乎要一个穿制服的小侍童，就象她的一位朋友曾经夸赞过的那样。她要塞柯拉给伏依杰赫做一身制服，而且急如星火。小男孩穿上制服伤心地哭了起来，羞得不敢见人：白袜子紧紧地裹着腿肚子，小礼服镶着边儿，短裤是丝绒做的。他觉得这不再是卡拉塞克家的伏依杰赫了。穿着这样的服装他不会转身，也不会迈步。他甚至觉得头上经过一番修饰，也不再是妈妈那么喜欢抚摸的原来的头发了。更有甚者，人家还给他改了名字,叫他阿尔勃特①.

塞柯拉也在暗自寻思。他想，这一来孩子的前途岂不变了样子啦。他心里老大不乐意，但没有吭声。对领主嘛，能说什么呢。他劝导孩子要听话，要忠实可靠，不要多言多语，更不能做

①阿尔勃特为德国名字。

出丢丑的事情来惹人耻笑。“如果有朝一日你想学个手艺又没处投靠的话，那就找我来吧，哎呀呀，我依旧是你的干爹！”他说道。孩子一面哭，一面答应他把这些话铭记在心。

消息传到了大夫的耳朵里，他也不以为然。他的希望不是这样。不过，眼下也只有听其自然了，要等有了适当的机会他才能说话。

派给伏依杰赫的差使是照看约利内克。夫人亲自指点他怎样做和做什么。小狗很快就同他混熟了，跟来跟去非常亲热，为此夫人特别拨出了一间屋子，让他晚上也陪着小狗睡。除了照看约利内克之外，夫人进餐的时候，他伫立在夫人椅后，夫人有兴到花园里去做个活儿，他给夫人捧针线匣或小筐篮儿，夫人哪天想起要上教堂，他便跟在夫人身后，给她拿着祈祷书。总之，这些琐琐碎碎的小差使全归他了。这些事小侍童做起来比成年仆人灵活、敏捷。伏依杰赫非常听话，对夫人唯命是从，人又伶俐。如果他象以前一样穿的是普通便服，叫本国名字，他会更伶俐，更敏捷。换上这一身他不习惯的制服，他的动作就显得有点儿笨拙，可是唯其如此，老爷们看了格外开心。夫人也不训斥他，却高兴地想，带上这么个小侍童到首都去，准会轰动京城的！

至于萨拉呢？宠犬被人夺走了，她难道就能善罢甘休？她向谁也没有透露过心中的怨恨。不如说，除了夫人之外，她在人人面前都装作卸下了一个大包袱似的。要不是因为这儿油水足，又有更加诱人的前景在望，她才不会这样逆来顺受呢。可是现在事关紧要，她只好委曲求全，忍受了夫人对她的惩罚。在夫入这方面呢，她觉得萨拉是一名出色的女侍，颇为得力，要找第二个并不容易，因此也就压下怒火，不再计较了。当她把小狗交给伏依杰赫照管时，她对萨拉说这是为了使约利内克的生活过

得更为欢快一些，因为男孩子可以整天陪着小狗玩，而萨拉毕竟没有那么多功夫。对此，玛姆塞萨拉说道：尽管她舍不得约利内克，但是她咎由自取，无话可说。过了几天，有一次在她给夫人梳头的时候(一般这是她说长道短、散布流言蜚语的好机会),她承认她喜欢同男侍贾克斯聊天。她说，贾克斯是她唯一看得上的男人，因为他温文尔雅，很有教养，给他主人家增添了光彩。她告诉夫人，说贾克斯曾在宫廷里当过差，不幸他的主人，一位亲王，去世了，他才到了亲王的幕僚男爵手下。在男爵家他也非常得力，整个府邸由他掌管着，出多少钱男爵也不会放他走。“我真希望咱们家的弗朗茨或约瑟夫有他那份才干和眼光就好啦。不过,这也不奇怪,贾克斯在宫里呆过嘛。”

“那么，他当真不愿意离开男爵家？”夫人问。萨拉胸有成竹，早已准备好怎么回答了。

“我想只有在一种情况下，他才会这样做。他的可贵之处正在于他对主人家忠心耿耿。不过，一个人难免有朝一日会发现，原来自己还有更大的偏爱。伯爵夫人当初也曾经想要他来着，我亲耳听见伯爵夫人赞扬过他的，只是那时我还不认识他，他也不认识我，他没有同意。现在他对我说，如果当时他已经认识我，为了我的缘故，他可能就同意了。当然啦，男人的话不能句句当真,可是,对他我想是信得过的吧。”

“这样说,为了你的缘故,你认为他肯上我们府里来？”

“夫人当然不会考虑他，因为约瑟夫是个好人，而弗朗茨呢？唉，谁也别想打弗朗茨的主意，老爷决不会放他走的。弗朗茨不止一次说过了，要他离开老爷可是办不到的，谁也办不到，就是使出全身解数也不会成功。不过，我想万不得已我向老爷开口的话，老爷会赏个脸的吧，因为他知道我不愿意离开您！”

“言下之意是，他要把你拐跑罗？”夫人笑道。

萨拉垂下眼皮，装出一副羞人答答的神态，忸怩作态了片刻，才低声说：“他要我嫁给他！”

就在那一天，贾克斯先生遇见斯宾根菲尔德夫人的时候，发觉她用好奇的目光仔细打量他；夫人的男仆约瑟夫却好端端挨了几次训斥，而斯科契托波莱先生则破天荒第一次听到夫人说，他的男侍弗朗茨“笨手笨脚，令她看了恶心！”

“亲爱的卡特辛娜！”

“我不明白你是怎么啦，”夫人打断他说，“你就改不了这个习惯，非得叫我卡特辛娜不可吗？多么粗俗。”

“这你可就错啦，夫人，”斯科契托波莱先生在人前就得这样对妻子毕恭毕敬，“在贵族中间，不管名字好听不好听，都是用全名称呼的呀。你看，女皇伊丽莎白叫起来就是卡特辛娜，有谁管她叫别杜什卡、莉倩卡、卡特恩卡、卡特琳，或者象你喜欢的叫查东或者查多特①呢？要说粗俗的话，我就管你叫卡钦卡、卡契切卡了。在交际场合这两个名字我都没有用过，只是在咱俩单独相处的时候，我喜欢象从前那样叫你！”

“从前是从前，彼一时，此一时。现在咱们一举一动都应该合乎身份，免得惹人耻笑。”

“夫人，你是知道的，咱俩早已有约在先，各人做事问心无愧就是了。我给你充分自由，你也让我有充分自由。我有我之所爱，你也一样。你的事情我丝毫不干预，你的要求我样样设法满足，免得你心里抱怨。可是，你也别插手我的事情。我觉得弗朗茨很称我的心，象他现在这个样子就蛮好的了，我不吹毛求疵。

①别杜什卡、莉倩卡均为阿什别达的爱称；卡特恩卡、卡特琳为卡特辛娜的爱称。查东、查多特为德国名字。

他是老家人了，来咱们家已经那么多年，这你是知道的。以前他从来没有教你看了恶心，想必今天这阵恶心一转眼的工夫就会过去,午饭以后你的胃口就会好起来的吧。'说罢,斯科契托波莱先生做了个鬼脸。夫人满肚子不高兴，扭身走开了，她知道多说无益。但是，她不能就此罢休，尤其不能让那个蠢仆错打了主意，以为谁也奈何他不得。

伏依杰赫同约利内克很快就交上了朋友。他还是个孩子，喜欢玩，小狗也是这样，因而彼此很投合。他完全按照夫人的吩咐侍候小狗,认认真真,一丝不苟。可是,当他喂狗吃东西,把它放在小床上，看到主人为它挥霍了那么多金钱时，他心里总是说：“上帝啊，要是我妈妈和约西菲克有这样的日子该多好啊！他们敢情不会死了吧！”想着想着就掉下泪来。他自己的生活过得很不错。他请求夫人允许他把吃不了的东西送给塞柯拉家的孩子或别的穷人。夫人同意了，这使他非常高兴。夫人除了差遣他做这做那之外，从不搭理他。老爷对他和颜悦色，但很少同他说个话儿。其他人，无论是大人先生们还是仆役 扈从们,则是要么取笑他，要么压根儿不把他放在眼里。玛姆塞萨拉见了他满嘴甜言蜜语，表示同情和怜悯，可是伏依杰赫畏惧她，从不跟她多嘴多舌。在这座宅邸里，唯有克拉尔卡母女在伏依杰赫心目中是天使，她们仍旧用他原来的名字叫他伏依杰赫。每当克拉尔卡注视他的时候，他的心就一阵阵颤栗，他看到的是妈妈的蓝眼睛啊。在女管家的屋子里，他也常跟卡林纳聊天。卡林纳还没有搬进自己的小院落，那要到秋天才能住进去。最使伏依杰赫快活的，莫过于傍晚时分到塞柯拉家去跑一趟了，这是他的家呀。塞柯拉的孩子们总是兴高采烈地欢迎他，问长问短，要他详细谈谈日子过得怎么样。年纪最小的阿宁卡仔细打量他燕

尾服上亮晶晶的钮扣，妈妈打听府邸里怎样生活，爸爸叮咛他一举一动都要检点。城里人，尤其是上层社会的，看见他的时候都议论说“：瞧这小叫花子，交上了红运啦！”

大夫常常到庄园里来，每次碰见伏依杰赫都关心地问他过得怎么样，身体好不好，嘱咐他仍旧要做好孩子，一面说，一面抚摸他的头。伏依杰赫长得一天比一天漂亮了，身体也越来越结实，脸上那层不健康的黄色也完全消失了。他仍旧象过去一样，心地善良、非常懂事，对于是非长短从不参与，周围发生的事情他也既不注意，也无判断能力。当夫人不需要他和小狗的时候，他就带着小狗回到屋里。在这儿，他喜欢对着约利内克倾诉衷肠，就象从前对约西菲克那样，讲到最后少不得还要补上一句：“喏，好家伙，你哪儿知道你享的福跟大老爷一样哩！你呀，啥也不懂。”小狗用聪明的眼睛看着他，聆听着，那神情就跟啥也不懂的小弟弟一个样。

七

伏依杰赫进庄园约莫三个星期了。城里的夫人们依旧不尝蔬菜，不吃水果，依旧用烟熏房间。可是穷人们已不再有人因患霍乱而死亡了。他们现在不必煮野草当配菜，而是吃上了豆子和面食，一面吃，一面颂扬说领主毕竟有良心，总管先生也是个大好人。当木匠前来、开始动工的时候，总管传话叫他们去领碎木头。许多人蜂拥而至，连富裕市民也赶来了。他们愿意花钱购买，给的价一个比一个高，甚至想暗中行贿，收买总管。总管向他们解释，说明这批柴火只发给穷苦人，他们才怏怏离去，心里却说，这不是分明要把一帮子懒骨头惯坏，纵容他们游手好

闲，目空一切吗。瞧着吧，准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不少殷实人家还派了女佣人背着筐篓来讨柴火，玩弄花招，想瞒过总管的眼睛。哪知道总管是老狐狸，谁也休想骗过他。分发面粉时他也毫不含糊，没有象通常那样发给市长大人或参事老爷向他推荐的人。总管先生亲自出马，调查核实，或者派卡林纳去。由于他光明磊落，因此得道多助，到处都有人帮他的忙。总管先生如果愿意，他满可以借发放布施的机会，大大捞一笔油水，而且还可以赢得某些大人先生们的青睐。有一位老爷（不错，是一位老爷，上层居民里的，在市议会厅里任职），咒骂总管是白痴。他还一文钱一文钱地替总管算了一笔细账，看能捞到多少钱装进腰包。这位老爷可是经验丰富，深谙此道的。他经手过这类慈善事业，还办过施汤——据说是杂烩汤。这汤也分三个等级。盛在小锅里的汤又浓又香，放了许多肉，还加了不少大米；中等锅里的汤也还过得去；大锅里的就都是用皮皮渣渣、麦秕子和诸如此类的东西煮成的了。老爷中午走来，尝一口大锅里的汤，对老婆说："给这帮二流子喝喝够好的啦。这号人有什么必要喝浓汤呢？会把他们的肠胃喝伤的。"领汤的妇女拿来的罐子若是稍许大了一点儿，就要挨他一顿训斥："真有你的，拿这么大的吊桶来啦，你当着我们是用大木桶来煮汤的？多么稠的汤，跟甜烈酒似的，一小匙顶得上一大碟哪，喝到肚里热呼呼的。况且，发一品特也不算少了呀。"贫苦妇女领完之后，不同年龄的孩子们来了，有大有小，有男也有女。他们手里捧着小汤罐，嘴里连声叫着"大伯"、"大叔"、"大婶"。老爷把中等锅里较好的汤发给他们。最后，施汤发完，只剩下那锅最浓的汤，那锅甜烈酒了。老爷和他的一家人坐下来，一面吃，一面赞不绝口。除了浓汤之外，每天还有肉和配菜，煮杂拌汤剩下的。不过，有句古老的谚语说得

好“：不会打铁，你就别拉风箱！’因此，让我们把庄园外面的事情放一放，回到庄园来吧。

庄园里是吃、喝、玩、睡、打哈欠，他们说这叫‘及时行乐’，！薄暮时分，花园里乐声飞扬，庄园大厦的窗户射出了辉煌的灯火，这时山谷地带的纯朴山民们暗自说道：“天啊，上面那些人可真是生活在天堂里哪！”何尝不是呢，这一切难道不象人间天堂吗？

那是盛夏里的一天，气候十分炎热。贵族们都到离庄园约莫一小时路程的一座避暑别墅消夏去了。白桦树小林子里支起了帐篷，三点以后客人们要在这儿进餐，傍晚时乘小游艇取道水路回庄园。为夫人女士们特别准备了两艘意大利威尼斯游艇；如果她们不喜欢坐船，那么也有马车停在那里供她们使用。庄园里的男仆和外面来的仆从大都跟到别墅当差去了，可是男爵家的贾克斯没有去，夫人的男仆约瑟夫和女仆们也都留在府里。玛姆塞萨拉早就盼望着她可以自由行动的这一天。她怕别人前来打扰，破坏她的黄昏约会，因此吃罢午饭（那时已将近四点钟）便推说身体不适，呆在屋里不再露面。克拉玲卡干完活找妈妈去了，伏依杰赫带着小狗也跟去作伴。夫人不放心带小狗出去，让它留在家里了。庄园里阒然无声，死一般静寂。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玛姆塞萨拉在干什么吧。她独占一间非常舒适的房间，其位置正好在夫人更衣室的上面。更衣室的一个角落里有一枚黄色按钮，揿一下这个按钮，墙上的一扇小门便自动开启。走出小门，顺着螺旋形的楼梯上楼，就到了萨拉的房间，那里的墙上也有一扇这样的简便小门。夫人在卧室里拉一下精致的拉手，楼上萨拉屋里的小银铃就丁丁地响起来。这只小银铃安装在萨拉那张柔软的、挂着雪白帐子的卧床旁边。铃声一响，萨拉便立刻跑下楼去。玛姆塞萨拉的这间屋子同克拉尔卡的比较起

来，漂亮多了，陈设也考究。不过，克拉尔卡的家具尽管简陋，却擦拭得光可鉴人，萨拉的则不然。萨拉回到屋里，随手锁上房门，开始收拾屋子。她把那些看着不很雅观的东西随便乱塞一气，最后又将雾一般的轻纱帐放下来，只将一边挂起，露出了床面。这一切忙完之后，她在靠沙发的桌子上铺了一块桌布，打开柜门，从一格里取出一瓶葡萄酒，几碟事先准备好的美味小吃和甜点心，从另一格里拿出了两只茶杯和整套茶具。她把这些东西颇为雅致地在桌上摆开，又在桌子中心放了一个双架烛台，上面插着两枝蜡烛。她四下里打量了一番，感到满意，便走到敞开着的窗户前，拉上窗帘。离卧床不远的一张小桌子上，放着一盏罩着玫瑰红玻璃灯罩的油灯，萨拉走去把这盏灯点亮，接着又把镜子旁边梳妆台两侧的蜡烛也一一点燃。至此一切准备就绪，她开始梳妆。她脱下棕色绸衣，披了一件白大褂，坐在梳妆台前梳理她的黑发—— 她身上唯一真正漂亮的东西。她将头发分作三股，编成一根粗辫子，然后用一枚银簪按希腊发式在脑后一绾。她知道这种既朴素又动人的发型最能衬托出她那一头华发，显得格外好看。梳罢头，她打开几件装化妆品的小器皿。一件是黑颜料，她用小毛笔蘸着它描了眉毛；另一件是贵重的胭脂，她拿一团细棉纱，浸湿了，用胭脂涂了双颊；第三件是雪白的香粉，她用一块天鹅毛做的粉扑将香粉在脸颊上、额头上、颈项和双手上厚厚地敷了一层。敷罢对镜一照，觉得黑皮肤上的这层白霜显得过于触目，便又用一块干净粉扑撢了撢。然后从无数小玻璃瓶中挑选了一瓶写着“eau de mille fleurs”① 字样的香水，在胸前洒了一些；又从许多块香皂中挑了一块香味最浓郁的杏仁皂，走到嵌着瓷盆的洗脸桌前洗手。洗罢手，她穿上软缎

①法语，千花香水。

便鞋，把紧身马甲的腰带使劲勒勒紧，这才换了一件轻飘飘的浅色薄绸衣。脖子上系了一条黑丝绒带子，上面坠着一件金饰物，胸前别了一枚贵重的别针，腰际挂上一块金表，手腕上套了好几个金镯子，袖口还缀着花边儿，手指上戴满了戒指。最后，她系上一条厚绸料的小围裙，站在镜子前面左瞧右照，端详了许久。她自己觉得非常满意，便拉上白色小帷帘，遮起那些瓶瓶罐罐、香皂匣儿和化妆用品之类。接着，她拿起点灯用的菩提树枝点着了桌上的蜡烛，又走去把镜子旁边的两枝蜡烛一一吹灭。她再次环视室内，看看没有什么不妥之处了，便手捧一本小说，端坐在沙发上静候。过了不多一会儿就听到门上轻轻叩了三下；萨拉没有站起来，只是心花怒放地微微一笑。门上又叩了三下，萨拉已来到门畔，迅速拉开插销，贾克斯穿着燕尾服走进来了。萨拉重新把门插上，转动了一下钥匙。

“嗬！'贾克斯惊讶地叫了一声。他先看看桌上，然后目光转向萨拉，“多么雅致！”

“那可不，招待贵宾嘛，'萨拉笑着说，一双锐利的黑眼睛风骚地望着他。他对此几乎没有理会，自管在沙发上坐了下来。萨拉点起茶炊，把绘有中国娃娃的茶叶罐放在手边。有一次她听见贾克斯先生说喜欢喝好茶，因此今天请他来喝茶。

“地道的中国茶，骆驼商队的，'贾克斯说，一边仔细审视茶叶罐，“eh bien①，牙买加甜酒，沙丁鱼，威斯特法伦②熏猪腿，上等香槟酒，bon③，玛姆塞，这些东西全是我的爱物。至于这些糖果，我对此不感兴趣，让给您享受吧。依我看，您跟厨师关系拉

①法语：好得很。

② 德国地名。

③ 法语 好。

得不错哇，能弄到这许多好东西！”

“咳，那个老家伙呀，别提有多讨厌啦，跟他有什么好说的，得靠别的门路哪。嗳，贾克斯先生，这方面您可是内行呀。”

“嗯,那还用说?谁还能傻等着吃饭铃响,随便厨师高兴给啥吃啥呢？这一类东西我随时都准备着，放在柜子里，爱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啥就吃啥。玛姆塞，您刚才不是说贵体违和、不想吃东西的吗？现在要是有人走进来撞见可怎么办呢？”

“只管放心，我全都考虑到了。老太不在家，保证没有人来打扰，也不敢来打扰。我说过啦，我不舒服，谁来我也不开门。没有人瞧见您上这儿来吧?”

“没有。我对他们说我要进城去。大伙儿一散，我就穿过大厅上您这儿来了。”

“您没瞧见克拉尔卡吧？也没瞧见约瑟夫和那个男孩子？那小东西鬼着哩，不声不响到处乱窜，刚见他在这儿，一霎眼的功夫又出人不意坐在那儿了。哼，反正过不了多久我就要给他颜色看了！还有那丫头（指克拉尔卡）和她妈，处处盯着我。要是依了她们呀，有一调羹水也想把我淹死。”

“喏，那就赶快盼望这一切早日结束吧。要说，她找了那么一个粗野的文书未免有点儿可惜了，那家伙见了人连招呼都不打一个。克拉拉长得倒是满漂亮的。”

“哼,”萨拉冷冷地说,“只怕好景不长吧,她身体不健康。男的呢，一个粗坯，连怎样待人接物都不懂得。不过，她会收拾他的。我祝愿他们这一对儿幸福无边喽！”萨拉说着笑了一笑，只是，正如俗话说的，皮笑肉不笑罢了。贾克斯看出了她内心的愠怒和醋意,“对于您来说,这当然算不上什么幸福啦,您的福气比副总管太太大得多呢，”贾克斯在平息她的怒气。他伸手从碟子

里拿了一块点心，咬了一口，接下去道："我看，克拉拉也很愚蠢，不知天高地厚。我家男爵看上了她，三番五次想同她说个话儿，每次都被她拒绝了。她傲气十足，把男爵当成穷帮工的了，一点儿分寸也没有。我看，她心里怕是怀着别的鬼胎吧，不见得就要了这么个笨头笨脑的文书。你们家的老头子呢，他怎么样？"

"谁知道呀，"萨拉连忙抓住这个话题儿，"我不喜欢嚼舌头，造谣生事；不过，看来这里面一定大有文章。她表面上不声不响，城府可深着哩。我也翻来覆去琢磨过啦，反正非此即彼，二者不出其一。"

"您的意思是？"

"好吧，对您说说不碍事。依我看，克拉拉是老头的女儿。这块领地还没有买下的时候，老管家婆就进宅子来帮佣啦。据说，老头一直想要个孩子。您知道，就象下等人坚信的那样，没有孩子，他就要寻花问柳啦，尽管他对老太总是那么百依百顺的。管家婆当年不一定有多漂亮，哼，谁知道呢。克拉拉从小寄养在外面，上过学。她妈哪来的这笔挑费呀。当然啦，她嘴上老叨叨，说是想念死去的丈夫，可谁知道她的丈夫究竟是哪一个呢。再说，老头和老太这样信赖管家婆是出于什么原因呢？老太虽然不象喜欢我这样喜欢克拉拉，可也从没见她粗声粗气地骂过克拉拉呀。老头呢，甚至还很信任她。要不是亲生闺女，卡林纳保证当不上副总管！"

"我不想同您争论，说事情不可能象您想的这样。不过，我认为我的说法更接近一些。"

"您就没注意到他们俩长得很象吗？"

"没有注意。我但知他们俩都有两只眼睛，一个鼻子。"

"您这调皮鬼。当然啦，克拉拉长得更象她妈一些，"萨拉道。

这时，茶炊烧热了，萨拉拿起茶叶罐往手心里倒了满满一大把茶叶,放入玻璃杯,先用冷水浸了片刻,搅了一阵之后,把洗过的茶叶倒进瓷茶壶。

“为什么要把茶叶先洗一洗呢?”贾克斯问。

“这样,茶叶里的那股苦味儿就沏出来了,上口格外清香,颜色也更漂亮。这是一个俄国人教我的，他常到伯爵夫人家里来作客。”

“这人我认识——大胡子老头儿。您那位伯爵夫人跟他亲热得很，至少人家都是这么说的。一点儿也不错，那时候你们府里可不成天只能喝茶了。山穷水尽啦，财产都给查封了。”

“债台高筑。这也不奇怪,两口子都那么挥金如土嘛。只是苦了我们这帮人，别提有多倒霉了。后来能找到这儿的工作，我心里好不高兴。一般公爵府里很少有这么高的待遇。我手上已经攒下好几百了,上帝保佑,我还能多攒一些哩。”

水沸了。萨拉沏了一壶茶，挨着贾克斯坐下来，在茶杯里放了糖，等待着。

“那次小狗的事没捅出大漏子倒是意外。我替您着实捏了一把汗哪。”贾克斯说。萨拉刚才无意中透露了存款的事，马上引起了他的注意。

“开始的时候我也吃了一惊，直担心要打碎饭碗啦。可是后来一看，反正祸已经闯下了，我就决定豁出去啦，不管三七二十一我得拼一拼。我可不是个遇事慌张的人。”

“听说您那位老太发火了,’贾克斯说,拿起第二块点心。

“她确实暴跳如雷，母老虎似地朝我扑过来。可是，她大概突然发现把我惹急了局面不好收拾，便不作声了，活象泄了气的皮球。第二天，我向她赔了不是。我想这么做比较合适，我知道

她的脾气。我这也是为了您。结果挺好。虽然她要了那个小叫花子来养狗，瞧着教我生气，可是不用担心，到时候不用费劲就可以叫他滚蛋。我保证不让他跟咱们一起进城去，尽管老太一心要带他去招摇过市。这又是罗西诺尔先生想出来的花样。”

“要知道，罗西诺尔先生常常跟我家男爵背地里议论你们老太哩，说她是只笨鹅。”

“可是，他们难道不喜欢吗？在我们这儿有吃有喝，还借钱给他们花。罗西诺尔先生除了他的躯壳和灵魂之外，还有什么可以说是他自己的呢？您那位男爵我看也蹦不了多高。以后，等您进了我们府，贾克斯先生，您就能够痛痛快快把他们笑个够啦。我们府毕竟比别处强，给的工资比名门望族高。在那路人家，没有咱们开口的份儿，共同当家做主就更谈不上啦。可是，在老太这里就行。象老太这样的人家，从前的买卖人，正巴不得听听贵族府里的丑闻呢。您请用茶，罗姆酒请您自己倒，要是喜欢奶油，那边小碟儿里的就是，”萨拉说着把一杯黄澄澄的饮料递到客人手里。

“嗨，奶油，男人不吃这玩艺儿，只喝罗姆酒。味道好象不错嘛，香气扑鼻，而且象油一样。是布拉格哈朗内克厂的产品吧？”

“哎呀，您真是的，这哪儿是布拉格货呀！这是名牌酒，价钱贵着哩，外国进口的。不三不四的货色我们这儿可是一律不准进门的。您瞧，这不是贴着法国商标吗？”

“对不起，玛姆塞，这一回您可是上当啦。哈，哈，哈，”贾克斯大笑起来，仔细看了看瓶上的商标，“par honneur madame[1]，您瞧，这不是吗：贝特利地区哈朗内克厂。要知道，我们也是上那儿去买酒的呀，价廉物美。”

[1] 法语 以我的名誉担保，夫人。

“哦,这件事儿得告诉夫人才是,’萨拉摇了摇头;“她样样都要外国货，要名贵的、高价的。她认为买便宜货有失贵族身份。”

“Sacre dieu①，那才教傻气哩，我家男爵就爱捡便宜货，讨价还价从不脸红，而且还爱不掏腰包白吃人家的，可他照样不失绅士身份呀。”

“伯爵夫人大把大把的钱随便挥霍，可是厨师或女侍交给她的帐单，她竟好意思派人去一项一项挨个儿查对，看有没有报了虚帐。这未免太不象话了。我们这儿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厨师要什么，开帐就是啦。我也一开一大笔。干吗不开呀，她不是喜欢买贵货吗？那好吧，知道啦。厨师也不见得比我好多少，他什么都瞒着我。”

“您在伯爵夫人家,玛姆塞,是 Simple domestique②吧？”

“是的,’萨拉回答,她听不太懂贾克斯从男爵那里拾来的这类法国话;“不过,我家老太以为我是头把手,马上要了我,给我的工资挺高，还因此对我的鉴赏力很信赖呐。应付应付她不成问题。其实有什么困难呢，只要有点儿眼光，脑袋瓜儿灵活，梳妆打扮这一套很快就能学到手；况且，不管我把她打扮成啥样儿，反正人人都会当面唱赞歌，说她美；哪怕我把她打扮成小丑模样，人家也照样赞不绝口，因为我们这儿有便宜可占呀。不过，我想她也该知足了，要不是我，她看上去至少要老上十岁。”

“您的鉴赏力没说的,玛姆塞,样样都 Superbe③,我是五体投地罗!’贾克斯说。他馋涎欲滴地呷一口茶,吃一块熏肠,咬一口涂了黄油、放上沙丁鱼的面包片。一边吃，一边不时向萨拉投

①法语：上帝。

②法语：一般女侍。

③法语：卓越。

去色迷迷的一瞥，但他的目光更经常的是盯在吃的东西上。三杯下肚之后，他的脸上泛起了红晕。他搂着萨拉的腰肢，吻了她一下，随即伸手去拿碟子里的雪茄烟，一面问是不是哈瓦那货，因为别地方的雪茄他是不吸的。萨拉点了点头。他拿起触煤儿点了一支雪茄，叭哒叭哒抽了两口之后才转身问萨拉："Avec permission?"①

"只管抽吧，我喜欢闻这种雪茄烟的味儿。"

"可是您那老太呢？她在这儿闻到烟草味儿会不高兴吧？"

"嗨，她能说什么，这是我的房间呀。况且，老爷们也常在她屋里抽烟，罗西诺尔伯爵就是一个。"

"顺便问问，ma chére②，伯爵当真是你们夫人的 madame chevalier servant③?"

"我不清楚您指的是什么。我只知伯爵是她的相好。去年在意大利，他同我们在一起来着。可是这个老滑头把她给骗了。我们是在米兰碰上他的，他正狼狈不堪，说是半夜里在火车站上失窃，钱被偷走了。他就这么信口开河唬弄她。可她句句都相信，给他钱，让他同我们一起继续旅行。她甚至还喜出望外哩，以为这是他爱她的表示。这些都是他家杨告诉我的。杨把他那些见不得人的勾当统统讲给我听了，说他是个见钱眼开的无赖。"

"喏,他这一类的 amoursu④ 有好几起呢。"

"反正他也打过我的主意来着,尽管我不是贵夫人,'萨拉羞答答地垂下眼皮，低声说，"对这些绅士们我历来都是敬而远之

①法语：允许吗？

②法语：亲爱的。

③法语：主人的忠实仆人吗？

④法语：爱情（但用的捷语变格)。

的,有什么好处呢,只能毁了自己。做人嘛,莫如安分守己的好。”

“天哪①,玛姆塞,在我面前您别提这些,我可是要 capable② 的呢,rivala③ 把情敌给宰了。”

“这您可以放心,我保证忠贞不渝。但不知对您,我能否也作这样的期望呢?”萨拉装出一副楚楚可怜的神态,尽紧身马甲许可的程度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贾克斯先生把她搂到身边,说:“用不着在这上面瞎操心,相信我的 parolu ④就是啦。我这人最是fidelní⑤ 了。只消想办法让我当上你们这里的 attachéde chambre⑥,其他一切就都不用说了。你看这事有希望吗?”

“我对老太提过了,我说你在宫廷里呆过,如何精明能干,出多少钱男爵也不会放你,我知道她,现在准会缠着老头,非把你弄来不可了。老头舍不得弗朗茨,可老太自己宁可要你。对我来说你在夫人身边也更好。老头成天忙打猎,你得跟着出去,我们见面的机会就太少啦。而且,他不象老太这样容易打发,他是大老粗,据说全是为了老太的缘故他才买了贵族头衔,置了这块领地。他这人不好对付,不容易取得他的欢心,跟老太不一样。”

“一个人只要有几分 esprit⑦ 和能力,取得欢心容易得很,”贾克斯做了个鬼脸,“另外,那条狗的抚恤金是怎么回事呢?”

“这件事儿的根源在我。我在伯爵府的时候听说有位夫人干了这么件傻事。我对我们这位一讲,她马上猢狲学样,照着做

①此处原为法语。
② 法语 吃醋。
③ 法语:能够。
④法语:话语(用的捷语变格)。
⑤ 捷克化了的法语:忠诚。
⑥ 法语:男侍。
⑦ 法语:机智。

了起来。于是我便得福啦。如果她今天一命呜呼，那就连狗带抚恤金都是我的啦。咱们得操心着点儿，可别让这块臭肉长命百岁呀。”

“不过，ma chère① ，你家夫人看着象朵牡丹花儿似的，不见得那么快就会呜呼哀哉的。那条狗倒有一百倍的可能死得比她早。那你不就枉费心机，落个一场空啦。再说，你也有可能死得比她早呀。”

“这条狗死了,我就另外弄一条,规定照样管用。不过,你别以为她身子骨结实，她有心脏病。在布拉格的时候，有一回她病了,大夫对我讲过,说她一完就完,要她避免任何激动。”

“嗨,活见鬼 那无非是吓唬吓唬你们,故弄玄虚罢咧。”

“反正她经常闹病，外强中干。要我同她换个位置，我才不情愿哩。”

“那个小男孩呢,你打算怎么处置?”

“交给我就是了,我自有办法。来,喝杯香槟酒吧,味道准没错儿。这是那次老太宴请公爵和男爵，酒席桌上喝剩的，被我拿到手，太高兴了。谁晓得呢，如果男爵象你说的那样不久要离开这里，咱俩就不知何年何月才能再见了。今天总算运气。唉，你们一走，剩下我孤零零的，只有唉声叹气想念你了。不过，老太在此地怕也呆不长久，我也要想尽办法让你进得府来。”萨拉放下手里的香槟酒，娇滴滴地搂着贾克斯的脖子。

“你可真是迷煞人哪!”贾克斯说,也拥抱了她。“可是,现在几点钟了,jolic enfant② ?”

“七点过了!”萨拉瞧了瞧手表说。

①法语：亲爱的。

② 法语：亲爱的小心肝。

“哦,咱们没法儿再长谈啦。让我再一次为你的健康干杯。过不了一会儿就得向你说‘bon soir’①了,免得头儿们走来撞见。”贾克斯一面说，一面轻轻推开萨拉，拿起酒瓶。瓶塞子啪地一声飞向天花板，香槟酒在高脚玻璃杯里沙沙地冒着气泡。就在此时，通往楼下夫人房间的那扇门外，发出一阵轻微的窸窣声。可是全神贯注、忘乎所以的这一对儿，却谁也没有察觉。

八

几个小时之后，事情起了多大的变化啊！人的种种深谋远虑、神机妙算怎样须臾之间化成了泡影！隔晚大家还那样的兴高采烈，玩得好不痛快，怎料第二天早晨庄园里却换了另一番完全不同的景象。仆人们踮着足尖走路，平时的喧哗和热闹一扫而空。也没有人再找约利内克了。客人们一个个都在绞脑汁，考虑离开庄园之后去到哪家、投奔何方；他们满腹心事。

玛姆塞萨拉失神落魄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收拾行囊。约瑟夫一清早就进城去了，在驿站预订了一张去布拉格的车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呢？斯宾根菲尔德夫人得了重病，生命危在旦夕。昨晚，大队人马从消夏别墅返回庄园，老爷见夫人的侍从约瑟夫伫立在大厅门口，便问他夫人的身体怎么样。原来午饭后夫人感到身体不爽，她怕病倒在外面，便对老爷说她要提前回家，客人们不妨继续玩下去。夫人一向体弱多病，遇事又很任性，斯科契托波莱先生对此已经习以为常，因而没有提出异议。他吩咐仆人套车，夫人便独自回家了。

“老爷,我们不得不去请了大夫来,他刚到,’约瑟夫回答。

①法语：再见。

“ 情况很严重吗 ?”

“ 我也说不上来呢，老爷。夫人在大门口就下了车，穿过花园步行进来。那时我正站在这里，她问我玛姆塞萨拉是不是在家。我说，她敢情在自己屋里吧，我刚瞧见贾克斯先生进去。夫人没有说什么，进屋去了。后来有好长时间一片静悄悄，仿佛楼里没有人似的，直到她猛然使劲拉铃叫我。我走进屋去，却见她面色惨白。她吩咐我叫克拉拉来，并且派人去请大夫，我立刻照办了。”

斯科契托波莱先生急忙走进内室。书房里坐着大夫，正在写处方。“ 怎么样 ,大夫 ,她真的病了 ?您这是给她开处方 ?”

“ 情况不很好，我担心还要恶化哩。夫人准是着了点凉，更糟糕的是，准有什么事情使她非常激动来着。直到现在她还处于亢奋状态 ,发着高烧。”

“ 想必不是霍乱吧 ,大夫 ?”

“ 哎呀，您何必对霍乱症怕得这样呢？难道就没有别的病同样可以致人死命吗？ ” 大夫说，一面审视手里的处方。他写完了；老爷拉了一下铃，仆人立刻拿着药方飞快地进城买药去了。大夫陪着老爷重新回到夫人屋里。夫人躺在床上，克拉拉面色苍白 ,独自守着她。

“ 萨拉呢？ ” 斯科契托波莱先生问克拉尔卡。他见夫人面朝里床躺着，以为她睡着了。

“ 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夫人连看也不要看她， ” 克拉尔卡回答 ,耸了耸肩膀。

“ 是你吗 ,瓦茨拉夫 ?”夫人[illegible]她转过身来。

“ 是我 ,’斯科契托波莱先生应道。他感到很惊讶 ,因为夫人居然用了她平素最厌恶、认为是最粗鄙的名字来叫他。

“这封信你拿去看一看，签上字，明天一早就按照我的意思办了吧。你一定会给我办的，是不是？”

“那还用说。你的要求我都是照办不误的。不过，突然之间出了什么事教你这样激动呢？”

夫人不作声，大夫轻轻碰了他一下，叫他莫再追问。“那好吧，我这就去按照你的意思把事情办了。”斯科契托波莱先生说罢，走进前室。他打开那张又大又结实的信笺一看，原来是一封证明信，上面写着：萨拉曾受雇于斯科契托波莱夫人为女侍。此人做事敏捷，特予证明。证明信之外，还有一张一百金币的支票，预付萨拉半年工资。斯科契托波莱先生摇摇头，想了一下，然后快步走进书斋。他在支票上签了字，另外还附了一张字条。接着他把这几件东西包成一个小包，加了封，写上他在布拉格的私人律师的名字。放下笔，他的目光不禁落在案头那张镶嵌在贵重镜框里的斯宾根菲尔德夫人的画像上。他凝视着画像，呆呆地看了许久，直至热泪涌进了眼眶。“当初我爱上你的时候，情况是多么的不同啊,卡特辛娜!”他悄声自语“那时候我们彼此信任。我们原可以很幸福的，但是我们双方都走错了路。上帝啊,饶恕我们吧!”他抹了一下润湿的眼睛,迅速立起身来,摇摇铃，吩咐弗朗茨去叫萨拉。

萨拉来了。她没有穿浅色绸衣，没有戴金别针、金手镯，脸上也不见脂粉的痕迹。

“萨拉,”老爷声色俱厉“把自己的东西收拾收拾,明天一早乘驿车去布拉格，你被解雇了。这是我私人律师的地址和你的盘川,还有一张支票,预付你半年工资。在你找到工作之前,看房人可以拨一间小屋让你暂时落脚。这是夫人的意思，我代表她通知你。”

萨拉心里又恨又恼，可还是硬挤出几滴眼泪来，诉说夫人做事有失公允。她甚至又想造谣中伤，说夫人的闲话。但老爷一指房门，厉声喝道“：不许多说，滚出去 好好去学一学怎样规规矩矩地工作！”萨拉气得发疯，扭身跑了出来。弗朗茨在前室象在自言自语“：事情就是这样，提着水壶打水，走得太远啦，壶把儿也给扭下来喽。我给你划个十字，害人精。”这话萨拉全听见了，却一声没有吭。她飞奔回屋，滚在地上撒泼，放声大哭。她要是有足够的胆量，那一晚她准会把庄园里的人杀掉一半，宅邸烧成灰烬。夫人是怎么回事，她心里一清二楚。当夫人唤她的铃声猛然大作，她这一惊非同小可。她慌忙从贾克斯的怀抱里挣脱出来，险些儿吓昏了过去。她原以为夫人还在树林里呢。贾克斯偷偷溜出去以后，她把家什胡乱收拾了一下，脱掉绸衣，换上原先那身衣服，跑下楼去，打算支吾其词，推说方才不在家。夫人眼中迸射着怒火，气得嘴唇发白，说道“：滚开，别让我看见你，我全明白了！”

萨拉目瞪口呆，但立刻想到：她偷听了！后来，约瑟夫的回答更证实了她的猜测。她向约瑟夫打听夫人是什么时间回来的。约瑟夫带着难以掩饰的讥笑，说：“客人在您屋里还没坐热椅子的时候！”萨拉觉得样样事情都惹她生气。她怒火中烧，却又无计可施。夜间，她听到频繁的脚步声和人们的窃窃私语，说夫人病势危急，染上了霍乱病。萨拉这才快活得拍了一下巴掌，动手收拾行李，把夫人不曾说过给她的东西，也一古脑儿装进了箱子。行前，她找了贾克斯先生，同他告别。贾克斯也在打点行装。他满肚子不高兴，因为他精心策划的美妙前景全部幻灭了。他毫不含糊地让萨拉感觉到他不满意，这是萨拉最最伤心的事情。后来，当他听到萨拉领到了一笔解雇费，他的态度才变得温和了一些，

答应回布拉格的时候去看望她，希望她信守自己的诺言。

萨拉冷冷清清地离开了庄园。在这里，她一味惹是生非，弄得除了夫人之外没有人不恨她。而对这位夫人，她却恩将仇报了。

听说夫人得了霍乱病，吓慌了的客人立即一哄而散，活象啄食豌豆的鸽群中落了一颗炸弹。斯科契托波莱先生的朋友中只有上了年纪的少校和一位林务官留下来同他患难与共。其他人找出各种借口，一个接一个地走了。斯科契托波莱先生也无意挽留他们。

夫人病情严重。她真的得了霍乱病，后来又转为热病，高烧不止。克拉尔卡母女俩轮流着日夜守护在她的病榻旁，不放心把她交给任何外人。

卡林纳难得见到未婚妻，就是见着也只有短短一会儿功夫。伏依杰赫却常常带着小狗到田野里去找他。对于伏依杰赫的行动，现在没有人再来干涉；约利内克也喜欢到野外去跑一跑，它连蹦带跳，快活得很。伏依杰赫象爱护眼珠子似地爱护着它，因此从未有过什么闪失。他可怜小狗，觉得它仿佛一夜之间变成个孤儿了，因此便尽力哄着它玩；小狗更是一刻也离不开他了。伏依杰赫还常常带小狗到塞柯拉家去。每次去都吸引了全村老少，大家都跑来观看这只名贵的狗。可是老乡们说，这无非是条狗罢了，没有什么特别呀。塞柯拉的孩子抱来自己家里的猎犬，同它放在一起比长比短。阿尼契卡忽然说：“走开吧，猎狗，走开吧。你没有人家漂亮。耳朵不及人家的好看，毛也不及人家的美。”“你对她说呀，猎狗，约利内克不会看门，可你会，’伏依杰赫在一旁给猎犬打气。他很喜欢这条猎犬，过去曾不止一次同它一起睡在果园的窝棚里。

大夫一天几次到庄园来。他全力以赴，拿出全部经验和学识为夫人治病，设法减轻她的痛苦。然而，每次老爷问他有无希望，他总是耸耸肩膀。老爷尽管同两位朋友散步、骑马，尽管下棋、玩骰子、闲聊天，但他显得很是心不在焉。一天几次，克拉尔卡在夫人的房里听见他在邻室走动，每次她都跑出来向他汇报夫人的病情。有很长时间，病情不见好转，但也不曾明显恶化。夫人躺在那里，昏迷不醒，直到有一天，她仿佛从沉重的梦境中苏醒过来了。她睁不开眼皮，四肢如同铅铸的一般动弹不得。不过，她的知觉恢复了，听见了说话的声音，听懂了意思，而且越听越清楚了。这是克拉倩娜① 和她母亲的声音。

“你出去走一走吧，孩子，让我在这儿守着。瞧你面色苍白的，可别病倒了。卡林纳也为你担心着哪。”

“您放心，妈妈，我的睡眠足够了，胃口挺好，精神也不错，脸上苍白点没关系。您上岁数了，熬的夜比我还多。”

“我已经习惯了，孩子，不觉得什么。唉，但愿上帝开开恩，让夫人的病好了吧。宅门不幸，进来了这么个恶鬼(指萨拉)。准是出了什么大事，才把夫人气成这等模样。前一回丢了小狗，夫人也没有这样生气呀。真是的，平白无故，打哪儿说起啊。不过，不经一事，不长一智，每个人做事都得问问自己的良心。夫人可以说是我带大的，我心疼她 我为她祈祷，求上帝赐福给她。”

“我也一样，妈妈，我觉得老爷才教可怜呢，成天呆呆地发愣。那男孩带着小狗一天来多少回，一副无依无靠的可怜相。这孩子真好，那么细心地照料约利内克，简直把它当吃奶的娃娃了。”

①克拉拉的爱称。

“那只小狗，压根儿就不该有这般享受，爱得都邪乎了。上帝看着不乐意的。我早就担心要受惩罚。好吧，但愿上帝开恩，让夫人恢复健康吧。总有一天她会明白围着她转的并不都是朋友。你看，她一病，一个个溜之乎也，还有那男爵和罗索尔伯爵。”

“您说错了,妈妈,是罗西诺尔,’克拉尔卡纠正她。

“好吧，他叫什么名儿反正没关系。这两个家伙逃得最快了，可他们在这里享了多少福啊。只有那两位上岁数的老爷还算够朋友，留了下来。真是什么世道，什么世道啊！哦，大夫多会儿才来呀？”

“马上就到，妈妈。您知道，他总是这个时辰来。大夫心眼儿可好啦，妈妈，千方百计给夫人治病，并不象人家说的那么怪僻、粗暴。”

“闲言闲语信不得的,孩子,否则你就要上当。”

“总管先生有一回说，大家常把别人身上最珍贵的东西一笔抹杀了。”

“一点儿也不错,总管先生是个正派人。”

这时，突然响起了第三个声音，夫人一时听不出是谁。这是伏依杰赫。

“老爷派我来问问，夫人病体怎么样了，”他压低嗓门，悄声说。

“你说夫人睡得很安静，从晚上起呼吸轻松一些了，”女管家道。

“这真教我高兴。你听着，约利内克，夫人的病好一些啦。瞧，你哭的时候我怎么对你说来着。”

“得了吧,你胡说些什么呀,孩子,狗还哭？”

“会哭的哩，大婶，狗会哭的。塞柯拉叔叔说过，狗会哭。说有一回他病了，那条猎狗就什么东西也不吃，卧在他床边一个劲儿地哭。约利内克也一样。当我告诉它夫人病了，当我们在这里听见夫人说梦话，它要到夫人身边去我又不许的时候，它就扒在我的膝盖上呜呜地哭，象人一样淌眼泪。卡林纳也说狗有灵性，比许多人忠心。”

“这倒是真的。现在你快传话去吧，我进去瞧瞧夫人。”说罢，她一撩厚重的帷幔，走进内室去了。伏依杰赫正待离开，还没走到门边却见帷幔再度撩开，女管家叫道：“把小狗抱来！”伏依杰赫惊讶得脸都红了。他抱着小狗走进内室，但刚跨进门槛就收住了脚步。他看惯了夫人珠光宝气，现在却见她脸上毫无血色，苍白得跟妈妈那时一样，他不禁愣住了。小狗抬头望望他，又回过头去望望床上，没有动弹。夫人用稍稍高一点的声音叫了一声“约利！”小狗马上从伏依杰赫的怀里跳下来，窜到床前，跳到床上去舔夫人的手。它欣喜若狂，但也带着几分羞怯，因为夫人又不作声了。后来，夫人用软弱无力的手轻轻抚弄它，它便摇着尾巴，紧缩着身子，偎在她的手掌下面。

“你叫什么名字来着？”夫人问伏依杰赫，“我记不起你的名字来了。”

“我不知道，”男孩子惊慌失措地低声说。此刻他真的不知道怎样回答才好。夫人不喜欢他叫伏依杰赫，但自从夫人患病以后，没有人再叫他阿尔勃特，因此他一时想不起这个新名字来了。

“别傻气啦，伏依杰赫，”女管家说，“难道连自己叫什么名儿都不知道了？”

“伏依杰赫，”男孩子说，声音低得夫人几乎听不见。

“走过来一些，伏依杰赫，”夫人吩咐道。男孩走到她面前。“你好好照料约利内克了吗？”

“象爱护眼珠子一样，夫人。一切都照您说的办了，没有出岔子。我们俩一直在一块儿的。”

“那你就再看它一阵吧，伏依杰赫。等我病好一些，我有一件事情告诉你。”她抚摸着小狗的耳朵，示意男孩子带它出去。

“克拉玲卡姑娘，夫人管我叫伏依杰赫啦，没有叫我阿尔勃特。我真高兴极了，从此以后我再也不叫阿尔勃特啦。”他快活地告诉克拉玲卡。她正在前室准备什么东西。

“那就快去给老爷送信儿吧，”克拉尔卡悄声说，伏依杰赫带着小狗一溜烟跑出去了。

“我病了很久吗，玛扬卡①？”病人问老管家。

“可有一些日子了哩，夫人。是第三个礼拜了。上帝保佑，现在总算结束啦，马上就会好起来的，”老妇人答道。

“你和克拉尔卡这样忠心耿耿地服侍我，以后我要尽力报答你们。”

“哪儿的话，夫人，您别这样说。这是我们的本分嘛，我们心甘情愿呀。”

“克拉尔卡在哪儿？”

“给您做点喝的去了。大夫关照过不要交给厨房，说厨房不会按照他的要求做。要去把她叫来吗？”

“叫来吧！”

克拉尔卡马上来了。

“克拉尔卡，谢谢你啦，你待我这样好。你订婚了，不是吗？”

①玛琳卡的爱称。

母女俩都感到奇怪，不知夫人怎么知道的，她俩可没有对她讲过呀。夫人看到她俩满脸疑惑，便说“刚才我没有睡着，你们讲什么我全听见了，只是眼皮儿睁不开。你是嫁给卡林纳吧，对不？”

“是的，”母亲和女儿同声应道。

“那就侍候我到我病好了吧，以后我给你办一份象样的嫁妆。”

前室传来了脚步声，克拉尔卡说“老爷来了！”

“告诉他进来吧，”夫人对克拉尔卡做了个手势。克拉尔卡急忙跑出去。老爷一进屋，母女俩便退出来了。

老爷在夫人身边待了很久。他走出来时，神色欢愉多了。从这一天起，夫人的病有了转机，一点一点好起来了，但大夫却总是那句话“还不够稳定。”他说等夫人的体力稍稍恢复，她必须到温暖的地方去易地疗养。然而，夫人的体力恢复缓慢，有很长时期她不能下床。后来虽然下了床，到花园里去坐坐，得有人抬着，从一间屋到另一间屋也得靠玛扬卡搀扶。不过，她现在变得温顺而文静，心平气和，是过去从来不曾有过的。克拉尔卡无论替她做什么，她都满意。尤其令人惊诧的是，当克拉尔卡试用萨拉的技巧给她梳妆时，她说“抛弃这一套吧。”她满足于自己天生的肤色和高度，穿深色衣服。偶尔碰见伏依杰赫，她就同小狗玩一玩，不再象以前那样搂着抱着，百般娇宠了。对待老爷，她的态度也真诚多了，老爷叫她卡特辛娜，她不再反对，反而觉得这比称她夫人更为亲切。她喜欢同大夫聊天，问长问短。大夫向她详细描述城里居民的状况，从城里谈到人类社会，讲得有声有色。他嘲笑世人的虚荣和偏见，抨击世态炎凉，赞扬穷人的美德。当他说到这件事或那件事理当怎样怎样时，他的话语常象

利箭一样射在夫人的心上。尽管如此，她仍然盘根究底，要求他说下去。大夫离去以后，她就久久地坐在那里沉思。

有一天，她把丈夫请来，两人谈了很久。丈夫从她屋里出来的时候，神情显得无比兴奋。他立刻去找了林务官和少校。林务官当天就坐着马车出发了。也就在那一天，塞柯拉抱着一大包衣服上庄园来。夫人召见了他，同他说了一会儿话，然后打发他去找伏依杰赫。塞柯拉离开庄园的时候，手里拎着一个小包裹，里面是伏依杰赫的那身制服。从此，伏依杰赫穿上了非常合身的衣裳。塞柯洛娃把他那套制服在家庭里派了别的用途，只留下一件小燕尾服，被塞柯拉收藏了很久，直到有一天几名流浪艺人到城里来演出，把它买走了。

换了一身服装，伏依杰赫高兴极了。当初穿上制服的时候，他曾打量着自己，心里说：要是妈妈瞧见我这个样子！今天，他首先想到的也是妈妈。有所不同的是，穿着制服他羞得抬不起头来，换上这件灰外套，他的心里充满了喜悦。约利围着他跳，他就转动身子让它前后左右瞧个遍。正在这时，约瑟夫走了进来，说夫人叫他去。伏依杰赫来到夫人屋里，约利内克欢跳着朝夫人跑去。屋里除了玛扬卡之外没有其他人。夫人靠在安乐椅上，苍白的脸庞上不见一丝血色，但神情和蔼。伏依杰赫觉得她现在比从前浑身闪闪发光、衣服窸窣作响的时候漂亮得多。

“这身新衣服你喜欢吗，伏依杰赫？”夫人首先问他。伏依杰赫回答说非常喜欢。他走上前去，吻了一下她的手，道了谢。以前，她从不允许下等人吻她的手。

“你在我这儿当差，照看约利内克，不觉得厌烦吗？”

“啊，不，夫人，我们俩可要好了。”

“这样说，即使我不在这儿，没有人命令你做什么，你也会好

好照看它？”

“让约利内克受委屈可是作孽哩。约利内克懂事着哪。从前它一见叫花子就狠命汪汪，我每次都骂它。后来我们遇见什么人，它就先朝我望望，看我脸色怎么样。我说‘别讨厌’，它就不叫了。现在它乖得很，连小鸡儿也不伤害。只有在人家想欺侮我的时候，它才不答应。我哪怕只有一口饭，也要同它分着吃的呀。好在它现在连土豆也吃了，喝水用瓦盘，不放到桌上也行。”

“这都是谁教给它的呢？”

“是这样的，夫人，它自己学会了。我们出去散步，它颠儿颠儿地跑了不少路，后来我们在塞柯拉家或者帮工家歇歇脚，人家用碟子喂它一点儿牛奶；或者，塞柯拉家的阿宁卡喂它一块土豆，它肚子饿得慌就吃下去了。你说对不对，约利内克？”小狗跑到他跟前，围着他绕了几圈，又欢跳着跑回夫人那里去了。

“你喜欢学习吗？送你去上学怎么样？”夫人被他的一番话逗笑了，又问道。

“我喜欢，”男孩子连忙说。

“你有没有想过，长大了想当什么？”

“想过几次，”男孩子回答，垂下眼睑，双手把衣襟下摆拧成一个团。

“你想当什么？说给我听听，”夫人和颜悦色地问。男孩子不吱声，两只脚一个劲儿地来回倒动。玛扬卡闲着没事，正拿了一把鸡毛撢子给小摆设和小雕像拂尘。她见伏依杰赫这副侷促不安的神态，不禁笑了起来：“怎么回事儿，嘴巴上结了冰啦？伏依杰赫，你倒是说话呀。喜欢当什么？当裁缝？象你爹一样当瓦匠？当鞋匠？要不，当个扫烟囱的吧，怎么样？”

男孩子脸上涨得通红，脑袋垂得更低了，一只手塞进口袋，好不容易才迸出一句话“：我想当大夫！”说罢，眼泪夺眶而出，亮晶晶地滚落在织花地毡上。

“那就朝着这个方向努力吧，好好学习，将来就能当上大夫。不过，你得注意，要当一位好大夫，要象咱们这位大夫一个样。”夫人说。就在这时，大夫走进来了。当他知道了事情的经过，看见伏依杰赫那张快活得熠熠放光的面庞时，他炽热的目光不由得在斯科契托波莱夫人苍白的脸上停留了好一会儿。

伏依杰赫得到允许退出屋来。他急忙跑去告诉克拉玲卡，说他将来要当大夫。接着他一口气跑到塞柯拉家，还没进门就大声叫嚷“：大叔、大婶、阿宁卡、约汉卡、道乐特卡、瓦夫辛内克！”

“你有什么事情吗？瓦夫辛内克在花园里，哎呀呀！”塞柯拉喊道。

“嗳，你们都来听呀！夫人说送我去上学，我将来要当大夫啦。你们一点儿也不用害怕生病了，我都给你们治！”他嚷道。

“瞧瞧看，孩子，瞧瞧看，上帝多么宠爱你。你妈妈在为你求福哩！”塞柯洛娃大声说，高兴得热泪盈眶，引得男孩子哭了起来。

“那样的话，你就当了老爷啦，哎呀呀！”

“那时候你就不理睬我们了，”约汉卡说。

“决不会的，咱们的大夫不是老爷吗？他可是谁都理睬的呀。我要跟他一模一样，我要帮助穷人，只收富贵人的钱。我将来无论做什么都要学他的样，夫人这么关照我的。”

从塞柯拉家出来，他没有立刻回庄园。他心里充满了快乐，真想紧紧地、紧紧地拥抱什么人。可惜，理解他此时此刻感情的

那颗心，会以同样的热情紧紧拥抱他的那双手臂，已经深埋地下了。人间没有谁，没有谁，可以代替她。

“我只要能对您再说一句话，妈妈，您只要能再看我一眼好了。啊，世界上毕竟没有一个人象您一样呀！”伏依杰赫哭诉着，扑在妈妈的坟墓上，滚滚热泪滴落在碧绿的小草和朵朵野花上。有一朵小花用安慰他的蓝眼睛凝视着他，伏依杰赫觉得这仿佛就是妈妈的眼睛。过了许久，当他仰起头来的时候，天空唯一出现的一颗美丽的星星，正对他闪烁着灿烂的光芒。教堂的塔楼送来了晚祷的钟声。伏依杰赫拱起双手，凝望着星星祈祷：“上帝的使者啊，我的守护神！”他仿佛觉得妈妈就站在他的身旁，象往日一样领他念祈祷文，然后为他祝福，对他说：“现在去睡吧。”他在胸前划了个十字，回庄园去了。临睡前，他把约利内克的小床搬到自己的床边。小狗跳到他身旁，他很高兴，便把头靠着小狗的头，对它低声诉说自己的哀思和希望，还对它说：“等着吧，等我当了大夫，你有病我也给你治，因为你呀，是这么好的一条小狗。”小孤儿说说哭哭，终于睡着了。约利内克小心地在他身旁的角落里蜷成一个团，也睡着了！

九

第二天，庄园里添了新客。林务官回来了，同他一块儿来的是一位上了年纪的太太和一个年龄比伏依杰赫略小的男孩。斯科契托波莱先生热情地迎接他们，把男孩子搂在怀里，神色激动。男孩子管他叫“叔叔”，同样高兴地拥抱了他。林务官回自己屋里去了，斯科契托波莱先生亲自带领那位太太和男孩去看一套早已为他们准备好了的房间。夫人尚在养病时期，要晚些时候

才能见客。后来，当夫人传话请他们去时，老太太对孩子说：“埃米莱克①，咱们现在去见一位新阿姨，你对她要象对我一样，她也会喜欢你的。她很和蔼，待人可好着哩，你在这儿会过得很快乐的。”男孩子先是不作声，过了片刻，他拉着老太太的手问道：“要是阿姨不象你这样疼我呢？我也就没法儿喜欢她了吧？”

“等你见了她，你就知道啦，”老太太笑了笑，两人一同去见新阿姨了。林务官陪伴着他们。

斯科契托波莱夫人已在等候他们了。大夫站在窗户旁边的壁龛里。约瑟夫推开房门的时候，斯科契托波莱先生看了夫人一眼，目光中带着恳求的神色。夫人想站起身来，但力不从心。由于虚弱和心情激动，她的身体不听使唤了。宾主非常亲切地互相问候，就象久别重逢的老相识一样。老太太拉起孩子的手，向斯科契托波莱夫人介绍说：“这是埃米尔，”孩子转过头来看着她，这双眼睛同方才带着恳求的神色投来一瞥的那一双很相象。夫人认出了亲属的特征，脸上掠过一丝满意的微笑。她把孩子拉到身边，低声说：“从今天起，你是我们的儿子了！”斯科契托波莱先生深深地舒了一口气，他拉起孩子的手说道：“你也一定会非常喜欢妈妈的！”

“这就是我的新阿姨吗？”孩子问。

“你是我们的儿子，因此我希望你叫我妈妈，叫叔叔爸爸。”

“那我就这么叫吧。我会喜欢您的，可您也一定得喜欢我呀，阿姨刚才对我说了。”孩子道。他一眼瞧见架子上摆着一匹漂亮的铜马，便立刻想要：“爸爸，请您把那匹马拿下来让我瞧瞧，行吗？”

①埃米尔的爱称。

“那是妈妈的!’老爷回答。

“妈妈,劳您驾,行吗?”

“行,拿回你的屋里去吧。不过,得小心爱护,别弄坏了!’斯科契托波莱夫人慈爱地说。

“我能把这匹马染成黑的吗?”孩子问。

“干吗要染成黑的?”老阿姨和林务官异口同声地反对。

“可是,马哪有绿颜色的呢?这匹马是绿的呀。’叔叔和老阿姨想呵斥他不要这样放肆，可是斯科契托波莱先生的眼睛里却射出了喜悦的光芒，夫人也微笑了。大夫走过来岔开了话题，给他讲伏依杰赫和约利内克的事儿。埃米尔立刻要求去找他们，大夫便亲自带他去了。其他人留下来，又深谈了许久。当外人告辞离去之后，斯科契托波莱先生俯下身去吻妻子的手，感动地说：“我将永远铭记在心，卡特辛娜，有什么事你就只管吩咐吧，我是你的仆人!”

“别这样,伐茨拉夫,我最真挚的朋友!’夫人答道,紧紧地握了一下他的手。于是，首次见面就这样结束了。为了这次见面，斯科契托波莱先生苦心筹划了多少年。他对夫人百依百顺，可始终得不到她的同意。

埃米尔很快就同伏依杰赫、从而也同约利内克交上了朋友。不过,相比之下,小狗更喜欢伏依杰赫,而伏依杰赫对埃米尔也唯有恭敬的份儿，因为庄园里很快就传开了，说埃米尔是老爷的一位近亲的孩子，将来是老爷的继承人。整个府第都在谈论埃米尔，但大家都很喜欢他，都说：“喏，一看就是斯科契托波莱家的人，长得跟老爷一模一样。”年老的女管家深知底细，她能告诉你孩子是兄弟家的还是姐妹家的，可是她守口如瓶。只有一次，当伏依杰赫问她埃米尔是不是也有妈妈的时候，她说：“他刚生下来

妈妈就去世了。”

“爸爸呢？”

“那还用说，”女管家简单地答了一句。

“哦，”伏依杰赫暗自想道，“他敢情不会想念妈妈吧，他都不认识她呀。”

斯科契托波莱夫人的体力终于渐渐恢复，启程去意大利的日子已经确定下来了。斯科契托波莱先生和埃米尔将陪伴她同去。夫人要把玛扬卡带上，因为她现在已经离不开玛扬卡了。玛扬卡见夫人需要她，便也欣然同意。出发前还有许多事情要做。

首先，她签署了一笔为数可观的钱，作为伏依杰赫上学和深造的费用，每年支付。她若去世，则由她的继承人支付。此事她交由大夫经管。一度出于虚荣而指定给小狗的饲养金和抚恤金，这一千元她现在捐赠给领地上的贫苦儿童，作为他们的教育经费了。

此外，她还同斯科契托波莱先生共同划出一笔资金兴办托儿所和一座拥有六张床位的医院。建筑及一应其他设施方案，也均由大夫自行定夺，总管按其指示一一实施。

鉴于玛扬卡要陪伴夫人上路，往后不再当管家，夫人任命了一位新的女管家，这就是塞柯洛娃。玛扬卡太太将当管家应该熟谙的种种门道统统传授给她了，并且说这种事儿跟玩耍一样，一学就会。勤劳、善良的塞柯洛娃把小茅舍廉价租了出去，搬进了庄园。伏依杰赫见她搬来不禁喜出望外，因为他正发愁庄园里人走空了，剩下他孤单寂寞呢。塞柯洛娃没有居功自炫，却把伏依杰赫看作是她这一切好运的根源，因而对他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就连约利内克（它同伏依杰赫一起留下了）也从此享受着

特殊待遇。伏依杰赫对此提出了异议，说夫人并未指示这样做，塞柯洛娃却说：“随它去吧，孩子。咱们得一点一点教会它不要过份奢侈。它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儿呀，昨天是那样，今天又是这样。以后它会习惯的。”事实证明她说的不错。斯科契托波莱夫人是自愿把约利内克留下给伏依杰赫的。“这无辜的小东西惹来了那么多的烦恼。”“可也带来了那么多的善行哩，”大夫接碴道。

克拉尔卡留在哪儿呢？她侍候夫人梳妆打扮，一心一意，不知疲倦。有一天，她自己被别人梳妆打扮起来了。人家编了一个青翠的花环戴在她的头上，她同新郎站在妈妈的面前。她哭了。妈妈为她祝福，夫人为她祝福，大伙儿都祝愿她幸福。这一天对她来说是多么不寻常：坐马车去教堂，然后摆开了喜筵，来的全都是好朋友；庭院里充满了年轻人的欢闹声，他们为新任副总管和副总管夫人祝酒干杯。人人都兴高采烈，连夫人也不例外。总管先生穿着塞柯拉给他做的崭新的外套，赌神发咒地宣称从今以后再也不到布拉格去做衣服了。他离开庄园走回家去，竟然迷了路，找不着家门在哪里了。这在他来说毕竟是少见的。只有新娘和新郎没有吃多少东西，酒也喝得很少，可是他们一点儿也不觉得饥饿。

至于城里的夫人太太们怎么样呢？那天晚上男人们在酒店里发牢骚，个个抱怨说中午吃了一顿烧焦的午餐。可怜的夫人太太们忙得不可开交，她们恨不能生出十双眼睛、二十根舌头来捕捉这样多的新闻和消息。同她们平时陷身其中的诸如在教堂附近建造了多少神龛、应邀参加了多少次咖啡会等等比较起来，这些新闻可大有登峰造极之概！而且，它们象一轴轴棉纱似的横在她们的面前，可以任意搓成线，绕成团，进行编织。譬如说，克拉

玲卡的婚礼、夫人的病、伏依杰赫的插曲、夫人的远行、篱笆的修筑,这些都跟大白天似的,看得清清楚楚 可是,还有那么几轴纱却找不着头儿，闹得她们夜不成眠。而这些又绝非一般小事！主要是埃米尔，他是谁的孩子？萨拉何故离去？客人们为何不再回来？脾气怪僻的大夫何以如此得宠？他为什么、凭什么、做什么拿到了那张单据？拿来又作何用途！此外，她们也认为很有必要弄清楚伯爵夫人是否给了克拉尔卡许多衬衫、内衣、紧身衣以及诸如此类的东西作陪嫁？是否还有银器和瓷器？衬衫胸前是否绣了花？窗帘将是什么样儿的？哪位细木匠给她做的家具？她会不会做菜？雇什么样的女佣人？会不会一个星期之后就同丈夫干起架来？她们每天把这些问题挨个儿理一遍，不幸却始终找不着答案。不用说，大夫是知情人，他可以搬掉压在她们心上的大石头；不少夫人太太们作了尝试，甚至愿意为此让他拔掉一颗门牙。无奈她们对这位大夫毫无办法。“这大老粗，”她们又骂开了，脸上毫无愧色，因为霍乱病已经不再流行。

那是一个晴朗的早晨，庄园门前停了一辆极其舒适的旅行马车。在一间屋子里，夫人身穿旅行服装伫立窗畔，她脸上带着忧伤的神情，凝望着窗外的景色。大夫紧锁双眉，站在她旁边。

“大夫,我还会看到这一切的吧 我们还能再见?”

“只要象近来这样进展下去就行。我深信我们还会再见的，我盼望着这一天的来临,”他又补了一句。

“这么说,您对我感到满意,在一切方面?”

“完全满意。”

弗朗茨进来报告，说马车已经等候在庄园门前。

“那就再见了,祝您顺利!”夫人说着把手递给他。大夫热烈地吻了一下她的手。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他见夫人的眼睛里

含着泪水。

庄园里大约半数人都跑出来了，他们站在大门前，团团围住了夫人和老爷的马车。老爷还在吩咐总管什么事情，卡林纳面带愁容，克拉尔卡拉着母亲的手哭泣。伏依杰赫抱着约利也在哭，埃米儿安慰他，说将会给他写信来，可是自己的心情也感到很沉重。夫人走出门来，亲切地向大家摆手示意；她吻了一下克拉玲卡的额头，在伏依杰赫的额上也吻了吻，一面抚摸着约利内克，一面说"：喜欢它吧，伏依杰赫，做个好孩子，努力学习。"说罢，她由大夫搀扶着登上了马车。她再次朝大夫看了一眼之后，便靠坐在软垫上了。过了片刻，老爷和埃米尔上车来，坐在她的身旁；仆从们也各自坐上自己的座位。在群鸟的歌唱声中，他们离开了秋色萧索的地区，去寻找更蓝的天空，更温暖的阳光。

"有多少人象您一样在虚荣、浮华和偏见中痛苦呻吟却没有足够的勇气摆脱它们啊！"大夫暗自说道，目送着远去的人们。

"您看这样做对她有益？治疗会取得效果吗，大夫？"卡林纳问。

"我希望是这样。她有一颗健康的心灵，也有美好的意愿，"大夫毋宁说是在回答自己的思绪。他拉起伏依杰赫的手，转身朝庄园走去，一面说"：现在好好学习吧，如果你想当大夫的话。"

跋

作者和读者

读者：您这算编了个什么样的故事呀，连个结尾也没有。

作者：请原谅，我没有编故事，是人家这样做，我把它记录下来

了。他们还没有走到尽头。我不是星相家，不会预卜未来，没法儿再讲下去啦。

读者：莫非真发生过这样的事情？

作者：发生过。

读者：在哪儿呢？

作者：在某个地点。

读者：噢！斯科契托波莱一家从意大利回来了吗？

作者：回来啦，至今还活着，生活过得挺好。

读者：夫人恢复了健康？

作者：身心都恢复了。

读者：埃米尔呢，他是谁？

作者：一个孤儿，就象世上成千上万的孤儿一样，只是别人不一定会找到这么好的爸爸，没有成为财产的继承人。

读者：噢！伏依杰赫呢？

作者：正在学医，大有希望成为一名医生。

读者：那位大夫呢？

作者：他象以前一样常到庄园里去。他感到高兴，因为城里有了托儿所和医院，他希望以后还会发展。中下层居民崇拜他，上层的夫人太太们嘛，照旧骂他"大老粗"。因为除了庄园里的夫人之外，他哪位太太的手也不吻。

读者：克拉尔卡呢？

作者：她没有同丈夫干架，无论是一个星期之后还是半月之后都没有干架。她很会做菜。孩子已经举行了洗礼，城里的夫人太太们不知道领主送了什么贺礼，直到——接生婆告诉了她们。

读者：萨拉呢？

作者：她找到的工作很不好，贾克斯先生对她道了“adieu”①。当她知道斯科契托波莱府第里没有她日子过得多么安宁，知道她种下的祸根并未——上帝保佑——造成灾难时，她得了一场恶性黄疸病。据医生说，这是不治之症。

读者：约利呢？

作者：还活着，而且挺健康。它已经学会吃没有剁碎的牛肉，睡在旧的皮垫子上了。

（杨乐云译）

①法语：再见。

善 良 的 人

一

二十年前捷克地区还没有铁路，人们经常看见许多载货大车在通向维也纳的驿道上奔驰，从边区装着满车的货物运到京城①，再从京城载运日用百货回到乡间。那时候哈耶克大爷每月都定时从纳霍德赶大车上维也纳，然后再赶车运货回来，沿途大家都认识他，货栈老板欢迎他胜过欢迎那些坐马车的老爷；因为他为人大方，店家可以从他身上赚一大笔钱。他的车队由一辆载货大车和两辆小车组成，大车通常用六匹健壮的牡马驾车，两辆小车各用四匹马和两匹马。小车一般由雇用的两个车夫照管，而他自己却驾驶第一辆大车。这几匹烈马可真是他的骄傲呀！也只有他一个人能很好地驾驭这些马匹！在维也纳跟他认识的人都管他叫“捷克赶车大汉”②，这个称呼既适用于他的车队，也适用于他本人。哈耶克是个身高体壮、膀宽腰圆的大汉，他非常适合干这行工作。他的额头隆起，宽脸腮上一对深深的酒窝显示出他的果断性格，而从他那对明亮的蓝色眼睛里还可以看出他有一颗非常善良的心。他笑时嘴里露出两排坚固有力的雪白牙齿。栗色的头发剪成人们所说的“平底锅”式的平头。

①指维也纳。当时捷克属于奥匈帝国领土，而维也纳是奥匈帝国的京都。

② 也可理解为“捷克大车队”,故引出下文。

头上戴着一顶宽沿的毡帽，当他赶车的时候，帽圈上插满了完过税的税单。颈上围着一条长长的黑色丝围巾，衬衫的领子翻在围巾外面。身上穿着一件铅扣的蓝色马甲和一件前襟绣花的蓝色外套。脚上穿着一双深齐膝盖的笨重皮靴，下身穿着一条黑色的皮裤，腰间系着一条厚皮带，这就是他的全身打扮。除此之外，他在冬季赶车时身上还穿一件光板的羊毛长大衣，夏季便穿一件蓝色的帆布外衣，袖口和领口上都用白线绣了花。当他的大手握着马鞭，慢步跟在车旁赶路的时候，路人都注视着他并说道：“这个哈耶克可真是个巨人哪！瞧他那份家业拾掇得多好！马车油光锃亮，马儿跑起来快如流星，车上的货堆成了山啦！”“祝他一路平安,他可是个好心肠的人哪,”人们在议论他的生意如何兴隆时，总爱这样祝福他。

哈耶克经常在各地载运各种货物，其中包括日用百货、布匹、葡萄酒和颜料。同时还为妇女们代购各式各样的小装饰品，货物办得又齐全，价钱又公道。有些付不起车费的旅客也喜欢和他结伴同行，因为他沿途能很好地照顾他们。哈耶克几乎没有一次不在路上碰到一些穷人家的男孩子和姑娘，他们都是奉父母之命上维也纳学手艺或当佣工的。他们大多是纳霍德、新城、多布鲁什卡、奥波奇纳附近穷人家的孩子，也有一些从克沃茨卡山区农村来的孩子。男孩子们的年龄一般是十岁到十三岁，姑娘们是十五岁到二十岁；他们从出娘胎以来还没有离开过家门两个钟头，也没有人识字，更不用说会写了。父母把这些年幼无知的男孩子送到维也纳去学手艺，祝他们一路平安，给一个大圆面包在路上吃，给几文钱在路上花，嘱咐他们在路上要依靠上帝和好心人，就放手让孩子们到世上去闯了。然后他们自我安慰地说：“别人都能走到维也纳，他们也能走到维也纳；别人没

有丢失,他们也不会丢失的!”

有些父母对孩子更心疼点，不惜多花几文钱，等到有认识的赶大车的上维也纳去，才把孩子托他带去，并托他在维也纳为孩子找个好师傅或者找个好人家帮工。可是很少有人象哈耶克大爷这样心肠好和无私，在路上他一看见这些可怜的流浪者，就招呼他们上车，管他们吃喝，而且把他们带到维也纳应该去的地方。他还在年轻的时候就经常跟他爸爸运麻布上维也纳，他对这些地方很熟悉。当时他爸爸只有一辆四匹马拉的运货大车；可是当他看见路上有可怜的行人，甚至是那些上维也纳学手艺或佣工的孩子们时,他马上吩咐儿子说“:伊日克①,快到车上腾出一块空地方,把他们带上,上京城还够他们跑断腿的!”于是他们就用车载着他们上维也纳。他爸爸虽然也计算路上的一切开销,但他从来没有找人要过钱“:你做了好事,就别算钱,它已记在别的账上了！”他经常跟伊日克这样说，而伊日克的确把这些话铭记在心上。

老哈耶克并不是全年都跑维也纳的，他只在运麻布的季节才去，其余的时间都在家里忙庄稼活。当年伊日克还在上学，课后还得上神甫家去复习功课。当他学会念捷克文、写捷克文和计算时，他爸爸就把他送到布鲁莫夫跟当地一个孩子互换学习，那孩子上他家里学捷语，而伊日克必须在布鲁莫夫学德语。他人挺聪明，在那里上了两年学，就学会了用德文写和念，并且学会讲当地的方言。而他的弟弟正巧在这一年死了，于是他便成了他爸爸唯一的儿子了。

爸爸跑来接他回家，大家都劝他应该让孩子继续上学，说这

①伊日克是哈耶克（姓）的名字。

孩子脑瓜子挺聪明。“哎呀，”老头子回答说，“好脑瓜子对各行各业的人都有用，不光是为了好做官当老爷；聪明的脑瓜子是丢不掉的。如果孩子想学，那就让他继续上学；可是，如果他将来成为一个坏学生，还不如现在让他做个正正经经的庄稼汉或者赶大车的好。让他自己挑选吧！”而伊日克选择了跟爸爸一块儿回家去的道路。伊日克平时在家里干庄稼活，有时候也跟爸爸赶大车上维也纳，就这样干到他爸爸去世。爸爸死后，妈妈本想带着还没有成年的女儿退住到小木房里① 去养老，把正屋让伊日克娶亲成家；可是他不肯让妈妈搬走，虽然他已有二十五岁了，却还不愿意谈娶亲的事情。他把家务事交给妈妈照管，自己置办了载货大车，便开始每个月定期地赶大车上维也纳去。刚开始时当然没有很多人托他运货，当时他只有一辆大车，然而由于他办事公道，又会说会写两种语言，以及心地善良和服务周到，很快地赢得了很好的声誉，并交上了许多好朋友，因此在两、三年之内就能赶两辆大车了，最大的一辆还用四匹牡马驾车呢。购买马匹是要花很多钱的，可是他在买马上花钱毫不心痛。“我为什么要在买马上省钱呢，”他常常这样说，“就是价钱再贵也要买。当我看见我的马儿就象没有拉货一样轻快地拉着大车飞奔，我打心眼里感到高兴。我可不愿看见牲口精疲力尽地拉着大车慢腾腾地走着，还得不断地用鞭子打马呢。”他手里拿着马鞭只是为了吓唬吓唬马，是一种习惯成自然，当然也是他的职业的标记。他还养了一条长耳朵长尾巴白毛小狗，有一次他在路上救了这条狗的命，并把它带到家里喂养；现在这条狗已经成了他赶车时的向导和车辆的小心谨慎的守护者了。哈耶克非常喜

①捷乡间风俗，孩子长大后，父母退出正屋养老。

爱这条狗，要是狗不见了，他连饭都咽不下去。

爸爸去世三年后，妈妈又催着他快娶亲，说他年纪已经快满三十，是该成家的时候啦。“可是妈妈呀，我可没有工夫跟姑娘谈情说爱呀，”他总是这么笑着跟妈妈戏语说。然而妈妈并不就此罢休，只要他一跨进家门槛，妈妈总是在他面前夸这家姑娘巧，赞那家姑娘俏，还请她们来家跟女儿玩，希望伊日克能相中一个，可是伊日克就是一个也看不上。他满口称赞她们好，也跟她们有说有笑，比村里其他小伙子更显得彬彬有礼；他在家碰上舞会的时候，也喜欢跟姑娘们跳跳舞，可他就没有看中她们中间任何一个姑娘，尽管有许多姑娘是愿意嫁给他的。

“难道哈耶克家的伊日克要从维也纳娶一个打扮得花枝招展的新娘吗？”姑娘们尖酸刻薄地挖苦说，小伙子们也随声附和地说，兴许他已经暗地里找到一个维也纳姑娘啦。这种谣传使他妈妈大吃一惊，她问儿子是不是真有此事，可是伊日克严肃地发誓说，直到目前他还没有想过娶亲的事。“天知道我的媳妇现在在哪个山沟里呢，”他笑嘻嘻地说。妈妈相信他的话，然而这也使她总为儿子感到十分忧虑。跟儿子同年纪的青年人都已经成家了，只有她这个走南闯北会做买卖的儿子倒要成为老光棍，这桩事叫她怎么也想不通，她认为这是违反一切常规的。

五月初的一个晴美的早晨，公鸡刚啼过三遍，耶塞尼采村一座木房的后门慢慢地打开，一个年轻的姑娘背着用大头巾打成的包袱在门口出现了。她悄悄跨过门槛，又转身悄悄把门链搭上，恋恋不舍地看了几眼小花园，然后象影子似地沿着墙脚走到另一个房间的窗前。她把耳朵凑近窗户听听动静，然而四周万籁俱寂。她一动不动地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双手合十，抬起饱噙

泪水的眼睛凝视着满天星斗的夜空，然后很快举起一只手朝着窗户划了十字，转身从小花园走进院子里来。有一只狗从窝里蹿了出来，一个箭步跳到她身边，但只是绕着她的腿前后蹭着，没有叫出声来；她摸了摸狗的头，就去打开由她放牧的那头名叫莉斯卡牛的牛栏，抚摸着它脊背上的白毛和腿部，然后哽咽着关好牛栏，再向四周环视了一遍，绞着双手，转身走向矮篱笆墙。狗一直跟在她后面，但她小声地命令它回窝里去，狗听从她的话乖乖地走了。于是她跨过篱笆墙，朝村后走去，一直走到田野。姑娘也不朝四周看一眼，低头沿着小路飞快走向村里倒数第二家人家。她绕过房子，走进小院里，轻轻地敲了敲窗户，过了一会儿窗户打开了，窗里露出一个满脸皱纹的面孔，头上包着黑头巾。那女人看见姑娘站在窗前，飞快地关上窗户，只听到外屋的门立刻吱地一声打开了。姑娘拔掉门闩，关上了前屋的门，然后她们两人走进房里。

“你好啊,姑妈,我要走啦!”姑娘边跨进门槛边问候道。

“上帝与你同在,姑娘,你就要走了吗?”老人伤心地问道。

“是的,姑妈,”姑娘毅然地回答说,便在绿色大火炉旁边的一条长椅上坐下。

房间里一片漆黑，因为老人经常关着窗子。这时老人默默无言地从壁龛里摸出一个火绒盒子，打着火石点着了松明，然后把它插在一个从大梁上悬挂下来的铁架上，挨着已经放下包袱的姑娘坐在长椅上。“你果真要走了吗?”老人又哽咽地问道。

“是的,姑妈,我就要走啦,没有别的生路呀,”姑娘悲伤地说着，便用双手握住老人的手。

“难道就没有别的办法了吗？玛德娜，难道你一点儿也不爱那个人吗？你就不能将就点？也许你对他会习惯起来呢？”

“ 您要是疼我 ,姑妈 ,您就别跟我提他了 ,’姑娘打断姑妈的话说。“ 我一想到自己要嫁给他做老婆，就浑身直打哆嗦，宁愿立刻跳进河里去死掉！ ”

“ 哎呀，看你说到哪儿去了，我可没有说你什么呀。可是你要知道，你爸妈也是为了你将来能过上好日子呀。那人是个磨坊主，很有钱，你要是嫁过去，一生也不会为生活犯愁的。这是个明摆着的事嘛，他想娶你这样一个穷人家的姑娘，说明他是真爱你呀。”

“ 求您别说啦，姑妈，难道您也要象我爸爸妈妈那样把我扔进火坑里去吗？ ” 姑娘懊伤地说。“ 连您也想把我扔给这样一个不敬上帝、面目可憎、四肢不全的丑八怪，扔给这样一个为了一颗麦粒可以杀人的吝啬鬼吗？即使他坐在金山上，而我只有一条裙子 ,我也不愿嫁给他。”

“ 放心吧 ,姑娘 ,我不会逼你嫁给他的 ,你清楚地知道 ,我就是为了这件事跟你妈妈闹翻脸的。要是我的兄弟，你过世的爸爸还活着的话，事情也不会闹到这样地步。不是自己身上的肉是不会心疼的呀 ,不谈这些了吧。我说呀 ,姑娘 ,你要记住第四节《尊敬自己父母》的祈祷文 ,你应该听话呀。”

“ 哎呀 ,姑妈 ,我正是每天在为他们祷告呢 ,当我想到妈妈的时候，心里非常可怜她。我也想好好地报答他们，可是不管将来是好是歹，我都不能奉父母之命去嫁人。您是知道的，那个臭名远扬的人来求婚时，我爸爸吓唬我说，我要是不答应这门亲事，他就要把我赶出家门，还说了许多不三不四的话。我当时一声没吭，我都吓呆了；当那个丑八怪来拉我的手时，我感到就象死神降临到了我的身上，我逃开了。妈妈劝我，可我什么也听不见，也看不见，我晕过去了，那天我差点儿没有发疯。当那些陪

新郎来求婚的客人离去以后，爸爸又想来狠狠地教训我一顿。可是妈妈劝开了，于是我就从家里逃了出来。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朝树林旁边那口水井走去，这就好象是上帝的启示。我继续向前走去，在圣母玛利亚的像前扑地跪下，热诚地祷告着，祈求她提示我该怎么做。在我这样祷告和祈求的时候，我耳边突然响起‘逃走！’的声音，于是从水井旁、从树林里、从草原上、从四面八方都传来了‘逃走，逃走！’的声音。当我仰望圣母像时，我仿佛觉得圣母玛利亚也点头同意我‘逃走’！我得救了。我把他们送给我的所有红色饰带从身上取了下来，挂在圣母像上，然后又默念赞颂圣母的祷文，用井水洗了洗哭红了的眼睛，就心情愉快地跑来找您了。”

“你说过要上维也纳，可我劝你别去呀。”

“可您最后说过：你同上帝一起走吧，我去跟你父母说。”

“如果我这样说有罪，就请上帝饶恕我吧，我这样做完全是出于对你的爱呀，玛德娜。我已经有两夜没有合眼了，我老在想：没有你我将怎么过呢？而你呢，亲爱的孩子，你到那个索多玛①城又会发生什么事呢？你是这样的年轻哪！我想你到收获节刚满十七岁吧，不是吗？”

“是呀，姑妈。可是上那儿去的人还有比我更年轻的呀，您才不知道每年有多少小伙子要上那儿去呢！我们的瓦夫日内克，天知道是不是也在那儿，每当我想起弟弟时，我的心就象被针扎了似地痛，他大概是吃尽了苦头啦！唉，只希望我能在那儿找到他！”

“你在那儿怎么跟人家说话呢，孩子？据说那儿的人全都说

①索多玛原系古巴勒斯坦城市名称，据《圣经》传说，这个城市由于市民的罪恶深重而被地震和“火雨”所毁灭。此处指维也纳。

德语呀。”

“我马上就会学会讲德语的，我已经跟小学的师母学会几个字啦。哎呀，姑妈，您待我这么好，我什么时候才能报答您呢？如果不是您劝我，我也不会上教师家去帮工，那我除了会干些家务外，再也学不会干别的活儿了，现在再苦再累的活儿我也会干啦。所以我什么活儿也不怕，我挺高兴自己还学会了写字。等我以后给您来信，您就请师母念给您听吧。”

“一个人学会一种手艺，就不愁没饭吃啦！我年轻的时候也在赫拉德茨的好人家帮过工，我学会干各种各样的活儿，使我一生受益不浅哪。”姑妈在说话间穿上了藏青色的百褶粗布裙和前后襟打着许多长褶子的褐色皮袄。这是耶塞纳奇卡地方古老的民族服装。“你看哪，”老人说，“我们老年人还喜欢穿自己的民族服装，你们年轻人却喜欢穿另一种衣裳啦。喏，你们穿上那样的衣裳倒也挺合适，可我得告诉你，玛德娜，你应该坚持穿自己的民族服装；虽然常言说：入乡随俗。人家怎么穿，自己也就怎么打扮；可是这句谚语只是对那些阔太太适用，对我们可不适用哪。”姑妈说完就走进隔壁房里去了。

玛德娜从长椅上站起来，打开小窗户，向外面倾听着。四周一片沉寂，晨曦开始微露出来。她又关上窗户，从铁架上取下松明，照看屋里的陈设，她先照看了那张上面摆着蓝花枕头的大床，放在碗橱里和碗架上的陶瓷盘子和骨头制成的汤匙以及各式各样的餐具，然后又照看了墙壁上贴着的圣像，放在墙角里的桌子和橱柜。爸爸去世时她还是个小女孩，常跑来找姑妈学认字，她识字用的拼音小木板就藏在那个橱柜里。她还看了看大壁炉的炉门，那里经常用罐子煨着吃的东西。她沉思地在纺车旁边站了一会儿。然后转身走到窗前，折了一枝迷迭香和一片

薄荷跟肉豆蔻的叶子，把它们插在自己的紧身马甲上。当她重又把松明插进铁架时，这才看见她那俊美的脸庞全被泪水浸湿了。

这时姑妈从隔壁房里走出来，胳肢窝里夹着一个小包裹，手里还拿着另一个小包裹。她把两个小包裹放在桌上，从长椅上取来玛德娜的包袱，便动手整理起来。“这块头巾你拿去包头吧，别让脸庞晒黑了。这件外套你卷起来，夹在胳肢窝里，大清早怪冷的。那里天气大概挺冷吧？我听人家说过，有一个国家根本就没有夏天，那里大概没有夏天吧？”

“那里夏天不太热，姑妈。”

“喏，那你就别把外套放在包袱里。我还给你烤了一个大圆面包带在路上吃，你也不至于马上就吃不着家乡风味的东西。这里是只烤鸭，你知道这只鸭老到处乱跑，我真怕丢了，我就说：别特卡，把鸭宰了吧，烤好给玛德娜带在路上吃！这里还有几个大饼。你要走的路可远着呢，路上总得有东西吃呀，这次可是出远门啦！这是搽伤口用的耶路撒冷药膏，这是治眼睛用的眼药膏，你等一下，我把它放到哪儿去了呢？唉，我总是这么丢三落四的，哦，在这儿。”老人想用这句话来掩饰自己的双眼因饱含泪水而看不见东西的窘态。

“不啦，我的好姑妈！”玛德娜想拒绝不要。

“你就给我带着吧！这样的好眼药膏你就是跑遍全世界也买不着的，只有新城修道院才会做这种眼药膏。你要知道他们用这种眼药膏把瞎子都治好了。你也可能会害眼睛的，那儿有谁会帮助你？还有这，我怕别人说我们穷，让你穿得破破烂烂的象个叫花子一样，给你做了几件新衣裳，你可以穿得干干净净地出门去，免得你还要去买布做衣裳，要不我还纺纱干啥？你找工作时别只看工钱多少，要正经找个好人家才是。嗳，这里有两

串珊瑚项链，据说是人造宝石，你过世的姑父—— 愿上帝让他升入天堂——从外国带回来给我的，我从来也没有在脖子上戴过，你戴上挺适合。”老人说完，便用颤抖的双手把那两个小包裹塞进大包袱里去。玛德娜象做梦似地站在桌旁，突然抱着姑妈的脖子放声痛哭起来，她们就这样拥抱在一起哭泣着，这时旁门被轻轻地推开了,别特卡走了进来:“大娘,天已经亮了,夜莺已经从屋后的田野里飞了出来，是上路的时候啦！”别特卡说完又走了出去。

“唉,姑妈,您待我太好了,您要是不愿放我走,我就留下来吧。”

“不,不行啦,玛德娜,你还是走吧,我不愿意看见你白白地毁了一生。别特卡知道该怎么走，怎么行事，她去陪你走一段路，让她给你提着包袱，在路上有你提的时候呢。你别到镇上去，那儿有人认得你，别特卡领你从亚罗姆涅日直接到那个酒店去，哈耶克经常在那里。有一次我跟他作伴到赫拉德茨去过，他是个热心肠的人，年纪已经相当大了。别特卡在镇上打听过他的情况，她在路上会告诉你他是个心肠多么好的人，我跟你说实话，我把你托给他是非常放心的。现在，孩子，你就动身吧。等一下！你把这个藏好。藏在哪里好呢，藏在胸口那儿吧，放在荷包里可能会丢掉的。这里面是几块金币，带着在路上花吧！这里是几文零钱，放在衣兜里。喏，你就别说啦。我说呀，我总知道自己该怎么做吧。我不给你又给谁呢？”

“请您代问妈妈好，并且请求她象您一样原谅我吧！有时候您可以叫玛仁卡上这儿来，她可是个好姑娘呀，”玛德娜一边穿衣服,一边请求说。

“一切事情我都会给你办好的。你可别忘记来信告诉我，你

是怎样到达那里的，那里情况如何。如果你能在那里碰上那个可怜的孩子瓦夫日内克，你这个大姐姐就该又当他的妈妈啦；这孩子性子太倔。你代我问哈耶克好。”

“他认识您吗？”

“他怎会不认识我呢，我曾经跟他一起上过赫拉德茨呀，我去那儿送纱，可我不认识路，他叫了一个漂亮的半大男孩子送我去。你就跟他说耶塞尼采村的尼耶德娜问候他，他就知道了。我们没有忘记什么东西吧？你想想看。你带着小刀没有？你把我的小刀拿去吧，刀子跟盐一样是非常有用的，说到盐，瞧，我们差点儿把它忘记啦。喏，再没有忘记什么了吧？你再想想看！别特卡，拿着东西！”别特卡把包袱放进背后的背篓里，站在门口等着，就象要到镇上买东西似的。姑妈和玛德娜还呆在房间里。“嗳，你带着念珠没有？”姑妈又问道，她一心只想拖延离别的时间。

“我带着祈祷文啦。”

“祈祷文管什么用，你应该有一串念珠，你拿着我的吧，我上床睡觉的时候，总是用它来祷告，”姑妈说着，就从刚才拿出小刀的那个大荷包里取出一串念珠，用嘴吻了一下，把它递给了玛德娜。

“您什么东西也没有了！上帝呀，您把所有的东西都给了我啦！”

“你只管拿着它吧，我还有一串平时上教堂用的念珠呢，”姑妈说着把一只手搭在玛德娜的肩上，第二只手伸进门后挂着的小陶瓷圣水盆里，三次蘸着圣水为她祝福。“上帝伴着你一同去，一切邪恶都会避开的，希望你将来回家时也象现在离家时一样平安无事。”老人祝福完就伴送着自己心爱的侄女儿跨出门槛，注视着她离去的背影，直到后门关上再也看不见时为止。然

后她走进房里，吹熄了松明，打开小窗户，脸朝着窗外跪在长椅上，双手合十地做着祷告。不一会儿，许多夜莺就一齐婉转地歌唱起来，晨曦照亮了天空，金色的阳光渐渐染红了克沃茨卡山脉群峰的模糊的轮廓。村子里又开始活跃起来，但这时玛德娜和别特卡已经离开村子很远了。

别特卡无疑地已经是第十次从亚罗姆涅日广场小酒店门前的长椅上跳起来迎接哈耶克大爷了；她们坐在那儿已经等了一个钟头，可是就没见他来。“我真是如坐针毡哪，别特卡，我们兴许把他错过去了吧？”

“怎么会错过去呢，我们一直坐在大路旁，连只耗子也别想逃过去。只管放心吧，玛德娜，这儿没有人认识我们，他们也不会上这儿来找我们的。”

“天知道我家里人是不是已经发觉我逃走了，是不是派人来追我了？”

“他们不会来追的，您姑妈会跟您的父母说，她派您上里赫诺瓦找婶娘去了，让您在那里散散心。等过了几天，她才会告诉您的妈妈，您到哪里去了。让他们上那儿去找好啦。”

“你可别说漏了嘴呀，别特卡，可别让那磨坊主……”

“我宁愿割掉舌头，”别特卡插嘴说，“也不愿跟那个凯列班① 说您什么。您才不知道我别特卡的为人呢！让他们来打听好了，我会把他们引到塔顶上去，再把他们象公羊似地从塔顶上扔下来②，他们什么也不会打听出来的。要知道我自己就跟您

①莎士比亚的《暴风雨》一剧中的一个野性而丑怪的奴隶。

②捷克民间古俗，在圣·雅古普节（七月二十五日）那一天，把活羊从塔上摔死，并把羊血当作灵丹妙药。此处隐喻不泄露秘密。

的姑妈说过：如果您要逼着姑娘嫁给那个秃顶的魔鬼的话，那么这姑娘就活不到办喜事的时候。我的好玛德娜呀，我已经老了，而且还只是个女佣人，就连我这样的人也不愿嫁给他，怎能让您这样一位如花似玉的姑娘家嫁给他呢?!要是您嫁给那个丑八怪，那才真是一朵鲜花插在牛粪上啦。要知道他的鼻子尖得象塔，眼睛凶得象那神话里的蛇精，只差点儿没把人照死啦。他身上哪还有点儿人味，上帝恕我，他简直就是恶魔的化身！他死后也是永劫不得超生的。”

“嗳,别特卡,可别这样说呀。我,虽然有理由骂他,可我并不希望他将来遭到噩运，我只希望他将来不再来找我的碴儿就行啦。”

“咳,您真是个好人哪,可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好呀,等您出门去闯闯，就会看到的。我也并不希望您出门后吃尽苦头，我希望您能碰到那些心地善良的好人，他们把您当作自己人一样看待。喏，我又得去看看他是不是来啦。”别特卡又想起这档子事，赶忙跑到酒店墙角那儿去探望，尽管她们坐在长椅上也是可以直接看到大路上的。“喏，有人来啦！大篷车就象所房子似的，一定是他啦!”

“上帝总算把他领来了!”玛德娜叹了一口气说，因为她一直在担心有人来追她，有人看见她，不然的话，她才不那么着急呢。

“喏,是哈耶克大爷,两辆大车,一辆是四匹马拉着,另一辆是两匹马拉着。他个头挺大，一点儿也不差，是哈耶克大爷，不会是别人。要知道，小斯卡尼奇卡村的人都是这样说他的。”

“哎呀,别特卡,他来啦,我倒想回家去了。我心里可有点懊悔了。你马上就要回家去了，可我得象田野里的一棵菩提树孤零零地留在这儿。上帝才知道我将来会不会再能见着你们哪。”

“ 哎呀,您这人太过虑了,要是姑妈听见这话,非把她愁死不可。您为什么突然冒出这样的怪念头，说什么您将来不会回来呢？您难道不知道山不转来人自转吗？上帝会保佑我们活着再见的,我还要在您结婚的时候跳舞呢。”

“唉，你总是这样快活，可你不知道我心里是多么难过呀，”玛德娜回答说，眼睛都湿润了。

“ 哎呀,话儿照样说,面包照样吃,河水照样流呀!人有时候是会被各种各样烦恼的事情所压倒。可是，姑娘呀，一切都是依然照旧呀，不管您是哭还是笑，只要您想到各地都是在上帝的主宰之下，您就会快活起来的。”

说话间，大货车来到酒店门口停下，店伙计已经为马匹准备好了饲草，因为这里早已成了哈耶克过路歇脚的地方，不论是中午还是下午到达都要在这里喂马。酒店老板也跑出来欢迎哈耶克，隔着老远一段路他就脱帽向他致意。他们开始谈起这趟车装的货物，老板夸奖哈耶克的马匹好，哈耶克又聊起别人的马儿棒，就象干这一行的人相聚在一起的时候那样。各个阶层都有自己的一套习俗呀。

“ 去吧,别特卡,你去跟他给我说说,”玛德娜央求着别特卡，“ 你胆子比我大些呀。”

“ 我们是不是先跟他的雇工说说原委,您觉得这样好吗 ?”

“为什么要这样呢？跟雇工说不管用，别特卡，你只管去跟他说 姑妈向他问好。”

“还是您自己去吧，玛德娜！您根本就不必羞羞答答的，他跟我们一样是人哪。您跟他说更合适些，您只管去说吧，过一会儿我再跟他谈。”

“哈耶克，这两个女人大概想跟您一块儿走，从早上就在等

着您了。你们谈谈吧！我得去准备早饭啦。”酒店老板说完就走进屋里去，把哈耶克留在大门口，这时玛德娜和别特卡正朝他走来。

“我看得出来，”哈耶克先开口说，“你们是想搭一段路的车吧？”

“我不走，大爷，”别特卡说，“我们的玛德娜想搭车上维也纳去，我是陪她来的。”

“姑娘，您一个人上维也纳吗？大概是去找熟人吧？”哈耶克有点奇怪地问着，同时目不转睛地看着那姑娘微微羞红的脸庞。

“我在那里没有认识的人，我想上那里找点活儿干。”玛德娜低声地回答说。

“找活儿！您没有父母和亲友才去帮人的吧？”哈耶克又问道。

“她有父母，亲妈妈还在，可是她的爸爸在她十岁的时候就去世了，到圣伊日①那天已经八年啦。她的妈妈后来又再嫁了，她的继父还在。她还有个姑妈呢，玛德娜，你不是有话要转告大爷吗？”

“亲爱的别特卡，姑妈大概是搞错了。她说很久以前跟大爷上赫拉德茨送过纱。她还说大爷有个半大个的儿子，就是他在赫拉德茨给她带路的。”

“我知道了，”哈耶克笑了笑说，“那是我的父亲，那个半大个的孩子就是我——这当然是好多年以前的事啦。我的父亲已经去世了，现在我在赶车，大家按照叫我父亲的习惯也喊我叫大爷，当然，我还很年轻罗。”

① 四月二十四日。

“这反正是一回事。大爷，她的姑妈请您把这姑娘带上，大家都愿意跟您结伴啦。”

“只要我能做到，我也愿意为每个人效劳，那么我就带上这个姑娘吧，要是我能为她帮点忙，我将会尽力去做的。可是，姑娘呀,请听我的劝告 要是能留在家里,还是留下吧,要是不能留在家里，那就在本地帮人，情愿少要点工钱，可也别上维也纳去帮人，那儿的活儿可重哪。在维也纳您虽然可以多挣些钱，但日常开销也贵呀！有许多姑娘连性命也搭上啦。我真为您惋惜呀!”

“我相信您的话,大爷,’玛德娜回答说,眼睛里闪烁着泪花,“我真想留在家里,可就是不行哪,我必须走。所以呀,我想到远一点的地方，到没有人认识我的地方去帮人。”

“要是情况是这样，我愿意带您一块儿走。您再在这里等一会儿，我马上就回来。您别靠近前面那两匹马，它们有时候很凶，除了我,它们谁也不听。’他说完就转身走进酒店。“她出了什么事啦，为什么要离开家乡？为什么要这么匆匆忙忙地上维也纳去？’在他跟酒店老板说话时,这些问题不断在心里回响着。

“别特卡,你可别把他的话告诉姑妈啦,你是知道的,这些话会使姑妈很难受的，情况不会象他所说的那样糟；要知道上那儿去的人，我不是头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如果情况真的不好，我还可以上别的地方去嘛。”

“但愿如此,您就放心去吧！ 男人哪会知道女人的事呀,任何地方都会找到活儿干的。您尽心竭力去干不就得啦。这个哈耶克那样劝您,他可真是个好人哪。”

“好象是,可是你告诉过我,说他年纪相当老了,他原来是个年轻小伙子呀。”

“唉，我们是把儿子错当成他的爸爸了，怎能不出错呢。但这人也不太年轻了；他可真是个大块头呀！上帝对他都忘掉尺寸啦。当你们并排站在一起的时候，连你的影子也看不见了。”

“难道我的个子这么矮？”

“你的个子长得非常合适,可他却是个巨人哪。”

她们就这样闲谈着，玛德娜还托别特卡办一些事情，这时哈耶克才从酒店里走出来。

“雅古普，这姑娘要跟我们一块儿走，给她在车上腾出个位子,我们把这个包袱也放到车上去。”哈耶克对雇工嚷着,同时从长椅上拿起玛德娜的包袱，带到车上去。

“我是费好大的劲才把这包袱背了来，可他拿到手里却轻如鸿毛。”别特卡惊讶地说。

雅古普马上跳上那辆小车，哈耶克亲自关照他把车上那张大毡子也拿到小车上去。“让您坐得舒服些,姑娘,”他心里这样想着，就把那张毡子铺在干草上，那是雅古普为她在货箱中间腾出的位子。“她也可以坐到大车上来呀,”他暗自思忖着,但没有说出来，因为旅客通常都是搭乘小车的。

“好啦,大爷,您就别为我操心了,我就是坐硬木板也不在乎的,”玛德娜说。

“您等着瞧吧,姑娘,明天您可别抱怨路太长啦,”哈耶克微笑着回答说。马匹已经套好了，哈耶克请玛德娜上车，可是不愿跟玛德娜在酒店门前告别的别特卡，却建议她们一块儿步行，陪她到镇上去。哈耶克啪地一声挥响马鞭，马车就滚动了。哈耶克跟酒店老板告别后就驱车上路了。别特卡一直把玛德娜送到亚罗姆涅日。她们默默无言地走着，她们的心都被惜别之情揪得生痛，当她们走出亚罗姆涅日镇时，玛德娜最后一次环视了家

乡，失声痛哭起来。“上帝保佑您万事如意，别忘记我们哪，”别特卡看见马车已经来到而她又不能再送时，便哭泣着说。她掀开玛德娜包着脸的头巾，用有茧子的手掌抚摸着她那红润的脸庞。“常捎信来谈谈自己的情况，以后每当大爷从维也纳回来时，我都跑到小斯卡尼奇卡村来等着。”“我会捎口信来的，我哪会忘记呀！请你问候妈妈，姑妈，玛尔扬卡和芭鲁什卡·尼维尔托娃，向大家问好，再见啦！”玛德娜说，她们再一次握手告别，然后转过身子，一个走回家去，另一个却走向那陌生的异国。

二

蜜蜂爱恋着美丽的鲜花，男人爱恋着漂亮的姑娘。路上行人老在回头张望玛德娜，酒店里的旅客总在跟哈耶克打听这漂亮的姑娘搭车上哪儿去，这有什么好奇怪的呢？哈耶克自己看她也比看马的次数多呀，这又有什么好奇怪的呢？玛德娜可真是个如花似玉的妙龄少女啊。她的一对黑眼睛闪耀着热情的光芒，两道细细弯弯的娥眉就象是画上去的。脸腮上有两个浅浅的小酒窝，红润的小下巴如同含苞欲放的玫瑰花瓣那样鲜艳好看。她的嘴小巧玲珑，上唇微翘，象覆盆子似的又鲜又红。她的头发丰美，呈淡黄色，前额上梳着刘海，后面扎着一条粗辫子。她的鼻子又小又短，长得不太好看，尽管有的人不喜欢它，有的人又觉得它挺美，但这个小鼻子配在她脸上显得恰到好处，增一分则太长，减一分则太短。虽然别特卡说过她站在哈耶克身旁显得太矮，但她的身材实际上是很高大的，长得象劲松那样挺拔。一双小脚轻巧有力，富有弹性，双肩洁白如玉。别特卡跟别人谈到她时总是说：“我们家玛德娜的身体长得十分健美！”与其说玛

德娜长得非常漂亮，不如说她长得十分迷人。她是一个朴素、坦率、善良和勤劳的姑娘。她的脑瓜子很灵，什么活儿一学就会。她跟小伙子们在一起时总是显得十分快活，而且喜欢唱歌，小伙子们也喜欢伴她跳舞，因为她跳起舞来非常轻松愉快。耶塞尼采村有许多小伙子在追求她，可是她直到目前也没有相中谁。如果她的父母把她嫁给别的好青年，而不是嫁给那个面目可憎的坏蛋的话，那她也许会听从父母之命出嫁的，而且会慢慢地习惯起来，并在村子里度过自己的一生，也会象乡村里其他无数的男女结合在一起一样，既不感到不幸，也不感到幸福。

哈耶克在还没有到达赫拉德茨之前，在路上又让两个被父母送到维也纳学手艺的男孩搭了车。这两个男孩大约有十二岁的模样，一个家里有父母和几个兄弟和姐妹；另一个只有守寡的母亲和两个弟妹，这些都是哈耶克后来打听出来的。他们的父母让他俩结伴同行，免得路途上寂寞生悲。他们都穿着一身好衣服，肩上还挂着一双系在一起的皮鞋，他们的父母叫他们赤脚走路，主要是怕他们在路上把皮靴穿破了；此外他们背上还背了一个小包袱，里面装着面包和衬衫。当哈耶克看见这两个孩子在路上走时，马上就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了。

“你们是干什么的呀？”哈耶克赶车走到他们身边时问道。

“我们是上维也纳学手艺的，”男孩子们回答说。

“是哪个村子的人？”

“是扎洛略夫村的。”

“你们叫什么呀？”

“我是斯特尔纳德家的洪齐克，他是斯特赫利克①家的弗兰

①斯特尔纳德是颊白鸟的译音，斯特赫利克是金翅雀的译音，故引起下文。

蒂克，”那个年纪稍大的男孩子回答说。

“你们可都是一些美丽的鸟儿呀，”哈耶克笑着说，连那两个男孩子也为自己起的这么漂亮的名字好笑起来。

“孩子们，你们带的钱多不多？”哈耶克又问他们。

“我带了二十个哈莱士①，”那个年纪稍大的男孩子说。

“妈妈给了我十二个格罗什②，没有更多的钱啦。可我带着面包呢。”

“尽管你们一点一点地啄着吃，亲爱的小鸟呀，还不到维也纳你们就要把面包吃完啦，到那儿以后怎么办呢？”

“爸爸说面包够我们路上吃的啦，等我们一到那儿就该马上找工作，然后就由师傅管我们吃住了，”那个年纪稍大的男孩子说。

“原来是这样！要是你们在一两天内能赶到那儿，而且师傅又在那儿等着你们的话，那倒可以马马虎虎过得去。唉，跟你们说这些也是白搭。你们想搭我的车吗？”

两个男孩子喜出望外地对他说：“哎呀，大爷，这教我们太高兴啦。我们刚才求过一个赶大车的，可他不肯让我们白搭车。”

“喏，要是你们走累了就上车吧，上那辆小车。你们别靠近那两匹公马，它们野得很，会踢伤你们的。”

男孩子们高兴极了，立刻爬上马车，放下包袱，不停嘴地感谢大爷的好意。

“嗳，玛德娜姑娘，您现在是不是坐得太挤啦？”当那两男孩子坐上车时，哈耶克说。“您可以坐到前一辆车上来，坐在我的位子上，反正我走路的时候要比坐车的时候多。”

①②　都是当时奥匈帝国最小的辅币。

虽然哈耶克从来没有让乘客坐过自己那辆车，这次真算是破格优待玛德娜，但玛德娜却不领他的情，使他感到十分恼火。玛德娜回答说"：哦，大爷，别为我操心了，他们可没有挤我呀。您带上这两个可怜的孩子，可真是做了好事啦！我也有个弟弟，跟这两个孩子年纪差不多大，可是上帝才知道他现在在哪儿呀！"

"您怎么不知道他在哪儿呢？"

"当他不上学的时候，爸爸就送他上赫拉德茨学鞋匠手艺。可是谁知道呢，是他嫌生活不好，还是不喜欢那种手艺，只学了三个月手艺就逃走了，打那以后他就杳无音信啦。"

"你们没有找过他吗？"

"爸爸和教父上赫拉德茨找过他，可是上帝才知道究竟是谁说的对——爸爸骂他是无赖，说以后不再管他了；教父却说师傅虐待他，他忍受不了，才逃到维也纳去。要是我能在维也纳找到他，那才是上帝赐给我的最大欢乐呢！他是我的亲弟弟，妹妹是后父养的。我们俩是同父生的，"玛德娜说完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亲爱的姑娘哪，维也纳可是个大都市呀，住在那里的大人有时候都很难找到，要找一个小学徒可就更难了。你们也许有可能在那里偶然碰上，世上什么奇迹都会发生的呀。"

"唉，是呀，我在几天以前也不曾料到我会走上这条路的。"

"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那您是因为后父的缘故才离开家的吧？"哈耶克开始盘问着。他从来不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可是这次好奇心却突然驱使他详细地盘问起玛德娜离家的原因来。

"是因为爸爸，还因为另一个人，"玛德娜微微羞红着脸说。哈耶克注意地看着她，正准备向她提新问题时，但谈话却被那几匹牡马打断了。那几匹牡马这时暴跳如雷，因为嘴上套着笼嘴

无法厮咬，便昂起头来嘶叫着，叫声响彻四野。这时迎面奔来几匹马，哈耶克必须非常小心谨慎地驾驭着马，使马不致互相碰伤。但马打断了他们的谈话，这使哈耶克非常生气，他大概是平生第一次挥动马鞭抽打了马匹。

玛德娜也许不曾料到旅途生活会过得这样愉快。天气晴美，道路平坦，眼前不断出现新的旖旎的风光，使她感到趣味盎然。她有生以来还没有去过比新城、多布鲁什卡和奥波奇纳更远的地方呢。她没有十分注意亚罗姆涅日，因为在离别时只顾回头看家乡的景色了。她很喜欢赫拉德茨，她更赞美赫拉德茨郊外那辽阔的田野、古堡的远影和大片菜地，并对库克伦和普洛蒂什塔附近一眼望不到边的菜地赞不绝口。但哈耶克却教她注意看洛赫尼采，那些因头巾包法奇特而闻名的洛赫尼采妇女正把洋葱运往各地。当他们到达赫鲁蒂姆斯科时，哈耶克告诉她，这里农民擅长养马，非常富裕，这辆大车驾辕的马就是这里出产的。他们还遇见不少的农民用漂亮的马匹驾着精美的马车从赫鲁蒂姆斯科赶集回家。可是使玛德娜最感到惊异的是那儿妇女穿的服装，当她看见一个穿着紧身马甲的姑娘时便大声嚷道：“看哪，这儿姑娘也象我们家乡的老太太一样穿着紧身马甲呢。我们都笑她们胸前象戴上了乳罩，撑得鼓鼓囊囊的怪难看呢。”

“你们就不关心把自己的民族服装保留下来？”哈耶克说。

“应该保存下来才好呀，大爷，可是新式服装也已经扎下根了。做妈妈的都叫自己的孩子穿新式衣裳，据说粗呢裙子价钱不断上涨，印花布围裙也不做了，而外套又比长皮袄便宜些；所以呀，除了红黑绣花头巾之外，我们什么古老的民族服装也没有保存下来，这花儿还是我们自己动手绣的呢。”

“可是你们没有想到，这种新式服装穿着虽然很大方，但它

们并不太结实呀，”哈耶克说。

“这点我们可没有注意到，现在我们都已经穿惯了，就象我们夏天不愿穿长筒毛袜，而愿意穿拖鞋，冬天上教堂怕冻伤脖子而戴上头巾一样。这叫做习惯成自然啦。”

“可是你们那里的男人却还习惯于穿那种后襟打着长褶子的绿大衣呢。耶塞尼采的乐师可是远近闻名的呀。我曾经在他们的伴奏下跳过几次舞，他们演奏得挺出色。”哈耶克说。

“我们那里每个男人和小伙子都是乐师。在音乐节的时候，他们三三两两地结伙跑出去，可挣了不少的钱呢。”

“听说你们那里从前有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还跑到俄国去了呢，姑娘，您没有听过人家谈起这事吗？”

“哪会没有听过呢？我们那里谁都知道这事，这大概是一百年前的事了。我们村里一位老教师和一位老大爷都知道这件事的来龙去脉，我不止一次地听到他们谈起这件事。”

“您愿不愿意也说给我听听呢？”

“有啥不愿意的，只是我不象那位老师那么会讲哪。”

“您就随便谈谈吧，反正我们都爱听。”哈耶克说。

“那位乐师名叫约瑟夫·帕维尔①，据说他还是个放牛娃的时候，就会出色地演奏乐器，完全是自学会的。有一次，他和其他的同伴在奥波奇纳给公爵大人演奏，公爵大人听了很喜欢，便出钱送他去深造。那时正好爆发了跟普鲁士人打仗的七年战争②，普鲁士大军开进了捷克。我不知道帕维尔当时怎么被俘

①确有其人，但其身世不详。

② 七年战争(1756—1763)，以奥地利、法国、瑞典、萨克森、俄国和西班牙为一方，普鲁士、英国和葡萄牙为另一方所进行的七年战争。俄军在七年战争中的迭次胜利，制止了普鲁士进犯捷克，使其不能扩充其领土。

了，普鲁士人把他关进布鲁莫夫修道院。据说他是个捣乱鬼，从修道院里逃了出来，只穿着一件衬衣越过崇山峻岭一直逃到奥波奇纳，在公爵大人府邸里躲藏了起来。后来公爵大人送他到布拉格上音乐学校，他在那儿学会了各种乐器。据说他这人非常聪明，学习成绩相当出色。这所音乐学校据说在当时是远近闻名的，俄国皇后，老百姓都叫她卡特仁娜，她听到人们谈起这所学校，也想建一所这样的学校。她写信给布拉格，请求派遣一位音乐大师去俄国帮助建立音乐学校，奥波奇纳的公爵大人便推荐帕维尔去。于是他们派遣帕维尔到俄国去了。据说他在俄国过得挺好，赚了许多钱，当了大官，还娶了一个名门望族人家的小姐做夫人。据说他住在一个又大又美的城市里，城市的名字叫莫斯科。过了许多年以后，跟波拿巴①又打起仗来，俄国人也开进了我们的国家。据说有两个俄国年轻军官还跑到斯卡尼采来,不断地打听亚谢纳②在哪里。可是没有人能听懂他们的话，后来他们就跑去找市长大人（他的名字叫约瑟夫），市长听懂了他们的话，说他们在打听耶塞尼采，他们是约瑟夫·帕维尔的儿子。他们又询问父亲的朋友的情况，市长大人就给他们写了我们村子的名字；当时约瑟夫的哥哥伊日·帕维尔还在世，市长大人也写了他的名字。他们真想到耶塞尼采去看看，可是军队只是路过这里，不许停留。市长大人把这事告诉了伊日·帕维尔，并劝他给他的两个侄儿写信，可是他不肯写。隔了很长时间以后，他接到他的弟弟从俄国寄来一封信，说他的两个儿子都在巴黎附近一次战役中牺牲了，他的两个儿子生前曾写信告诉他，他

①指拿破仑一世（1769—1821）,即拿破仑·波拿巴,法国皇帝,一八一二年率大军侵犯俄国，被俄国击败，逃回法国。

②亚谢纳实为耶塞尼采，因外国人发音不准。

们到过斯卡尼采以及市长先生告诉他们的一切情况。他在信中还说,他将给他的哥哥寄来几千金币,请他分给孩子们,并说钱将从邮局寄出，他一定能收到。当时伊日的日子过得并不坏，可是他有几个孩子，寄这么一大笔钱来还是中他的意的。他等着，等着，可是什么东西也没有等来，于是他就跑到邮局去打听；邮局里的人回答他说，他们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他问了几次都是这样的回答，就懒得再问了。可他又不肯给他的弟弟写信，怕信寄不到他的手里。从那以后人们再也没有听到乐师的消息，钱呢，伊日连一个子儿也没有收到。他常常这样说，他的弟弟一定给他寄过钱，可是被人偷啦；他死抱着这种看法，谁也无法说服他。另外呢，我们村上各地去的乐师多着呢，可是没有人象帕维尔那样聪明,也没有人象他那样幸福,'玛德娜结束了谈话。

“幸运可是变化无常的呀,'哈耶克补充说。

他们就在这样的交谈中走了一大段路。到伊赫拉瓦，玛德娜又看见人们穿着另一种民族服装，而斯特尔纳德和斯特赫利克却对伊赫拉瓦城里的打谷场赞不绝口。可是哈耶克却纠正他们说城里人管它叫广场。过了伊赫拉瓦，他们就来到摩拉维亚地区①，又有许多东西使他们感到新奇：他们赞美那宏伟壮观的城市、那幽静美丽的乡村、那耕作方法特别的田野和那式样新颖而又绚丽多采的民族服装。玛德娜不绝口地称赞这儿人们穿的服装，当她发现这儿服装有些地方同捷克相似时，总是惊叹不止。然而玛德娜感到最高兴的，还是她能听懂这儿人们的讲话。“他们的捷克话②虽然讲得不太好,可是还能听得懂呢,'她第一次听到人们讲摩拉维亚方言时，这样评价说。然而哈耶克却向她

①捷克斯洛伐克的中部地区。

②是摩拉维亚地区的方言，与捷克话相近似。

解释，说他们讲的不是捷克话，而是摩拉维亚话，但这两种语言非常相似，因为捷克人和摩拉维亚人都是同一祖先传下来的后代。哈耶克老在外面走南闯北，熟知其他车夫根本就不注意的各种事情，一般车夫虽然一生也在自己的车旁度过，但他们除了关心自己的货物、马匹和大车外，根本就不关心别的事情。而哈耶克在路途中喜欢跟客人闲聊，问这问那，在客栈里也喜欢跟旅客们一块儿玩，阅读一些随手能拿到的各种报纸。他熟知从捷克到维也纳沿途的风土人情。他谈吐不俗，举止文雅，而这些都源出于他那体贴入微的思想和善良的心灵。

沿途他就象关心自己的姐妹那样照顾着玛德娜。她要是步行，他就跟在她身边走，她要是坐车，他就跟在车旁走，马儿可以随意地走着，他也不去管它们。第一天，玛德娜不愿上客栈吃饭，说她带着吃的东西。“喏，行啦，可是等您把东西吃完了，我们再在一块儿吃吧。”于是，玛德娜头一天自己在车上吃了饭，哈耶克象往常一样带着两个男孩子到客栈里吃饭。下午玛德娜把自己带来的食物分给哈耶克、两个男孩子、雅古普和那条小狗吃，他们便狼吞虎咽地吃了起来，最后只给她剩下了一小点儿。第二天她只得跟哈耶克一块儿吃饭了，这使哈耶克很高兴，但没在脸上流露出来。晚上，在玛德娜还没有想到歇夜的事情以前，他就已经安排好她跟老板娘一块儿过夜了，因为各地客栈的老板都愿意为哈耶克做点好事。如果玛德娜拒绝了他的好意，他就说：“我既然答应照顾您，所以我就要象保护自己的眼睛那样地保护您。您别以为我只对您才这样做，妇女需要住得舒服点，对待妇女跟对待男人总得有点区别才是呀，”哈耶克说完就笑了起来。他们彼此之间的了解日益加深，玛德娜心里为自己能跟哈耶克结伴同行而感谢着上帝，她就象相信自己兄长那样地信任他；但哈

耶克对玛德娜称呼他大爷却感到无名的烦恼。雅古普这样叫他，两个男孩子这样叫他，大家都这样叫他，他从来也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好,唯独玛德娜喊他大爷时,他总是感到闷闷不乐,把马鞭挥得啪啪地响。玛德娜心里也在琢磨着：为什么他总叫我小姐呢，就好象我是城里人一样！她还打定主意将按城里人的叫法喊他少爷。于是她找到一个绝好的时机跟少爷讲话了。

哈耶克听见她这样叫他，满脸显出不高兴的样子，把马鞭在空中乱挥着，说：“我还不是大爷，更不是少爷；大家都叫我伊日•哈耶克，您就从姓和名字里随便选一个吧，可是请您别再叫我大爷了。”

“我也请您别再叫我小姐了，那是称呼城里姑娘的，而我呢，只是一个农村的姑娘哪。”

“您虽然是农村姑娘，可那样称呼您挺合适，如果您高兴的话,我就叫您的名字,’哈耶克高兴地说;“那您呢？”

“我光叫您哈耶克的名字,恐怕有点不合适吧。’玛德娜害臊地拒绝说。

“随便您叫我伊日或者哈耶克都行，这不关谁的事，我们总是同乡哪！’哈耶克补充说。他们就这样商定了,谁也没有注意到他们彼此叫法的变化；而哈耶克却为此感到十分高兴，就象自己办成一桩了不起的大事似的。他从来也没有感到这趟路程是这样的短，他以为还没有出捷克国境呢，可是第四天他们就快到维也纳了。那天晴空万里，骄阳似火，天气闷热异常。那两个男孩子从这个水沟里跑到另一个水沟里，他们跟狗围着大车互相追逐着，孩子们和狗才不把走路当回事呢，直到最后他们跑得精疲力尽才爬上车来，雅古普陪着他们坐在车上。玛德娜沿着小径走到鲜花盛开的树荫下，她没戴头巾，也没有穿外衣。她感到脸

被晒得直发烫。哈耶克牵着马走着，呢帽拿在手里，不断擦着被烤得汗水直流的前额和脸庞。他低头沉思地走了一会儿，然后又情不自禁地抬起头来望着玛德娜。这时玛德娜正在摘那些草丛中的雏菊，把它们扎成花束，小狗跟在她后面跑着。

“哈耶克,狗在啃青草,要下雨啦!’玛德娜突然嚷道。

“看天上是象要下雨的样子，”哈耶克指着天空中聚拢起来的乌云说。

“让它下吧,只是希望别打雷呀,我最怕下暴雨。’玛德娜坦率地承认说。

“您为谁扎花束呀？”哈耶克指着雏菊问。

“您要是喜欢花的话，我就给您，可是您得把帽圈上的税单取下来,把花插在帽子上。”

“这太好啦,还没有人给我送过花呢,’哈耶克回答说。

“大概是您不愿意接受别人送的花吧？”玛德娜一边狡黠地问,一边整理着花束。

“您算是说对啦,我是不随便接受别人送的花的,可是,如果您送给我花，那对我来说可算是件爽心的乐事啦，”哈耶克说着就把插在帽圈上的所有税单全扯了下来，把呢帽递给玛德娜。玛德娜脸带甜蜜的微笑把花束插在他的帽圈上。

“希望这花永不凋谢,’哈耶克边说边把帽子戴在头上。

“等这花凋谢了,我再给您送别的花。”

“听了这话我太高兴啦，因为您如果要履行自己的诺言，那您就得跟我一块儿回家去啦，”哈耶克回答说，眼睛里流露出无限的喜悦。

玛德娜没有再说话。这时已经开始掉雨点了，乌云已经完全遮住了太阳。

“快上车吧,别把衣淋湿了,’哈耶克建议说,虽然他更愿意同她一起步行。

“淋点雨没有坏处，这是五月的雨，是促进万物生长的雨呀。我的个子太矮啦!’玛德娜微笑着说,伸开手掌接雨,并把脸仰向天空来接受雨的洗礼。

“什么太矮?谁跟您说的?’哈耶克问,他的眼睛一直在打量着这个身材苗条的姑娘。

“我们家的别特卡这样说。’玛德娜回答说。

“她在撒谎,要不她就是近视眼,’哈耶克说完便朝马匹那儿走去。

雨越下越大，玛德娜想上车，可是那两个男孩子直挺挺地躺在车上睡着了，雅古普也在打瞌睡呢。

“上大车吧,玛德娜,’哈耶克看见她没有地方可坐,赶紧邀请她上大车。

“我怕您的那几匹马呀。”

“有我在您身边,您什么也不用怕,’哈耶克说着就把玛德娜象小孩子似地抱起来，放到车上去。玛德娜羞得满脸通红；哈耶克沉默地坐在她的身旁，心怦怦地在乱跳，一时说不出话来。玛德娜也一声不吭地坐着。马车在肥沃的平原上奔驰。田野到处一片葱绿，欣欣向荣的草场，宅旁百花盛开的果园，稀稀落落地长在田间的一些野生树也盛开着乳白色的花朵。青山的轮廓已经出现在遥远的地平线上。炽热的阳光从那乌云里钻了出来，从乌云里落下来的雨点在阳光照射下变成了无数闪烁着宝石光芒的小星星。

哈耶克舒服地坐在车上驾着车，为了能清楚地看到外面，他把车篷撩在车顶上。玛德娜和哈耶克两人就这样默默地看着四

周的景色，一直看了很久，然后哈耶克伸出右手（他的左手握着缰绳哩)握住玛德娜的左手,用一种压抑的声音说:“玛德娜,等到太阳下山的时候，我们就要到维也纳了，我们就要分别了。”

“天哪,快到维也纳了!”玛德娜吃惊地说。

“我从来也没有觉得这条路是这样的短，我带别人时从来没象这次带您上维也纳这样高兴，玛德娜。”

“我理解您,哈耶克,”玛德娜叹了一口气,“您是个好人哪！您希望我好，怕我落到坏人手里，可我希望上帝能帮助我找到一碗饭吃!”

“会有人照顾您的，不会使您日子过不下去。可是，这并不就是一切呀，玛德娜。您从来也不知道这个世道是多么坏。我已经带过许多年轻的同乡上这儿来，男的和女的都有，我为他们中间许多人的遭遇痛哭过。您回去吧，玛德娜！”他的声音是那么感人，他脸上的表情是那么真挚和善良，使玛德娜无意中把他那粗硬手按在自己的胸口上。“我不能呀，哈耶克，我不能回去!”她摇着头说,眼眶里噙着泪水。

“玛德娜，为什么您不能回去呢？您难道还不相信我吗？”

“相信,哈耶克,我相信您。您要知道,我父母在逼着我嫁给一个我非常讨厌的男人!”玛德娜说，然后又低声地诉说着那个恶棍和丑八怪如何地爱上了她，他发誓要不择手段地把她弄到手。“您看,亲爱的哈耶克,我必须远远地离开家乡啦,唉,我在维也纳连个躲避他的藏身之地也没有呀！要是被他找着，他会杀死我的，他可是个报复心很重的人哪！”

“但愿不会发生这样的事!”当玛德娜结束叙述时,哈耶克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我宁愿看见您进棺材，也不愿看见您投进他的怀抱。您不回家,我不再为这事儿生您的气了，等到您本人

或者您家里情况改变了再回去吧。眼下随您把我当作自己的兄长也好，把我当作诚实的同乡也好，只请您把一切都告诉我，有事不找别人帮忙，只来找我。玛德娜，您答应我的要求吗？”

“我就象相信自己的兄长那样地相信您，我决不会忘记您的好心，等我需要帮助的时候，一定来找您。”玛德娜边回答说，边满面流泪地把手伸给他。哈耶克握了握她的手，便跳下车来。车子又向前走了一段路，这时玛德娜突然看见面前是一片鳞次栉比的屋顶，一座黝黑色的尖塔高耸在屋顶之上，落日的余晖染红了塔尖。

“维也纳到啦!’哈耶克嚷着,边用马鞭向那边指指。

“我这个可怜的姑娘要躲到哪里去才好呢？！”玛德娜痛苦地叹了一口气，双手却无力地落在膝头上。

三

在维也纳的拉奥波尔多夫市郊区一个百货商店的看守人的房子里，有一个穿着清洁家常便服、身材又高又胖的大娘坐在一张铺着羊皮褥子的躺椅上，头上系着一条白头巾。这就是看守人的老婆。维也纳的熟朋友和老女佣人安茄都管她叫卡蒂大娘，而捷克的熟朋友却管她叫卡特仁娜大娘。虽然她的前额和脸庞上都出现了老年人的标志，但她的头发却象煤一样乌黑闪亮。在她不说话的时候，仿佛愁容满面，可是当她一开口说话时，她那对灰色的眼睛就顿时放出炯炯的光芒，整个脸都舒展开来，显得非常慈祥，都快变成另一个人了。她肩上披着黑色的外衣，象个圆圆的滚筒靠在躺椅靠背上。她的手是一双操劳惯家务的手。厨房里熊熊的炉火穿过敞开的房门照在她身上，也染

红了摆放在房里的古式橡木家具。年老的女佣人安茄在炉火边忙碌着，把罐子煨在火边上。挂在厨房墙壁上那些铜的和锡的炊事用具在闪闪发亮。只要外面有点响声，安茄就侧耳谛听着，眼睛看着门口。“可这孩子怎么还不来呢，”安茄等得不耐烦地说“他大概不会出事吧？”

“瞎说，你老在为这孩子担心害怕。你总不能老把他看作小孩子吧，你也不想想，他已经是能抡起大锤打铁的大人啦！”卡特仁娜大娘回答说。

“说这些有什么用呀，卡特仁娜大娘，雅鲁谢克在我面前永远是个孩子。”

“好啦，可是你别惯着他，别看着他的眼色行事，要不你会宠坏他的。”

“当他跑来求我说'安茄，我的老安茄，我喜欢你，你就为我做了吧，我哪能不给他做呢？天哪，那孩子那么喜欢我，我的心都高兴得怦怦地跳起来了。你说得多好呀，别为他做这个！我的雅鲁谢克可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欢乐呀。”

“那我对你来说就不算什么啦？”卡特仁娜大娘故意捉弄她，可是她的眼睛带着真挚喜悦的神情久久凝视着年老的女佣人。

“您不算什么？卡特仁娜大娘，您倒不算什么啦？我的天哪，在我生病的时候，在我得天花的时候常来照顾我和劝慰我的是您，打那以后直到眼前一直关心我的还是您，您对我来说反而不算什么了？哎呀，您是怎么想的？我的上帝呀，雅鲁谢克总是您的亲骨肉嘛，所以我才那样喜欢他呀！”年老的安茄说着就放声大哭起来。

“嗳，别哭啦，老傻瓜，你还能不了解我？你以为我看不透你的心吗？可是你为什么老在唠叨着我为你做过的那些微不足道

的小事呢？你不是早已报答我了吗？我们是同病相怜嘛，我过去也给人家当过女佣人，我知道一个离乡背井的人的苦处，我也知道好言相慰对这种人来说是多么宝贵！”

“唉,您是知道外乡人的苦处呀,要是您不知道的话,您哪会照顾哈耶克带来的那些姑娘呢，您待她们就象亲妈妈一样哪。”

“我为她们做的事算得了什么呢，比起哈耶克做的事来简直不值得一提。要是我以前没有给人家洗过衣裳，我也不会知道她们的甜酸苦辣的，那我就很难使哈耶克感到满意了。”

“那时候可真是糟透啦，我病后您把我接到身边来时，我啥活也不能干，您就通宵彻夜地干活儿来养活我啦。”

“唉,别说啦,你净在胡扯。”卡特仁娜大娘打断了她的话,可是，如果安茄不是站得离她太远的话，她一定会看见大娘脸上挂满了泪珠啦。

“喏,我再也不说啦!您是知道的,您把我接到身边,第二天米哈尔大爷就带着结婚礼服来找您了；您呢，您不想穿礼服，说那是给太太们穿的，后来您还是穿着那件衣服和他结婚了。当时我为你们准备早餐，还为你们做祷告呢。卡特仁娜大娘，您那时可真是个漂亮的新娘哪。米哈尔大爷是个德国人，说真格的，他也是个天字第一号的大好人，他恨不得把心都掏给您啦。”

“你说的挺对呀，米哈尔真是个道道地地的大好人哪！起初我们生活过得挺困难，可是上帝给我们帮了忙。”

“如果夫妻两人互相关心，互相体谅，那他们就会生活得和睦美满，上帝都会为他们祝福的，何况对你们这样的好人呢。当米哈尔大爷在‘小羊羔酒店’干活，而您为太太们洗衣裳的时候，你们挣的钱可不多呀，可是你们还是为哈耶克的爸爸做了那件好事。他的儿子是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事的！”

“我的上帝呀，这是每个熟人都会帮忙的呀。米哈尔认识他,当他突然病倒在‘小羊羔酒店’的时候,米哈尔就把他搬到我们家里来了，路程也不算太远。我服侍他养病，米哈尔照料他的马匹，把他所有的事情都管了起来。当时我们真担心他会有个三长两短。喏，可是过了一个礼拜他又好起来了。他已经成百倍地报答我们了。你不是也知道，小哈耶克每次都不是空着手捎来他妈妈的问候的吗？”

“可是他总说,那是酬劳大娘对那些孩子的操心啦。”

“我的上帝呀，那算是哪门子操心哪！如果我能为每个姑娘找到个好位子，并且关心到底的话，那还可以说我做了点好事，可我不能够跟在她们每个人的背后呀。”

“照看一袋跳蚤也比照看这些姑娘来得容易些，男人都在欺骗她们哪,’年老的安茄说,“这儿是索多玛①呀,我的天哪,只要漂亮姑娘们一在街上露面，那些男人就象嗥叫的狼群似地把她们包围起来，恨不得把她们一口吞了下去！您就是跑遍天涯海角，大概也难听到这些人说的那些脏言秽语呢。”

“每个大都市里都是这样的,你是知道的,火多烟就多,人多罪也就多嘛。你今天没有看见伦卡吗？她已经好几天没有上这儿来了,平时她打这儿经过,总要进来坐一会儿。”

“我今天没有看见她，昨天也没有看见她；她曾告诉过我，说她过得挺好的。她是一个天真无邪的姑娘，可是我觉得她很喜欢那些浪荡子跟在她后面跑。您看，安尼奇卡却是另一类的姑娘，她上街时只顾低头快走，就象有人追她似的，谁也不瞧一眼。她是个又文静又腼腆的姑娘哪，我非常喜欢她。伦卡这姑娘

①指维也纳，见第 267 页注①。

可太轻佻啦。”

“喏,我得劝劝她,如果她不听我的话,那太可惜啦。”

“今天还有两个皮鞋匠学徒来打听哈耶克大爷什么时候来。我问他们找他干什么，他们可真是守口如瓶啦，一点儿口风也不漏。后来他们才告诉我，说大爷答应过他们，如果他们乖乖地学手艺，他将给他们每个人带一件新衬衫来。这两个可怜的孩子身上都穿着破烂不堪的衣裳。只要大爷一到，他们就飞快地跑来找他了。”

“他真是个好人哪。从来也没有见过谁象他那样关心这些孩子。在路上给他们吃，到了这儿还为他们找师傅，在生活上关心他们,他真是个好人哪,他做的好事谁也比不上。”这时从厅堂里传来了脚步声。

“我的雅鲁谢克回来啦!”安茄说,她的脸色因欢乐而显得开朗起来。卡特仁娜大娘站起来，点着了桌上的灯。这时侧门被推开了，一个半大的小伙子跑进房里来，他就是卡特仁娜的儿子和年老安茄的干儿子。他长得一副生龙活虎的样子，黝黑的皮肤，乌黑的头发，腰间围着一块油渍麻花的皮围裙。

“你们好 妈,你看谁来啦!”他兴高采烈地嚷着。

“谁呀?”卡特仁娜大娘正想问他,可是这时玛德娜和哈耶克已经先后进门来了。

“我们刚说到狼,狼就到啦①!”卡特仁娜大娘边笑着说,边将手伸给哈耶克。“欢迎您上维也纳来！我们刚刚还在叨念着您呢。雅鲁谢克,快搬椅子来!”

“别搬啦,雅鲁谢克,快去洗洗吧,你浑身脏得就象从烟囱里

① 说到曹操，曹操就到的意思。

爬出来似的。”

雅鲁谢克跑进厨房去洗脸，安茄搬来椅子。

“安茄,您这一向都好吗？”哈耶克边说边坐下。

“上帝保佑,过得马马虎虎,亲爱的大爷呀,我可已经是个风烛残年的人哪！”

“哦,您的身子骨还挺硬朗的嘛！”哈耶克说,可是安茄耸耸肩，向玛德娜看了一眼，就跑进厨房去了。

“您给我们领来的客人是谁呀？”卡特仁娜大娘坐下时问道，眼睛在打量着玛德娜，而玛德娜正对在这儿所见所闻感到惊讶不已呢。

“大娘哪,我给您带来什么人,您是知道的呀。”

“也是当女佣人的吗？大概是您的亲戚吧？”

“我们都是兄弟和姐妹,都是亚当① 的后代呀，实际上我们只是同乡，”哈耶克开玩笑地说，“因为没有谁能象您那样热心地帮助同乡，卡特仁娜大娘，所以我总是带着同乡的姑娘们来找您,拜您做干妈。”

“如果她们都想做我的干女儿,那我可该怎么办呢？”卡特仁娜大娘笑着说。

“那当然会叫您受不了啦。如果这儿没有您在，我也不能管这些闲事了。她们可是珍贵的宝货呀，我总不能把她们运来，往街上一倒，让随便什么人伸手抓了去；我得凭着良心做事呀。”

“我并不想夸您,哈耶克,可是我得说,希望有更多的人能象您有这样的好心肠，来关心爱护自己的同乡！”卡特仁娜大娘边说，边把自己肥胖的大手搭在哈耶克的肩上。

①《圣经》传说中的人类始祖。

“这样的人有的是,您就是这样的好人嘛,大娘,”哈耶克说。

“哎呀,我算得了什么呢。——可是我不想再说下去了，我知道您不喜欢人家夸奖您。喏，有的人可喜欢别人到处吹他呢。您脱下外衣吧，姑娘，您还想上哪儿去呢？这儿您也许有熟人吧？”

“一个熟人也没有呀,大娘!”玛德娜回答说。

“喏，那您就象别的姑娘那样先住在我们家吧，这事我们跟哈耶克早就商量好啦，我们还有一间空房间呢。可是朋友们，让我去招呼一声，”卡特仁娜大娘道了歉，就站起来走出房间去了。她走路时身体左右摇摆着，就象在水里游泳似的。

大娘离开房间以后，哈耶克就凝视着玛德娜，抓住她放在膝头上的双手。“玛德娜,”他低声而深情地说,“鼓起勇气来吧,您看哪，卡特仁娜大娘是个多么和蔼可亲的女人，她会把您当做妹妹一样看待的，您有什么心事都可以告诉她，您要相信我呀，要是我不知道他们都是好人，我是不会把您带到他们这里来的。”

“唉,哈耶克,我感到天就象坍在我的身上了,我心里都快憋死啦，”玛德娜叹了一口气，同时把他的手按在自己感到窒息的胸口上。哈耶克是多么愿意向她倾诉衷情，并且带她离开维也纳呵！他哪里愿意把她一个人留在这儿呢，然而他没有吭声。他之所以缄口不语，是因为他怕一张嘴就把占据自己整个心灵的感情泄露出来了。“哈耶克，”姑娘羞答答地问，“您明天还来吗？”她眼里噙着泪花急切地望着他。

“玛德娜,只要我不死,我就会来的,”哈耶克低声地说。这时门打开了，米哈尔大爷走进房里来，他是一个肩膀宽阔，身材魁梧，脸庞圆胖而神情愉快的大汉子。

“上帝保佑你呀,兄弟!”他边问候哈耶克，边诚恳地把手伸给他，但他一直目不转睛地在瞧着玛德娜；他啪地一声弹响指

头，大声嚷道：“见鬼了，这可是个该死的漂亮姑娘哪①！”

“亲爱的德国朋友，她是个捷克姑娘，你得用捷克语跟她说话才行啦，”哈耶克说，因为他看到这番欢迎使得玛德娜感到不知所措。

“哟，得用捷克语说，可我不会呀②，”米哈尔大爷耸耸肩说。

“你还有脸说呢，卡特仁娜大娘教了你十五年捷克语，可你现在还是一句也不会讲，”哈耶克嘲笑他说。

“哟，我才不会讲呢，你们的语言是他妈的该死的语言，要学会讲你们的话，我得再安上一个特制的舌头才行；好在维也纳人都讲德语，而且讲的都是标准的德语呢③！”

“你们看他呀，”卡特仁娜大娘这时正走进房里，听到丈夫这样讲，便搭腔说，“你的舌头就不能学捷克语，那我的舌头就应该讲你们的话？你不想学捷克语，要我们妇道人家学你们的德语，你就不害臊吗？我们女人不该那么傻，应该让你们男人学才是！”

“我们是大丈夫嘛，你们妇道人家一切都应该按照男人的意愿去行事才对，”米哈尔大爷边说，边拍拍自己的胸膛。

“你们是男人哪，可也得有个聪明的脑瓜子呀，”卡特仁娜大娘边笑着说，边指指自己的脑袋；然后她把手搭在丈夫的肩上，补充地说：“亲爱的米哈尔，我们在一起能讲得通，你得感谢我才是，要是我不会讲德语，那我们谈起话来才叫出洋相呢。”

“卡琴卡④，就是那样，我们也会彼此了解的！”米哈尔大爷

①②③ 此处均为德语。

④是卡特仁娜的爱称。

笑着说。然后他转身向哈耶克，问姑娘叫什么名字，当哈耶克告诉他叫玛德娜时，他装着听不懂，后来卡特仁娜大娘跟他说，她是伦娜。

“啊,这是另一个伦娜了 您不叫卡恰应该感到高兴才是。每个叫卡恰的都是坏女人。”

“可她的日子过得蛮好的,据说非常好呢,”哈耶克说“你为她操啥心呀。”

“喏,有什么办法呢 我只好不管她啦,”米哈尔大爷耸耸肩说，可是卡特仁娜大娘已经上厨房里去了，没有听见他下面的话。这时安茄进来铺桌布，过了一会儿，她们就端来了晚饭，洗得干干净净的雅鲁谢克也跑来帮她们端菜。玛德娜也想动手帮忙,可是卡特仁娜大娘不让她动手,说“将来要您干的活儿还多着呢,只管坐下吧,坐在您的同乡身旁。”

“既然大娘这样说了,您就来坐下吧,”哈耶克大爷边说边给她端椅子。哈耶克不论什么时候来维也纳，第一顿晚饭总是在米哈尔大爷家里吃，这早已成为习惯了；在他们之间是没有必要邀请的。哈耶克的老妈妈几乎每次都要给大娘捎来黄油、奶酪以及类似的家乡土产，这些土产在维也纳是被看作比任何东西都珍贵的礼物。米哈尔大爷拿出好葡萄酒，卡特仁娜大娘总是做一、两样哈耶克喜欢吃的菜，他们一整月都在盼望着这顿晚餐呢。安茄也坐在桌旁吃饭，根据农村的习惯，主人和仆人都是坐在一个桌子上吃饭的。

这顿晚餐并没有什么山珍海味，只不过是些煎鸡蛋、红烧羊肉、黄油、奶酪和葡萄酒而已,但每样菜都做得美味可口。“我也不给你们拣菜了，只管随意吃吧，喜欢吃什么就拿什么，能吃多少就吃多少！”当大家都围着桌子坐好后，卡特仁娜大娘才坐在

自己特备的那张铺着羊毛褥子的椅子上说。

“这样最好，”哈耶克说。除掉玛德娜外，大家都吃得津津有味。玛德娜心事重重，吃饭难以下咽。安茄把自己一份菜里最好吃的菜悄悄拣到雅鲁谢克盘子里，仿佛她的胃是装不得这样好菜的。

“嗳，玛德娜，您尝尝这黄油呀！”大娘劝请着，“是家乡带来的美味呀。哈耶克告诉我，这是他妈妈给我捎来的礼物呢。”

“我知道你们在外地觉得家乡的东西好吃，而我们呢，在家里净吃这些东西呀。我自己也是这样的，每当我回到家里，我觉得最好吃的东西是家里烤的面包和新鲜的黄油，”哈耶克说。

“要是有个漂亮的老婆为你做饭的话，那就更对胃口啦，我说得对吗？”米哈尔大爷说着大笑起来。哈耶克听了这话几乎把脸都臊红了，幸好玛德娜听不懂德国话。玛德娜的确没有理解这句话的含义，她切了一小块黄油，说：“在我们村子里老百姓都舍不得吃黄油。都把黄油攒起来送到普列斯去卖。”

“我们山里人，”哈耶克说，“过得也非常节俭，他们都省吃俭用地把东西攒起来卖点钱。黄油、鸡蛋都拿到附近镇上去卖，布拉格的小贩子在那里收购。穷苦人家最多只能喝点汤，吃点白水煮土豆，连油也舍不得放点，偶尔才能吃上一口面包呢。家境稍好一些的农民也舍不得把钱花在吃上。他们省吃俭用惯了。过去我们曾祖母是怎样做饭，今天我们妇女还是那样做，什么烹调技巧呀，那就更不用提了。他们就这样祖祖辈辈吃同样的饭，大概还要这样代代传下去呢。”

“我的天哪，我们家乡也是这样呀。人们只在重大的节日里才舍得吃上点肉，还不是每家都能吃得上呢，只是有钱的人家才能吃点。穷苦人家能吃上一口白面烙饼就高兴死啦。奶牛呢，

请原谅，有钱的人家才养两、三头；穷苦人家只能养一头过日子，而且全年都得把黄油省下来卖点钱呢。我的天哪，这样的苦日子我在家乡可熬够了，可是，尽管这样我还是想回家去看一眼。卡特仁娜大娘，您知不知道我已经离开家乡快二十年啦？”安茄说。

“光阴如流水，日子过得真快呀！我在维也纳也已经呆了二十年啦，当初我刚到这儿时，曾打算最多呆一个礼拜就回去，要不然的话，我会想家想死的。人哪，就是容易安于现状呀，”卡特仁娜大娘回答说。

“安茄，您是哪儿人？”哈耶克问道。

“我跟卡特仁娜大娘是同乡：是普拉哈蒂采背后的耶林科夫村人。我姓耶德尼奇科娃，可是我们原先并不认识，直到我们有一天在我帮工的那家人家偶然遇上了，谈起来才知道是同乡。那可是上帝的安排呀，因为我后来生病了，卡特仁娜大娘就把我……”

“给哈耶克斟酒呀，安茄，”卡特仁娜大娘打断了她的话，不让她没完没了地说下去，然后她接着说：“现在我想起家乡，想起那儿的山山水水和森林就象在做梦似的。当我们以前去采杨莓的时候，那儿是一片葱绿，美极啦！那儿所有的人都姓耶德尼切克和耶德尼奇科娃①呢。后来我的父母过世了，哥哥要了那所木房子，娶了亲，我就背上一个小包袱上布杰约维采帮工去了，后来我又跟着女主人来到这里，打那以后我在这儿什么好日子和歹日子都过过啦。从前我有时候还做梦梦见过家乡，在梦里一切都显得格外美，特别是那片葱绿的森林。早上醒来我总是

①捷克人即使是同姓，男女姓氏的写法也有区别，男人姓耶德尼切克，女人则念成耶德尼奇科娃。

在怀念家乡呢。”

“我也很长时间感到不习惯，最使我感到头痛的是用头顶着木盆去打水，”安茄说。

“哪种活儿都要勤学苦练才能学会。我劝您呀，玛德娜，在您去打水以前，先在家里学会它。先在头顶上垫上个柔软的圆圈，再把木盆放在圆圈上，这样使木盆可以不直接压在头上，而且还可以放得很稳。先用空木盆练，然后再盛上水。您先在厨房里练好了，等您学会保持头部和身体的平衡再出去打水。明天我来教您，”卡特仁娜大娘说。

“谢谢您，可是为什么我不能用水桶提水呢？我喜欢用水桶提水，这样提水不仅轻快，而且一次还可以提回更多的水呢，”玛德娜羞怯地问道。

“好姑娘，我知道您一次可以提一大桶水，可是，各地习惯不同哪，而女主人已经根据当地的习惯置好盛水的用具了。您看，布拉格人是用水桶背水吃的。这种水桶可以装六十磅水，如果您背着它上二楼和三楼的话，您的腿都会直打哆嗦，连气也喘不过来啦。可是用这种水桶一次可以背很多的水，这倒是真的。”

“那还没有我们家乡用的背桶装的水多呢，提起来也挺轻快，”安茄说。

“什么样的背桶呢？”哈耶克和玛德娜异口同声地问道。

“这种背桶呀，”卡特仁娜大娘解释说，“大概算是最大的水桶了。它是一个圆形水桶，上端安了一个半环形的铁圈，跟桶上安的两个铁环连在一起。这种水桶一般是用软木做的，中间箍上了铁箍，有钱的人家还箍上了铜箍，桶上还镶嵌着黑色的木条，安有铁链子。穷人便用绳子代替链子，用木头做的钩子代替铁钩，桶身也是用木制的桶箍箍住。背水的时候把铁链子拉紧，

桶就不会在身上晃动了；背着桶走起来很轻快，因为水的重量都压在肩膀上啦。”

“各地习惯都不相同哪，人就得入乡随俗才能和当地人和睦相处呀，”哈耶克说。晚餐就在这样的闲谈中吃完，安茄开始收拾桌子了。可是米哈尔大爷还给大家的酒杯斟满了鲜葡萄酒，建议为大家的健康和欢乐而干杯。玛德娜显得有点忸忸怩怩的样子，但还是举起杯来向主人表示敬意。酒使大家情绪快活起来。他们谈起各种各样的事情，谈他们两人的职业，谈他们熟朋友的情况，还谈自己的事情。最后哈耶克在谈起那两个跟雅古普留在旅店里的男孩子，并问米哈尔有没有师傅想收他们做徒弟。“他们也可以学别的手艺，不一定就学皮鞋匠，”他补充说，“只要是个规规矩矩的好心肠的人就行啦。”

“亲爱的朋友呀，”米哈尔大爷说，“如果这两个孩子能出学费的话，我可以为他们每个人找到十个师傅，可是师傅都想把这些孩子变成自己家里的奴隶呀，要不谁也不收这些不要报酬的徒弟；即使有个把待徒弟较好的师傅，那也马上在整个维也纳传开，孩子们就一窝蜂地拥到他那儿去了。”

“爸爸，”雅鲁谢克说，“猎人大街有一个木匠，名叫克尔切克，他想收徒弟，他今天去铁匠铺里还跟我师傅说来着。”

“哎呀，是凯尔谢克①，”米哈尔大爷说不出他的名字，“喏，是呀，他是个好人，但他很严厉。如果他能收他们，那他们就该感谢你了。”

“我好几次注意看了他的招牌，我想他一定是个好人哪，因为招牌上是用捷文写上他的名字的，不象许多人用德文写名字，

①德国人因不会念两个子音相连的名字，故念错了。

连上帝也念不出这些名字来，”哈耶克说。

“朋友呀，你们可真有些名字，你就是把舌头绕断了也念不出来呀。”

“那只是些没有字尾①的名字,就象你的名字那样,’哈耶克说着大笑起来。他们经常彼此开这样的玩笑，但他们从来也没有因开玩笑而生过气。

“今天已经有两个皮匠学徒来找过您，”卡特仁娜大娘说；“我猜是从普日科普来的。”

“我知道啦,我曾经许过愿要给他们东西。可怜的人哪,他们来时差不多是赤身裸体的，没有衣裳穿。他们是两个身体健壮的小伙子，我去年带他们来这儿的时候，他们是那样的穷困，那样的发育不全,教人看了都心酸啦,’哈耶克说。

“要是这些孩子的父母知道他们在这儿这样受苦，他们就不会这样听天由命地把孩子们送到这儿来了。人们看见这些孩子背着沉重的东西在城里走，都心痛得哭起来。如果师傅是个好心肠人的话，那么，师母或者他们家的孩子们或者师兄们就是些恶人。师傅家里所有的重活和脏活都一股脑儿地推到学徒的头上，压在他们肩上，他必须听从他们每个人的摆布。学手艺反而变成次要的事情啦。学徒要是生病了，他们把他往医院里一送就再也不管了。如果他病好了，那该谢天谢地；如果死了，他就象一块石头一样被扔进水里去。的确，有些学徒是不信仰上帝的，可是这有什么好奇怪呢，他们生活在那样的环境里呀。”

“最糟糕的是，他们长大以后都变成了野兽，什么手艺也不会，既不信仰上帝，也不尊重社会道德，每个人都在听天由命地

①名字最后的字母不是母音，而是子音。

鬼混。谁会在乎这些孩子将来变好还是变坏呢？如果这些孩子变成了小偷，他们就惩罚他们；如果这些孩子变成了规矩人，他们就待他们好些。我曾多次考虑过这种情况，可是这又有啥用处呢？我也无法改变这种状况呀，我除了为他们帮点小忙而外，是无能为力的；而帮忙对这些人来说只不过是杯水车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要是每个人都这样想就好啦，亲爱的哈耶克，可是我们无法把这个世界颠倒过来呀，”卡特仁娜大娘说，“姑娘们的情况也是这样：她们来时全是天真无邪的好姑娘，过年把功夫就都变坏了！她们初来时就象瞎子一样，分不清好人歹人，一旦落到人贩子手里，就会被卖到任何地方去。谁也不尊重这些姑娘，谁也不给她们指出那个极容易掉入的无底深渊。东家待佣人都没有心肠，不把佣人当作有用的帮手，当作跟自己平等的人，而把他们看作是被上帝注定了要做仆役的奴隶。常言说：不当佣人，不知下人的苦衷。这话说得真对呀！在佣人还能拼命干活的时候，东家还喜欢他，可是等到他把力气耗尽，即使他在东家家里消磨掉了自己的青春岁月，这时东家也觉得他有些碍手碍脚了。他们都骂女佣人坏 哎呀，就算他们说对了一半，可是谁应该为这个负责呢？上梁不正下梁歪嘛①。您可别害怕呀，玛德娜，”卡特仁娜大娘看见玛德娜眼睛里涌出了泪水时说：“一切规则都有例外嘛，这儿也有好东家，就象这儿有好佣人一样。我在好东家和坏东家家里都帮过工，我算是看透了他们的为人啦，可是，应该赞美上帝，我虽然经历过这一切，可我的良心并没有变呀。当我攒了几块钱，我就想，我宁愿在自己家里啃黑面包，也不愿在东家家

①直译：小钟得按着大钟调整时间啦。

里吃烤肉。于是我在一个正派人家里租了一间房间，给人家洗衣服了。附近的人很快地就认识了我，都愿意送衣服来洗。我本打算过一阵子就回家乡去，可是我在这儿认识了这个德国佬，他改变了我原来的想法。有一天，他跟我说：‘你看呀，卡蒂，你是一个品行端正的好女人，正是我朝思暮想的女人哪。你的年纪也不轻了，我也是这样。我是一个正正派派的汉子，我爱你，我们结成一对挺般配。我没有多少钱，可我能够养活你。’于是我们就结婚了，我们谁也没有为此而感到后悔，米哈尔，你说对吗？”

米哈尔大爷满面笑容地把自己长着硬茧的手伸给老伴，举起酒杯，深为感动地说：“祝你身体健康，老伴！”

哈耶克也端起酒杯，默默地喝了一口，他虽然非常喜欢卡特仁娜大娘，但他这次可不是为她的健康而干杯。

当卡特仁娜大娘领着玛德娜到那间收拾得很干净的小房间里去睡觉的时候，圣什杰潘钟楼①上的大钟已经敲响了十一下。她脱了外衣，就象在家里一样跑到窗前去做祷告。她撩开窗帘向外一看，可是窗前没有百花盛开的果园，也没有月光照进窗内，连一小块繁星密布的天空也看不见。一堵黑黝黝的高墙巍然耸立在窗前，她赶忙放下窗帘，在壁上挂着那幅圣母玛利亚的小像下跪下。做完祷告后，她熄了灯，在床上躺下，闭上了眼睛，可是很久也不能进入梦乡，她怎么也摆脱不了白天在这城市所看到的那种种纷乱的情景。她陷入一种似梦非梦的状态中，一会儿她觉得那帮快活的女友来拉自己去玩、去干活，一会儿她仿佛看见有一双老手在为自己划十字祝福，一会儿她又觉得自己同那个善良的和亲爱的，甚至可以说非常亲爱的——男人在外国漫步！她仿佛看见自己在那熙熙攘攘的人群中间走着，没有

①维也纳圣什杰潘大厦上的钟楼

一个人跟她打招呼，两边高楼林立，就象要倾倒到她身上似的，她还看见了一群善良的人，后面的事情再也记不清楚了。睡眠已经阻止她再梦想下去了。“玛德娜，明天再见！”从那个亲爱的男人嘴里说出来的许诺使她安然入睡了。

四

每天早晨和傍晚，姑娘们都跑到什杰潘广场中央的水池旁汲水。于是那儿便成了女仆们的诉讼法庭。她们在那儿咒骂自己的女主人和她们的家庭，揭发她们家庭的隐私，同时也谈自己的爱人、时装和军服，谈上埃利齐乌姆娱乐场①和普拉特尔公园②游玩的情况。

有一天傍晚，那儿象往常一样站着一群姑娘。有几个姑娘已经打好了水，站在水池旁，有几个姑娘还没有打水，或者正在打水。她们便站在那儿闲聊起来。

一个年纪大些的姑娘正在讲话：“我早就叫你抗议嘛！有一次我也碰上了一个这样的女东家，她为了一个小子儿也要叫你跑断腿，但又不给你吃饱，叫你喝西北风过日子，可我把她狠狠地痛骂了一顿；我还跟她说，要是她不给我吃饱，那我就偷吃或者离开她的家。”

“喏，后来她让你吃饱了吗？”一个姑娘问她，因为她的女东家也是这号人。

“咳，傻丫头，对吝啬鬼威胁和请求都不管用哪。我辞退了。”

①维也纳大众娱乐场的名字。

② 维也纳的娱乐公园。

“我们家老太太，”人群中另一个姑娘说“她倒不小气，而且还经常请客人来家吃饭，她的钱又不多，所以每请一次客，我们就要吃好几天素。”她的俏皮话引起了大家哄堂大笑。

“我们的女主人家也有一个女食客，每天上午只要你把汤匙一摆好，她就飞快地跑来了，就是她家的房子要倒坍下来，她也不会放过这吃饭机会的。”

“您管这么多事干嘛，”另一个姑娘笑着说。

“你当然知道，家里没有猫，老鼠可就过节啦。昨天我们家里吵了一架，老头子抱怨把他的家都吃穷了；太太们一来就玩纸牌，我家的太太还输掉五块钱呢。”

“输得好！反正她宁肯上吊也不肯把钱赏给乞丐。”

“她们要是不玩牌，就在背后说人家的坏话。”一个姑娘说。

“她们恨不得把我们女佣人浸在咖啡里当作角酥吃掉呢。”另一个姑娘说。

“她们一个个表面上都装得和蔼可亲，如糖似蜜，相见时屈膝到地，可是一转身就说别人的坏话。”脸蛋黝黑的若夫卡一边说，一边模仿着太太们的手势。

“昨天我家的太太谈到你家的太太了，蕾扎，说她是个轻浮①的女人呢，”另一个姑娘说。

“难道你家的女主人称过我家的女主人啦？”蕾扎反唇相讥地说。“叫你家圣洁的女主人住嘴吧，麻雀在屋檐上叫喳喳，说的净是些坏话。”

“你别跟我噘嘴呀，我说的话只不过是现买现卖的，全是学来的呀，”那个姑娘道歉地说。

①原字有轻和轻浮的双重意思，故引出下句的俏皮话。

“可你别买些破烂货来呀，懂吗？你家女主人嘴里的话都快臭死人啦，哪怕她用香从头到脚熏过了，教堂也还是香不起来。随你怎么去告诉她。可别管我家女主人的闲事，她待我好，我不许别人说她的坏话！”

“哟，蕾扎，你过得倒挺好呀，要是我能干你那份活儿就好啦，”另一个姑娘说，“你常常还得到一些东西，我家的女主人可是一毛不拔呀，带那几个孩子都快把人累死啦。”

“你为什么要到有孩子的人家去呢？”一个长相粗鲁的姑娘说。“再也没有比这更累的活儿啦。我从前也给人家带过孩子，吵得你日夜不得安宁，你如果想上哪儿去，孩子们缠住你不得脱身；你要是跟谁说几句话，这些兔崽子一回家就告诉大人了。我曾经有几次狠狠地揍过他们，我对他们决不客气。有一次我的爱人来跟我们一块儿玩；女主人知道了，说我教坏她的孩子啦。喏，我就说 如果你认为我教坏你的孩子啦，那你就自己带吧。我一气就离开了她家。”

“我是不会伤害孩子们的，我要是不喜欢孩子们，当然也就不会在那里呆下去了。”第一个姑娘说。“上个礼拜天多尼克约我上施佩尔[1]饭店去吃饭，可我们家的孩子恰恰在这个时候病了，我不能离开，使我非常懊恼，可是当孩子第二天死了，我再也不为那天留在家里而后悔啦。那是多么漂亮的一个小女孩呀！女主人送给我几件衣裳，还答应我在礼拜天可以去找多尼克。我得回家去啦，再见吧，姑娘们！”

“她真是个软心肠的傻瓜，”姑娘们纷纷议论说。

“她的运气可好着呢，她的那个多尼克一个礼拜可以挣很多

① 维也纳一家花园饭店。

钱，穿着也挺阔气，是个清清白白的人哪。”

“这才叫做奇怪呢,找个皮鞋匠,算哪门子好运气呀!”一个姑娘冷笑地说。

“总比找个大兵或者大学生好，你的那个大学生呀，浑身都是铜臭味,可他还为你害臊呢,’蕾扎说“这种爱人就是来给我垫脚我也不要，他只在晚上才待我好，要是白天他碰见我头顶着木盆打水，就象遇见了魔鬼似的转身就跑。”

大家哄堂大笑。

“你呀，你把所有的人都骂遍了。你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吧，反正我觉得大学生比所有的学徒或者笨手笨脚的铁匠更可爱，”那个爱上大学生的姑娘边回答，边把木盆很快地放在自己的头顶上。

“我看你的爱人连半文钱也不值呢。如果有一个打短工的，更不用说手艺人啦，要是娶你的话，你也会高兴死的，臭娘儿们，”蕾扎听到那个姑娘暗骂她的爱人是笨手笨脚的铁匠，便大动起肝火来。

这时又来了两个姑娘；一个年纪稍小，容光焕发，手里拿着一个水罐，另一个年纪大些，手里提着打水用的木盆。

“多罗特卡,你今天已经来打几趟水啦?”蕾扎问那个年纪稍大的姑娘。

“唉,上帝才知道呢,你们瞧瞧我手,全是打起来的水泡,我累得都快迈不开步了。我再也坚持不下去啦。我的脚都快跛了，可我冬天还得在阁楼上睡觉呢。”

“家家差不多都是这样哪，”姑娘们异口同声地嚷着。

“身体好的人还可以忍受，可是如果得了风湿病，那才叫受罪呢。真该死，我家的女主人已经爱洁成癖啦！如果这所房子

是我们家的话，那我家的太太每天都要从屋顶上的风信标一直擦洗到楼下的地板。我们只差没有擦洗烟囱啦。她整天拿着刷地板用的大刷子，我就拿着抹布和水跟在她后面，要是只用清水倒还好，水里还要放碱和漂白粉呢。你们也别想找到更好的女主人啦。”

“那么人可得长一双铁手才行哪，要不然的话，哪受得了呀！”

“唉，到处都是一样哪。我们隔壁邻居有一位太太，一年要换十二个女佣人；鬼才知道这种人是怎么回事，她脑子里总是产生怪念头，认为每个女佣人都在偷她家的东西；每个月都要赶走一个女佣人，还不给人家工钱呢。”

“喏，要是我呀，我就跟她讲，”蕾扎说，“咱们客客气气地上衙门那里去讲理：你给我拿出证据来，要是她拿不出来，我若不叫她永远记住我，那我就不叫蕾扎了。给这种人干活真是最大的耻辱！”

“是呀，她甚至把每个人都看作小偷呢。她从前也当过女仆，她应该知道，这样诬陷人家叫人多伤心呵！”

“她自己过去肯定就偷惯了。谁自己偷惯东西，才会怀疑别人也偷东西。嗳，洛尔卡！听说你家小姐找到了一个又漂亮又有钱的姑爷？”蕾扎问那个刚来的漂亮姑娘。

“漂亮倒是蛮漂亮，可是，如果他是个有钱的人，那他就不会娶我们家的小姐啦，”那个姑娘回答说。

“是呀，你家小姐长得并不漂亮。你还跟到她家去帮工吗？”

“去呵！姑爷也跟我这样说过了。昨天我下楼给他点灯，他跟我说，他真希望能娶我做新娘呢！”

“见鬼去吧！那样的夫妻生活才叫美呢！”蕾扎哈哈大笑起

来，其他的姑娘们也都在做鬼脸。“洛尔卡呀，你家小姐要带你过去,那她准是个大傻瓜啦!”

“你们是这样想我的吗?”

“要我们怎么想你呢？你是个盖世佳人哪！而你的未来的女主人尽管出生于名门望族，可她只是菜地里的一个稻草人；你的那位未来的男主人跟我一样眼睛长在头顶上，他也会这样想的。”蕾扎反唇相讥地说。

“让我们谈点别的事吧。”

“喏，那就谈你身上穿的这条漂亮的裙子吧，值多少钱啦?”

“两块金币；我还花十块钱买了一套衣服呢。完全是按最新的式样剪裁的。我还准备买一顶呢帽和一条新腰带。”

“该死的,你打扮这么漂亮,是谁给的钱呢?”蕾扎面带狡黠的微笑问道。

“要是没有人出钱，那我可买不起呀，我就喜欢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人生在世不就是图个吃穿嘛！”洛尔卡说完就提着一罐水走了。

“等着瞧吧,姑娘,你将会落得一场空的,这样的姑娘我们认识的可不少呢,她们现在都被遗弃啦。”

在她们谈话中间，有一个鞋匠学徒来到她们附近，他手里拿着一双皮鞋，绕着身子乱甩着，嘴里吹着当时流行的小调《清道夫之歌》。他浑身上下全是油污，两个胳膊肘子都从破袖子里露出来了。他腰间围的粗布围裙都可以榨出油来，粗布裤脚高高地吊在踝骨以上。头发蓬乱得象刺猬，脸庞脏得象恶鬼。他走到姑娘们身边站住，突然象只公羊要牴人似地低下头，冲进姑娘群中乱抓人，吓得姑娘们四散奔逃。

“你发什么疯啦,脏鬼!滚开!”蕾扎大声叫骂着,但她也得

向后退却，因为这家伙象个鞋匠用的锥子似地在姑娘群中乱碰乱撞，用手打这个姑娘的头，用胳膊肘撞那一个姑娘的身子，又把皮鞋甩到第三个姑娘身上。当所有姑娘都从水池旁逃开时，他低头望着街上的石板，就象在寻找什么东西似的，突然大声喊道"：喂，喂，大家快来看，这儿发生什么事啦！"在维也纳是不必喊第二声的，人们马上都站住了，互相惊问着发生了什么事。这时那家伙大声嚷道："这些姑娘把这儿的青石板都踩出个坑来啦！"

"你这个不信神的调皮鬼，你这个肮脏的野孩子，你等着老娘们来教训教训你！"姑娘们叫嚷着，想一把抓住他的乱头发，可是还没等到她们赶来之前，那个淘气包已经逃得无影无踪！他在她们的手下就象水银似地消失了。围观的人们哈哈大笑起来，可是也有一些人很生气，因为这个小学徒把他们也当作傻瓜耍了。姑娘们都赶忙顶着盛水的木盆回家去，免得在那里当众出洋相，她们一路上都在骂着那个小流氓。

在水池旁边的人群中有一个眉清目秀的姑娘，许多人都在打量着她。她的身材长得中等偏高，四肢结实而匀称，象一座大理石的雕像。皮肤象天鹅绒般的黝黑，脸庞象仙桃似的鲜艳。樱桃小嘴鲜红可爱，下巴微向前翘，额头洁白得象百合花的花瓣。然而她身上长得最美丽的地方是：一对象矢车菊一样天蓝色的眼睛，一个小小的鹰钩鼻子，一头闪光发亮的乌黑的秀发，向后梳成一根粗辫子。头上包着一块绣着花边的头巾，全身穿着深色的衣服，上身还穿着一件黑天鹅绒外套。她的面部表情活泼而伶俐，可以看得出她正在享受生活的欢乐。她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又来了一个姑娘，在她身边停下。她也挺年轻，个子稍微矮点，一根淡黄色的粗辫子象灿烂耀目的金链子似地盘在头上，并

用梳子别在后脑勺上。她的长脖子象白天鹅一样地洁白，一对浅蓝色的眼睛富于幻想，显得格外迷人。她的脸庞长得俊俏，似乎还带点天真的神情。她看上去象一幅慈爱的圣母玛利亚的画像。她身上的穿着很简朴，但十分清洁。当她在第一个姑娘身边停下时,用手拍拍她的肩膀 那姑娘回过头来,互相问好,相视微笑，接着她们便转身一块儿走了。

“这样教训一下那些搬弄是非的女人才好呢，谁叫她们净管别人家的闲事呀，”那个皮肤白皙的姑娘说。

“我来汲水时，当看见她们净在背后说人家坏话的时候，我都想转身回去了。”

“尽管她们是我的同乡，我跟她们也合不来。她们在一起净说三道四的，我可不想伤害别人哪。伦卡，你上哪儿去呀？”

“我出来买东西,现在回家去,安琳卡,你上哪儿去呀?”

“我上大娘家里坐了一会儿,现在也回家去。”

“你能不能陪着我走走呢，我们已经很久没有见面啦。”

两个姑娘臂挽着臂通过广场向猎人大街走去。人们带着羡慕的心情在注视着她们的背影，特别是那些男人，差点儿没有把眼睛丢在她们身上了。两个姑娘边走边谈，根本就没有注意到这些，直到有一个打扮得花里胡哨的浪荡公子死盯着伦卡的脸看时，她们才察觉出来。

“呸,死不要脸的!”伦卡愤怒地骂着,躲闪到一边去;“在我们那里没有一个小伙子会干这种事的，可是这儿的坏蛋一点儿也不知道羞耻!”

“当这些花花公子看见普通姑娘时，他们甚至还认为可以对她伸手动脚呢,”安琳卡说。

“你看，安琳卡，这一点也使我非常生气，不管你多么善良、

正直，不干活的人反而瞧不起干活的人。所以呀，等我攒下几块金币，我马上就不帮工了。”

“如果没有人来关心你,那你怎么生活呢？”

“大娘经常跟我说，她从前靠给人家洗衣糊口，她日子过得不是也挺好吗？”

“谁有那样的勇气呢,你不能跟大娘比,你身子单薄,干不了那种活儿呀。”

“当然我并不想当个洗衣妇，可我会裁衣缝衣呀，我可以做个女裁缝，自由自在地过日子。经常上我们家的那个女裁缝，年纪也很轻,她跟我说,她的日子过得蛮好的。”

“你跟大娘说过了吗？”

“我还没有告诉她呢，等将来再说，我怕她为我辞退活儿生气呢，虽然我现在过得还好，可我在那家实在呆不下去了。”

“那是为什么呢？”

“等将来再告诉你吧。你在那家满意吗？”伦卡问道。

“我倒是挺满意的，在厨房隔壁我有一间小房间，冬天怪暖和的；活儿不多，我可以轻而易举地干好。两位老人也挺和善。老头子吃完早餐后就去喂狗、喂鸟；老婆子就去浇花，然后他们就坐下来读报，中午一块儿去散步；散步回来就吃午饭，午饭后两人都坐在躺椅里打一会儿瞌睡，然后我们家的常客，那位年迈的县长老爷就来了。他们一起玩玩牌或者聊聊天，就到傍晚了。他们吃完晚饭，马上就上床睡觉。现在老两口日夜盼望儿子回来，他是一个军人；老太太什么时候一想起他就高兴得哭起来，她还跟我不停地谈她的儿子呢。根据画像看，他一定是个英俊的男子汉。”

“啫，安琳卡,你可别爱上他啦！”伦卡捉弄她说。

“如果他能平等待我的话，我想我会爱上他的，可是，我是不应该爱上老爷的呀。”

“谁也不能下令，叫相爱的人不相爱呀，不管他是老爷还是乞丐,爱情才不管穷富呢,’伦卡说。

“哎呀,你这样说,就象你已经恋爱过啦!’安琳卡说。

“天晓得，让我们来谈谈别的事情吧。我还没有问你，你家里是不是给你来信啦？”

“你是知道的，婶娘并不关心我，除了她，我再也没有别的亲人了。”

“哈耶克也很少帮我从家里捎信来。哥哥不关心我，爸爸年纪老了，而且也不会写信。我想马上去看看哈耶克，当我看见他时，我觉得就象看见家乡了。”

“我也喜欢看见他。我们喜欢他是有原因的呀！”安琳卡说。

“他为我们做的那些好事，真是一百个人里也难找到一个能做到的呀。当那些姑娘刚到这儿的时候，人生地不熟，大家都看到他是怎样帮助她们的，他的心肠是多么善良呀！我们有象哈耶克和卡蒂大娘这样的好人来帮忙，真算是万幸呢。”

“克丽斯廷娜大娘，那个住在我们街上的老媒婆可恨死她啦，骂她抢了她的生意。她已经不止一次通过我们家的厨娘告诉我，叫我找她去，还说她乐意为我帮忙呢。”

“那你去找过她了？’安琳卡问。

“我真不想去见那个坏女人；我叫她少管别人的闲事。跟她来往决不会有好事的。”

“我们那里也有一个这样的老妖婆。有一次她抓住我并对我说，只要我辞退这家的工作，她就可以为我找到能挣一百金币的位子，她还不要我给很多报酬。可我干脆把她顶了回去，说我

并不希望比现在过得更好。这事我还没有跟大娘说过呢。”

“我也没有说过呀；哈耶克虽然说过，你们要把一切都告诉大娘，你们要诚实，可是有些事就是没法子说出口呀。要是我把这事告诉大娘，她准会找那个老妖婆去算账的，以后那个老妖婆就要来找我报复了；所以呀，我宁愿把这事儿埋在心里。安琳卡，你喜欢玛德娜吗？”

“我非常喜欢她。她身上好象有什么东西非叫你喜欢不可，看来她是个好姑娘哪。可惜我住在市郊，不能在晚上碰面，伦卡，你们住得倒挺近的。”

“我以后常找找她好啦。以前除了你，我一个好朋友也没有，现在我可爱上玛德娜了。可怜的姑娘大概很想家呢。我刚刚去过大娘家里，在哈耶克跟她握手告别的时候，玛德娜都哭了，哈耶克自己也是满眼含着泪水。这一切使我感到，玛德娜在哈耶克心里所占的份量比我们所有的人更重些。”

“谁知道你看见什么啦，她兴许是他的亲戚吧？”安琳卡说。

“哎呀，哪是什么亲戚呀！要说是亲戚嘛，大概就是他的妈妈跟她的妈妈两个都是女人哪，”伦卡笑着说。

“总之呀，哈耶克是个非常好的人，如果他穿上城里人的衣服，一定显得很漂亮，可是穿乡下人的衣服，看起来就有些粗野了。我想玛德娜跟他在一起是不般配的。你是怎么看呢？”

“我跟你就实话实说了吧，安琳卡，哈耶克不只是个好人，心地善良，而且他就是穿上那身车把式衣服也是个漂亮的男子汉。当我和他结伴同行的时候，我非常喜欢他，要是那时他跟我说：伦卡，我要娶你做妻子，我会马上答应他的，我根本就不考虑跟他般配不般配。他们两人将来要是相爱，就不会考虑这么多；如果将来玛德娜也用同你一样的眼光来看他的话，那她当然可以

爱上更好的人。

“要知道,我也是把他当作最好的朋友来看待的,”安琳卡抱歉地说“;可我不愿意嫁给他。”

“我现在的想法也不同了。经过这一年，我的许多想法都改变啦。人跑到这样的大都市来，耳闻目睹都增长了人的见识，可是我并不想隐瞒我是非常喜欢哈耶克的。”

两个姑娘边走边谈地走到了猎人大街，她们必须分手了。“你一定要去看看大娘哪，等你有空的时候，我们可以上哪儿去玩玩,请卡蒂大娘跟我们一块儿去。”伦卡说。

“我们以后再商量吧。再见了！请向玛德娜问好！”

“我一定转告,再见啦,”两个姑娘握了握手,就分开了。一个朝离得很近的家里走去，另一个快步穿过维也纳广场，因为天已经慢慢地黑下来了。

五

伦卡在一家有钱的商人家帮工，玛德娜在一家富有的官吏家干活，这两家都住在猎人大街，相隔不远。卡特仁娜大娘跟玛德娜说，东家不会亏待她的，而且她还很自信地陪着玛德娜上那家去。她认识那家的女主人，这人举止和谈吐都很优雅，于是卡特仁娜大娘认为把姑娘交到这样的人手里决不会有错，女主人一定会和蔼地对待她的，她还天天看见女主人上教堂，因而她就认定虔诚的人必定是好人了。尽管卡特仁娜大娘是个富有经验的人，可是这次她还是受骗了。卡特仁娜大娘亲自领着玛德娜到东家去上工，并且请求女主人在开始的时候忍耐点，以后玛德娜定会叫她满意的。“喏,我的孩子,我希望将来她能满意我,我

也能满意她，”女主人非常和蔼地说。卡特仁娜大娘知道，玛德娜一定会努力使女主人感到满意，所以她非常放心地把玛德娜留在东家了。可是玛德娜很快就认识到，所有能发光的东西并不都是黄金，外表神圣的东西并不都是真正的神圣。在优雅、和蔼可亲和富有同情心的外表下经常隐藏着极端的蛮横、粗暴和心灵上的空虚。玛德娜的女东家就是这样的女人。在社交界，在外人面前谁也比不上她那样和善和仁慈了，可是在家里她却完全是另一个人。

玛德娜很快地就感到不满意。照说一般的女仆在这家干活是会满意的，因为吃得饱，活儿不累，工钱也不少 可是性格温柔的玛德娜却宁愿在仁慈而善良的女主人家里少吃饭多干活。这个女东家可不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哪。上工头一天她就听到女主人口出恶语骂人，使她听了头发都直竖了起来。她自从出娘胎以来在村子里也没有听见过这样的骂法；甚至连乡村的牧人也不象女东家那样咒骂自己不听话的牛群。第二个女佣人自然在背后窃笑女东家，玛德娜却感到无比的忧愁，但她没有吭声。她过去在家干活时喜欢唱歌，刚开始时，她唱了几次自己爱唱的小调：《啊，他不在这儿》，一半是为了使心情舒畅些，一半是为了使活儿干得快些。有一次，老爷听见她唱歌便对太太说“：我们家从来还没有雇过这样快活，这样漂亮和规矩的女佣人呢，你可要尊重点人家呀！”然而这位可怜的老爷却把事情搞糟了，她为这点小事把他狠狠地骂了一顿！从那以后，玛德娜的日子就更难过了。有一次她在无意中又唱起歌来，东家的小女儿就马上跑来叫她别“汪汪叫”了，说她妈妈不爱听这个。玛德娜顿时脸都臊红了，眼泪一下子涌出眼睛来，就象夜莺突然受到严寒的袭击而沉寂了下来。实际上她唱起歌来十分悦耳动听，歌声就象银铃

一般清脆。啊，要是哈耶克一定会愿意整天听她唱的！

女主人把家里所有的东西都锁了起来，甚至连面包也是根据需要去取的，这点使玛德娜感到惊讶不止。当女主人要上哪儿去的时候，她把家里所有的橱子和柜子统统锁上，还把房间的钥匙随身带走。玛德娜经常回想起家乡的情景，全村的人上地里干活时，木房的门只扣上搭链，根本就不上锁，全部财产都留在家里。从来也没有听说过有人丢了什么东西呀！这种不信任使她感到很痛苦，何况她还经常听到那些指桑骂槐的话，说这样或那样东西少了，或者说钱丢了呢。玛德娜自然总要为自己辩护，因为这些话太刺伤她的心了，可是女主人仍然按照自己的那套行事。有一次，当女主人又在折磨玛德娜，而玛德娜不得不进行申辩时，女主人却讥讽地说："你别怕呀，你是捷克姑娘，在捷克人面前每颗钉子肯定都要害怕得发抖的①。"可是别人会拔掉这颗钉子的②，"第二个女佣人反唇相讥地说，她也是捷克姑娘，她人虽然很粗野、很土气，可也被这句话刺痛了。女主人听见她这句话就象被大黄蜂蜇了一下，气得浑身都抽搐起来，她转过身来，打了那个女佣人一记耳光。

"你打我，你—— 等着吧！我要让你知道捷克姑娘的厉害！"个子高大、身体笨重的女佣人一边叫嚷着，一边抓住女主人，也想回敬她一记耳光，可是玛德娜把她们隔开，不让女佣人动手。女主人气得浑身发抖，连句话也说不出来。"算你走运，你这个泼妇，玛德娜救了你，要不的话，我非叫你第二次再也不敢说人家是小偷了，再也不敢净挑正派的捷克姑娘的刺了。"她丢开活儿，收拾好自己的衣裳，让女主人看了她没有带走别的东西之

① 暗指捷克人都是小偷，连钉在墙壁上的钉子都偷。

② 这里暗指女东家是女佣人的眼中钉。

后，打成包袱，扛在肩上说：“还有一个月的工钱，我也不要了，给你做祷告吧，你犯下了许多罪孽，祈求上帝饶恕你吧！”女主人大声嚷着，说要控告她，叫她别走，可是女佣人一把推开她，跟玛德娜告了别，并叫她宁愿去做砖坯也别再给这样的老妖婆干活，说完就迈出大门扬长而去。

女主人一气病倒了，但她没有跟老爷说起这件事，因为她丈夫为人公正，一定也希望她遭到这样的谴责。女主人本应该感谢玛德娜，因为玛德娜不仅使她没有挨打，而且在病中还周到地服侍了她；可是女主人并不认为有必要感谢女佣人，更没有必要在她面前收敛自己的恶行，认为这样做是有失自己体面的。因此，除了吩咐做事外，她不许孩子们跟玛德娜讲话，并且常常对孩子们说，跟女佣人说话有失身份，会学会说下流话。在家里全家都说德语，只因为第二个女佣人是捷克姑娘，女主人才说点捷克话。卡特仁娜大娘本来以为，玛德娜会很快地学会德语，而且相信女主人有时候会用捷克话提醒她，可是女主人只在开始的时候用捷克话吩咐她干活；等到玛德娜能听懂点德语后，她就不用捷克话跟玛德娜说话了。玛德娜有时候听不大懂，女主人开口就骂道：“哟，你怎么就是记不住呀，捷克人的脑瓜真笨！”

玛德娜就是在这样的人家里煎熬着。有时候也想学那个女佣人的模样，拎起包袱离开。这里的一切使她再也忍受不了啦！她在家乡的时候，根本就不懂得人格和民族自尊心受到侮辱是什么滋味，现在这些都激发她起来反抗。通常她都到晚上躺在床上才考虑到这些问题。“上帝呀，”她抱怨地说，“为什么这个女东家老辱骂捷克姑娘呢，难道她们不是娘生的？难道阳光不照耀她们？难道上帝不是她们的天父吗？她为什么老骂我们呢，难道我们是最坏的人吗？”她老这样抱怨着，可是她那颗诚恳

待人的纯洁的心并不懂得亡国之恨①。卡特仁娜大娘对这些情况一无所知；玛德娜又觉得没脸把这些事告诉她，同时她也怕卡特仁娜大娘不相信这些事反而责怪她；因为当她来了解玛德娜情况时，女主人总是装得格外慈爱地来谈玛德娜。玛德娜还怕人家把自己看成是经不起风霜的软弱的姑娘，当女佣人而不能在东家呆下去可是耻辱呀。她甚至没有向伦卡和安琳卡埋怨过女东家。安琳卡现在生活得挺得意，玛德娜认为她不会相信她的话；而伦卡呢，见面时总是谈自己的事，玛德娜只顾听她唠叨也就忘记自己的事了，因此，她不能把自己的心事告诉任何人了。哈耶克呢？哈耶克是她唯一能倾心相诉的人，可是他离得很远，一直在赶大车，谁知道什么时候能来呢？

起初，玛德娜不想脱掉自己的农村服装，因为哈耶克曾请求她不要换装；可是，当她上街招引许多人跟在她后面看时，她的脸庞总是热辣辣地发起烧来。而这个可怜的姑娘总以为自己的脸弄脏了，或者身上衣服没有穿好，显得无地自容。有一次年老的安茄向她解释说：“他们这样盯着您看，是因为您长得非常漂亮，象一朵鲜艳的红花，而这儿的姑娘们呢，都象是用奶渣做的，苍白无力，您身上穿的衣裳也挺合适呢。”当她把这事告诉卡特仁娜大娘时，大娘劝她逐渐把农村服装换掉，穿点城里的衣裳，就不会那样惹人注目了。可是玛德娜只听了大娘一半话，她照安琳卡那件外衣的式样做了一件外套，并把裙子放长了些；但她仍旧留着农村的发式。尽管她这样打扮起来也挺美，但她还是愿意穿自己的农村服装。因此，当她上街时仍有人盯着她看。

① 一六二○年，捷克民族在反对哈布斯堡王朝的“白山战役”中失败后，即沦于奥地利帝国（后为奥匈帝国）的统治之下，长达三百年之久，直到一九一八年才宣告独立，建立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

她上市场买东西的时候，总要上教堂去做祷告，使她感到万分惊骇的是，城里人竟然穿着衬衣，手里拿着东西，就象穿过走廊似地随随便便地穿过教堂。

在玛德娜东家附近有一座圣·杨·洒波莫茨基①教堂，她经常上那里朝拜捷克的保护神。第一次上那里正是圣·杨的纪念日②，她回想起家乡人在那天前夕都聚在菩提树下的那座雕像前唱歌，姑娘们还用鲜花把雕像装饰得非常美观；而在维也纳却没有一点节日的气氛，象平常的日子一样，使她感到十分惊讶。那天她是跟卡特仁娜大娘和安茄一块儿去的。教堂里挤满了人，可以看得出大多数是劳动阶层的人，他们都穿上了节日的衣裳。圣·杨的画像挂在旁边的一个圣坛上，圣像是用几个捷克妇女敬献的花环装饰起来的。这是一个沉默的弥撒，没有唱颂歌；做完弥撒后，神甫又为超渡亡魂念了几段祷文。他用德语念祷文，而人们用捷克话跟着念。神甫离开圣坛时，教堂的唱诗班里有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走到大风琴旁坐下，开始演奏大家都熟悉的《圣·杨之歌》的曲调，接着整个教堂开始欢乐地唱着：“圣·杨啊，捷克国家的保护神！”当她们走出教堂大门时，看见那个老人站在教堂门口，有几个男人围着他，向他表示感谢。“他是学校老师，教音乐的，是捷克人；每年他都要上这儿演奏这首歌，以表示对我们捷克保护神的崇敬，”卡特仁娜大娘跟玛德娜说。

平时，玛德娜在附近几个教堂里根本就听不到唱捷克歌，念捷语祷文或用捷语宣教。这种做法使她惊异得走出教堂以后就象没有上过教堂似的。当她听到用德语宣教时，她觉得似乎没有听到上帝的话；最使她感到惋惜的是，连在教堂里也不能唱

①捷克的保护神。

② 六月二十四日，即仲夏节。

歌。她把这个心事也跟卡特仁娜大娘说了，大娘答应以后带她上斯霍德圣母教堂去听捷语宣教。可是这个愿望很久也没有能实现，因为玛德娜正巧在每天早晨六点钟宣教的时候没有空，而且上那座捷克教堂还得走很远的一段路呢。安琳卡住在维也纳市郊，也跟卡特仁娜大娘抱怨说，她那儿离捷克教堂太远，差不多一年才能去一趟。

“亲爱的姑娘，”卡特仁娜大娘说“许多捷克人都在抱怨，说他们一年也听不到一次捷语宣教。这里应该建立三座捷克教堂才行啦。”

弟弟音信杳无也使玛德娜感到莫大的苦恼。哈耶克到处打听过，卡特仁娜大娘、米哈尔、安茄和雅鲁谢克也到处寻找过，就是找不到他的行踪。哈耶克送到克尔切克木匠师傅那里学徒的斯特尔纳德和斯特赫利克也到处寻找名叫瓦夫日内克的小伙子。他们倒是找到几个在维也纳重新洗礼命名为瓦夫任和洛伦内茨的年轻人，可是没有一个是从耶塞尼采村来的瓦夫日内克·扎列斯基。玛德娜还能抱什么希望呢，只好以为他死了，并为他痛哭了好几次，每天晚上睡觉以前，她都拿着她姑妈送给她的那串念珠为可怜的瓦夫日内克祈祷。玛德娜是在厨房旁边一个小储藏室里睡觉；那里只能通过一个小窗户接受从厨房射来的一点儿光线，尽管如此，那里就是在中午也是一片漆黑。小屋里一张床，床上的垫褥很薄，紧挨床边放着一把小椅子和一张小桌子。玛德娜的衣裳挂在床后墙上一个挂钩上，钩子底下放着她的木箱，小储藏室里摆了这些东西之后就再也没有空地方了。玛德娜用一只小玻璃杯在小桌子上养着几枝花。花是她的心爱之物，她也象农村的姑娘一样很喜爱花，就是在冬天她们也在花盆里养花。玛德娜在维也纳也买花，只可惜花放在小储藏室里

过不了几天就凋谢了，但又不能放在厨房里，因此，她每隔一天就得从那个坐在广场附近走廊里的小姑娘手里买一束鲜花。那个小姑娘说的话有点象捷克话[①]，脸总是很苍白而消瘦。有一次，玛德娜问了她，才知道她的父母是斯洛伐克人，家里有许多孩子，很穷，全家都住在一个很小的地下室里。玛德娜很可怜这家人，第二天她拿出为瓦夫日内克保存的几件衣服和几文钱送给那个小姑娘。第三天她又去买花，那个小姑娘已经准备好一束最美丽的花送给她，一文钱也不肯收。打那以后，玛德娜经常给那个小姑娘带点礼物和吃的东西，而那个小姑娘也总是为她准备好一束最美丽的鲜花，使女主人看见都有些抱怨了。玛德娜之所以能这样施舍，是因为她并不象别的女佣人那样爱打扮，她既不戴呢帽，不穿贵重衣裳，也不用值钱的披肩和首饰，而其他许多姑娘却为了追求这些东西不仅花掉自己的全部工钱，有时甚至还出卖自己的尊严。玛德娜穿戴很简朴，所以她的工资不仅够用，而且还能节省些下来做点好事，她根本还没有想到为自己的晚年攒钱呢。

　　尽管玛德娜的卧房又小又黑，但那儿是她在这所房子里最心爱的一角，是她富有诗意的圣洁的神殿。当全家人都上床睡觉而她也干完活儿的时候，她就提着一只马灯，钻进自己的储藏室。有时候她还做点针线活，一边嘴里哼着小调，通常她都脱掉外衣，坐在床上，腿架在小桌子上，双手捧着头，眼睛一会儿凝视着芳香的鲜花，一会儿看着马灯的火焰，一会儿又闭上双眼，冥想着那个使她挂念的人。她看着花，经常使她想起家里的那个小花圃，快活的女伴，芳草如茵的草场，她仿佛看见她们在收割

①斯洛伐克语与捷克语相近，同属斯拉夫语系。

青草，在耙集干草，听见她们欢乐的歌声；她看见姑妈傍晚坐在窗下，还看见自己在给花圃浇水。她仿佛看见某个教父、某个叔叔、某个小伙子从篱笆旁路过，他们跟她打着招呼并停下说几句话。她看见小伙子们从地里收工归来，听见奶牛放牧归来的铃声，傍晚时分农村的热闹情景一下子呈现在她的眼前，嘈杂的声音往她的耳朵里直灌。可是当她一想起那个逼得她离乡背井的丑八怪，浑身就直打哆嗦，她连忙闭上眼睛，又有一幅使她高兴的画像呈现在她的眼前，她的灵魂长久地沉浸在欢乐之中。她没有吱声，但那种甜蜜的微笑老挂在她那半张开的嘴边，而那种炽热而充满希望的眼神却泄露了她心里在想着谁。她的脸色突然阴沉下来，深深地叹了一口气，微语着说："他是干那一行营生的人，而我却是个穷姑娘，不，不行啦，这是不可能的！他待我好只是出于怜悯，他是个好人哪，而且伦卡和安琳卡都喜欢他呢。唉,我多么傻呀!"她的眼神十分忧郁，眼泪都涌出来了。玛德娜可真傻啊！

六

哈耶克恋恋不舍地离开了维也纳，如果不是沿途有事要他去照料，他真想从原路返回去；可是他必须继续前进。他觉得旅途已不象从前跟玛德娜同行时那样充满乐趣，大地也不象从前那样娇绿得可爱，太阳也不象从前那样灿烂耀目了。平时，他沿途都唱着歌,吹着口哨,跟雅古普聊天,跟狗嬉戏,兴高采烈地围着马匹转着，而现在他却什么也不干。他沉思地跟在大车旁走着，脸色阴沉，就象要下雨似的。平时，当他来到客栈时显得非常活跃，一会儿跟店老板聊聊天，一会儿跑到老板娘身边谈谈她

喜欢听的那些趣闻，每个人都高兴看见他和欢迎他。现在他对每个人虽然同样和蔼和客气，可是还有许多人跟雅古普打听，他们是不是在维也纳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啦，因为哈耶克这次回来时情绪十分烦恼。可是雅古普却回答说什么也不知道，说大爷情绪跟过去一样。雅古普这次却在撒谎了。他最清楚大爷现在已经变成另一个人了，可是他又想到这跟他不相干。雅古普是个诚实的人，对哈耶克忠心耿耿。所以大家都认为雅古普虽然不是一个机灵的人，但他也决不是一个呆头呆脑的傻瓜，尽管这些并没有写在他的额头上。大家看见哈耶克去时兴高采烈，归时愁容满面,于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而雅古普好象除了四个车轱辘以外什么也没有看见；其实雅古普把这一切都看在眼里了，只是他不肯把他知道的事情全盘托出罢了。雅古普清楚地看见哈耶克怎样把玛德娜写给姑妈的信小心翼翼地揣在怀里，而把所有的税单都插在腰带上，而且还看见他不止一次地掏出信来看看，然后又好好地藏在怀里。雅古普暗想，爱情使人发疯，这话可真不假呀，而这位大爷是深深地坠入情网了。喏，只希望那个姑娘不要拒绝他才好，别让他象我一样落得这般下场。

“嘿,噢一噢,驾!’雅古普对马嚷着,把鞭子挥得啪啪地响,因为他看见有一辆马车迎面驰来。哈耶克赶快也勒住那几匹牡马的头，因为它们老喜欢在大路上踢陌生的马匹。当那辆马车走过去以后，哈耶克和雅古普才又恢复各自原来驾车的架式。

“真可惜呀，我们只能带小伙子上维也纳去，而不能带他们出来，如果有他们在周围蹦蹦跳跳，人也显得快活些。那两只小鸟①也不知道在那儿过得怎样?”

①指斯特尔纳德和斯特赫利克。

“他们找到一个好师傅了，只要他们听话，好好地学，他们将来一定能成为正派的人。”哈耶克回答说。

“喏，男孩子们有时候结果都挺好，只要他们能熬过来，将来的日子就好过啦；这两只小鸟将来也许有点出息呢。在习惯那种生活以前，玛德娜姑娘的情况大概是很糟的……”

哈耶克用手抚摸着牡马的腿，没有吭声。雅古普装着没有注意到这点，继续说道“：可是这些姑娘都象柳树，到哪儿都能扎根生长，何况她们特别喜欢维也纳呢。那儿好玩的地方又多，男人又会讨好姑娘们，特别会讨好漂亮的姑娘们，而姑娘们恰恰又都喜欢这一招儿。这些姑娘哪，都是些滑头鬼呀！”雅古普补充说完，把鞭子在空中挥得啪啪地响。

“谈到耍滑头嘛，你大概还没有我知道的多呢，”哈耶克笑着说。

“喏，大爷，我可不希望您跟我一样知道那么多呀，”雅古普回答说。

“难道有哪个姑娘欺骗了你？为什么你从来也没有提起这件事呢？”

“这事儿可没有什么好吹牛的呀，要是说出来，人家会笑话我的，所以我才不愿说。在您面前，大爷，我不必保守什么秘密。当我还跟波德海伊斯基一块儿赶车上布拉格的时候，我在那儿认识了一个姑娘，我非常爱她，没有她我就不能生活下去。她是我的同乡，在布拉格一家我常去的人家帮工。大家都说她长得漂亮，她对我来说更是全世界上最美丽的姑娘。尽管我的长相并不漂亮，跟她比起来可说是很丑的，但她仍然对我说她喜欢我，还说一见面就真的爱上我了。她非常爱打扮，还喜欢有人盯着她瞧，这些使我不太喜欢；我希望她将来离开布拉格，这些事

情就算了啦。所以我想方设法使我们快点结婚。亲爱的大爷呀，可是没有到达目的地，我就翻车啦，一头栽进了泥潭！她又爱上另一个人啦，他长得比我漂亮呀；这人的穿着象老爷似的，又会哄骗她；而她呢，也喜欢他那一套；于是她拒绝了我这个普通车夫的求婚。原来如此，她是在欺骗我呀，于是我放开缰绳，让她去了。我并不是说，这事对我是无所谓的，我为她忍受过长时期的折磨，直到我上您这儿来的时候还不能忘掉她，现在我可真的不在乎啦。我原谅了她；她也受到了惩罚！”

“她嫁人了吗？”哈耶克同情地看着雅古普问道。

“象大家所说的同居啦，”雅古普痛苦地回答说，同时挥了一下马鞭。

“以后的事你就不知道了？”

“不知道。我没有回家，也没有上布拉格，我一直在您这里；就是我上布拉格，也不愿打听她的什么事，更不愿意看见她。”

雅古普沉默了。哈耶克也没有吱声，雅古普的谈话很不愉快地刺痛了他，他开始考虑到自己和玛德娜的关系。他想到玛德娜是一位那么美丽和可爱的好姑娘，而自己跟她相比却是个笨手笨脚、既不伶俐又不漂亮的粗汉子；她是一个风华正茂的年轻姑娘，而自己却是个年纪不轻的老光棍汉了。从前他妈妈逼他娶亲时自己觉得好笑，现在他却感到有个沉重的铅块压在心头。当他再三考虑了这一切以后，觉得自己不可能被玛德娜这样的姑娘看中。他当然也意识到，如果玛德娜将来成为他的妻子，他将用自己最热烈的爱情来补偿她这一切；但他又考虑到，如果她不爱他，他就是愿意为她献出自己的生命也是白搭呀。然而从他的心灵上一个秘密的角落里总是传出一种声音，它使他想起她那充满热爱的眼神，她那情意深长的话语和那表示感恩

不尽的亲切的握手，这一切都证明了他们之间互相爱慕之情正在日益增长，而这些正是恋人们用以建造自己爱情神殿的宝贵基石啊。他真愿意相信这种心声，可是他又不敢对它寄予太大的希望；因为玛德娜可能把他的爱慕更多地看成是怜悯，而哈耶克又把她对他的信任看作是她孤苦无依的表现，这对天真烂漫的恋人就这样地在欺骗自己。哈耶克在听了雅古普不幸的爱情故事之后，便决定在未弄清楚玛德娜是否变心以前，决不向她表白自己的爱情，只有在摸透她的真意以后，他才问她是不是真爱他。“要是我不能娶她作妻子的话，那我就打一辈子光棍。”他的沉思默想总是这样宣告结束。

第三天傍晚时分，当哈耶克驱车到达小斯卡尼奇卡的时候，有一个坐在路旁大树下的妇女站了起来，并迎着哈耶克跑来。她是年老的别特卡。“您好呀，大爷，我从中午就在这儿等您，现在总算把您等着啦。玛德娜怎么样？您给我们捎来信了吧？”她边问边抓住哈耶克的手。

“我给你们带来信啦，给大家带来问候啦，”哈耶克说着就把手伸进背心里去掏信，但又空着手抽了出来，说：“您能不能跟我走一段路呢，我跟您谈谈信上没有写的有关玛德娜的情况，然后再把信给您。”

“哎呀，我的好人哪，我哪会不愿意呢，我早就想听听这姑娘的情况怎样啦，”别特卡满腔高兴地回答说。

哈耶克把他们怎样到达维也纳、怎样找卡特仁娜大娘以及姑妈必须知道的一些情况简单地跟别特卡说了一遍，只是没有涉及到他自己的事情。别特卡津津有味地听着，没有放过一个字，她还不断地打听其他情况。当哈耶克把大部分情况都说了以后，便问玛德娜父母是不是知道她在哪里，他们又说了些

什么。

“唉，现在全村人都知道玛德娜上维也纳了，只是谁也不知道她在哪家帮工，实际上连我们也不知道呀，当然我们现在知道了，也不会说出去的；她妈妈大发了一顿脾气，爸爸是连见都不想见她，只有那个不信神的磨坊老板还不肯放过她。姑妈正在为她担心呢，因为那个磨坊老板说过，他要上维也纳去找玛德娜，一定要把她弄到手，我们还听说，他打算把磨坊卖掉。请您告诉她，大爷，教她留点神哪。她姑妈也不放心把她长期留在那里。我跟您说呀，大爷，村长的儿子托麦什会喜欢她的，他们知道她姑妈把自己的全部财产留给她，村长正在巴望着托麦什能结上这门好亲呢。她姑妈也乐意能看到办成这门亲事，托麦什是个规规矩矩的好青年，人也挺勤奋；比玛德娜大约大一岁。”

“玛德娜喜欢他吗？”哈耶克着急地问。

“凭良心说，这事我可说不准，知人知面难知心哪，我只知道，玛德娜现在还没有看上谁。喏，事情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呀，要等她回来才能见分晓，”别特卡说，接着她还谈到大家怎样想念玛德娜，姑妈又如何日夜在思念着她，最后还问到瓦夫日内克。她为他的下落不明而感到很惋惜。当他们走到小斯卡尼奇卡时，哈耶克把信交给别特卡，并叫她们快点写好回信，因为他在家里呆不了多久。别特卡千恩万谢地走了，而哈耶克却愁肠百结、心烦意乱地继续驱车前进。

哈伊科娃[①] 老大娘非常疼爱自己的儿子，儿子一回家，家里就象过节一样。邻居们也都跑来看望他，他在夏天也常跑到酒店门前那棵大树下同大家一起聊天，冬天他们都聚集在酒店里。

①哈耶克母亲的姓。

连那些上了年纪的老大爷也喜欢听他聊；他带回家来的消息是村里人整年里能听到的唯一的新闻。这次他年轻的妹妹和小扎鲁巴①也在迫切地等待着他；他的一句话能决定他们全家的幸福。"你们等一下，我一个人先跟伊日克谈谈，"当哈耶克早上一跨进家门，妈妈便对他们说。尽管哈耶克矢口否认自己有什么痛苦和不顺心的事情，可是他妈妈还是一眼就看出他的脑瓜里出了问题。妈妈问他，可他一个劲儿地说没事。于是她就象从前一样狡猾地去找雅古普，可是从他的嘴里也问不出一个所以然来。她跟女儿说："这个古帕②真是个木头人，我跟他说了半天，他就象根木头似的一声也不吭。"她们认为，哈耶克做生意一定遇到了什么不如意的事，而分发货物更增添了他的忧郁。妈妈一整天没有跟他说话。晚饭后，女佣人和妹妹都离开了房间，而哈耶克还在那里坐着。妈妈在房里来回忙着，哈耶克用两个手指夹着一把小刀的刀柄，在桌子上敲得叮当地响，同时在想着玛德娜，如果她作为女主人坐在他身旁，那该多好啊！这时妈妈在桌旁坐下，夺下他手里的小刀，说："我不能听这种响声，你难道不知道你这样敲刀子会给家里招来困苦③吗？你过世的父亲从来不这样做的。"

"妈妈，我没有想到您不喜欢听这声音，"哈耶克笑着说，他没有责怪妈妈的迷信，要是换上别人的话，他是决不轻易饶过的。

"喏，好啦，我又没有说你什么呀。可是，伊日克，我心里有桩事，希望你能听我说说，"妈妈过了一会儿说。

"您请说吧，妈妈，我在听着呢，"哈耶克说，同时他想到妈妈

①是他妹妹爱人的姓，名字叫耶内什

②雅古普的爱称。

③迷信，无故敲刀子会招致不幸。

除了要他结婚外，不会说别的事；可是这次他却想错了。

“昨天扎鲁巴老大爷来过，”妈妈开口说，“他想把玛尔基塔①说给耶内什。我没有答应他，我只跟他说，等你回家后由你决定。喏，你是怎么看的呢？”

“可是，要知道玛尔基塔还是个小姑娘呀！”哈耶克惊异地说。

“只是你这样觉得吧，要知道你爸爸去世那年，玛尔基塔是十岁，从那以后又过了七个年头，她就快到十七啦，耶内什是二十四岁，这样最合适，俗话说得好：‘讨媳妇由自己决定，嫁女儿由人家决定哪。’扎鲁巴一家人都是正正经经的人，耶内什又是他们的独生子，玛尔基塔嫁给这样的男人是再好也没有啦。”

“要是玛尔基塔愿意的话，我没有什么可反对的，扎鲁巴家是个好人家呀。”

“这你是知道的，伊日克，如果她不愿意，我是不会强迫她的，只希望他们彼此相爱就好啦。喏，现在得到你的同意，他们就可以订婚了，趁你在家的时候，收获节后就给他们办喜事。唉，伊日克，我也多么地盼望你能成家呀！我年纪老了，还能活多久呢？等玛尔基塔出了阁，以后你的家务事又搁到哪儿去呢？——你没有注意到耶内什的妹妹维隆卡吗？——她可是个人儿又漂亮、心肠又好的姑娘哪，跟我们家的玛尔基塔同年。”

“喏，我的年纪大了，按照您的说法，跟她不般配呀，妈妈，因为我比耶内什大七岁；我们的年龄相差一大截呀！”哈耶克狡黠地笑了起来。

“差上几岁，算得了什么呀，只要两人相爱就行啦，俗话说：‘男儿已在草上飞，姑娘还在摇篮里睡呢。’要是根据俗语的说

①是哈耶克妹妹的名字。

法，两人年龄最好是相差几岁呢。伊日克，你听我的劝告，娶了维隆卡吧，你要是能这样做就太好了，我也心满意足啦。”

“妈妈，”哈耶克说着并握住妈妈的手，“我知道，您并不想要我只为了您而不是为了自己去结婚；所以，我请求您别再劝我娶这个或者那个姑娘的啦。维隆卡是个漂亮的好姑娘，可我不愿娶她做妻子。妈呀，我已经凭着自己的心愿相中了一个姑娘啦，如果我得不到她，我就打一辈子光棍！”

“伊日克，我的儿呀，她大概不是维也纳女人吧……”

“别担心，妈，”哈耶克打断了她的话，“她既不是维也纳姑娘，也不是城市里的姑娘；她是我们农村里的人，人长得很漂亮，心肠跟你一样好呀，妈。”

“伊日克，那你为什么不带来让我看看呢，你认为跟她一起过日子会幸福吗？”

“可我必须先搞清楚她是不是爱我？”

“她哪能不爱你呀！”老人说。哈耶克听了妈妈的话笑了起来，这时玛尔基塔正好走进房间，跟妈妈咬着耳朵，不愿意让他听见。他不知道是因为妹妹即将做新娘的缘故呢，还是因为他以前没有仔细观察过她，他现在觉得他妹妹比以前长大多了，也漂亮多了。他拉妹妹坐在自己身边，妈妈便把她不在时跟哥哥已商量好的事告诉了她。她的脸庞顿时羞红了，眼睛里涌出了泪水。这种泪水晶莹透亮，是不会使眼睛浑浊不清的。第二天在哈耶克家举行了订婚仪式，并决定在收获节后举办婚礼。

七

这是一个天气晴美的礼拜天。那天玛德娜有半天空闲时

间，她整整一个礼拜都在盼望着这一天，因为她已经约好卡特仁娜大娘和米哈尔大爷一块儿去郊游。伦卡也说去，可惜安琳卡已经不在维也纳。这几个姑娘的情况在这个短短的时间内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安琳卡整天愁容满面，谁也不知道是何缘故，伦卡已经辞退了东家，现在住在卡特仁娜大娘一个熟朋友家里，给人家缝白衬衣糊口。起初，卡特仁娜大娘不让伦卡辞退东家，可是她知道这姑娘的脑瓜子就象花岗石一样顽固，同时也担心如果自己丢开不管的话，伦卡可能乱找别人而落到坏人手里，因此才为她安排了住处和工作。可是卡特仁娜大娘并不知道，伦卡已经爱上了一个青年人，一个富有的工厂主的儿子，并且为了他才辞活不干的；她只认为伦卡是个固执的姑娘，天性骄傲，不听别人劝告。玛德娜是知道这件事的，可她不想说破；她本人就不止一次地劝伦卡，叫伦卡别跟有钱的老爷来往，以免招来不幸。而伦卡却说：“要是我知道跟他在一起不会幸福的话，我就会抛弃他。可我现在并不担心他会欺骗我，他是个诚实的小伙子，真挚地爱着我。他跟我说过，如果他父母不允许他娶我，他就离开家庭，到别的地方去找工作，仍要娶我做妻子。我自己也会干活，为什么我们不能结婚呢？”玛德娜听她这样说，只好不吭声了；她凭着亲身的经验清楚地知道，劝人扔掉自己心爱的东西，即使是已经腐烂变质的东西，那也是枉然的。

卡特仁娜大娘通过安茄才知道玛德娜的东家并不象她以前所说的那样好，心里非常后悔，可是玛德娜在她面前只字未提，因此她更尊重玛德娜。当伦卡辞退自己的东家时，卡特仁娜大娘劝玛德娜到那家去帮工，并且还为她联系好了，可是玛德娜就是不肯去。玛德娜用自己的耐心、善良和所有其他的美德终于征服了这个坏女人，使她对自己更尊重些。女主人的确慢慢变得

稍微和蔼些，不再随便骂她了。有一次玛德娜在无意中又哼着小调，她也没有下令禁止。玛德娜也注意到女主人的变化，并为此感到很高兴；同时她对这家人也熟悉了起来，所以不愿离开这家。

那天玛德娜做完了活，便穿上在维也纳做的那套朴素大方的衣裳，跑去找卡特仁娜大娘。卡特仁娜大娘已经穿好衣服，拿着呢帽子在等着；而脱去外衣的米哈尔大爷却坐在桌旁抽烟。安茄在给雅鲁谢克刷衣服。“你们好哇！”玛德娜走进屋时问候道。

“您好！”卡特仁娜大娘边回答，边亲切地迎接玛德娜；然后她绕着玛德娜转了一圈，说道：“您穿上这身衣服真漂亮啊！”

“我常说，玛德娜是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嘛，”米哈尔大爷说，可是安茄却摇摇头，说她穿上农村服装更好看。

“这话倒是真的，人还是穿上自己家乡的衣服最好看，可是玛德娜现在在这儿，还是这样装束好，免得惹人家睁大眼睛盯着看，”卡特仁娜大娘断定说。

“人家可不是睁大眼睛瞧衣裳，而是在瞧别的呢，”米哈尔大爷用自己喜悦的目光狡黠地打量着玛德娜说。

过了一会儿，伦卡也来了，她穿得也挺朴素，可她头上戴了一顶草帽，使她带有一种上层妇女的味道，除此以外，她的穿着倒是挺合适的。卡特仁娜大娘用一种喜悦的目光打量着她，虽然她什么也没有说，可是她心里想：这样的身材要是能穿上丝绸一定比穿混纺毛料更好看呢。大家寒暄以后，卡特仁娜大娘叫米哈尔大爷快穿衣服。过了一会儿，除了安茄留下看家外，所有的人都走出大门来。他们徒步上普拉特尔去。许多人都到那里去郊游，走在他们前头的是个手艺人家，这是根据学徒看出来

的，有一个学徒给他们背着孩子，另一个学徒拉着坐在小车里的孩子。

“上帝呀,’玛德娜叹息地说‘’我一看见学徒,就想起瓦夫日内克。天知道他是不是还活着呢。”

“即使他还活着,恐怕也不在维也纳,要不然,我们早就找着他了，我们已经到处都找遍了呀！”

“我一听见有哪个小伙子叫瓦夫日内克，马上就问他是哪里人呢,’雅鲁谢克说。

“我们还到捷克教堂里去找过，学徒们都上那里学习宗教仪式,可我们在那里也没有找着他呀,’卡特仁娜大娘说,当她看见玛德娜显出一副灰心丧气的样子，于是补充说：“让我们谈点别的吧。”大家开始聊起别的事情，可是玛德娜总也丢不掉这种悲观的想法：她的弟弟大概在哪里穷困潦倒地死了。他们来到普拉特尔，当她看见到处都是熙熙攘攘的人群，到处都在表演着各种各样的滑稽戏、把戏和游戏，到处都在演奏音乐时，她的心思才从弟弟身上转到这个热闹的场面上来。他们带着玛德娜转了一圈以后，卡特仁娜大娘就想找个地方坐下来休息，因为她不喜欢多走路，而米哈尔大爷只关心有什么好吃的东西，他若不吃点什么，就是有再好的娱乐也不能使他尽兴。

他们在离人群不远的一棵大树下找到一个舒服的歇脚地方。“这儿离演奏音乐的地方很近，他们就象专门为我们演奏似的，”卡特仁娜大娘边说边搬着椅子，并向旁边坐着几个乐师的桌子那边点点头。

“但愿他们能奏几支好听的曲子,’伦卡说,并上下打量着他们。

“谁还能比他们演奏得更好呢，他们可是捷克人哪！”雅鲁谢

克说。

“真的？他们都是捷克人？”玛德娜问。

“很可能是呀，雅鲁谢克没有说错，我不止一次听人家说，在维也纳的乐师肯定都是捷克人，”卡特仁娜大娘说。

“妈妈，我知道他们就是捷克人，我认识他们，他们曾经在我们铁匠铺附近演奏过，我有好几次还听到他们讲捷克话呢。”雅鲁谢克肯定地说。

“他们大概是哪些地方的人呢？”玛德娜问。

“他们中间大概各个地方的人都有呀，”卡特仁娜大娘回答说。这时米哈尔跑来了，他们才开始聊起别的事情。

乐师中间有一个年轻的小伙子，身材单薄，脸庞晒得很黑，有一头乌黑的头发和一对黑色的眼睛，从卡特仁娜大娘跟姑娘们在桌旁坐下时起，他的眼睛就一直盯着她们看。他的面部表情非常忧郁，跟他的年龄很不相称。他身上穿的衣服也比别的乐师破旧。在他面前的桌子上放着一枝黑管。

“瓦夫日内克，你干嘛这样东张西望的？”坐在对面的一个乐师用琴弓敲着那个小伙子说。

“嘿，他看上那两个姑娘哪！”另一个乐师说，“这两个妞儿可真漂亮啊。”听了这话，大家都转过头来看这两个姑娘。

“喏，”第一个说，“从她们身上的打扮就可以看出，她们一定是我们家乡牧场上开的花朵，瓦夫日内克，你看上哪个啦？”

“你要发疯就发疯好啦，可别来捉弄我呀，”那个年轻小伙子心绪不佳地说。

“喏，你干吗装得象一把旧式低音大提琴那样一本正经呀！我没有说错吧？你不是一直在打量着那两个姑娘吗？”

“我看她们是有缘故的，因为有一个姑娘使我想起自己的姐

姐；我心里想，如果她不是在家里的话，这一定是她了。”

“你怎么知道就不是她呢，你已经有好几年不知道家里的消息了。”有一个乐师脱口而出地说。

“我只知道她不必出来帮人，不必离开家乡，所以不可能是她；可是这个姑娘跟她长得一模一样，”瓦夫日内克说，他那带着悲伤神情的眼睛一直在盯着玛德娜。这时提琴手开始调提琴，其他乐师也都拿起乐器来，而瓦夫日内克也必须把注意力转到调音上来了。他们演奏了一支施特劳斯① 当时流行的华尔兹舞曲，米哈尔大爷把施特劳斯捧上了天，可是卡特仁娜大娘并不喜欢他，说她希望他们能演奏几支捷克小调，姑娘们也赞同她的意见。米哈尔大爷毫不退让地捍卫着施特劳斯的声誉，而妇女们却坚持说捷克小调好听，他们这样争吵了很长的时间，最后还是卡特仁娜大娘占了上风。这时乐师们刚好奏完一曲，坐下来休息。

“可那个吹黑管的怎么老在看我们呀？”伦卡说，“我看见他老盯着我们。”

“哎哟,他看上你们啦,’米哈尔大爷说。

“我在圣·杨教堂里经常看见他，每个礼拜天他都在唱诗班里唱诗呢!’雅鲁谢克说。

“我从前一定也在哪里见过他，我觉得他很面熟，可我想不起在哪里见过他了，”玛德娜注意地看了看瓦夫日内克以后说。

乐师们又演奏了第二支曲子、第三支曲子，这些都是米哈尔大爷爱听的曲子，这时小提琴突然开始演奏：《我在地里播种》。玛德娜一把抓住伦卡的手，脸都涨红了，眼睛熠熠地发亮，

① 约翰·施特劳斯(1825—1899)，奥地利著名作曲家和指挥家，著有华尔兹舞曲《蓝色的多瑙河》。

要不是因为害羞，她会立即和着曲子放声歌唱起来。

“ 啱,这是我们的音乐 ,听了叫人高兴得心都快跳出来了 ,米哈尔，还是让你的那套尖叫刺耳的音乐滚蛋吧！ ” 卡特仁娜大娘欢叫起来 ,然后又补充说“: 听了这支曲子 ,我要是不赏给他们半块崭新的金币，就不是人！ ” 姑娘们马上也跟着嚷嚷要赏给他们钱。

“ 啱 ,等着瞧吧 ,你们说话可得算数呀 ,我也愿意赏给他们点钱，因为我也喜欢听这支曲子！ ” 米哈尔大爷怕他的卡庆卡①生气 ,故意凑趣地说。

乐师们奏完这支曲子后，放下乐器，便嘀嘀咕咕地商量了一阵子；然后瓦夫日内克和另一个乐师站了起来，每个人拿着一张乐谱从两边向客人讨赏钱。瓦夫日内克首先走到米哈尔大爷、卡特仁娜大娘和姑娘们坐的那张桌子旁。一般他用德语跟客人打招呼，可是走到这张桌子前他无意中讲起捷克话来：“ 请赏点钱吧！ ” 卡特仁娜大娘把她许过的半块金币放在乐谱上，米哈尔大爷也赏了半块金币。“ 这是赏给最后那支捷克小调的，先头演奏的那些曲子我们可不爱听哪， ” 卡特仁娜大娘心直口快地说。

“ 我们必须演奏各种曲子，亲爱的大娘，因为这人喜欢听这个 ,那人又喜欢听那个呀 ,”瓦夫日内克回答说。

“ 这是明摆着的事 ,各人爱好都不相同嘛 ,”卡特仁娜大娘赞同地说。

“ 你们都是捷克人 ,对吗 ?” 雅鲁谢克问。

“ 都是呀， ” 瓦夫日内克回答说，目不转睛地在看着玛德娜，而玛德娜也一直在注意地打量着他。

①卡特仁娜的爱称。

“你们是哪里人呢？”玛德娜问。

“各地方人都有，我们是偶然凑在一起的。比如说，我就是赫拉德茨地方的人。”

“赫拉德茨地方的人？请问您的家在哪儿？”玛德娜声音有点发颤地问。

“在耶塞尼采村，我叫瓦夫日内克·扎列斯基！”

“弟弟呀！”玛德娜嚷着，迅速从桌后跑过来，双臂搂着弟弟，边哭边吻着他的脸腮。瓦夫日内克双手垂了下来，乐谱和钱散落得满地都是，象尊雕像似地傻呆呆站着；过了一会，泪珠才象丰满的豌豆从他眼睛里滚落下来。

“上帝啊，等我写信告诉妈妈和姑妈，说我找着你了，她们该多高兴呀！”玛德娜连哭带笑地跟弟弟说。

“她们不生我的气了吗？”瓦夫日内克问。

“她们不生你的气啦，可是妈妈因为你杳无音信痛苦极了。你为什么不给家里写信呢？瓦夫日内克，你在哪里度过这三年啦？”

“你等一等，玛德娜，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的。可你在维也纳干什么呢？”

“我在帮人家干活。”

“你也在帮工？为什么呢？”

“等一会再告诉你。”

“要是我猜到你也在这儿，我会马上就来找你的，可我做梦也没有想到你会上维也纳来。我只觉得你长得象我姐姐，”瓦夫日内克边说，边喜笑颜开地看着姐姐。

“唉，瓦夫日内克，我们到处找过你，就是找不着你呀，连一点儿消息也打听不到。我可没有想到你参加乐队啦，”玛德

娜说。

“我们真不该老在皮匠学徒中间找您。”米哈尔大爷笑着说。

“其实呀，我应该想到他可能爱上另一种手艺，他可能选择我们家乡每人都会玩的音乐呀，”玛德娜说。

“我以为瓦夫日内克年纪更小些，所以我老在那些小一些的孩子中间找你，”雅鲁谢克坦率地说。

“他是很年轻,可是瘦高个儿,’玛德娜说。

“当我们在找人的时候，我们什么都想到了，可又有啥用呢，还是上帝指点了我们哪，”卡特仁娜大娘说。“哈耶克一定会高兴得跳起来，他千嘱咐万嘱咐地托过我找您哪，瓦夫日内克。”

“过些天他就会来了,’米哈尔大爷说;‘他来信教我为他办点货，他不会在家呆多久的。他一般总是在家里过收获节。他还告诉我，他们已经订婚了，过了收获节就办喜事呢；可我弄不清楚是他结婚呢，还是他妹妹结婚。”

玛德娜听到米哈尔大爷的话后脸刷地一下变白了，她很快弯下腰去，装着寻找掉在地上的东西。

“他妹妹大概还没有到出阁的年纪吧？”卡特仁娜大娘说。

“我们会听到真实消息的。瓦夫日内克，您能不能跟我们一块儿走呢 ?米哈尔大爷问道。

“这还用问,他会跟我们走的！瓦夫日内克，您去跟您的那些朋友说一声，告诉他们是怎么回事。他们一定在奇怪这儿发生什么事了呢；然后您就回到我们这里来，”卡特仁娜大娘吩咐说。

“我愿意跟你们一块儿走，可我不知道朋友们放不放我走呢，他们没有第二个会吹黑管的。好在我没有跟他们签订过什么

合同，我随时都可以走。"瓦夫日内克说完，朝着乐师们坐的那张桌子走去。他把酬赏演奏那支捷克小调的赏钱交给他们，并告诉他们：他遇到天大的喜事，找到姐姐了，还说那些好心肠的人邀他跟他们一块儿回去。乐师们都表示反对，可是他没有理睬他们，拿起黑管就要走。"明天我再回来，再告诉你们我今后还跟不跟你们一块儿干。"他说完这些话，就告别他们走了。他们没有再阻拦他，因为他们都了解他这人虽然年轻，但很有主见。这时妇女们和米哈尔大爷正准备回家，因为天慢慢地黑下来了，而卡特仁娜大娘总希望在天黑之前赶回家去。在回家的路上，玛德娜跟她的弟弟走在一起；她跟弟弟谈了家里的情况和她为什么要离乡背井的原因。瓦夫日内克听到那个丑八怪磨坊老板要娶他的漂亮姐姐，大吃了一惊，他还很清楚地记得这个讨厌的家伙呢。"我们的继父总算把我们俩都从家里赶出来了，"瓦夫日内克叹了一口气说。

"他倒是希望我们将来能过上好日子的，只是他太专制了，一定要强迫我们听他的话，"玛德娜说，"他不应该逼着我嫁给一个我不能跟他幸福生活的人，也不应该强迫你去学你不喜欢的手艺。可是你得告诉我，瓦夫日内克，你为什么逃走了？为什么不给家里写信呢？我们整整三年都不知道你在哪里游荡哪！"

"当时我不想回家去，在找到工作之前也没有什么好告诉你们的，我不知道你们一点消息，也是非常痛苦的。我为什么要逃走？因为我不能再在继父给我找的那个地方忍受下去了；如果我是在一个好师傅家里的话，也许我不会逃走的。我在那家人家根本就学不到手艺，我只是不断地给他家抱孩子，摇他睡觉，还要为他家每个人上街买东西。我要为他家挑水，扫地，擦桌子，总之一句话，我干的都是女佣人和保姆的活儿，而不是学手

艺。我们吃的饭本来就很差，而我吃的就更糟，因为我必须等他们吃完了，才能吃上一口冷饭。我在阁楼里睡觉，冬天那里冷得要命,我曾经想过我会冻死的。”

“妈妈不是给了你一床鹅绒被吗 ?玛德娜惊奇地问道。

“妈妈当然是给了，可是给师母拿去了，她抢走了我的鹅绒被和枕头，给了我一件盖马用的旧马衣和一个鸡毛枕头。我说这不是她的东西,她不应该拿走 ,而她却说,在我学徒期间,根本就不配盖这样的好被子，等我出师了，这被子也早已用坏了。我又有什么办法呢？可是，玛德娜呀，最折磨我的还是挨打受骂和给他家带孩子。我整天不断地在挨打挨骂。如果那孩子稍微哭了一声，那师母就会跑来，说我拧了她的孩子，马上就打我一记耳光，而我连想也没有想到要拧她的孩子呢。如果他们要我到街上去给他们买东西，他们总是不是嫌少就是嫌坏，我又得挨骂挨打。如果哪个孩子跌倒了或者摔碎了什么东西，那我也得为这挨打。你是知道的，我很喜欢音乐，当我上街的时候，碰巧遇上军乐队，我跟在后面走了一会儿，我也得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这些都算是我的错呀，玛德娜，你相信我吧。每当师傅或师兄晚上上小酒馆去，我必须等着他们回来，给他们开门，如果我睡着了，没有马上听见他们叫门，我又得挨打了。那个师兄可比师傅还坏呀。我耳朵上方的那块伤疤就是他给我留下的纪念哪。”瓦夫日内克脱下帽子，分开头发，让玛德娜看耳朵上方被头发遮住的那块大伤疤。

“那家伙怎能下这样的毒手呀 ?玛德娜怜悯地问道。

“他要我去给他买面包 我给他买来了,他又嫌面包小,叫我拿去换。面包房的师傅狠狠地骂了我一顿，可是他看我苦苦地哀求，还是给我换了一个同样大小的面包。当我把面包递给他

时，他却把面包扔到地上去啦。”

“这家伙真是个异教徒呀，”卡特仁娜大娘说，她虽然走在他们前面，可是她听见瓦夫日内克的讲话了。

“我也不知道他到底是个什么人哪，可是他肯定是个恶棍，”瓦夫日内克回答后，接着往下讲，“当我看见他把面包扔到地上，我就再也忍不住了。我跟他说，他这样做是亵渎上帝，他将来总归有一天会觉得能吃上一口面包也是好的；他还没有等我说完，就拿起一把割皮子用的大刀朝我头上扔过来，我马上血流满面了。他正在割皮子，他一生气就把刀子朝我扔了过来。我血流不止，晕倒在地。师傅送我找医生，医生才把我的头包扎起来。可是我痛得要命，有个很长的时间我头上都包着绷带呢。我大哭了一场，这些情况我也不能跟你一一细说。我有几天不能抱孩子，他们就不给我好脸色看，他们还责怪我多嘴多舌，因为那天没有人在场，而那个师兄却一口咬定由于我多嘴才使他生了气，还骂我是个不可救药的孩子，大家都相信了他的话。只有一个年纪大点的学徒同情我，因为他也是个受气包呀。当我的伤口略微好一点的时候，我又得干活了。后来那个师兄因为我的逃跑而受到责怪，难道我在那儿还能呆得下去吗？”

“你为什么不写信告诉家里呢？你总会写信吧？”玛德娜问道。

“我的好姐姐呀，那可不象你想的那么简单哪！如果我给你写信的话，他们一定会知道，而你们要是给我捎口信和写信的话，他们照样会知道；所以我情愿什么也不写。你和姑妈托人捎来好吃的东西，我也很少能吃上一口呀。”

“难道那个师兄还不让你安宁吗？”

“这家伙是个十足的恶棍哪，”瓦夫日内克接着说，“我虽然

一点儿也不喜欢这种手艺，可我对待工作还是挺认真的，那时我考虑到活儿多，便自个儿学着补鞋子；有时候活儿堆得象山，师母就自己抱孩子，我就坐在小凳子上干起活来。有一天，我又被叫去干活，那个师兄拿一只鞋叫我补，还嘱咐说，要是补得不好，他就要用那只皮鞋打我的头。我请求他教我怎么补；可是他直截了当地拒绝了我，说我应该知道怎么补。当时师傅不在家，那个年纪稍大点的学徒正在干别的活儿，我没有办法去问他们。于是我就尽自己的本领去补那只皮鞋；当我补好鞋，拿给师兄看看，他把皮鞋扔到我的脚下，站起来便要打我的头。我怕他打着我的伤口，便伸出那只握着锥子的手来保护头。我弄不清楚，他是没有看见我手里握着锥子呢，还是认为我会退避。他一巴掌打来，正好打在锥子上，锥子刺进了他的巴掌。他于是大叫大骂起来，如果我不在这时逃开，他兴许会杀死我的。我跑到我睡觉的阁楼上，抓起一件外衣，便从天窗里跳下楼来，尽力逃到野外去了。晚上我走进一个村子，那里的人留我在家里睡觉，请我吃了晚饭和早饭，还给了我一块面包在路上吃。第二天我马不停蹄地赶路，晚上我在一个客栈里过了夜。那里大多数人都在麦秆堆里睡觉；我也睡得挺香。早上醒来，不知谁把我的衣服偷走了。我大哭了一顿，但这又顶什么用呢？有几位客人可怜我，给了我几文钱在路上花。我想上维也纳去，可我既无钱又无衣服怎能去呢？于是我便在乡下流浪过日子，直到有一位神甫可怜我，把我收留下来给他家放牛。礼拜天我常上教堂唱诗班给风琴踏风箱。有一次我拿起黑管吹起来，有一位教师听见了，问我是在哪儿学的。我把我所有的情况都告诉了他，他又把我的情况跟神甫说了。从那时候起，他不让我去放牛了，叫我干些家务事，同时教我学音乐。他们都很喜欢我，那位教师先生还说，我

将来会成为一个音乐家，我自己也抱着这样的希望。可是我的运气不济呀！我在那里只过了一个冬天，第二年春天，那个好心肠的老神甫就去世了。我又得离开那里啦。那位教师劝我上大城市去学音乐；可怜的人尽可能地帮助了我，于是我就到了维也纳。当我刚到这儿时，我既无分文，也没有一个熟人，我就到处瞎闯。后来我碰上这些乐师，他们劝我参加他们一伙吹黑管。我听了他们的劝告，希望能攒点钱，将来再去学习。我跟他们在一起已经混了一年多啦。我虽然省吃俭用，可仍旧没有攒下几文钱。你看，玛德娜，这就是我的全部经历了。我是吃够了苦头啦，现在我知道妈和姑妈都不生我的气，并且还在这儿找到了你，我就完全放下心来了。我也原谅了那位师兄，要不是他发了那阵脾气，我还不会当上乐师呢，这是最合我的口味的职业呀。”

他们就这样边走边谈地一直走到家。当他们走进屋里的时候，看见哈耶克的马车夫雅古普坐在桌旁。“大爷在哪儿呢？”米哈尔大爷急速地问道。

“躺在家里呢,他被马撞伤啦。”

大家听了这话都大吃了一惊；玛德娜面色发白，血都快凝固了。

“他是怎么被撞伤的呢？”米哈尔大爷问道。

“在我们准备动身上这儿来的头一天，我驾着两匹马拉的轻便马车上纳霍德去。大爷给您米哈尔大爷寄信，同时为我们的新娘玛尔基塔办点家具。在我们回家的路上，碰上一个喝得醉醺的农民驾着马车迎面闯过来，大爷还在很远的地方就叫他躲开点，说我们的马很野，而他却大模大样地叫我们让开。就是上帝也得对醉汉让三分呀！我们尽量把车往路边靠。可是那条路太窄，当他的马走近我们的马时，我们的那两匹马嘶鸣起来，

猛地向左一拐，直立起来，一下子跳到那匹马身上，搅成了一团。我们从车上滚了下来；大爷虽然被马撞伤了，但他还死死地勒住了马的笼头。我有生以来也没有见过马那样地发狂，我真为大爷的性命捏一把汗。真算是奇迹呀，他还活着，并且还牢牢地勒住了马匹。那个农民这时酒也吓醒了，等大爷一制服了马，他就驾车飞快地逃跑了。马只蹭破点儿皮，可是大爷被撞得浑身是伤，如果他不是个象参孙①那样的大力士，准会在马蹄下送命啦。一回到家，我就立刻上乌皮采去找医生。那医生说，大爷伤势很重，十四天内也不能痊愈。第二天我就一个人来了，我给你们带来了东西和问候。”雅古普说完就把黄油送给卡特仁娜大娘，把姑妈捎来的一小包东西送给玛德娜，还转达了别特卡对她的问候。

玛德娜非常高兴，并且把她如何碰见瓦夫日内克的事告诉雅古普，雅古普向她表示祝贺。雅古普提醒大家把要捎走的东西在第二天准备好，说完他就走了。

玛德娜看过信，向大家转达问候，然后打开小包裹给卡特仁娜大娘看，原来是姑妈在信里提到的那块“给弟弟做衬衫”的布料。卡特仁娜大娘留瓦夫日内克在家里过夜。“您明天再来一趟，趁哈耶克没有来以前，我们把您弟弟的事情安排一下，”当姑娘们向卡特仁娜大娘告别时，她对玛德娜说，然后玛德娜和伦卡告别走了。姑娘们本来还想谈点什么宽心的话，可是因为有年老的安茄陪她们走路，所以也就没有谈了。玛德娜东家的家离那儿不远，姑娘们在门口握手告别。伦卡跟玛德娜低声地说“晚安，愿你梦见哈耶克！”玛德娜握了握她的手之后，快步地

①《圣经》中的大力士。

跑进自己的小储藏室，这时她才深深地嘘了一口气。

八

现在正是收割的季节。在维也纳人们当然闭口不谈收割的事情，就象卡特仁娜大娘所说的那样，这儿有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粮食是怎样长出来的。人们正在哈耶克家地里紧张地收割庄稼。身体已经恢复健康的哈耶克等收获节都快等得不耐烦了，要不是他妹妹玛尔基塔在收获节举办婚礼，他恨不得马上就上维也纳去，可是作为一家之主所负的责任却把他留了下来，他既要照顾收割工作，又要代替已去世的父亲来主办妹妹的喜事。这些大事可不能撒手不管哪，他只好自己设法消磨时光，耐心地等待着。“死人等久了会化成泥，活人总能等到底嘛①!’哈耶克终于耐心地等到了收获节和妹妹办喜事的日子，也等到了妹妹婚礼后第二天——自己上维也纳的日子。在家里还在大摆宴席、鼓乐喧天、贺客盈门的时候，主人已在愉快地挥动马鞭，希望那几匹差点送掉他性命的烈马长出翅膀，飞快地把他送到维也纳，以便弄清：他将象玛尔基塔那样的幸福，还是将象雅古普那样成为一个倒霉的老光棍。他焦急地在等待着和玛德娜的重逢。雅古普当然向他转达了玛德娜的问候，并且告诉他，玛德娜怎样为他的不幸遭遇担心害怕，还说玛德娜近来人也消瘦了，情绪显得很忧郁。可是雅古普批评玛德娜改穿城里人的衣服的话还是使他感到十分不快。他曾经请求过她不要换装，可是她并没有听他的话。他觉得她已经把他所喜爱的那套衣服抛掉了。他平时虽

①谚语，耐心等到底的意思。

然并不注意老婆婆们的饶舌，可是村长儿子的事情和别特卡的谈话却使他心神十分不安。因此，他在上路时跟妈妈说："我真愿意背上马车飞快赶到维也纳去。"而妈妈心里却想道："要是那姑娘不爱伊日克,那可就糟啦!"

当大家在卡特仁娜大娘家里商量如何帮助瓦夫日内克达到目的，成为一个正式的乐师的时候，卡特仁娜大娘突然想起那位常在圣·杨节① 前来给捷克同乡演奏《圣·杨之歌》的年迈的捷克老师。当天米哈尔大爷就陪瓦夫日内克去找他。他们很快地就把事情谈妥了。他是个有声望的音乐家和音乐教师。当瓦夫日内克给他吹了一段黑管和拉了一阵小提琴以后，他说："您将来会成为一个音乐家的，"并且当场收了他做徒弟。瓦夫日内克仍住在米哈尔大爷家里，一切生活费用都由他负担，但瓦夫日内克以教雅鲁谢克拉提琴作为报偿。他高兴得差点儿没发起疯来。他虽然平时显得有点忧郁并且沉默寡言，但大家都非常喜欢他。玛德娜说，他的性格完全跟爸爸一样。玛德娜把弟弟的事情安排妥当以后，心里的一块石头也就落了地啦。可是姑妈的来信却又使她发起愁来。每天晚上她就象念祈祷文似地念着姑妈的来信，姑妈的每一句热情的话语都象清凉的甘露一样落进她的心田，但信里也掺有苦艾的苦汁，使她感到不快，那就是谈到村长儿子的事情。如果哈耶克不是那样深深地铭刻在她心上的话，她虽然不能全身心地爱村长的儿子，但她也许还会听从姑妈之命嫁给他的，然而现在这一切都是白说了。哈耶克遭遇到的不幸事件也使她很痛苦，特别是她听不到关于他目前的情况和什么时

①即仲夏节。

候来维也纳的消息，使她更是痛苦莫名。她非常思念他，而且不知道他现在是否还爱她。伦卡是唯一能安慰她的人，所以她经常跑去找伦卡，在那间摆满了鲜花的小房间坐一会儿。玛德娜把那个可怜的卖花小女孩的事告诉了伦卡，所以她也常从那个小女孩那里买花。有时候还在伦卡那里碰见多曼先生，因为他象哈耶克一样谈吐正派，而不象街上那些花花公子那样油腔滑调，所以玛德娜也挺喜欢他。她认识他以后，就再也不奇怪伦卡为什么把他的话当作《圣经》，并把自己的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他的身上了。卡特仁娜大娘也知道了伦卡的爱情，因为爱情是无法保密的，就象纸包不住火一样。起初，卡特仁娜大娘还想劝她，可是当她知道劝说也无用，并且听到伦卡住在那家的熟朋友也说多曼先生是个正派人时，她就缄口不说了，只是她很可怜这姑娘的希望将会落空。她认识多曼的家，知道他虽然有个好妈妈，可是他的父亲却是个盛气凌人的吝啬鬼，他是决不允许他的儿子和女仆谈情说爱的。

当玛德娜从新维也纳郊区回到家的时候，已经是圣·玛日·玛格达伦娜①前一天的傍晚。女主人要跟老爷带孩子们出门两天，便吩咐她上卡特仁娜大娘家去住。玛德娜并没有为此而生气，因为第二天是她的命名日；在家乡人们没有庆祝命名日的习惯，可是伦卡一定要为她庆祝一下，而且卡特仁娜大娘又请她们来家做客，她也就无法推却了。卡特仁娜大娘还邀请了多曼先生，并希望他一定屈尊光临。只少了玛德娜最愿意见到的那个人了。时间还早，她就在附近走走，并顺路走到大教堂②前去做祷告。教堂外面大柱中间有一个圣坛上供着基督的精美

①是玛德娜的命名日，具体日期不详。

② 指圣·什杰潘大教堂。

的雕像，像前点燃着许多小蜡烛，显得一片灯火辉煌，许多路过的行人都要停下来祈祷。玛德娜走近栅栏，跪在一位年老的妇女身边，热情地做着祷告。过了一会儿，她划了个十字站起来，并心情振奋、容光焕发地离开了。她既不瞻前也不顾后，没有注意到有一个男人从普日科普起就在跟踪着她，在她做祷告时，他站在旁边，当她离开时，他总在她后面几步跟踪着。他看见玛德娜走进屋里时，他站住了，然后便突然下定决心跟在她背后走进屋里。玛德娜东家的家是住在二楼，和其他人家是完全隔绝的。在整套住宅里现在除掉玛德娜就没有第二个活人了。玛德娜身上只带有厨房和第一间房间的钥匙，其他房间的门女主人都锁上了。玛德娜一走进厨房就插上了门闩，放下手提包，脱下外衣，便走进房里去关窗户。当她走进那间黑咕隆咚、空无一人的房间时，突然感到很害怕，于是向四周东张西望着，生怕有什么怪物向她扑来。她关上窗子，便开始唱起她最喜欢唱的一支小调：《我的小脑瓜老在隐隐作痛》。这时忽然有人敲门。她站在门后问道：“您是安茄吗？”“是我，”门外传来的粗鲁声音说，声音倒挺象安茄的。她拔开门闩，门被推开了，那个耶塞尼采村的丑八怪磨坊老板突然出现在她的面前。她就象踩着一条蛇似地吓得直往后退，并且惊恐万状地大声叫喊起来。她猛地扑向他，想把他推到门外去；尽管他是个又矮又瘦的男人，但他仍然把她制服了。“我们别再演戏啦，你现在已经落到我的手里，就是魔鬼也别想从我的手里夺走。我可没有白白地长途跋涉来找你呀！”他大声地嚷着，他那张令人讨厌的脸因流露出魔鬼般的复仇欢乐而变得更加狰狞可怕了。玛德娜陷入恐怖之中，拼命从他的怀抱中挣脱出来，一步窜到火炉前，拿起一把斧子。她身子靠着墙壁，脸色发白，浑身战栗，大义凛然地嚷道：“你这个下流痞子，你胆

敢碰我一下，我就劈开你的脑袋！”

“我才不怕你那个武器呢，你看哪！”他从地上捡起一根手杖，并从手杖里拔出一把又长又细的剑来。“我本打算娶你这个贫农女儿做妻子，可你使我受到全村人的嘲笑。现在我再也不要你做我的老婆了，但你必须先成为我的人！”

“我宁愿去死也不受你的侮辱！”玛德娜绝望地嚷着。磨坊老板想用手杖打掉她手里拿着的斧头，正在这时门外传来了急速的脚步声，玛德娜大声呼救，在磨坊老板还没有跳到门口以前，哈耶克就象一声霹雳似地跨进门槛。玛德娜大叫一声：“哈耶克！”高兴地向他奔去。

“出了什么事啦？这个流氓是谁？”哈耶克问道，他额头上暴出象棍子一般粗的青筋。

“我不是什么流氓，我是耶塞尼采村的磨坊老板，这姑娘是我的未婚妻，我有权利找她，”磨坊老板回答说，眼睛里冒出愤怒的火花。

“魔鬼的权利，你这个恶棍！你敢再说一声未婚妻，我就塞住你的嘴！”哈耶克象头激怒的雄狮，一只手抓住磨坊老板的胸口，另一只手掐住他的脖子，磨坊老板的脸马上涨得通红了。

“别弄脏了您的手，哈耶克！”玛德娜说。

“您说的对，没有必要跟这样的流氓计较！你马上从城里滚蛋。快滚吧，我可不为你的性命担保呀。”磨坊老板看见面前站着这个巨人，听到他的威胁语言，陷入不知所措的窘境；原来他只在毫无自卫能力的人面前才称好汉呢。他满脸气得发青，从大门溜走了。哈耶克也气得连话都说不出来。

“感谢上帝把您引到这儿来了，哈耶克，要是没有您在，我可该怎么办呢？”玛德娜边说边深深地叹了一口气。

“我来到维也纳后，首先就去找卡特仁娜大娘。我本以为可以在那儿找到您，但只有安茄在家，于是，我就象得到上帝的启示似地赶到这儿来了。可是，玛德娜，您怎么一个人在家呢？”

玛德娜把事情的经过全告诉了他，然后便点着灯，因为这时天已经完全黑下来了。

“这个恶棍,我不应该不教训他一下就把他放走了,’哈耶克懊悔地说‘“您的脸色苍白得可怕,玛德娜,快坐下吧,’他抓住她的手，扶她坐在椅子上。

“放心吧,谁也不敢再来欺负您了,’哈耶克又说道‘“可是，玛德娜呀，我看这件外衣大概不是在耶塞尼采村做的吧？”

“这可不是出于我的本意呀，哈耶克。卡特仁娜大娘要我做这件外衣，免得老有人用凶眼盯着我看。”

“事情原来是这样，那我就没有什么可说的啦，”哈耶克说。“可是,玛德娜,您不应该在维也纳再呆下去了。”

“哪怕马上就回去也行哪，可是我逃脱了一个人，又回去找另一个人，恐怕不好吧，不管我愿不愿意我还是得留下来呀。”

“这事我听说过；您难道不喜欢村长的儿子吗？听说他是个漂亮的年轻小伙子呀！”哈耶克试探地说，同时目不转睛地看着玛德娜。

“管他长得怎样,反正我不要他,’玛德娜边回答边看着哈耶克的眼睛。他的两只眼睛象两团火似地在熠熠发光，他的手在玛德娜的手中颤抖着。玛德娜垂下自己的眼帘，脸庞臊得通红。

“玛德娜,’过了一会儿,哈耶克开口说‘“玛德娜呀,假如现在有个男人，他的年纪和长相都跟我一样，也象我这样有点笨手笨脚的,可是他有一颗赤诚的心,他向您伸出手并且说:‘玛德娜，我爱您，爱您爱到简直都无法说出来的地步。请接住这只手和

我所有的一切吧。’他虽是个硬汉，可他将会温柔地对待您，并且为您而工作。玛德娜，您会怎样回答他呢？”他声音发颤地问着，并用手搂住她的脖子。

玛德娜用一种表现出炽热爱情的目光瞧着他，细声细气地说“我会怎样回答他呢？我会说：伊日克，你是我在世界上最亲爱的人哪！”她说出这句话后，就把她那羞得通红的脸伏在他的胸口上。他把她紧紧地搂在怀里吻着，就好象他要永远这样抱着她，吻着她！

九

玛德娜搬到卡特仁娜大娘家以后第八天早晨，她穿上了农村新娘的盛装，打扮得花枝招展；手里拿着一封妈妈和姑妈捎给她的祝福信。过了一会儿，哈耶克在朋友们的陪同下领着她上圣·杨教堂，神甫为他们主持了婚礼。哈耶克感叹地说：“没有勇气就不能得到幸福呀！”他要把妻子玛德娜带回家去，他也如愿以偿了。他到处都听到众人的交口称赞，并且赚了一大笔钱。举行婚礼以后，卡特仁娜大娘又请他们到家里吃饭，他们感到盛情难却地去了。大家还为另一位新娘伦卡的健康干了杯。早餐以后，大家一直把这对年轻夫妇送上马车。哈耶克扶着自己漂亮的妻子坐上马车，自己坐在她身旁，便掉转马头朝着捷克方向驶去，他揩掉玛德娜脸上最后一滴眼泪，心里感到自己就象国王那样的富有。尽管朋友们都带着惜别的忧愁在注视着飞驰而去的马车，可就连玛德娜的弟弟也同意卡特仁娜大娘说的话：“恭喜他娶了这样一个好妻子，他可真是个天字第一号的好人！”

（吴　琦译）

老　　师

一

那一年我六岁，父母开始讨论如何送我去上学。我们那儿没有学校，孩子们进城上学，要走个把钟头的路程。清早去，傍晚回。我倒是满喜欢这么来回走一走的；孩子们常讲他们一路上怎样又蹦又跳，怎样在浆果和黑莓子成熟的季节弯进橡树林里去，男孩子怎样爬树，还讲他们在去学校的路上和中午休息时间玩的种种游戏。可是，父母对此却另有看法。他们说，成天把我撒在外面放任自流，我会变野了。他们同叔叔商量了一番之后，决定送我到赫伐林去上学，寄居在教母家里。邻居们听说送我进农村小学，都很不以为然。他们说，在那里什么也学不到的，说农村教师不象城里教师那样训练有素。然而，父母亲的主意已定，复活节后的第一个星期天，父亲便送我到赫伐林去了。他们认为，只要老师为人正直、工作认真，那么在进行生活教育方面，农村小学要比城市小学强。他们的看法没有错。显然他们深知不仅在城市，就是在这里那里的一些小镇子上，小学教师也往往架子十足，要家长和学生称呼他“profesor”①，同学生说句话儿或接近一下（不管这有多么必要），也认为有失尊严。课堂上，

①捷语，意为中学教师，或教授。

教师一般都优先照顾富家子弟，由于学校一到上午十点和下午四点便已放学，贫苦家庭的孩子便轮不着了。唯有在另外付钱的私人授课时间，教师才揭示知识的奥秘，批改重要作业，细心而态度温和地纠正孩子们的各种小毛病。另外，城市小学的低年级总是人数过多，在这里上完几年之后，很少有可能升入名额较少的高年级。

我对学校的认识完全是从邻家孩子们的传说中得来的，而这些传说却使我对学校产生了畏惧心理。家里的大人们在这方面也增添了我的畏惧。因为每当我有什么越轨之举，他们便威吓说“：好，等着吧，等着吧，等你进了学校，看人家怎么收拾你。那时候你就会老实了！”我那上了年纪的奶妈想安慰我，总是说：“乖宝贝儿，没有办法呀，天底下都是这个样儿。念书这份罪咱们人人都得受。当年我上学的时候，给打得可教惨啦！”我也常常听到女管家气势汹汹地反对上学。她还执拗地反复声明，她决不送孩子进学校。说她自己没上过学，尽管不识字、不会抄抄写写，照样也活着 至于说孩子们要背个主祷文、签个名儿，孩子们的爹化上几个冬天的夜晚就足够教会他们了。我也看到这个女管家虽然平时自己也狠打孩子，可是当官府勒令她送孩子去上学时，她却一路上又叫又骂。因此我把学校看成刑讯场，也就不足为奇了。

我第一天在赫伐林清早醒来的时候，觉得天下没有比我更不幸的人了；我哭着起床，哭着穿衣服。早餐桌上，教母吩咐安内什卡阿姨说“：你过会儿上街买肉，把这姑娘带上，送她到学校去吧！ 名已经给她报了。”我的心猛然一揪；可是当着教母的面，我没敢哭出来。

教母是个端庄稳重的女人，她很善良，但感情向不外露。不很了解她的人，以为她冷漠无情。其实，她对自己亲生儿女也从

不溺爱，尽管为了他们，她甘愿献出生命。我看惯了我所熟悉的、和蔼可亲的父母的面容和他们慈祥的目光，看惯了他们在我少有不适的时候流露出来的焦虑和关切神情，习惯于晚上临睡前妈妈吻我，给我脸上划个小十字。因此，当这张陌生面孔用我当时认为是冷冰冰的、漠不关心的目光注视我的时候，我感到很不习惯。我的心象被一把铁钳紧紧地夹住了；面对着临头大难，我直想哭。安内什卡阿姨拿起菜篮，把装着拼音课本的小书包挂在我肩上。这时我再也克制不住，呜呜咽咽地哭了起来。教母问我是怎么回事儿，我情急生智，正如我在家时常见孩子们玩弄的花招，扯出个生病的借口。于是我说胃里痛。教母是个聪明女人,一眼便识破了我的谎言。她拍拍我的肩膀,笑着说:“痛就随它痛去吧，反正早晚会不痛的。你只管上学去，学习需要的是脑袋瓜！”我羞红了脸。安内什卡拉起我的手,我们出发了。可是,刚走到楼下大门口，又一阵恐惧向我袭来，我抱住一根柱子，再也不肯上学去了。“嗨,事情不是明摆着的吗,”安内什卡说,“要不是为了上学,你爹妈干吗把你送到这儿来呀？”“我明天去！”我央告说。“今天明天一个样,学校还是学校;你放心去吧,学校里没有人咬你。”教母咕哝道。“他们会打我！”我啜泣着说。“你乖乖地听话，他们就不会打你。老师和善着哩。行了，快走吧，要不我去找根绳子来,把你拴着送到学校,那才教丢人哪！”我看看违抗不过，无可奈何地跟着她走了。眼里蒙着一层泪水，路也看不见，每一块石头都使我绊了交。

我们住在山崖上一座古老的、过去曾是骑士府邸的庄园里。庄园有一个院子和很大的花园；庄园下边有一个长满了芦苇的池塘。从庄园下来，山路在池塘附近拐了一个半圆形的弯，然后向上伸展。高处有一座建筑物，包围在果树和花草丛中。坡顶，

与庄园遥遥相望的地方，是教堂、神甫住宅、小学校，以及一些较为漂亮的房屋。庄园下面的池塘旁边，紧靠着水坝的地方，是磨坊和啤酒厂。两排小平房和小茅舍从啤酒厂逶迤而下，直伸进山谷地带。过了水坝，安内什卡开始给我指点周围都是些什么地方，谁住在哪儿，买什么东西该上哪儿。我们爬上山坡朝教堂走去，一路都有上学的孩子们从我们身旁走过，他们很有礼貌地同我们打招呼，还回过头来含笑打量我们。我不再哭泣了。“瞧见没有，这些都是你的小朋友呀！”安内什卡对我说。

我们走到教堂前，教堂旁边是一块墓地，筑有围墙。“喏，看见了吧？这是咱们的教堂！到了圣伊尔依节，很多人都到这儿来朝圣，周围摆满了货摊，跟赶集一样。那边，教堂后面，是神甫住宅。神甫先生的花园漂亮着哩，他很和蔼，你要是学习优秀，他就让你进花园里去玩，还送你果子吃呢。他喜欢乖孩子！喏，这儿就是小学校啦！”说着，我们已站在一座两层楼的木板房子前。房子令人感到非常亲切；墙根铺着石板，房前一棵古老的菩提树。大门右首，窗下有一小方花圃，围着绿栅栏，屋檐下的小燕子也使我想起了自己的家园。

学校后面看得出来是一座果园。门槛旁边放着一小捆麦秸；阿姨嘱咐我说，进屋前务必把鞋子擦干净，老师喜欢整洁的孩子。当我举步迈过门槛的时候，我心里害怕得一阵阵哆嗦，但是不好意思哭出来。这时，一扇边门打开，老师走了进来。他一见我们，举了举戴在秃顶上的黑天鹅绒小帽。同安内什卡打过招呼之后，他俯身拉起我的手，一面抚摸，一面用非常亲切的声音说：“这是别杜什卡，我的新学生，对不对？长大了准是个好姑娘哩！”——“孩子的家长要我向您问好，老师。这孩子给您添麻烦来了。”安内什卡转达了主人要她传的话。——“孩子嘛，都是一

样的,安内什卡姑娘!’老师答道。安内什卡又叮咛了我一番,要我好好听话，然后告辞了。老师把她送到门外。

看到老师的模样，又听见他如此慈祥地同我说话，压在我心上的石头落地了。在家时常听孩子们说老师身上带着一股鼻烟味儿，背心和手指上沾满了烟草，胳肢窝里夹着一根藤条，他一旦发怒，牙齿咬得格格响，拉过孩子往膝盖上一按，噼里啪啦就是一顿狠抽。因此，在我的心目中老师是一个既可怕，又肮脏的人物,比米古拉什①更教我胆战心惊。

可是，赫伐林的老师是何等不同啊！他白发披垂到衣领上，光秃的头顶心通常总用一顶黑色便帽遮着。脸上满是皱纹，但显得优美而和蔼可亲；一双蓝眼睛那么慈祥地注视着我们每一个人，使我们不由自主地将目光盯在他身上了。老师的衣服上连一丝烟叶儿也看不到，腋下夹的是一本书。送走安内什卡之后，他拉着我的手，带我走进教室。他脱了一下帽子，全体学生起立,向老师致意。他和颜悦色地答了礼,问道“孩子们,大家都到齐了吗？有缺席的没有？”——“没有,’孩子们齐声回答。——“这使我很高兴。现在你们要增加一个同学了；我领来一名新生，这是你们的新同学。我希望你们同别杜什卡相处得好，你们会喜欢她的吧？”老师指指我说。——“会喜欢的!’女孩子们回答，随即朝我亲切地笑笑；男孩子们望着我，没有作声。老师把我安置在第三排长凳上，坐在面包师傅家的芭露什卡旁边。老师问我书包里带了些什么，见我有一本课本，便问我会不会念，然后他指点我书包放在哪儿，坐的姿势应该怎么样。说罢，他回

①按照捷克风俗，每年十二月六日为米古拉什节。是日，米古拉什老人挨家挨户询问儿童表现怎么样；表现好的儿童可以领到一份礼物，表现恶劣的则要挨打。

到前面，脱下帽子，合着双手说“：孩子们，咱们祈祷吧！”正等着这声令下的孩子们很有礼貌地起立，虔诚地合手凝望十字架，在老师的带领下低声背了一篇短短的祈祷文，老师这时也已转身面对着十字架。

看到老师如此认真，我们也个个学着他的样子，背祈祷文的时候谁也没有左顾右盼或交头接耳，更不用说调皮捣蛋了。有时，特别是在作忏悔或领圣餐之前，老师跪在十字架前带领我们背诵一节虽然很短但叩人心弦的祈祷文，然后还唱歌。歌词或则赞美上帝，或则劝勉学习、陶冶品德、颂扬勤劳 这些也正是我们启蒙学习的内容。我不时地四下里张望，寻找藤条、笨驴凳、女生罚跪的豌豆袋、黑牌子，以及我在家时听到的其他种种可怕的东西。可是，在赫伐林学校却既没有笨驴凳，也没有藤条，也没有黑牌子或别的侮辱性的牌子。教室里，雪白的正面墙上挂着一幅耶稣基督为孩子们祝福的画像，画面优美；讲桌上方挂的是皇帝像和布拉格风景画；侧面墙上挂着一幅捷克地图和一个玻璃镜框。镜框里镶着一条书写得很工整的谚语，一般每周更换一次。每星期一上书法课的时候，老师把一周中写得最漂亮的那条谚语挑选出来，放进镜框，挂在墙上。我们上书法课，每次照例只写一条谚语。老师先把较难或较为少见的字母写出来示范，我们照着描在小石板或练习本上；整个单词也是他先写给我们看，然后当场检查，看到我们都已学会，才最后写出全句。但每次只有一条，字数也不多。这些谚语都很有教益；由于简短，整堂课上书写，又有老师在身边随时指导，因此都能深深铭记在脑海里。谁把这条或那条谚语写得最漂亮，他就享有这样的荣誉：老师把他写的谚语放进镜框，悬挂起来，直到下星期一。

教室一角，离房门不远的地方，有一个绿瓷砖壁炉，尽管陈

旧，寒冬却放出令人喜悦的温暖。对面墙上有三扇窗户。透过窗户可遥见城堡、城堡后面翠绿的山岗和小松林。壁炉旁边立着一个存放文件、书籍和教学用品的柜子。我第一次看见老师打开柜门的时候，芭佳①用胳膊肘轻轻捅了我一下，并用头示意，叫我看柜子里那本镶着金边和金饰的红封皮册子。她悄声对我说："那就是金册子！"——"那么黑册子呢？"我问。——"我们没有黑册子。谁表现好，谁的名字就写进金册子，公布他们的考试成绩，神甫先生以后就奖给他们画片和小本儿！"

我看见柜子里还有形形色色的小动物哩：小松鼠、长毛兽、黄鼠狼，以及许多许多其他动物；对了，还有小鸟儿呢，我从来没见过的小鸟儿；一只只都在柜子里，立着或蹲着。我觉得好生奇怪，这些动物在那里怎么生活呢？它们怎么不跑出来呢？我正纳闷，想问问芭佳，却见老师一面给低年级学生念《小松鼠》的课文，一面走过来，从柜子里取出一只蹲在小树桩上的小松鼠，拿给孩子们看，讲解小松鼠的形状、食物、特征和习性，还边讲边提问题。我这才发现，原来这都是标本，并不是活的动物。老师问大家："孩子们，你们讲讲看，小松鼠有哪些地方不讨人喜欢？"我回答说小松鼠糟蹋东西，到处乱咬。老师听了感到满意，他重复了一遍，作了说明。我坐下来，觉得很幸福，眼睛就更是盯住老师不放，听讲也更专心了。整整一堂课，我只在想金册子、希望自己的名字也写进去的时候，注意力才稍有分散。放学回家，安内什卡问我："过来让我瞧瞧，人家有没有咬掉你一块肉呀？"我没有作声，只是笑了笑。下午，用不着别人督促，我自己背上书包就兴冲冲地上学去了。

①芭露什卡和芭佳均为芭蓉卡的爱称。

二

学校里共有十四排长凳，男生坐八排，女生四排。最前面两排坐的是拿着小石板学拼音课本的幼童。当大一些的孩子抄写课本中的名词、动词、语法范句、正字法规则或演算算术题的时候，老师就教年幼的孩子们认字母、拼音节、学单词，用小木块、小圈儿或者扁豆粒儿学计数，教他们识花认草，认动物，讲述它们的特性。在教后一项的时候，他采取的办法一般都是让孩子们自己讲他们对动物花草的观察所得，夸奖他们讲得好，同时作必要的补充。孩子们必须把老师讲的这些记下来，念熟。

对这些小不点儿，我们亲爱的老师需要特别耐心。他们上课唧唧喳喳，又说又玩，妨碍了大孩子们学习。老师总是及时来到他们中间，设法制止他们的吵闹，吩咐他们抄写刚教的字母或数目字，或者亲自给他们画小桌子、小板凳、小房子和小狗之类。唧唧喳喳的声音尽管还会有一些，因为孩子们少不得要把自己写的字拿给别人看，发现了错误还自己责备自己，但这对大一些的学生来说已经影响不大。遇到老师要给大孩子们讲解较为重要或较为深奥的功课，他就打发上完了课的幼年学童回家去。

一年以后，学校里来了一位年轻的助手，专门给幼年儿童在另外一间教室里上课。我入学的时候已经会读一些浅易课文，开始学写字，能计数到二十，因此坐在第三排。虽然我编在高一些的年级，可是老师教识字的时候，我仍不免目不转睛地看着他，全神贯注。对我来说，他的教学方法非常新鲜。他先把音素写出来，例如“m”,他模仿狗熊哞哞的叫声，讲狗熊的故事，孩子们跟着他学发音。然后他在这个发“哞”声的辅音后面添上一个

“a”,或“e”,或“i”,或“o”，用不着一个音节一个音节地教，孩子们自己就能立刻念出“ma”、“me”，一面念一面在石板上写下来。老师还把字母表贴在石板上，孩子们按照他说的音找出字母，组成单词。当石板上出现类如“妈妈”、“爸爸”、“小猫”、“草莓”,或其他使孩子们感兴趣的字眼时，他们是多么高兴，嘻嘻哈哈笑得多么开心啊！小家伙们用粉笔或石笔将这些奇妙的字眼儿写在自己的石板上,兴高采烈,乐不可支。我觉得新奇极了,同他们一块儿发自内心地笑了起来。在这些惊喜得手舞足蹈的孩子们身上，我仿佛看到了自己的形象，虽然当初我并不是这个样子学识字的。我四岁那年，有一天妈妈从集市上带回一块小石板。石板上贴着一条铅印的黑色字母表，上方绘有一只红公鸡。“来，给你一块小石板,”妈妈对我说,“你唱歌记得住歌词儿,想必字母儿也能记住的吧。”

我家附近住着一位叔叔。虽然他谁的叔叔也不是，可大伙儿都管他叫叔叔，都说他除了会吃面包之外，还会不少事情。第二天我拿着小石板去向这位叔叔炫耀。他自告奋勇，说他能教会我认字母。他果然教会了我，后来又教我把字母儿连成音节，从音节连成单词；就这样玩耍似地我渐渐学会了阅读。我们一面学，一面写。叔叔还用他衣服上的大铅扣子教我学计数，这些硕大无比的铅扣子是缝在他的蓝衬衫和那件有两个大口袋的长背心上的。——可是在夏季，我们就很少念书了。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叔叔带我在花园里度过的，他教我树木的名称，同我一起观察小蜜蜂怎样做工，或者让我帮他侍弄花圃，用小铲儿挖土，小水壶浇花。我的劳动实际上不值一提，但我做得很起劲，叔叔见了也很高兴。——冬天，我们学习的时间就长一些。如果我表现好，叔叔就拿出一本书来让我看，书上画着许多美丽

的飞鸟和花草；有时他也给我讲故事，教我唱歌。然而，父母却把这一切仅仅看作是玩耍，算不得真正的学习。我必须进学校，于是便把我送到赫伐林去上学了。后来我才知道，原来正是叔叔建议我进这所学校的，因为他听说这里有一位好老师。

老师第一次叫我起来朗读课文的时候，我立刻应声起立。可是一想到全体同学都在听着，我不禁羞得脸上发烧，嘴里一个字也吐不出来了。老师和蔼地鼓励我说“别害怕，别杜什卡，读不好也没有关系。谁也不是生来就有学问的，人人都得学习。我象你这点儿大的时候，也是读不好的呀。”他的话给了我勇气，我开始朗读起来。读毕，老师赞扬我，说我读得好。他就是这样，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温和体贴，使我们对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我们的课程同一般正规学校一样 读、写、算术、语法、宗教。除此之外，每周至少有一次，老师给我们讲捷克历史。这通常是作为给与我们的一种奖励：或是因为上课用心，或是因为天气恶劣而又没有缺席，或是作业完成得好，等等。对大一些的学生，老师规定我们回家后要把听到的内容写出来，记住多少写多少。下次课上老师点名叫一两个学生把写下来的读一读；经过他的反复纠正和补充，这些爱国历史自然而然就越来越深刻、越来越清楚、完整地铭刻在我们的记忆中了。

在那些日子我们也上过两堂地理课。那又是怎样进行的呢？老师在黑板上铺了一张很大的白纸，在这张白纸上他一笔一笔给我们绘出了祖国的面貌。他先用一枝绿粉笔勾勒四境边界，因为他说祖国的边境几乎全是多森林的山脉；然后画出一条又一条的河流，一个又一个的大小湖泊，用的当然都是蓝粉笔；最后在河旁湖畔、林边山麓，建起了一座座红色的村庄、城堡、乡镇、城市、要塞，直至首都布拉格。我们一面听讲，一面作简单的

笔记。这是我们特别喜欢听的课，因为老师知识丰富，讲得引人入胜。对于各地居民的服装、生活，个别地区的风土人情，他都深有了解，而且绝大多数都是他亲身经历过的，因为他走遍了大半个捷克，在各地参观游览。课上，他还劝说我们多出去旅行，不仅劝说那些将来当手艺人的学生，也劝说那些受了教育要任神职的学生。

甚至唱歌，在我们学校也不是无足轻重的课程。每天上课前和将要放学的时候，我们都唱歌。上完一堂课要换科目的时候，作为休息我们也唱歌。老师用小提琴给我们伴奏。尽管这样，我们每周还至少有两节全体学生都参加的正式歌唱训练，一般为半小时或四十五分钟。那时我们（歌手除外）学认音符，女生认女高音部,男生认男高音部,我们学习读谱、抄谱,学什么是音程、四重唱、五重唱、六重唱。新歌一般都唱二部。歌词有两三节,最多时五节。

此外，我们也学唱圣歌。两名在识谱能力和音色方面都出类拔萃的歌手，一个女高音，一个男高音，站在我们前面。他们将新歌先分别唱几遍，然后合唱几遍；我们随后跟上，先是女生，后是男生(他们唱男高音,我们唱女高音),最后全体合在一起看着乐谱练习，直到唱会了为止。老师手持小提琴，时而站在我们前面，时而走到我们中间，在我们唱得含糊不清或走了调的时候，便用琴音纠正我们。当然，我们必须达到一定的水平之后，才开始学唱圣歌，这是不言而喻的。

一周三次，男生放学后到教堂的唱诗班高台上去弹琴、唱歌。我也一度在歌唱和钢琴方面下过功夫，可是三年后老师对我说“:别受罪啦,别杜什卡,算了吧,你永远当不成歌唱家,也不会成为音乐家的。如果你是男孩，将来倒可能是个优秀的大学

生！把时间用在更有效果的事情上去吧！”我听从了他。

每星期四，我们都聚集在花园里，帮老师干活。这对我们非常有益，因为在干活的时候，老师不停地给我们讲解，这件事为什么这样，那件事又为什么那样，这朵花叫什么，那棵树又名什么；还讲了许多自然科学方面的知识。

对大一些的男孩子，老师也教他们果木嫁接。在果园旁边，他培植了一小块苗圃。他还养了两箱蜜蜂，经常给我们讲蜜蜂的故事，特别指出它们如何勤劳，要我们向蜜蜂学习。

有时，当我听到这样或那样东西叫什么名儿的时候，我常说“：这我知道，叔叔也这么讲过。”老师问我叔叔是谁，我一一告诉了他，我说，叔叔经常对我讲“：你要记住，别杜什卡，要感谢每一个给你教益的人。”老师听了很赞赏，他用自己的话语证明叔叔讲的有理。

干完活，年老的师母给我们送来面包和牛奶，或者由老师给我们摘果子吃。星期天下午，祝福式散会之后，我们到会的学生和校友便同亲爱的老师一起去散步。一路上，老师见到什么就给我们讲什么，这儿一窝蚂蚁，他讲蚂蚁，这儿一只小鸟、一只蝴蝶、一片田野、一个池塘，他时时处处教导我们，循循善诱。

有一天，我们走在一条坎坷不平的道路上，左近是一座干巴巴的荒山，山脚下一片沼泽地。我们的领路人停下脚步，说“：你们看呀，孩子们，庄稼人如果把这片沼泽填平，他们就可以多一块良田，如果在这光秃秃的山头上栽满樱桃树，要不了几年功夫村里就可以增添几百元的进账；如果把这条道路修修平整，他们就用不着狠心地抽打马匹，车子不至于散了架，人还可以节省十五分钟的赶路时间。好好记在心上，小子们，将来当了庄稼人，可别忘了老教师对你们讲的这番话呀！”

他带我们去得最多的地方，是一座小山岗子，站在这里放眼四望,可以看得很远。啊,在这里,他教我们辨认大地的方向,告诉我们周围地块的名称、视野之内各个村庄的名称，指点我们著名城市的方位，这些城市我们在地图上已能熟练地找出来。他给我们讲那些城堡、村庄和地区的历史和特点。他指着远方蓝幽幽或是黑沉沉的山头叫我们认。谁首先说出它的名字来，老师就赞扬他心灵眼快，送他一个小称号，逗得我们大家都高兴万分。那时，我们还做各种最爱做的游戏。我们亲爱的老师当然也参加，一般由他本人或者挑选一人当指挥。我们找一块大岩石作讲台，谁擅长什么，他就高兴地站到台上去朗诵，老师也一样。有时我们又围坐在老师的脚前，兴奋地纵情歌唱学校里教的歌。歌声飞向四方，引得附近村里的居民都纷纷走到田野和花园里来聆听。

哦，我们是多么盼望星期天和节假日啊！在这样的日子碰到下雨或刮风天气，我们的心里感到多么懊丧啊！

教堂执事也常常同我们一起去郊游。为了格外增添欢乐气氛，他常给我们买牛奶，或樱桃，或其他水果。那时我们喜爱这样的郊游，远远胜过其他一切叫得出名堂来的娱乐。是的，老师惩罚调皮捣蛋的孩子的办法，也就是不让他到花园里去干活，或不带他去散步。然而，尽管我们常常该受惩罚，老师却难得惩罚我们，也不喜欢惩罚我们。他的惩罚一般都很温和：抄写某条有针对性的谚语,或者中午留在学校 或者,象上面说的,不许到花园里去干活或不得同老师一起去散步。大多数孩子都宁可表现好一些，不愿受这种惩罚。

每天上课之前，教室里总是热闹非凡，象一座闹哄哄的蜂房。可是,只要老师一露面,这里马上安静了,鸦雀无声,象教堂

里似的。他从不大喊大叫，也从不威胁恐吓。他只是默默地朝我们大家望望，我们就会坐得端端正正，不再出声，眼睑不由自主地垂下来，双手放在长凳上。他很少清规戒律，可是，凡是他禁止的事情，我们就绝对不能做。告同学的状是不允许的，这使他不能容忍。只有当邻座同学妨碍自己学习的时候，我们才可以举起手来报告老师。结伙捣乱、粗言秽语、互相嘲笑身体上的缺陷，以及诸如此类在孩子们中间常有的事情都是严厉禁止的。孩子们的不良习惯也不允许长期不改正。我们有各种各样的不良习惯：我学会了挤眉弄眼，坐在我旁边的小姑娘不停地拉她的指关节，以致五根手指头可以随意向外弯曲，正如孩子们说的“翻个小桌子”。一个男生写字的时候老用牙齿咬着左手的食指，另一个吧嗒着嘴巴，再一个则把牙齿磨得格格直响。这类不良习惯大一些的孩子也有。

但是，在贤师的教诲下，我们这些恶习统统改掉了。他一方面不厌其烦地耐心提醒我们，另一方面也吓唬我们，说再不改他就要生气了，说这些坏习惯总有一天会使我们丢丑，被人耻笑和嫌弃。

逢到该上教堂的日子，老师早晨领我们去，把我们安置在座位上,嘱咐我们虔诚地祈祷和唱诗,保持安静 说罢,他就到唱诗班去了。

他是唱诗班的头目，有年龄稍大的男学生和几个已毕业的农村青年给他当助手。他亲自弹管风琴。不可思议的是，他竟能信赖我们，包括那些年龄很小的孩子，相信我们会安安静静，不吵不闹。对于年幼的孩子，他从不强迫他们上教堂。从管风琴上的一面小镜子里，他能稍稍瞥见我们的行动，弥撒一散，他便根据我们的表现，或是表扬，或是责备。谁若是屡次行为不

当，老师就在一段时间里不许他进教堂。我们不忍见老师生气，就自动把那些不安分、不虔诚的小捣乱分子管束起来了。

我们人人手里都有自己的歌本，包着漂亮的封面；人人在心里都把曲调记得很熟。我们唱二部，成人则用他们浑厚的声音弥补我们童音的不足。正是我们的歌唱，吸引了许多住在远处村庄和乡镇的居民，路远迢迢赶到这里来望弥撒。过路的异乡人也往往在教堂门前停下脚步，聆听我们的歌唱，在我们走出教堂的时候赞扬我们。当然，在这种场合我们从不忘记同老师共享荣誉。

每天早晨，就象我第一天进校那样，老师在正式上课之前总先询问我们到齐了没有。遇到有谁缺席，老师马上便会打听他上哪儿去了。若是因病，老师从不忘记亲自登门探望。看到病情严重，他还劝说父母去请医生。请医生要走将近一个小时的路程，因此父母当然是不很愿意去的。

老师待人接物无比善良、热情，对我们学生是如此，对别人也一样。谁需要指导，谁有什么冤屈，谁要写份申请，提个要求，只管找老师来就是了。他诚诚恳恳地接待每一个人，指导他们，为他们效劳，不要任何酬报。可惜他虽然出了很好的主意，人们在生计问题上却往往自行其是，不听他的劝告，以致自己吃了亏.

老师和师母都深受人们的尊敬。有人提到师母的时候，我的教母常说“:这个女人可真是没说的了 !”

我们学生也都喜欢师母。她头发已经花白，但两颊红润，目光很和蔼。从早到晚只见她操劳不息，生气勃勃地在屋子里忙来忙去。她头上总戴一顶白颜色的、飘着蓝绦带的小帽子，帽带系在下巴底下。脖子上围一条深色围巾。夏天穿一件薄呢小外

套，冬天则是小皮袄。平时穿厚布裙子，外面罩一条有口袋的宽大围裙，一直围到身后。她象老师一样，任何时候都是周身上下整整齐齐；家里也处处擦拭得跟玻璃一般明亮。她经常说：“干干净净,消灾少病。”

当她看到某个学生没有梳头洗脸就来上学时，她马上就会盘问是出于什么原因。孩子若推说妈妈没有给他洗脸，师母便告诉他不妨自己动手。她还立刻端来洗脸水,拿来梳子,指点他应该怎样梳洗得干净整齐。末了她总要添上一句，说他挺能干，这类事情自己做做就行了。第二天，这孩子准会洗了脸才来上学，或是他自己洗，或是妈妈听说后感到惭愧，给他梳洗整齐了才让他来上学。

为了我们不至于上课时中途要求出去，每上完一堂较长的课，我们就有片刻自由活动的时间。我们出去多半是为了喝水。师母一听见动静，便拎着满满一壶水，拿着玻璃杯，从厨房里走出来。她不许我们靠近井边，免得掉进井里去。喝水时，她一般都要问我们父母怎么样，是否健康。如果有谁说妈妈患了病，师母便立即追问患的是什么病，有无困难，想要什么东西等等。孩子一般都会和盘托出，什么都对她讲的了。师母问清情况之后，便叫孩子替她传话问候病人，并说她将前去探视。第二天，这个女儿或儿子就会对我们说“: 嘿,昨儿个师母上我们家去啦,给妈妈送了好吃的东西，妈妈后来还分给我们吃了呢!”

对贫苦家庭的孩子，老师不收学费，还设法从神甫那儿替他们弄来书本和纸张。他经常对这些孩子说：“只管来上学吧，好好学习,我很乐意为你们奔走,张罗你们需要的东西。’同学中有两名男生是贫苦孤儿，双亲患霍乱在同一天的同一个时辰双双去世，家里只有一位老祖父，靠给人家缝补破衣为生，收入连本

人糊口也困难。老师象慈父一般照应着两兄弟，供给他们穿衣、吃饭和上学，连老祖父也跟着沾了光。老师知道教区神甫是个热心肠，神甫的妹妹法宁卡小姐乐善好施，执事先生是慈善家，而庄园夫人（大家都这么称呼我的教母）则更是有求必应，她并不象她的外表那样冷若冰霜。两兄弟学习成绩非常出色，品德又好，既恭顺又规矩。老师很喜欢他们，常说："也许我会等到那一天的吧，他们会使我高兴的！"他们没有辜负他的期望。一个成长为手艺优异的细木匠。另一个本来也要当手艺人的，但是他表现了卓越的音乐天赋，希望做个音乐家。贤明的抚养人没有横加阻挠，他说："一个人爱好什么，学起来就更有利。"老师尽自己力所能及亲自在音乐方面培养他，之后又托朋友把他送进布拉格音乐学院。这孩子终于成为一名优秀的音乐家，后来在国外得到了极好的待遇，可惜那时老师已看不到了。

老师有个儿子已去世，寡妇儿媳带着女儿留在学校，辅导我们女学生做女红。在这方面，仅有几个富裕学生给她送一些禽类、谷物或菜蔬作为报酬，很少有人付钱。教区神甫为贫苦的女学生缴付学费，同时也给我们揽些女红活儿来。他弄来纺线用的亚麻、纺杆和纺锭，织袜子用的毛线针和毛线，缝纫用的别针、针、线、顶针、麻布和帆布等等。我们做成的袜子、手套、裙子、围巾、衬衫之类，到了圣米古拉什节便同鞋子一起，发给家境贫困而学习用功的孩子们。这一天往往全村居民都跑来了，尤其是妇女，她们一方面是出于好奇，想瞧个热闹，听一听孩子们拿到礼物时发出的欢笑声，同时也是检查我们的手工成绩，并借此机会向那位忘我劳动的寡妇说几句恭维话，向她表示感谢。正是她教我们做出了如此漂亮的手工活儿。她待人真诚坦率，我们都很喜欢她。做活的时候，她或是给我们讲很有用处的家务知识，

或是给我们朗读动人的故事，或者从我们中间挑选一人出来朗读。我们一面听，一面织袜子。

上手工课的时候，执事或神甫偶尔也来参观。他们仔细翻看我们做的每一件活计，对小工人一一说几句鼓励和慰劳的话。老师则经常来看我们，倾听我们的朗读，作一些说明。有时他也给我们讲优美的捷克民间传说故事，或者给我们猜谜语。他收集了几百条谜语。这样就既帮助我们开动脑筋，也活跃了气氛。

老师的小孙女有时请求说："爷爷，给我们弹支曲子吧！"老师慈祥地对孙女儿笑笑，走去坐到钢琴前弹几支民歌，我们就和着琴声歌唱。老师特别喜爱的一支曲子是《孤苦伶仃的孩子》。我们常常听得心酸泪下！师母如有工夫，便会走来坐在大靠背椅上，双手抱在怀里，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老师，脸上闪出熠熠光彩。老师弹罢琴走到她身边，把手伸给她，或者轻轻抚摸她的头。

有时，我们在花园里帮着松土、除草；给漂白厂的玛玲卡在布上浇水。我们兴高采烈，干得很起劲。师母见了总对我们说："姑娘们，好好学着干吧。这些事儿哪怕将来你们不必亲自动手，也得知道怎样吩咐别人去做呀；这也不是人人都会的！"干完活，师母每次都请我们吃可口的点心。

老师的柜子里有许多美丽的书籍，我们学生也可以借来阅读。柜子里还放着许多花卉，尤其是许多石块；但起初使我们看了害怕的，是那里面竟摆着一副头盖骨。

老师每周都教一首诗，我们必须把它念熟，会在课堂上背诵。我们学习成绩好，老师就把他的自然科学收藏品拿几件出来让我们参观，告诉我们这些东西叫什么。有一回，他把头盖骨放在桌子上，要求我们拿在手里捧一捧，那个时刻至今仍深印在我的脑海里。

我在赫伐林读了六年书，这为我后来的学习打下了很好的基础。对这位老师，不仅我，而且全体来这儿上学的学生，都从心底里充满了感激。我们永远不会忘记他。是他教育我们爱神，爱祖国，爱人如己。即使智力较差的学生，在这里也学到了维持生计不可缺少的学识。

收获节前，我参加了赫伐林学校的学年考试。我们一年有两次考试，一次在斋戒节，另一次在圣普洛科普节；年满十三岁的学生可以在两次考试中任选一次考试毕业。不过，圣普洛科普节的考试更为隆重，因为有副主教、附近地区的许多教士、政府官员和为数较多的居民出席。为这次考试，我们用鲜花和谷穗编成花环，并采来各种青翠枝叶，将学校装饰起来。考试首先由神学教师和我们的老师提问，然后是副主教。他们对那些年龄较小、学习较差的学生考查得尤其仔细。最后，我们这些进行毕业考试的学生被叫到前面，副主教请全体来宾亲自提问，查看我们是否掌握了一般共同生活的知识。教会的神职们便就宗教、地理、自然科学、历史，以及公民职责等各个方面，向我们提出了一个又一个的问题。这引起了其他来宾的兴致，于是医生马上考我们保健要则，农务官考农事，谷物保管员考谷物，一位老先生问啤酒，商店老板问长度单位和不同钱币的计算法；邻居们随后跟上考我们读和写。最后，副主教出了一道题，要我们编制一份庄稼户收支一览表。他见我们在这个问题上都掌握得很熟练，便指示我们，当场给我们的好老师写一封感谢信。我们在感谢信中异口同声地向老师表示发自肺腑的感激，深受感动的来宾纷纷回头寻找我们那位诲人不倦的贤师。可是他已不见了。在我们书写感谢信的时候，他悄悄离开了考场，没有被任何人察觉。他谦逊的为人不容许他倾听我们的感恩之词。

三

赫伐林学校使我不胜依恋，我常常特地从家里跑回去看看；老师一年一度到我家来作客，这对我来说就如同过节一样。

可是，后来我离家远行，有六年之久不曾到过赫伐林。六年后我回乡探亲，一到家就连忙打听老师的情况。人家告诉我说老夫人已经去世，孙女儿出嫁了，老师自己正在患病。我心里很着急，深愿再见他一面，因此第二天便乘车到赫伐林去了。马车驶近那座原为干旱的荒山、山脚下有一片沼泽的地段时，我已认不出来了。荒山上种满了幼树，沼泽排干了积水，一条条道路修整得平展展的，路旁也栽种了树木。总之，赫伐林附近的景色较过去宜人多了。我问赶车人是怎么回事，他说：“这里跟从前大不相同了。从前的庄稼人百事不问，只知狂喝滥饮；可今天的年轻庄稼汉呀，完全是另外一种人。归根结蒂，只因为这儿有一位好老师。过去庄稼人连自己的姓名也不会写，现在的这些年轻人写起字来赛过书记官啦。”

我想起了老教师讲的那番话来，我暗自祝愿他播下的每一粒种子，都落在肥沃的土壤里。

马车驶进了庄园，教母高兴地迎接了我，但她立即对我说：“姑娘，你来得不巧，赶上了一个悲痛的场合。老师今天举行葬礼!’我大吃一惊,呆呆地愣住了。我是多么的想见见他啊,如今却只能看到他的遗体了。

“自从他心爱的妻子亡故之后，他就失去了生命的活力，象血管突然教人割断了似的。他的身体越来越衰弱，到了前天便静静地、如同蜡烛熄灭了一般离开了人间。临终时，我们几个人

守在他身边，他同我们一一告别，说他祝福他的学生，愿他们不要忘记他的话。”教母把经过情形对我这样讲了。我们两人不禁都哭了起来。

下午，我们来到学校里，老师的儿媳妇和已出嫁的孙女儿泪痕满面地接待了我们。亲爱的老人躺在棺材里，象是睡熟了；美丽的、从未对我们露过怒容的面庞上，带着一种幸福和安详的神情，银发披垂在黑色的寿衣上。从不愿惩罚我们而只愿为我们祝福的双手放在胸前，手里握着一个小小的十字架。遗体周围摆满了他的学生们怀着深深的感激献给他的画片和鲜花。屋里屋外到处站着一簇簇的人群。

突然，人们让出一条道来，两个穿旅行装的青年男子急步走了进来。他们扑到棺材上，一面哭泣，一面亲吻恩人的额头和双手。两人伏在棺材上再也劝不开，他们因为未能在父亲还活着的时候及时赶到，遗憾万分。

“我见爸爸的身体越来越衰弱，就想写信告诉这两个年轻人，”老师的儿媳妇低声对我说，“因为我知道他们多么爱他。可是爸爸不同意，怕耽误他们的工作，叫我不要去分他们的心。‘他们能这样善良、正直，对我就是很好的报答了！’他对我说。临终时，受过了圣礼之后，他对周围的人说：‘我的任务完成了，我心里很安宁，感谢上帝祝福了我的工作！’这是他说的最后一句话。”

自从有这块墓地以来，还没有见过老师这样的葬礼，有这么多人参加，流了这么多的眼泪。墓地上几乎围得水泄不通；围墙上坐满了儿童，他们挤不到墓穴跟前，只得爬上墙去。神甫先生致悼词，回顾了死者的生平，感人至深。老师出身富裕家庭，自幼埋头读书，成绩很好。不幸几年后他家遭遇意外，家财丧尽，

父母也相继去世。他失去了继续深造的条件，便献身教育工作。起初他在某富户当家庭教师，几年后谋得了教师助手的职位，离开了那里。但是，由他当助手的那位教师粗鄙浅薄，不学无术，举止行为和教学方法都同我们这位老师对教师事业的看法格格不入。他感到很痛苦，但仍坚持了两年。后来，他在一个山区小镇找到了较好的工作。在那里他认识了使他倾心的维隆卡。当他就任农村教师的职位时，他俩结了婚。夫妇双方都很贫穷，收入又菲薄，生活十分艰苦。前任教师奔波在小饭馆里拉提琴找外快，到处伸手索取圣诞礼，对最穷的学生也要收学费，想尽办法弄钱。可是我们这位老师重视教师的荣誉和尊严，宁肯受苦也不愿玷污教师的名声。维隆卡支持他。他俩年轻，情投意合，爱情教会了他们忍耐。他们忍受了一切。更为使他痛苦的，是他的教学观点无法贯彻，纵使他全力以赴，耗尽心血，也无法产生他希望产生的影响。各方面都有阻力，而最大的阻力来自家长的愚昧和无知。他个人无能为力，又得不到同情和支持，唯有另谋出路了。于是他来到了赫伐林。在这里，他的愿望一一顺利实现。他生活得很满意。整整三十年，他以最高的自觉性履行了自己的职责。在此期间，他经受了失去爱子的沉重打击，暮年又失去了他亲爱的维隆卡，一个无比贤良的妻子、从结婚之日起始终是他忠贞不渝的好帮手。他是一位模范丈夫、模范父亲、虔诚的教徒、无比优秀的教师。

德高望重的神甫先生声音激动。他还用了更多的颂词赞扬了这位与世长逝的老朋友。在场的人听了，没有一个不热泪盈眶。

两位养子和四个年轻农民抬起棺材放进墓穴，伫立一旁的孩子们放声痛哭起来“: 唉,我们的好老师啊!”许多人,许多许多

人都象我一样，感到放进墓穴的是一颗高贵的心，他为别人谋幸福胜过为他自己。

一个刻着金字、挂着椤树枝的大理石十字架，竖立在他和维隆卡的墓前。然而，他亲自立在他那些对他满怀感激之情的学生们心上的纪念碑，却远比这个大理石十字架更为美丽、更为永恒。

（杨乐云译）

译　后　记

鲍日娜·聂姆佐娃(1820—1862)是捷克十九世纪伟大的现实主义作家，她以自己丰富而又绚丽多采的作品为捷克近代散文文学奠定了基础。她的名著《外祖母》已在《聂姆佐娃选集》首卷中作过介绍，本卷则译介她的六个最有代表性的中、短篇小说，按其发表年序排列如下：《卡尔拉》、《野姑娘芭拉》、《穷人》、《庄园内外》、《善良的人》和《老师》。

聂姆佐娃发表这六篇小说的期间（1855—1859），正是捷克民族遭受奥地利帝国（即后来的奥匈帝国）最残暴、最反动的巴赫①统治的时期。一八四八年革命②的一切成果如宪法、政党活动和集会、出版等自由得而复失，教会、警察和书刊检查机构又成为控制捷克人民的工具。作为捷克民族权利的捍卫者和代言人的聂姆佐娃，这时也受到当局的迫害和监视。但聂姆佐娃不畏强暴，仍然写出了许多企图“改变人民饥饿和无权地位的控诉和呐喊”③式的作品。本卷译介的六篇小说正是作者晚年

① 阿力山大·巴赫（1813—1893）在出任奥地利帝国内政大臣时期建立了君主集权制度，顽固地维护封建统治，残酷镇压各民族的进步力量。

② 指一八四八年在捷克、奥地利和匈牙利先后爆发的反对哈布斯堡王朝专制制度的人民起义。是年六月十二日至十七日布拉格人民自发举行起义，但由于缺乏统一领导和明确的革命目标，起义遭到失败。

③ 引自捷前总统哥特瓦尔德致聂姆佐娃一百三十周年诞辰纪念大会主席团的信。

的绝唱，它们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捷克农村的风貌，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矛盾和民族矛盾，充分地表达了作者忧国忧民的伟大情怀，成为捷克民族在遭受日耳曼异族蹂躏的那个漫长的黑暗时代的一面镜子。此外，这些作品中的曲折动人的爱情故事，浓郁的生活气息，生动朴素的群众语言和独特的民族风格，也赢得了捷克人民的喜爱。

首先，谈谈聂姆佐娃小说的爱国主义思想。如前所述，聂姆佐娃这几篇小说都是在严酷的检查制度下写成和发表的。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她当然不可能通过自己的作品为争取民族独立和权利而大声疾呼，只能借用一种特殊的隐晦的笔法来抒发自己对祖国的热爱，并以此唤醒人民大众的觉悟。例如，《卡尔拉》通过德拉洪和他儿子这两代人的命运，控诉了当局实行的服役期长达十四年的不合理的兵役制度；关于德拉洪因思乡而客死异邦的描述，说明了普通老百姓眷念祖国的深情。作者又以凝练的形象的笔触赞颂祖国的大好河山，来激发捷克人民的民族自豪感。《善良的人》通过一个美丽、善良的农村姑娘玛德娜的遭遇，描写一些捷克青年男女流落在维也纳当女仆和学徒的非人生活，强烈要求改变他们的境况。小说第二部分用了大量笔墨，介绍玛德娜从捷克到维也纳沿途看到的优美风光和捷克各地区绚丽的民族服装，字里行间流露出作者的爱国热情。尤其值得注意的是，聂姆佐娃把玛德娜在维也纳当女仆受到奥地利女东家的百般虐待归结为“亡国恨”，这就画龙点睛地点出了作者这种描写的深刻寓意。《老师》则塑造了一位献身于农村教育的老年教师的形象，歌颂他勤勤恳恳为祖国培养出一代又一代新人而贡献毕生精力的高尚品德。总之，聂姆佐娃这些作品的题材虽然各不相同，但这种炽热深厚的爱国主义感情却始终是贯穿各

篇的一条红线。

其次，谈谈聂姆佐娃小说的人民性。聂姆佐娃是热爱自己民族的，但她认为“民族”并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在捷克城市上层社会已经完全日耳曼化的情况下，只有城乡穷苦人民才是“捷克民族的核心”，才是捷克土地上真正的主人。聂姆佐娃的这一思想在这六篇小说里也得到了完全的体现。城乡穷苦人民是这些作品里的主角，其中有农民、女仆、工人、学徒、手艺人、士兵、马车夫以及小商人等。作者不仅为他们所处的被剥削、被压迫地位鸣不平，而且更重要的是她运用艺术力量发掘出他们的心灵美，赞颂他们的优良品德和智慧。捷克曾有人把这几篇小说编成《好人传》出版，就是为此。聂姆佐娃笔下的劳动人民形象非常善良纯朴，他们那一颗颗“在粗布罩衣里跳动的心，比起许多裹在华丽服装里的，不知要高贵多少倍！”（《穷人》）聂姆佐娃是把捷克民族复兴的希望完全寄托在劳苦大众身上的。

最后，谈谈聂姆佐娃小说的情节发展上一个引人注目的特点，那就是篇篇都以大团圆而告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难道她有意回避社会矛盾、粉饰现实生活吗？不。聂姆佐娃是一位热爱人民的伟大现实主义作家，她因目睹他们处于水深火热之中而忧心如焚，期望他们能摆脱这种苦难；但她找不出一条能改变当时社会制度的比较现实的道路，于是就借用自己擅长的写童话的方法，即用真、善、美战胜假、恶、丑的手法来安排作品的结局，希望生活总有一天能象她的小说中所描写的那样美好。在这方面，《庄园内外》尤为突出。

《庄园内外》是一部描写贵族领主如何残酷剥削穷苦农民的中篇小说，它准确地回答了在封建社会里究竟是谁养活谁的问题。聂姆佐娃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达到这样的认识高度，确

实难能可贵；而且小说前半部对贵族骄奢淫逸的生活和贫民饥寒交迫的惨状的刻画也是相当成功的。但是，作者在小说后半部完全离开了原来的思路，笔锋忽然转向贵族夫人病后的思想突变。这位一向喜怒无常、飞扬跋扈的贵族夫人居然变成了悲天悯人的慈善家，她不仅开仓济贫，还捐款为贫民办了种种好事。于是，正如伏契克正确指出的，这部从篇名到内容都那样强调阶级对立的揭露性的小说，“竟由于带有幸福的结尾而变成了一个神话”，令人感到它是一篇虚构的东西”[①]。

总的说来，聂姆佐娃的小说语言优美，笔调亲切，真实地反映了当时捷克农村的生活，表达了城乡劳动人民的意志、愿望和要求，体现了他们的民族精神，洋溢着健康的生活情趣。《聂姆佐娃中、短篇小说选》确是值得我们一读的好书。

吴　琦一九八二年六月于北京

① 引自尤·伏契克写的《战斗的聂姆佐娃》一文。